

花的刺有



貴州省圖書館
中文書

↓
10315
2

方知今新著

長篇言
情小說

有刺的花

春風出版社發行

目次

- 一 法租界花園的小聚會.....七
- 二 「吃糖」的問題.....七
- 三 飯店中的一夜.....一五
- 四 好貴的白蘭地.....三三
- 五 意想不到的難為情.....四三
- 六 球場上初試身手.....五四
- 七 突如其來的一封信.....七六
- 八 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.....九九
- 九 三貝子花園探險旅行團.....一四六
- 十 好像是下了一回遼東運動會.....一八五
- 十一 真不愧球場上的一朵響藍花.....二〇九

一 法租界花園的小聚會

天津法租界花園，雖然規模很小，可是裏面的一花一木，佈置并非有條，頗可稱得短小精悍。每天清晨和午後，一班住在法租界的太太小姐，茶餘飯後，信步所之，往往就走到裏面，吸幾口新鮮空氣，兜上幾個圈，以這裏為消遣與遊樂，洗滌徬徨的處所。那些太太小姐們，本來都是有閒階級，她們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天無所事事，常來常往，彼此在花園裏碰頭，久而久之，漸漸互相磨熟，有幾位居然見面喊得出姓名，點頭談話，成了花園裏的好朋友。在這羣位當中，有一位秦小姐，最是出人頭地。秦小姐的父親秦厚德，本是一位銀行老闆，秦小姐本人，又學得一副花容月貌，名門閨秀，自然是時下的一位小姐真型。生在富有之家，秦小姐自幼隨風習韻，中學畢了業，道從醫生的囑咐，暫時停止升學，她便以這花園裏，作了隱晦必到的所在。這天是一個清晨，秦小姐照例洗一洗臉，施粉塗朱，穿一件淺灰絲綢夾旗袍，外罩一件桃紅色細毛繩長背心，又媽媽捧嫁的，沿馬路走到法國花園來。那時花前柳下，已有幾位早晚必會的女同志，徘徊來去，秦小姐一一頷首招呼，說了一聲：「早」，那女同志之中，早鑽出一位年華半老的徐娘，趨前笑道：「秦小姐，我看你這兩天，面孔

好像胖了許多，你的身體，必是恢復健康了！」秦小姐見出秦的這位，是一位退伍軍閥的姨太太，大家曾叫她做「伍太太」。便也叫她一聲道：「伍太太，我的身體，果然健康多了！從前上學，比現在還的多，這兩天，人人說我發福，我自己也覺得胖些了。」伍太太拍了兩手一下，把一張臉，笑得盡是皺紋，說道：「俗語說：發福生財，這福與財，有相生相尅，不可須臾離的關係，秦小姐發了福，自然會生財了！」伍太太是一個天津衛的人，說得滿口瓜學天津話，說完了，一笑比老鴨還難聽；秦小姐在天津住的雖久，然而對於天津銅臭氣息之深，並不表甚麼同情，聽伍太太發福生財的亂說，她的一雙細如絲綉的明星眉，微微的皺上幾紋，笑道：「伍太太，生財不生財，倒無所謂，我很願意早日恢復健康，到大學裏繼續攻學，不要就誤了大好光陰。像這每天到街上花園溜躑，也是醫生的勸告，如今總算見效了。」伍太太又嘖嘖兩聲，拉長着天津官的口音，笑道：「現在的事情，真和珠慶樂的時局，一如今的事兒大變更」，一笑了！像我們家的大小姐，一天到晚，哭着鬧着，婆上學；她爸爸說甚麼，「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兀自管不住她，中學畢業，又跑到北平上大學，這都是秦小姐的同志呀！」秦小姐聽伍太太來譏諷，她倒不甚在意，祇笑道：「伍太太，你們大小姐叫甚麼名字，在北平甚麼大學就讀？」伍太太尚未回答，那旁站着一位劉太太。是一位銀行主任的夫人，她的丈夫，就在秦小姐父親秦同德手下任事，瞧着一臉挂滿鴉片煙灰的瘦臉，逼着一條細如竹竿的橋樑，微微笑道：「秦小姐，你不知道伍宅的大小姐？嗚！那真是缺德。她

們小姐的放大像片，你經過那坐落着宗家的照像館，從玻璃窗外，便可看見。你再真驚嘆畫報的話，尤其容易曉得，她們小姐的像片，向來都裝在畫報封筒。不但是名女學生，而且是名運動家，畫報照給她的編號，是甚麼？「一朵球場上的薔薇」麼？秦小姐是劉太太措言，她的一張如花粉畫，頓時佈上一層笑意。聽說伍家的小姐，是甚麼「球場上的薔薇」，她的眼皮眨了幾眨，笑道：「球場上的薔薇？這是女學生的編號，很聽很聽，她好像是北平燕西大學的學生，名叫伍甚麼？名字忘記了！」那伍太太把自家小姐的編號道出；秦小姐又將小姐肄業的大學說了，她越發嘖嘖的，笑起來道：「真是！現在的女學生，差不多在畫報上一登像片，提起來誰都知道。我們小姐名字叫梨珠，畫報上都用你了；現在索性翻新老樣，像水滸傳上的母夜叉，一才青，母大蟲一般，替她起了編號，叫做球場上的薔薇！」伍太太說得好笑，那幾位太太小姐都笑了。有的便說道：「伍太太的大小姐，若是個母大蟲，將來須找個公大蟲，才好匹配。不然的話，祇恐無人承教了！」那伍太太笑着，把兩片薄嘴唇一撇說道：「人家才用不着我，男朋友多着別！無人承教是瞎話，長此以往，還怕有應接不暇之虞呢！」秦小姐見她們說話也很有意思，便陪着她們笑了一笑道：「伍小姐的名字，可真是漂亮，梨珠兩個中國字，是一個外國名字的譯音，她好奇的心理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！」伍太太替小姐接受着誇獎，就笑道：「秦小姐，她在北平上學。兩星期回天津一次，今天是禮拜六，鴨軍該回來了。我明天就她來，給你們介紹一下，你們兩人見面，一定說得

來」。秦小姐也點頭答應道：「她是個有名頭的女學生，我可比不了！她既是爲回天津，那麼，這花園裏，怎麼未見過她光臨？」那劉太太聽了，早格格笑了道：「秦小姐，你果然是位大小姐，甚麼地方情形，我不知道。伍小姐在北平上學，北平的公園，像北海南海中央公園，和頤和園，非但是天津不能比，連上海也沒有。伍小姐送的都不愛送，人家拿天津租界的花園，那會看到眼裏。帶她來，卻不肯光臨罷。」秦小姐不是天津土著，北平她在初中時代，也曾住過幾月。聽伍太太說起北平，她也想起那舊都的三海，在這春光旖旎，日暖風和的節氣，是如何的令人流連忘返。不由把頭一仰，深深的呼出一口氣，笑道：「那北平的公園，樓台殿構，山水亭榭，真是中國獨一倍。上海天津漢口香港，那裏去找比頤和園再大的？的確可以說是北平的特色啊！」伍小姐說着，那劉太太尚未還言，伍太太在一旁已拍手鼓掌，笑得要打跌道：「劉太太小看人，弄得大失敗！你以爲那秦小姐是個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的小姐麼？哈哈！人家走的地方才多呢，香港漢口上海，那個大碼頭沒到過？比你生在天津，將來還要死在天津，高的多了。」伍太太說得劉太太臉下一紅，怪不好意思，笑道：「你這人不好，人家替你們小姐吹噓，你反來奚落的毛病。這不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麼？」伍太太聽她罵自己是狗，也不加認真，同着秦小姐格格的一笑，就岔過去了。這一羣太太小姐，在花園裏繞幾圈，林息椅上坐一坐，日光將近正午，也分道揚鑣，出門各自回家，秦小姐記着伍太太的話，她在第二天早晨，又到法國花園茶。那羣太太小姐，禮拜日多無餘暇

，有老爺的，禮拜六夜晚，免不了有打牌，看戲，尙小應酬；有男朋友的，更要趁禮拜六看看電影。她們禮拜日早晨，都起不來，這花園裏反形清靜。秦小姐說這話，那伍太太站起來，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，遲遲而來。笑道：「秦小姐受等了，我們大小姐沒有來，二小姐却先來了。」說着，向那小女孩叫道：「二媛，這位是秦姑姑，叫一叫，叫一叫！」那小女孩果然站在地上，深深的一鞠躬，叫了一聲：「姑姑！」秦小姐慌忙迎前不送，邁前一步，把那小女孩抱起來，笑道：「二小姐，你叫我姐姐罷！叫我姑姑，我年紀小，不敢當呀！」伍太太在旁看着，笑道：「叫得的！她是我生的，和我們大小姐，不是一奶同胞，怎麼叫不得？」那二媛給秦小姐抱着，把一張粉團似的面，偎在秦小姐頰旁，也迷迷着兩隻小眼睛，笑道：「叫得的，你是姑姑，姑姑！」秦小姐抱她一叫，而又再叫，自己已有表示，豈不受之有愧。打躬手裏的度夾，抽出一張十元鈔票，笑道：「二小姐，給你買糖吃，你可別嫌少呀！」那二媛雖是大人家的小女孩，拉了這張鈔票，也不由驚着眼珠。一看那伍太太，伍太太却毫不在意的，笑道：「二媛忘了懷？人家給你的東西，怎麼不道謝呢？」伍太太一說，提了二媛的腕，望着秦小姐，低笑着說謝謝。那秦小姐笑着來道：「這算甚麼呢？別教我害羞！」她們說笑了幾句，那二媛忽然在秦小姐懷裏一掙，說道：「姑姑放我上來！放我下來，我姐進來了。」秦小姐聽她說她姐來，把手不由一鬆，放她雙腳落地。那邊已有人嬌聲問道：「二媛，你又來甚麼東西？不害羞。」二媛一溜煙跑過去，眼裏兩隻手，臉向上仰，叫道：

「姐姐，你抱我！」秦小姐的眼睛，睜着二嫂是睜一眼，那邊走來的，是一個胖胖的女學生，眼皮上薄薄的一層粉紅色，短短的頭髮，黑黑的兩隻大眼睛，身體非常健美。一把抱起二嫂，把她手裏的鈔票塞過來，投入她自己的衣兜。笑道：「二嫂，錢到你的手裏，又該胡吃亂喝。在外胡買東西，拿來我給你保存罷！」二嫂見鈔票給了她去，兩手便推搡過她的不眠，蹙着嘴道：「你不是好人！我的錢，給你保存的也多了，你給了我一塊錢呀！」那女學生迴着她不理，直走過來，笑道：「姐姐，你給她錢花幹甚麼？她不會花呀！」伍太太笑道：「我帶她出來呀，又給她錢作甚麼呢？是這位秦小姐給的，又對秦小姐說一頓好話。」二嫂一笑道：「秦小姐，你不是想見我們大小媳麼？這可來了！」秦小姐知道她是那球場上的舊像伍梁琳，祇這一刹那，看出她是一個未失少女天真的女學生，愛時一番敬慕的心，油然而起，笑着招呼她道：「伍小姐真早！我久仰的不得了，今天一見，榮幸的很。」伍梁琳抱着二嫂，也向秦小姐點頭，又看着二嫂，笑道：「二嫂呀！你看着太陽都快正午了，秦小姐說說我們早，多麼惹人呢！」那二嫂，祇笑迷迷的，抿着嘴唇不響，伍梁琳又接着笑道：「秦小姐，我可不會客氣呀！你可不要怪我，這前天，西沽的桃花，聽說開的很好，你去看了沒有？」秦小姐見她開口先問自己看桃花，便笑着道：「不錯，西沽的桃花開了，我前幾天，同朋友看了一次，現在恐怕開敗了！」伍梁琳見秦小姐談吐也頗風雅，她便動了羨慕的意思，順眼地她上下打量一遍，見她細眉長目，高鼻梁，小嘴唇，生得楚楚個

堪羨美人的風度。自己便多看她兩眼，才笑道：「秦小姐去過了，那桃花開敗了。可就沒有甚麼意思！」那西沽，一路上，不知喫吃多少灰土，再看不見桃花，可太冤枉了！」伍樂恭說罷，她懷裏抱的二姨，早不發覺了，把兩條腿在下面亂動，慌道：「姐姐，你今天帶我遊園，我要看桃花！」伍樂恭把她放下來，掬一小塊巧克力糖，塞進嘴裏，笑道：「二姨，別鬧了！西沽的桃花，都開了光禿，有甚麼好看，還是吃糖罷！」

二、「吃糖」的問題

那二姨吃着這一塊巧克力糖，果然便不言語了。伍樂恭說了這一句吃糖，秦小姐倒不甚注意，她自己忽然格格的笑起來，笑得秦小姐和伍太太，都不知所以。秦小姐祇得笑道：「伍小姐在北平，這福真是不小，北平有許多名園風景，無一不值得留戀，桃花大概還沒有開罷？」伍樂恭笑了半天，才止住了，問秦小姐道：「就答這：『桃花開了，而且含苞初放，正開得好！』那北海公園東岸，千樹萬枝，花如似錦，比這小小的花園，三枝兩樹，只好玩多了。」說着，又格格的一笑，而起半截露在衣袖外的手臂，遮住兩片腮紅的嘴唇，說道：「真是！說了沒有三句半話，就說走了嘴，這若是在北平，又惹人笑話了！」這名詞，不能隨便說的呀！」秦小姐這才微微明白她的意思了，或者這吃糖不是一個好名詞，無心出口，所以惹得她自己發笑，因問道：「伍小姐，吃糖是甚麼意思，能不能公開的說明一下，我是不

知道的。」伍榮琳看一眼前面的伍太太，見她因自己和秦小姐說得越發，已自己帶了二嫂，到那白石亭上玩耍，就笑道：「秦小姐，這吃糖的名詞神妙極了！凡是北平的女學生，沒有人不知道，都互相拿吃糖取笑，這吃糖兩個字，就是代表了諧趣呀！」秦小姐從來沒有聽見過說，吃糖與結婚能發生關係，她覺得好笑，說道：「吃糖是吃糖，結婚是結婚，這兩件事，有相連的關係麼？」伍榮琳洋洋一笑道：「自然有哇！如其不婚，我告訴你。」說到其間，把頭一仰，嘴唇掀起來，意思是：你附耳上來，我告訴你。秦小姐果然遞上耳去，笑道：「究竟其意何在，我倒要領教！」伍榮琳把兩片嘴唇附在她的耳上，不慌不忙的，說了幾句不知甚麼話。那秦小姐，轟地變了朱顏，臉上一陣一陣的紅起來。斜睨她一眼，低笑道：「伍小姐真是浪漫，你怎麼研究男人，研究到那不相干的地方去了呢？」伍榮琳同她說了，自己格格一笑。說道：「這算得甚麼？北平的女學生，誰不知道吃糖是那一回事？並不是我一個入說。」秦小姐聽伍榮琳把這「吃糖」，翻來覆去說個不了，她笑吟吟的不語；心裏越鬧越。伍小姐的斯吃過了麼？那糖的主人是誰？但是，又發着人答答，在天津住，未免屈尊了！那伍榮琳却言笑如常，毫無染色。說道：「秦小姐是一位名閨秀，在天津住，未免屈尊了！我在天津，也住不常，今天晚車就走，秦小姐到北平玩玩可好？」秦小姐雖然覺得這位伍榮琳說話浪漫，可是她的一舉一動，總覺得活潑，却也很惹人喜愛。聽她未說幾句話，直接約自己到北平，也想着北平多日未去，藉此若若明媚的時節，身體又漸漸復元，去遊玩一次，也

很有意思。便笑道：「秦小姐的盛意，我很贊同，今天下午就走麼？」伍梨琳見她的語氣，已是表示同意，自己更高興起來。笑道：「秦小姐是常出門的人，恐怕家庭不許可麼？我固例是星期日晚車走，買的二等來回車票。」秦小姐見伍梨琳一言即決，自己便笑道：「晚車就晚車，我甚麼時候，都可以去。家裏說一聲，也就可以了。」伍梨琳見她這話，很順利的答應，自己滿心歡喜，笑得一張口，合不攏來。說道：「秦小姐，我們一言為定，晚上走了。」秦小姐唯唯的答應，伍梨琳便向那石亭上喊道：「二嫂，你們來！」伍梨琳笑道：「秦小姐今天晚車就走走來了。笑道：「小姐叫我們幹甚麼？有甚麼事情？」伍梨琳笑道：「秦小姐今天晚車，跟我一同到北亭了。」伍太太一聽，也笑了，說道：「二嫂，你也跟她們到北亭，北亭有好看的桃花，比西沽還好！」二嫂却不願意，鼓着嘴道：「我不去，她竟和不相識的男人說話。」二嫂這一句話，又引得她們笑了。伍梨琳約她們到冷香室吃學點，晚間七點半鐘，大家在老車站會面。秦小姐回家裏說一說，出遊是沒問題，自己隨身帶的衣服帶幾件，裝一雙小皮箱，晚上應約到車站。那伍梨琳一個人，早在頭二等候車室坐着，秦小姐在後面處一貫，就隨着玻璃窗看見了。跑出來叫道：「秦小姐，要我買了，」秦小姐一看，是她一個人，一個別人，也沒有。因笑道：「謝謝你，你太客氣了！我們真是常出門的人，一個送行沒有。」伍梨琳拿出一張車票給她，着她手裏提一雙小皮箱，她又笑起來道：「常出門的，不止無人送行，而且還不帶一點衣服。我家在天竺，永遠孤身一人，你等着，甚麼也沒

秦小姐看了一看，她手裏果然拿着半張來回車票，其餘甚麼也沒有。她笑道：「世價字起風來便走，這並不稀奇。」伍梁琳也不再進去，和他說笑着，在候車室外來回踱步，那車站上的客人，對她們都很注意。這天伍梁琳穿的是學生衣服，一件細藍布旗袍，一件深紅色極細毛線的短背心，腰底下絲光襪綫的，套一雙極白色絲襪，一雙黑漆皮高跟鞋，尚不甚引人注意。惟獨秦小姐的裝束，可太漂亮了。她穿的一件桃紅色薄綢長夾旗袍，上罩一件淺灰細呢卷大衣，那大衣領豎起四五寸高，兜在腦後。大衣的身裁很短，旗袍下緣，露出一尺多，幾道白綢花邊，都可以看見。底下的絲襪皮鞋，是不必說，那頭上半燙的髮，斜兜着一頂白翻翻帽，襯着耳邊兩串鑽墜，髮邊一朵珠花，就不知吸收多少人的視線。她們在車站內通行不久，那旁邊便盤盤旋旋的，有一個穿西裝的男人，在面前來去。那伍梁琳是何等样人，她早看出來了，將手一切秦小姐，低笑道：「你看那穿西裝的，討厭不討厭？」秦小姐也不是傻子，早看見那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穿一身灰黑西裝，單一件咖啡色蓬呢卷大衣，手提一隻皮箱，道着兩隻眼，祇顧往她們身上看。她也不覺失笑道：「你聽，站台的鑼聲了，火車進站，誰有功夫理他？」伍梁琳一聽，果然一陣鐘聲，站台外一亂，客人紛紛出入，她笑道：「這穿西裝火車入站，大概還有幾分鐘，我們再站一站」。秦小姐見這一亂，再看那西裝少年，早沒了形，大概是上站台去了。她也未放心上，笑道：「我們走罷！火車一來，就坐上去，遲了沒有座啊」。伍梁琳就收攏着，和她聯袂走上站台。那

站台燈光輝耀下。火車已經發的隆隆停住。秦小姐任翠琳都是常出門的人，車一來，便分開人羣，擁上去佔座。那二等車的茶房，接過她們的皮箱一隻，放在車窗上。她們在下面覓了個空座位，對面坐下。那火車內外，上下紛忙，亂過一陣，也就靜了，秦小姐見這車內乘客很多，像自己和伍翠琳這樣，兩人對坐，佔四個人座位的乘客，還沒有第二，她也笑了。兩人相視微笑，方在躊躇滿志，那茶房忽又從一隔，引過一位客人來。秦小姐眼睛認得清，那客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在候車室外，那個西裝少年。茶房引到這邊，見有空位，就站住了。一言不發，把小皮箱堆上去，讓那少年坐，那少年倒還客氣，含笑問一聲道：「小姐，這邊有沒有人？」秦小姐早把個頭，別轉窗外，裝做沒有聽見，不和他兜搭。那伍翠琳却不在乎，也笑答道：「啊！這座位沒有別人。」那少年一聽，精神抖擻，趕緊誠惶誠恐的坐下了。偏好他坐的是秦小姐這邊，緊攏着她。秦小姐的頭，才扭回來，那車外電鈴一響，火車就徐徐的開動。那少年揚着一張橘皮臉，身軀隨着火車的行動，故意往秦小姐這邊，一撞一碰。兩隻漂亮的黑皮鞋，仰直在前面，口裏呼唧着幾句有聲電影：「藍天使」內的英文歌歌？洋洋自得。秦小姐睜醒石他，不堪其擾，單望伍翠琳，她正望着自己笑。就不願甚麼，一挺身，霍地立起，讓了這座位給他，和伍翠琳並肩坐了。那西裝少年見走了一個，他更得其所以，索性把兩隻腳翹得老高，搭在座位一邊，把兩人的座位，一個人佔了，伍翠琳看他這樣狂悖，祇有用臂肘扭着秦小姐，微微發笑。秦小姐却不大好意思，自己正自直視，神

色自若，不敢露出輕狂來。那西裝少年哼唧唧的，唱了一台。火車開得快了。他又把牌板下來，伸手懷中，掏出一整化學質的香煙匣，抽出一支極細極細的外國香煙，一下一下的，在度旁小台上點順。一面用力喊着茶房，說道：「拿火柴來，要快快的！」那茶房慌忙應着，捧着茶壺茶杯，過來放下，掏出一匣保險火柴給他。那西裝少年接了火柴，眼睛一望秦伍二人，就賣弄了一下漂亮。原來他口嚼香煙，右手拿着一支火柴和火柴匣，把火柴匣一抽，趕忙用火柴頭在空氣中，和火柴匣上的藥一擦，撲地一聲響，火柴燃着。然後左手伸出，恰好接着火柴匣，那右手的火柴，已經伸過口邊，把香煙燃着，噴出煙來。這幾下，表演得不慌不忙，非常自然，應了，廢着烟，對她們送迷一笑。他這邊玩得高高興興，伍翠珍和秦小姐，自然看得又清又楚，兩人互相忍着笑，既是不容。那少年把一支香煙，拚命的一陣吮吸，噴雲吐霧，不到一分鐘，那支香煙，已宣告鞠躬盡瘁，剩了二三分短短的烟屁股。他的手一揚，瀉瀉瀉的，這段烟屁股已飛到遠遠的痰盂內，嘩的一聲微響，烟銷火滅了。那少年吸完這支香煙，望了望對面，再摘下眼鏡，用手撫撫頭髮，摩摩搔痒的，仍是很無聊。火車一過新車站，開得更快了。那少年伸手身上一陣亂掏，不知由甚麼地方，掏出一張報紙來，翻來覆去，不住的瞧，偏巧那報紙封面上，一過八寸大的銅版，半身女人美術照像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伍翠珍。那個版下的一行文字，印的是：「燕西大學校體育明星球場上的替換伍翠珍小姐。」那少年看的是喜氣洋洋，二三兩版，一四版在外面，所以這封再誇誇小姐，看了幅畫

楚。她可再忍不住了，自己也用雙眸一盞促榮琳，想逼她認錯。那伍榮琳却神不之屬，睜着兩眼，看着車窗外，遠遠幾點星星之火的燈光發怔。秦小姐一劫她，她微微的驚覺，轉回頭來，問道：「秦小姐，幹甚麼？」這一問，問得聲音很高，連那少年的眼睛，都由畫報上射過來。秦小姐看了，却又微微的促不安，左手裏的一塊絲綢大手帕，在右手上，一繞，瞧了伍榮琳一眼，低低的笑道：「你瞧瞧甚麼？我告訴你，你看那張畫報封面上，印的是誰的照片？」伍榮琳一聽，就猜到那畫報上，印着自己的照片。這在她本是司空見慣，無足為奇。平常自己祇坐在照像館，照了新照片，那照像館主人，就自顧的拿去畫報發表，與干涉也無法干涉。今天一聽她說，隨隨便便的，也不介意，祇向那少年拿的畫報上，注一注目，一笑不語。那少年雖聽不清秦小姐說的甚麼，可是由伍榮琳注目自己的畫報來，已知道她們議論的，是這張畫報。他的神經頓時特別興奮，自己又把畫報翻了幾翻，果不其然，就看見伍榮琳的照片了。那少年看一眼畫報，再看一眼伍榮琳，不美嘆了一聲。這一聲嘆，秦小姐可實在不能忍，嗔嗔便笑出聲來，隨着把頭一扭，粉面便轉向車窗去了。那少年由畫報上，得到伍榮琳的芳名，他越發目不轉睛，兩眼閃着她亂轉。伍榮琳給人看慣了的面皮，生得俊老，正襟危坐，任他去看，不作與紅一紅。那少年看了半天，斷定她是伍榮琳，却沒有別的話講，摸出一張小名片，咳嗽了兩聲，有語開言，輕輕說出話來道：「這位小姐，貴姓是不是姓伍？上名是不是榮琳？」他這一說話，誰都想不到，那秦小姐先吃了一驚，趕忙把臉一翻。那伍榮

那却毫不在乎，沉了一沉氣，坦然自在的，答道：「不錯，我是伍梨琳，你是誰？眼睛的很！」那少年見她是伍梨琳，一些沒有錯，胆子越加狂起來，忙用兩手托着一張小名片，送了過來，笑道：「伍小姐請看，呂小恭是我的名字，我的妹妹呂小芳，是伍小姐的同學，她常回家趕不及，你配得不記得？」伍梨琳先不接名片，聽他說完，才拿過名片一看，那上面果然印着「呂小恭」三個三號小鉛字，別的字也一無所有。她眨了一眨眼皮，輕輕把名片擲在座旁小台上，整頓心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密斯忒呂，對不起，沒有見過，失敬了！那呂小芳不難，是我的同學。」那爾裝少年見伍梨琳能夠藥上錢，雖然她的答覆，不無冷熱之嫌，可還自己的勇氣，不能因之驟減。祇把兩手捧在盤胸，很溫順的笑道：「伍小姐，我久仰大名了！今天若不是這張畫報，我們還不能認識呢！這張畫報，可以說是……。」呂小恭的下面，本要說「探人」二字，可是又一想，太冒昧了，故此說到半截，不敢往下說。那伍梨琳却不覺得意，氣伸着「安」字道：「密斯忒呂，甚麼畫報？給我來看。」呂小恭見她要索畫報，自己慌忙雙手捧着，必恭必敬的，送到她眼前，笑道：「伍小姐請看，今天出版的，我剛從樹葉場買來的。」伍梨琳不搭理他，祇拿來畫報，和秦小姐並着肩看。那秦小姐聽她嘩嘩談話，原來是同輩的哥哥，自己料不到如此巧法，也因為之失笑。便不啻不語，和伍梨琳看着畫報，那畫報止的文字圖畫，在在引人入勝，看了一看，倒也不惡惡手。那呂小恭見他們都看畫報，趁此時機，就站起來，把看上放的小皮箱取下，打開放在身旁，取出幾個補腦

幾個雅座，擺在小台上。然後又和茶房要來一條熱毛巾，揩淨了手，取一隻德國小洋刀，替頭皮刮下。頭皮刮了，切成小塊，又拿出幾根小牙籤，笑吟吟的招呼道：「伍小姐，請吃點水果解渴；火車裏的茶，簡直不能喝！」那秦小姐一邊看表報，一邊早用眼角，看見他準備一切，暗暗可笑。這會他一來讓，那伍小姐早沒有客氣，點了點頭，連謝也不謝。呂小姐又看看秦小姐，向伍小姐笑道：「伍小姐，請你與我讓一讓這位小姐，大家隨便吃。」伍小姐一聽，這有甚麼客氣，忙轉面對秦小姐道：「秦小姐，你吃水果呀！還等著我讓？」秦小姐耳裏到自己頭上，深覺不好意思，拋下畫報，扭了扭頭道：「我不吃水果，怕肚子疼！」那呂小姐已經用牙籤插起塊梨，打算遞過來，又聽她說不吃水果，祇好放下了，從皮箱內一翻，又翻出一匣口香糖，抽出幾片遞過，笑道：「秦小姐不吃水果，吃一塊糖也好！」這一說吃糖，秦小姐早聞在法國花園，聽伍小姐說的「吃糖」，尙還記得，終不在粉腮飛紅，一時急不得，擋不得，那伍小姐索性灑脫，更不替格格的搗笑起來。

二 飯店中的一夜

她們這一發笑，那呂小姐還自莫名其妙，拿着幾片口香糖，一丟不妙，縮回來又不好，幾乎窘住，伍小姐却是不在乎此，伸了手接來，放在小台上，繼續秦小姐道：「秦小姐，別笑了，吃你的糖罷！」這一說，秦小姐的臉更紅了，又一張臉道：「別胡說，你才吃糖

呢！我是不吃的呀。」秦小姐把吃糖二字，合在一起說，那呂小恭久在北平，也聰明白了。知道她們由吃糖二字，想到那件事情上，他不但毫無羞澀，反而哈哈一笑。自己拿起一片口香糖，朝她們笑說：「秦小姐的忌諱真多，這有甚麼難為情？你們不吃，看我來吃！」說時用手將口香糖包紙剝去，放在嘴裏咀嚼，舒眉展眼，彷彿不勝其津津有味。他這樣一來，秦小姐不禁不由，便低低啐一口，更覺得這人的可厭。那伍梨芬却拿一片口香糖，剝去包紙，往她嘴裏一塞，笑嘻嘻的笑道：「你吃呀！人家呂先生給你的！」秦小姐雖然在磨煩着，也祇得耐下五分鐘，把這片口香糖吃了。那伍梨芬見她吃了，又不禁輕輕拍一下手，附在她的耳根，笑道：「小姐，你今天也吃了糖，告訴我，甜不甜？」秦小姐擡起頭，望了望她，本想打她一掌，但是一看那呂小恭，祇好把手替住，給了她一個白眼。這裏伍梨芬和秦小姐鬧得有起，那邊的呂小恭却看得入神，把得嘴唇一涼，似乎是流了幾滴口水，忙用手帕一擦，笑道：「伍小姐，密斯位，你別竟讓秦小姐吃糖，這水果也請你吃一點！」伍梨芬的頭才轉過來，看看他一笑，拿牙籤插了一塊梨吃，不和秦小姐鬧了。那呂小恭見秦小姐雖然不甚假以辭色；但是，這伍梨芬言談舉止，皆很落落大方，自己就搭訕着問道：「伍小姐這次由天津到北平，天可不算早了！阜成門和西直門，全不能出去，住在城裏麼？」伍梨芬平素不大願意人家問她的行止，聽到此言，祇慢慢的答道：「是的！我住在城裏，因為我每次由天津來，坐夜涼的時候多，全是不能出城住在城裏。」

神經就非常的振作。笑道：「可惜今天是星期，而不是星期六，假使是星期六，北平夜裏，還可以玩玩，星期的夜裏，似乎就太冷靜了！伍小姐今天到北平，一定住在朋友的公館了？」

「伍梨琳正拿着一支牙籤，搗了一塊梨，嚥往口裏，聽他語焉不詳，自己和自己搗鬼，又問自己的住處，便嚥下這一塊梨，把牙籤一丟，身軀往椅背上一靠，搗了一揚眉毛，笑道：「是呀！我每次回來，星期日的夜，不是住在朋友家，就是住在飯店，因為城門關了，不能出城到學校！」

「呂小恭聽了她的答覆，頗為滿意，用手拈起一塊椅子吃，也自己笑道：「夜裏回家，畢竟有許多不便，譬如我今天由天津動身，坐了夜車，就打鑼算盤，不如明天早起回北平。」

「伍梨琳見他自言自語，自己忍不住，就搭言道：「密斯忒呂，你到天津，有甚麼公幹麼？」

「呂小恭和自己說話，本是正感到枯燥，得了她的問話，趕忙答覆道：「是的，我到天津，也是朋友之約，約我到西沽遊玩，我流連兩天，早就該回去了！」

「呂小恭說至此，那秦小姐在一旁，噙着口裏一片糖，半天不再搭言，聽了呂小恭之言，却不由嘴裏又一笑。這一笑，呂小恭頗引為榮幸，眼光就隨着射過來。那伍梨琳也不禁把臂肘又一拐她，衝過半張臉，笑道：「你這半天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却自己笑甚麼？」

「秦小姐拾抬頭，揷她一眼，也笑道：「我是笑這世界上，跳躍着的人們，從北平到天津，從天津到北平，忙的是甚麼？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！」

「伍小姐見她問了半天，問出這幾句糊裏糊塗的話來，也笑起來了。拿手一拍她的肩膀，笑得個前仰後合。說道：「看不出來，你這樣沉靜的一個人，原來富有

哲學頭腦，專門說這似是而非，莫明其妙的哲學話，你是個女哲學家呀！」伍梁琳這一打趣，秦小姐又抬起臉，看了她一眼，那呂小恭却也陪着她們一笑。火車一站一站的走過來。他們的談話，也由散漫，慢慢的緊張起來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大家說得雖不十分投機，却也可以免去彼此旅途中的寂寞。不知不覺中，二百多里路程，已走過十分之八九，火車過了豐台，永定門就在前面，火車走的也慢了許多。車內的客人，大家都在收拾隨身的衣物。車上伺候客人的茶房，也紛紛來收起茶杯茶壺，打茶熱毛巾，問客人索茶資。那呂小恭預備了，乘茶房打來毛巾揩手的當兒，早摸了幾元鈔票，塞給茶房，用手一指她們，那茶房點頭會意，不言不語的走去。他這裏玩的把戲，瞞不過伍梁琳的眼睛，「一看得明白，默然無語，裝做不覺。那秦小姐見茶房收拾茶具毛巾，並不要錢走去，自己也頗為可異。不覺向梁琳道：「伍小姐，茶錢你給了麼？」伍梁琳洋洋一笑，還未答言，那對面的呂小恭，早挺身自任，不客氣答道：「秦小姐不必說了，茶錢我已給了！」秦小姐這才知是呂小恭給的茶錢，不免報怨伍梁琳道：「伍小姐，你也不客氣，豈有倒教呂先生花錢之理，我們一路，還多承呂先生照拂呢。」秦小姐這一說來，呂小恭的身上，都發快了，越發的笑道：「應當的，小意思！不足挂齒。秦小姐和伍小姐，大家都不是外人，請不要客氣，否則我深感不安了！」伍梁琳對秦小姐說了幾句話，微微笑道：「你別竟報怨我，呂先生和茶房，袖裏來，袖裏去，辦得秘密極了！我看不見，你也看不見麼？」秦小姐給她說得無話，覺得謝也不好，不

讓也不好，祇好自己一笑。那呂小恭見她們屈服下來，自己也晃一晃頭，得意之至。那火車這時已過了東便門，徐徐的向前門推進。呂小恭看一看窗外，又看一看伍泰兩位小姐，把她們的一隻皮箱，由窗上拿下來。笑道：「再過不了二十分鐘就算到了！」秦小姐因這皮箱是自己的，祇好提在手裏，說一聲謝謝，又扭頭問伍梨瑛道：「我們一路，甚麼話也未得說，這應當怎樣辦呢？方才你說，住朋友家，我想總不大方便，我們還是先住飯店罷！」秦小姐說完，伍梨瑛方在沉思未答，呂小恭早把精神全貫注在她們身上，忙搭言道：「秦小姐說得也很是，無天半夜，到誰家也不方便，住飯店最好，像我也是這樣，今天回家太晚，祇得也住飯店了！」伍梨瑛聽他信口胡云，自己看看腕上手表，才十一點十幾分鐘，這時候平安，光陸等家夜場電影，也是剛散場，怎能回不去家？如果是不懂好意，想住在一家飯店裏討便宜，我倒要惹惹，給你些苦頭嚐。想想，忽然一笑道：「我也是如此想，今天就住在電話飯店裏罷！它是在東長安街，我們到那裏全方便！」呂小恭一聽電話飯店，自己精神就是一振，暗忖這位小姐真算可以，電話飯店是出名的壞地方，誘錢賭博，甚麼沒有。這位小姐偏要住在那裏，難道她愛那亂七八糟的地方，常和外國人舞交涉？自己當然無可無不可，應聲道：「好的很，我們大家全到電話飯店去，開兩個房間，總够住了。」呂小恭特意要表明兩個房間，便是給電話飯店名頭壓下去，表示自己的清白。那秦小姐見自己一句飯店，引起他們三言五語，把去處決定，自己非常不樂意和他同住。要說，也不好說。跟着伍梨瑛，送了幾個

服色。她也是裝做不覺，祇和呂小恭道：「呂先生，我們都住在電話飯店，大家也熱鬧！」呂小恭方想再說，那火車業已駛進東車站，緩緩的停住，車上車下，頓時抖擻起來。秦小姐提着皮箱，先跨下火車，呂小恭隨着伍梨琳，收起皮箱內零碎東西，也下來了。電話飯店是外國人開的買賣，索不到車站接客。秦小姐下車，就往西走，那伍梨琳追上幾步，笑道：「小姐，不要往西，往東進水關，由東交民巷走，幾步路就到了。」秦小姐腳下一站，待她追過來，始向她低笑道：「伍小姐，對不起的很，我實在不願意同那冒失鬼，住在一個飯店。我要出站找飯店汽車，往長安飯店去了。」伍梨琳見她不甚了解自己的意思，回頭一望那呂小恭，他並未上來，祇在這處癡立。便把眉毛一擡，捉她一把，暈紅着脸，笑道：「秦小姐，你誤會了！我是那樣的人麼？告訴你：今天晚上，請你看看耍狗熊，做戒他的將來，看他以錢，還敢如此輕薄，誰不認讎讎，居然敢說話。」秦小姐給她這樣一說，自己不禁又一遲疑，那呂小恭遠遠望着，尙自不知就裏，因趕過來，笑道：「秦小姐不願走水關，我們出東站也行，雇一輛汽車坐好了！」伍梨琳見他來了，就不再說，一手挽着秦小姐的臂，笑道：「好！隨你的便，我們依着你，出東站了。」呂小恭一聽，趕忙回頭閉路，去雇汽車。秦小姐也未便再問，同伍梨琳出來，那呂小恭三五句話，已雇好一輛汽車，請她們上去，自己也坐在對面。進前門，到東長安街電話飯店。那電話飯店的西邊，一個比一個湊滑，是專門幹這一輩生意的。見他們兩女一男，跨下汽車進來，慌忙頭前帶路，引着他們上樓。問他們要大房間

，還是小一點的？呂小恭自然不等她們說話，代答道：「不要大，不要小，先看一間中等的，就可以了！」話未說完，伍梨琳先不高興了，說道：「怎麼要住中等的呢，我每次住飯店，總要住頭一等的，帶浴盆和銅床。」呂小恭一聽她的口氣，忽的一楞，暗覺她的派頭之大，那西崽急忙趨承她的意旨，攜了一捲電門，就近推開左邊的門，笑道：「小姐請看，這裏就是一個上等房間，你看可中意？」伍梨琳一看這房間，銅床白漆桌椅，地上鋪着厚毯，設備特別華貴，屏風後兩扇小矮門，裏面正是浴室。便不容別人還言，一抬腿就走進去，坐在沙發內，東西一望，笑道：「這裏勉強尚可以住，再好的，就送到北京飯店，你們這裏也沒有！」呂小恭見梨琳看中了意，忙讓着秦小姐也進來，那西崽也去泡茶。秦小姐放下皮箱，和伍梨琳相視一笑，知道她居心叵測，也不說話。那呂小恭看了這個房間，也默然無語，知道這樣上等房，一天非七八塊錢不辦。伍梨琳却神色自如的問他道：「呂先生，你看，這房間好麼？」呂小恭放下手裏皮箱，也坐在一隻椅上，聽她發問，才笑道：「這房間當然不壞！再好的，真是也沒有了。」伍梨琳聽他迎着自己的意思說，也朝她一笑。又把身軀往沙發背上一靠，看了秦小姐一眼，說道：「秦小姐，我們就住在這房間罷，你倒是坐下呀！」秦小姐既然來了，祇好也隨呂小恭這一點，在沙發上一坐，微微笑道：「伍小姐，你懂甚麼，我這不是坐下了麼？」伍梨琳見她也略略放鬆，自己更得意了。那西崽泡茶一盞茶，帶來一張旅客表，請他們填寫，照例要交給呂小恭。呂小恭却拿給伍梨琳，自己祇摸一張十元鈔

票，在西道手裏一塞，說道：「先拿這個去，存在賬房，明天再算。」西風收了這十元鈔票，知他們是住一夜的客人，不言語了。那秦小姐知道在填寫旅客表時，卽要付錢存賬，已經拿出自己的錢，見他這着代付，不便小氣氣，自己將原銀收回，也不帶了。秦小姐却低頭填寫旅客表，故作不覺，待到填完交與西風，始問道：「存幾個錢到賬房麼？」西風看了旅客表，又一看呂小恭，笑道：「這位先生，付了十塊錢存賬。」說着，把手裏的鈔票一揚，走出去了。伍梨琳也不言語，又對呂小恭一笑。呂小恭見她這種不以爲忤的神氣，却拿起來畫，爲她兩人各斟杯茶，笑着揆逗她幾句道：「伍小姐是個好玩的人，要住這電話飯店，電話飯店後面，跳舞賭場，各種白相的花樣，完備極了。」伍梨琳既是住這電話飯店，焉得不知裏面詳情，見他拿來賣乖，却故意裝糊塗道：「這裏有甚麼花樣，我倒不知道，呂先生說一段。」呂小恭聽她說不知道，這真是大出意外，把舌頭一伸，詳讀一輪道：「伍小姐真不知道！喝！花樣多咧，一時是說不完，等會我們可以去一一參觀。」伍梨琳的身軀，本來是靠着沙發背，這一來，越發的搶在沙發的一角，望着秦小姐道：「秦小姐，你想怎麼樣？可有參觀這裏面花樣的心思？」秦小姐看他用人說話，自己正想今天的事好笑，若非伍梨琳，誰能和這卑鄙污穢的男人，一室相對？聽她問及，笑道：「我是不想去了！天氣不早，吃點東西睡去了。你們二位隨便罷。」伍梨琳聽了這話，忽然吸了聲，他是提醒起來。說道：「對呀！我們在火車裏，一點東西沒有吃，我也餓了。」伍梨琳方一說出餓，呂小恭就搭上話

來，笑道：「那麼，叫西崽娶宵夜，他們這裏的點心好極！」伍梨琳一聽宵夜這名詞，彷彿
脹袋，就疼的了不得，皺眉說道：「誰能够吃那宵夜，他們這裏的大菜還不錯，我每次來，
總是要吃大菜。」伍小恭一聽大菜這名詞，方在一呆，那伍梨琳的手，已去按那叫人的電鈴。
笑向秦小姐道：「秦小姐，我們吃大菜罷。」秦小姐聞聽他們的問答，知伍梨琳要乘機捉弄
瘋生，自己笑道：「隨便罷，我是甚麼全可以吃的。」話未說完，那西崽已敲門進來，站着聽
候吩咐。伍梨琳看一眼伍小恭道：「呂先生，你也來一客大菜麼？」伍小恭到此時際，估着那
十元鈔票，再不會够的了。祇得狠心笑道：「我也添陪一客，伍小姐有興，我當然奉陪。」
伍梨琳微得他的同意，便不再客氣，即向西崽道：「菜單拿上來，我們看一看。」西崽見
是要吃大菜，急忙就拿來菜單，又把營地裏椅一收拾，鋪上一塊雪白的台布，擺上三份刀
叉。伍梨琳把菜單傳給他們看，又交回西崽，令他照來三客。西崽接去菜單，不向伍梨琳位
小姐說，却對伍小恭的耳根輕聲笑道：「先生，那錢再請付一點，這房間是八塊錢，大菜三
元一客，不多了！」伍小恭這一着，是早在意中，自己既付了十元，這時反不能省，不好省
，於是又掏出十元腰包，交西崽道：「這個再拿去，一會不修再說。」西崽笑着去了。伍小恭
拍拍腰包，看那伍梨琳，坐在秦小姐身旁，兩人望着牆上一張風景畫，低低的說笑。這裏拿
錢存賬，似是並未看見。因又咳嗽一聲，笑道：「伍小姐，你二位談甚麼呢？」說畢，也不
呆坐着了，站起挪過去，雙手插在褲袋，歪頭看了她們後笑。那伍梨琳和秦小姐說話，即是

避免他注意，見他捋上身來，兩人一齊站起來了。伍梨琳先答道：「我們沒有說甚麼，祇不過這風景畫；它是蘇州虎邱，那裏是秦小姐的家鄉。由這風景畫，秦小姐又想起來了。」呂小恭兩隻光溜溜的眼睛，在秦小姐的臉上，滴溜的轉了一轉，笑着哦了一聲道：「秦小姐，貴處原來是蘇州。我聽說話，也沒有聽出來。」那秦小姐看呂小恭這種揮霍漢漢的模樣，心裏好生不快。因起身鬆開，坐在西幾台的一頭。取起一把牙篦，敲了篦子一下。說道：「伍小姐說的是甚麼話，我是蘇州人，也奇怪了！」秦小姐說得呂小恭，也哇溜一溜的笑了。那茶房推門又走進來，端上十來碟零星小吃，請他們入座，呂小恭過來請秦小姐讓讓座位，秦小姐祇是不理，說道：「我這不是早坐了麼？還讓甚麼座位！」那伍梨琳也過來，見他們相持不下的情形，倒很好笑，說道：「秦小姐，你看你坐的是甚麼座位，那是你應該坐的麼？」秦小姐這才看出自己鬧錯了，原來自己坐的，恰是一個主位，這主人翁是呂小恭，自然是該他來坐。不覺面紅過耳的起身，移開一邊，笑道：「我也是糊塗了，那有搶呂先生的座位之理。」呂小恭過來坐下笑道：「我們不拘形跡很好，我是恐怕秦小姐一會挑我的眼，不得不讓。」那伍梨琳也笑道：「呂先生原來是有心眼的，那麼我倒不如不說了。」這話說得大家都一笑。伍梨琳決不客氣，說完，就劈手拿叉，插起一塊鷓鴣蛋吃，嚼了沒有兩口，忽然一咳嗽，原物吐出道：「呀，這鷓鴣蛋攪了多少天啦！味道都壞了，秦小姐，你嚐嚐，這還能吃麼？」伍梨琳忽然一虛，大家都一怔，秦小姐倒沒有嚐，那呂小恭先急了，說道：

「這奇怪極了！他這飯店的西餐，從來出名，怎麼能壞呢？」伍梨琳見他不相信，氣得握了朱顏，將刀叉順手一拋，怒道：「你不信，你自己去嚐，這種壞味道的西餐，誰能够吃得下？」呂小恭見伍梨琳一變臉，自己嚇得一哆嗦，忙陪笑道：「伍小姐不必生氣，我來嚐一嚐。」說畢，自己把那塊雪白的揩布，鋪在膝頭上，挺胸凸肚，擺出十足吃大菜的架式，嚐了一塊雞蛋，却沒有嚐出甚麼異味，不躬實說，祇得敷衍道：「伍小姐所見甚是，這些小吃，日子是多了一點。」伍梨琳聽他並無異議，才不甯了。又隨便又了幾樣，也忽東搗西擲，模樣皆說不好。直到那西盤端上第一道湯來，她嚐了一口，又皺眉道：「該死！這是甚麼西餐？簡直不能吃了！」那西崽見她說不好，自己做聲不得。呂小恭也順風使舵的，說道：「真的，你們這裏西餐，一天不如一天了！怎麼這樣退化呢？」那西崽未敢多說，祇諾諾兩聲，問道：「先生，酒大概不用了罷？」呂小恭一聽說酒，方在一聲，那伍梨琳的耳朵尖，早聽見了，搭言道：「吃大菜那能不要酒呢？快拿來！我吃白蘭地，先給我開一瓶。」那呂小恭一聽白蘭地，心說這一下，又要兩三元，眼睛再一覷伍梨琳。那伍梨琳自己說了不算，這時却又問秦小姐道：「秦小姐，白蘭地你吃得來麼？吃不來，要一瓶啤酒可好？」秦小姐明知她意圖玩弄，可是在自己心裏，實在不很願意，祇笑道：「我沒有吃白蘭地的造化，啤酒也來不得，愛心婆一杯汽水來，就可以了。」秦小姐這一說，呂小恭的心始才一鬆，自己就勞來個漂亮。不待她們再發言，即告訴那西崽道：「快去要白蘭地，那位小姐的汽水，也都拿來

我也喝汽水了。」西且不敢多言，急忙去拿來一瓶白蘭地，打開蓋給伍梨琳斟。這種白蘭地的吃法，向來是要用高脚玻璃杯斟的，伍梨琳却把一個吃啤酒的大玻璃杯拿起來，放在裏斟。西且看見那酒杯，不由心中暗驚這位小姐好大酒量。慌忙代她斟酒一大杯，又開了兩瓶汽水，代添小瓶呂小恭都斟上了。那呂小恭照例舉起汽水杯，朝她兩個一碰杯，自己把汽水微呷一口。秦小姐也呷一口汽水，笑着說了兩個字：「謝謝！」呂小恭身為主人，覺着非常得意，汽水杯一放下，一看那伍梨琳的一大杯白蘭地，吃了不及十分之一，連忙笑道：「不行，伍小姐要了白蘭地，不吃可不行，這一杯無論如何，也要乾了！」伍梨琳害怕他逼迫，不覺不忙的，把酒杯一舉，肩膀發一抖，格格的一笑道：「呂先生你看我這杯白蘭地，眼裏是不是？來！替我吃一點！」說着，那舉杯的手一歪，已經倒了多半杯白蘭地出來，到呂小恭的汽水杯去。呂小恭一見，就不耐煩，一蹶起來，笑道：「這如何能行？我是不能吃白蘭地的，白蘭地是伍小姐要的啊！」伍梨琳舉着自己的多半杯白蘭地，眼望秦小姐，努力發道：「秦小姐幫我勸呂先生，這半杯白蘭地，非勸他吃不可！」秦小姐看他兩個越鬧越新鮮，自己也正笑着，聽見伍梨琳說，自己也有意逗逗他，舉起杯來，笑道：「呂先生，那一杯不是完全白蘭地。還有半杯汽水呢！怕甚麼呢？」呂小恭見默默不言的秦小姐，居然也說了話，自己把一杯白蘭地倒我的汽水，舉起來，愁眉苦臉的，笑道：「伍小姐這未免是強人所難了。我一杯酒量都沒有，何能吃這一大杯。」伍梨琳見他舉起酒杯，自己越不放鬆，拿

酒杯和他一碰，笑道：「乾了罷！不能吃一大杯，也要吃下十分之六七才行呢！」呂小蕙不能吃酒是假的，吃二酒杯白開水，總還不至於醉，便依舊吃了半杯，笑着放下杯。西也恰又換上一道菜來，他們就低下頭吃菜，那伍梨琳吃了這道菜，還不恰意，拍案叫起：「這菜簡直不是味，不能吃了！真是該死！」呂小蕙自己正一刀一叉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見伍梨琳說不好，又是一呆。那蔡小姐也放下刀叉，笑着用指布一掩口，說道：「這蕙子勸我本來不要吃，轉着下一道罷！」呂小蕙見她倆的態度一致，自己方在做聲不得，那西崑却覺極了，聽得這伍小姐，必是心裏不舒服，吃甚麼都不痛快，便陪笑道：「伍小姐若是吃西餐口味不合，那麼換一換中國菜也好。」伍梨琳早把燈籠子擡的燈盤一推，兩隻手在胸前一抱，哼了一聲道：「西餐不好，中國菜那裏會好呢？一樣都是狐狸臭，我不吃了！」那西崑倒以爲那幫人爲主，見伍梨琳不吃了，深恐做主人的呂小蕙，下不來台，忙笑道：「伍小姐吃這裏的飯，不合口味，那麼外邊揚州飯館，整夜的賣菜，何妨叫幾樣來？」這一句話直到伍梨琳心上了，立時怒容一換，臉土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揚州菜果然好吃，那炒鱈魚絲，和玉蘭片，都美極了！」伍梨琳這一誇贊揚州菜，那呂小蕙勾手又斟了酒，暗驚這一派白開水，早就超出預算的範圍，倘西餐吃兩道，又來揚州菜，豈不又是餓鬼？自己甚麼話還沒來說。那西崑已然笑道：「伍小姐，我拿來他們的菜牌，你看看歸幾樣，代替西餐罷。」伍梨琳就一推呂小蕙，又一望蔡小姐，說道：「你們二位怎麼樣？我已決定不吃這蕙西餐，我裏吃揚州菜了，

你們也陪我一陪？」秦小姐總是不肯直說，討人家的嫌，祇笑道：「我酒後糊糊，甚麼全可以吃，西餐已然要了，就吃西餐罷。」秦小姐這一說，呂小恭始略一鬆心。心說你要揚州菜，一個人能吃多少。便也笑道：「伍小姐一個人吃揚州菜，我也陪秦小姐吃西餐，你一個人要好了。」伍梨琳見他不肯吃，就笑起來道：「你們倒好，無獨有偶，那麼看我來吃。」說着，等西嵐拿來菜牌，自己寫了三四樣菜，命他去要，又笑道：「我向例的規矩，吃完飯，非吃點水果不可，那是助消化的妙品，勞駕去西單牌樓外國水果店裏，買幾隻美國橘子，蝦台梨給我吃。」那西嵐答應着，接去菜單，又轉面對呂小恭笑道：「先生，這果子和揚州菜，都要現錢現買，先生再付一點費用！」呂小恭那能料不到這一着，當時無奈，又拿出十元鈔票，給他拿着去了。這裏一道一道的大菜上來，祇有呂小恭和秦小姐吃。伍梨琳袖手旁觀，不動一刀一叉。她的菜過來，每樣照舊退回去，一點也不用。呂小恭秦小姐吃的水果咖啡茶，在梨琳的揚州菜也來了，她笑道：「你們大菜吃飽了，看看我吃，我也不讓呀！」說畢把刀叉換了筷箸，麵包換了米飯，一箸炒玉蘭片，一箸炒鱔絲魚，一口白米飯，一個人吃起茶了。吃着還笑道：「你們看，這是江蘇菜好，不然，爲甚麼五芳齋，玉華台都大賺洋錢呢。」秦小姐聽着不言語，祇有暗笑；那呂小恭却還訂着精神，順着伍梨琳的口風，也跨獎了幾句江蘇菜。說道：「江蘇菜果然是好，我們若不是吃飽了，一定奉陪幾箸，實在是吃飽了。」伍梨琳心滿意足的，吃完這頓飯，又把那美國橘子，蝦台梨拿來，一口一個吃不是咬一口

拋開，就是擲一片嘈嘈，丟下說不好。最後，碎果爛糖，拋了一桌子，笑道：「我今天大概是個餓者罷，所以吃甚麼都不得味，算了罷。」呂小恭見伍小姐要添湯州菜，催促着在末吃多少。那糖果水果，也一個個咬的動的，嚼得得一塌糊塗。自己心裏可惜，嘴裏仍不得不笑道：「伍小姐大概是坐在火車上勞頓，所以吃甚麼也不香，這話對不對呢？」伍梨琳一聽這話，覺得頗流而下，給他們出頭之日，就由座上挪到床沿，一歪身躺下。笑道：「呂先生言之有理，我大概是火車上坐累了，最好歇一歇。」那茶小姐見她躺下，自己位座上，移到一隻大沙發裏休息。西敏伺候遞茶面，漱口，搬出一切用具，房間裏，就剩他們三人了。呂小恭見左右無人，精神又由散漫，一發而為緊張。過來立在床前，笑道：「伍小姐，歇一歇，也就可以了。這裏好玩地方很多，今天我們何妨到跳舞場，和賭場裏，一一觀光一下，方才不是說了麼？」伍梨琳總管是假裝敷衍，聽他又來囑咐，自己暗笑，這席也感不知進退了！這幾個小花樣，已是使你盡屈苦臉，再要詞窮辭場和賭場，還不害你個家底盡絕？因把癡癡在床上，一抽，懶洋洋的，笑道：「不，我不到那些地方去了！明天不是還有機會。今天太累，要睡罷了！」伍梨琳說罷，茶小姐也會了意，知道到了最後一幕，還他雞蛋。在沙發上一看自己的書字字象，也笑道：「呀，吃着飯，又說又笑，他這原來已午夜三點半了！了不得！我也要睡了。」呂小恭原以為飯罷，倘要進管送湯的秋樂，不想她們一齊打起牀來。失望之餘，祇得笑道：「二位小姐，今天畢竟這星期之夜，可未免遺憾！」伍梨琳身纏素性，都跑到床

妻去，笑道：「我聽那天再說罷，今天如此，您就可以休息了！」說罷之，轉手一伸，抄過床欄杆旁，一雙兩重彩的電門，猛地連按三下，外面西風驟來，閃爍甚速。伍樂琳翻着呂小芬道：「我們要睡了！你看這位先生大風全關一關房。」西風感着屋，那窗簾一掃，呂小芬一聽，這不啻直接把自己隔離，乾頭喘足，請自己走。西風在旁，自己更不尋有何表示，就可笑道：「好！我再看一關房，你替了我去，這二位小姐，你好好生得結！」西風見呂小芬驚地倒，無話可說，連說聽得曉得。一退身，還衝着呂小芬出來。呂小芬却仍不死心，應去時，還向伍樂琳二位小姐笑道：「我去看看房間，看好了，還回來談談。」

這二位小姐，伍樂琳却從床上一跳起來，推查那扇門。笑着道：「這二位先生，西風先生，我們上我們說了，消其空話，明天談不遲。」說着，手上一用力，那扇門也推開了。呂小芬隨走，還特別收了個空意思，但是却不美，眼睛一看西風，就西風手快，趁他的眼光一閃，把窗前的二扇房門，拍給掃榻門，笑道：「這間房也很好，同那邊一樣，又蓋門，蓋板都方便，就開這個罷。」呂小芬偷眼一看，那裏房可不是同這間一樣，也是一樣的沙最，鋪床洗粉房。不言而喻，價目自然差一樣貴了。搖着一頭頭，隨那西風道：「這間，我自己住，幹甚麼開這們大向？我這小心的一回，就够住了！」那西風聽了個釘子，這好不可笑，又罵了兩聲一問，笑道：「先生，這間可以了！小的多謝！」呂小芬一着道，雖是鋪床洗粉房，那西風卻轉作沙最，一望而知，在之後，西風在西風屋裏不可，又搖頭道：「不行不行，

「這要小的，這間太大了！」西鳳把頭一搖，皺着眉頭想想，指開在梨琳房間旁的一房門，笑道：「這間給媽今天空着，每天差不多全有人，再小可沒有了。這是雙字房，一天一元半。」

西小恭且不去看那房間的佈置，一聽說每天一元半，又見和伍梨琳正好隔門，便踮腳地下笑來，連口說道：「好極了！就是這間，就是這間！」嘴裏說着，腳下已邁步進去，東西一睜望，這間房真可謂斗室，小得無可再小，半空懸着一盞十五燭光的電燈，發出慘淡微光，照着那一張木板鋪架床，和幾件油漆不墜，東倒西歪的破舊桌椅，房間裏感擠得滿了。西小恭既省錢了就不在乎此，一翻身倒在床上，笑道：「這間房很好！我住着最合適。」那西小恭隨着他進來，見他認爲合適，早去照例泡來一盞茶，打來一盆臉水，回手帶上房門而去。

剩下西小恭一個人，起來躺下，漸漸坐立不甯起來。他脫下西裝上衣，穿着棉衫背心，在房內繞幾個小圈，還是口乾舌燥，心裏發燥。最後抱起那隻茶壺，口渴口，看對喝了一氣。那茶却也不像伍梨琳房間裏的好。苦澀得不堪下咽。吸了一氣，嚥出味來，再不喝了。再走了幾個小圈，那邊伍梨琳房間裏，忽然格登一聲，哐啷笑送出來。西小恭精神大振，趕緊跑到門前，屏息一聽，那邊伍梨琳的聲音，依稀時西小恭道：「洗洗房的水，你給放出來，不要太冷太熱，要溫和的。」隨後便聽西鳳答應，是時一陣水動，大放委給他們於心。西小恭聽到這句，知道他們並不是睡覺，原來是洗澡，那麼自己也就姑且不必睡覺了。想着，趕緊到房門內走，不甯再上床去。再想到那邊也完話，房門一開，西鳳臉水出來，便聽西小恭咕咕的響

，再沒有人帶。後來果然又有了，更沒聽聲音。呂小泰心中懷疑，出了自己房間去，那邊房間門戶漆黑，裏面毫無動靜，大抵他們已去睡鄉。呂小泰看到這種情形，倒有些驚，只得漸漸洋，重新敲過房裏，門戶上床安眠。奔波忙了幾多半夜，睡起來都是昏的，第二天好夢初醒，太陽光照滿我睡室。西風在外邊敲門聲：「呂先生呂先生，醒了沒有？」呂小泰揉着困眼，驚得跳起，應道：「醒了醒了！」連聲應着，進來道：「那西風果然一推門走進來，手裏拿着兩張賬單，其來上夾一支鉛筆。笑道：「呂先生，賬房間先生房間不續，現在正十二點鐘，飯店的起點，十二點鐘結賬，我來問問。」呂小泰打了兩個呵欠，坐在床上笑道：「那你要問隔壁房間二位小姐，他們還不續呢？」西風聽了，不慌不忙的，笑道：「那二位小姐清早起來，一起走了，人家房間退了。」呂小泰臉本是微微帶笑，聽說伍梨琳二人去了，不由大大一怔，身子激骨冰涼。

四、好樣的白蘭地

那西風見他怔住無語，倒陪笑道：「呂先生怎麼樣？房間也退了罷！」呂小泰怔了半天，自己才悠悠的，彷彿由夢裏醒轉，面色慘白，自言自語，悻悻道：「罷了！位小姐，你其如此不顧面子，我實在沒有想到。」那西風看他神色若失，也不言語，祇舉着手裏的賬單，站在眼前不響。呂小泰歎息半日，才站起一看西風，見他站立未去。自己與的臉忽然又一紅，

因解着個問題：「那在小姐走時，說甚麼話來？她總是不留一句話就走了！」那西恩看着他的意思，大概是下不住住了，便拿下鉛筆將賬單結算一下。又笑道：「她們走時一句話未提。連呂先生都沒有問。」說罷，又舉過賬單，令他看看，笑道：「這是一篇總賬，連房帶飯菜等項，共三十六元正，除收三十元，尚不欠六元之數。呂小恭聽她們去時無話，自己正出着神，當面還一點上賬目，又極了！自己辦事，皆有大概的預算，不會算過，便問道：「怎麼這會不夠？三十塊錢足以了！你試一樣樣地報上來我聽。」那西恩看他如此措生，也就忍住氣，一樣一樣的，報告道：「房間大小兩間，共九元半兩餐九元，白蘭地一瓶，價洋十元……」西恩報告到白蘭地，呂小恭就刺耳刺心，暗想好貴的白蘭地！他們分明拿自己做瘋子，在女朋友面前敲竹槓。女朋友在，不敢說甚麼，女朋友走了，可不能吃這大虧。忙攔阻道：「請你別算了！我問問你，那白蘭地不是三四塊錢一瓶麼？怎麼要十塊錢？」西恩見他這白蘭地的價錢，這外朋是雞蛋裏找骨頭，決不多言，祇從外捉來那白蘭地酒瓶，笑道：「先生請看，這是大瓶的，我們這着沒有小瓶，小瓶才三塊來錢呢！」呂小恭一看那酒瓶，果然是一雙大瓶的，而且裏面還有多半瓶剩酒，看着放小眼儘可惜。自己無奈道：「那多半瓶酒拿來我還要，三十元不夠，再拿十元去，小瓶在內，不必找錢了！」說時，與心再掏出十元錢包，竟乾脆脆的，往西恩手裏一遞。西恩才說聲：「謝謝」才不覺不請的走了。這呂小恭草草的，洗了把臉，心裏想着一夜光陰，等於虛擲，花去大洋四十，就氣氣敗敗的，提着那

半個白蘭地，拿一小皮箱，走出下樓。那西恩正好從樓下上來，見呂小恭出來，隨口說道：「呂先生，你走了！」呂小恭也未介意，竟走下樓梯，那西恩卻又追下來，笑道：「呂先生，慢走一步，還有話說。」呂小恭心想還是花了，還要說甚麼話，身體一閃，那西恩已追上來，到他面前，低低笑道：「呂先生，那拉伍小姐的洋車夫，是飯店門前的熟人，已經回來了。假如呂先生要喝他，一位小姐到那裏，一定是得到滿意的答覆。」呂小恭正因為自己與伍泰爾住，前年半夜，結果甚麼也沒有得到，非常懊喪。忽聽這茶房上來一語，登時不覺有些暗地得意，只見天日一般，喜出望外。俯身壓眼。笑問：「噢！那裏很好，那洋車夫在那裏，快快叫他來。」那西恩是好這一行生意的，甚麼花樣看不得，一見他們的形勢，就知他是初交，呂小恭給她們隨意擺佈。這一說，吳正若到呂小恭的心上。立時却又做出一股狡態為難的預孔，讓着呂小恭，向那房外，一袋沙發上坐下，笑道：「呂先生甚麼都知道，不用我說，那些苦人，日曉就在這裏賣，若是給他一點錢，甚麼都可以說的。」呂小恭一聽，又提到錢，自己本很頭痛，可是一想交女朋友，又不願肯藉此小費。因又放出假大方，掏出一元銀包，交西恩道：「這一塊錢拿給他，叫他來，就是了！」西恩接過錢去，月的已遠，出去便帶進一個穿有布衣褲的強壯車夫，說道：「呂先生有話請問他，他都知道。」呂小恭見有錢辦的穩心，竟夫叫過來了。就問道：「你拉伍小姐到那裏？快快告訴我。」那車夫望一眼西恩，又看着呂小恭笑道：「先生，你還想去，也可以再拉你去拉，她

們就住在橫裏不遠，春朝大學左近，家中的人口簡單，出入無防礙。「呂小恭奉傳信各的錢，自己就一信放，朋友交上了，即十元花去，讓她聽見了，總不知第一次至款。自己今天或要欄登門拜訪，也不爲冒失，友誼上，況且又是奮然的舉動。於是亂翻著圖。遲遲說好道：「車夫，就請你帶了我去罷。我見了他們，自有話說。」那車夫也諾諾連聲道：「先生委給我，沒有錯！這種事情，我幹得不愛幹了！」呂小恭見車夫滿口應承，自己表示滿意。如敢此一去，不但要挨着棍棒，恐怕她回家裏，還要明光一回，自己做升堂八爺之氣。這忙又怯起來，把半瓶白蘭地，一盤小皮箱提起，笑道：「得了！事不宜遲，就請你帶了我去！」那車夫忙頭前拱去，西說也愛着呂小恭出來，一看那車夫早抽過一輛新白銅車石線，黑紅色油漆，漂亮洋車。呂小恭逼步坐下去，車夫又用一條薄皮毯圍圍，給他圍着下身，抄起車把。呂小恭一踩底下腳鈴，可給車響一片響，舞也似的，駛開去了。那車夫跑得飛快，一路春風拂面，呂小恭一呼一吸，腰筋十分清爽，把一夜鬱悶，一掃而空。又想自己雖然花去四十元，可是馬上即可升堂入室，入幕之賓，雖未可行，穿房入屋的朋友，似乎也當之無疑。呂小恭想得極歡，一心的高興，又死灰復燃，眼看著車夫從街邊巷，越出幾條馬路胡同，這沒有拉倒。不禁又接着疑，問道：「車夫，爲甚麼還不到？不是就在近城隍？」那車夫見他來問？頭也不回，只跑着笑道：「先生，前途就到，這條胡同，門牌十八號。」說話之間，呂小恭覺得屁股一顛一歪，已跑入一條時時不平的小窄胡同。兩頭左右居住戶，蓋得裏

戶，一家一家，非常簡陋。呂小恭心想，伍梨琳那漂亮人物，怎麼住得這樣寒酸地方？心中思索不解。那車夫已候的住脚，在一家小洋門前，放下車把，走上台阶門。呂小恭一見是到了，自己忙也跳下車來，站在門外，表示敬意。車夫一面敲着門環，一面回頭對呂小恭道：「小姐一定在家，我剛拉回不久，她還能出去？」呂小恭一聽也對，伍梨琳在飯店一夜未得好睡，天亮回家，定要重尋好夢，再入南柯，也笑了。那車夫敲了半天門，裏面有人應聲了，一條牆片網雲遮月的喉嚨，清潤潤的問道：「誰呀？」車夫不愧不忙的答道：「我是張二，小姐的朋友來了。」那裏面答叫一聲，門分左右，迎出一個瘦嘴老太婆來，笑道：「大清早起，剛回來，誰又來找呢？」說着話，一雙精乾無神的眼睛，就往呂小恭身上一瞟。呂小恭看這位老太婆，衣服並不整齊，枯槁是一個老鴉子，決非本家主人。便先笑道：「是我，我是小姐的朋友，知道她剛回來，特意前來拜候。」那老太婆把兩隻老眼睜了一樣，再細看一看，仍是模模糊糊，看不出是誰。忙陪笑道：「這位先生，可恕我眼拙，認不清了！」呂小姐恭以為這位老鴉子，無多說之必要，一溜閃進了門坎，笑道：「不要客氣，你向小姐一提我呂小恭，就知變了。我們昨夜住……。」呂小恭才要說，趕住伍梨琳飯店，自己一想不要，住飯店不是好舉，容易令人誤會，忙改口道：「我們今早才分的手。」那老太婆一聽，才嘆一聲道：「是了！那們和我們小姐是好朋友，請進來坐。」說罷，把兩扇門重新關上，引着呂小恭，就進了庭院。呂小恭一看這庭院，是一個純粹北京式，方圓一畝茶

六、前院牆落，蓋着東西北三座房屋。六間。北房屏門戶油漆，早已斑斑剝剝，門窗等百把千窗，形式很古老。空地上種着幾種小花草，碧油油的嫩葉，曾未發育完善，表示徬徨，有幾隻小黃鶯，一啄一啄的，吃那花草的嫩葉。院當中栽着一株粗皮樹，上落懸掛着花布女入穿衫領褲，兩三英尺高，迎着風兒，微微搖擺。呂小恭邁進院來，劈頭一看這種古老的形式，自己就又一怔！陪侍位樂琳着各球場上的賽後，怎麼住宅如此簡單，她是一個摩登女人，家庭該當多麼理想！自己疑懷莫解，那老太婆已去高，高挑起北房三間的一條斑竹門簾，笑着說道：「呂先生，可別笑話，請進來坐。」呂小恭自己進門，何能却步，試一轉身，就走進房門，笑道：「不要客氣，我們都不是外人。」說着。舉眼去看，這一怔出哪才那一怔還大！原來這三間北房，是北平所謂兩兩一暗，那一個暗間，挂着一條紅網門簾，看不出其中佈置，這兩個明間的什物，可確實不大高明。進門一張長長的架几案，上擺幾架盆景，坐簾；前鋪一張八仙桌，兩把太師椅。左側一張茶几，上放一個金魚缸，裏面游泳着五六條金魚。右側又有一架炕桌，坐着無人，一張疊放着的打牌桌，四面放着幾把坐椅。公房的派頭真是半新不舊，像北平舊戶人家的住宅。呂小恭誇得不怪？那老太婆却極力駁辯。先說他在正面太師椅坐下，笑道：「呂先生請坐，我們小姐睡在裏面，不大功夫，我去喚她醒來。」呂小恭到了這地方，自己不知如何，甚麼也說不出來了。怪怪的一坐，眼皮一翻一翻，試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。那老太婆讓位坐好，自己就一掀帘，鑽進那暗間，問道：「小姐，快快起來看，

，你的朋友來了。」叫了好幾聲，方聽裏面嚶嚶的響出來，倒直問起：「幾時送茶給我，我剛睡下。」呂小恭不聽這句，還則罷了，一聽這句，自己陡的就是發骨水涼，把這聲呼嚇。那應聲的女人，那是甚麼何翠琳，位翠琳說話。前次做過北音，聽起來時則同耳，這女人說的一口純粹北平話，怎及得伍翠琳好聽。因此呂小恭一聽，就知道是誰了，問起來不是要，他恁不吃驚！自己坐立不安，屁股下像放着張針氈，真有拔脚逃走的念頭。這當兒，又聽那老太婆，沙澀着喉說，笑道：「小姐，你不用問是誰，出去看一看。還不知道，反正不是外人。」那女傭喚出聲，床板一響，大概是起來了。還不去半分鐘，老太婆一掀門簾，笑道：「呂先生，你看我們小姐，睡得糊裏糊塗，她出來見你來。」呂小恭雖然早猜透那那裏話，可是一看小姐出來，自己也趕忙，一手提皮箱，一手拿手紙白圍地，急急來看看她是何如人也。只見這位小姐臉上粉膩膩，肉皮青黃，分明是一張敗白而發耀片的同春，年歲不到二十，身軀却已微僵，穿的旗袍鞋襪，都很漂亮，可惜面貌不帶她爭氣，卻像要帶點煞無光。呂小恭這一猜，早料到這位小姐路不正，至少也是個假店小姐之流。那小姐看了他，也不發大大的一聲，回頭叫道：「媽！這是誰呀？我不認識這一位人，是誰弄錯了？」那老太婆看他們兩人一見面，對面當面，不像彼此認識，自己早疑惡起來。見小姐來問，說道：「小姐，這位先生姓呂，說說你，你們怎麼又不認識？」那小姐的臉老一轉，又射回向呂小恭臉上，呂小恭看出這事不對，自己不趕快一走了之，怕是不好說。忙笑道：

：「是呀，我是找伍梨珠小姐，大概車夫發錯，弄得不對。」那小姐恍然大悟，兩個苦澀流利的眼珠，滿面流一腔，轉面向那老太婆，笑道：「媽，你聽是不是？弄錯了！人家找我的姓伍，我們姓吳，這怎樣對？我一見，就知他錯了！」呂小萍見他已承認自己發錯，那臉就想走開了。說：「你對不起，這是車夫開錯，清早趕起來，多有叨擾，我們再見了。」呂小萍說畢，自己身體是站著，回身就可以走路。焉知那吳小姐却不放鬆，趕：「一步，就抓住他的一隻手臂，半笑半嚷着說：「嘿！誰叫家，你就如此他個，進來，這樣容易，便：」

「呂小萍見這吳小姐竟不交氣，抓住自己的手臂。陪了一臉，也陪不回來。急得滿面紅臉笑道：「吳小姐，隨你放手，我走他路。這歌之外，還讓我怎麼呢，實在對不起！」那吳小姐一伸手，先把他手裏的半瓶白蘭地，一雙小皮箱奪去。交給那老太婆，說道：「媽，不能就這樣便宜他，讓他白白逃走，把他的東西，先收起來。」那老太婆板合着笑容，一手接過去。吳小姐的兩隻手，又在呂小萍的肩上一拍，把他按着坐下。笑道：「嘿！你不姓呂麼？好極了！今天來了，不他一定了事，老實陪我一陪。」呂小萍手裏的東西，全給她搶去，自己赤手空拳，一無所有。坐着仰頭，陪笑道：「吳小姐，我有要緊事，改日再來奉陪，我的東西，快快還我。」那吳小姐把腰一扭，一屁股坐在他身旁，伸出左手的一指中指，兩下一招，前的一樣臉，然後格格笑說：「給你個餛子吃，這們容易就走了？告訴你，我們這裏，不亦便罷，來了，就是花錢的老爺先生，不能這樣自由出入。」呂小萍一聽這話，等於直

接說明，她是賣火肉的，雁過拔毛，不容自己免脫。自己一想，這樣也好，從來知道北平的私門頭，非常出名，今天誤打誤撞，鬼混一下也好。想罷，忽然放下佩去，坐下不走了。笑道：「吳小姐，這裏有甚麼規矩，可否同我一說，我聽聽行不行？」那吳小姐見他語又改變態度，不想走了，自己就笑得花枝亂顫，拍他一掌道：「你這個假好人，裝得真像！明明是你要來飯店的茶房，帶你來的，還說甚麼嫌我婦人了，站起來快走？虧你裝得出來！」呂小杰既然態度軟化，也就不在小節上注意，勿庸和她置辯，祇含混着笑道：「吳小姐，不管甚麼，我先聽聽一切的章程。」吳小姐見他加緊着問章程，又笑了一笑，手扶着他的肩，一搖一晃的道：「你是老內行了！甚麼不懂。這用我來說？這普通都是一樣，在我們這這住一夜，大洋八元，叫到飯店裏住一夜，大洋十元，在家裏坐坐談談，給百元三元，隨先生們賞，若是住下不硬，白天來一來，可要五塊錢呀。呂小杰聽她大言不慚，公然報出價目，自己望望她的「既費盡面孔，覺得異常悽慘，笑道：「吳小姐，我是誤心腸進門的，別的心思沒有，坐坐談談，於心已足，今天沒別的，坐一坐就走了。」那吳小姐聽說，却更不客氣，扭在他耳旁，兩隻手一伸，歪着頭笑道：「兩元三元，隨先生賞，拿出來呀！」呂小杰一看情形，這吳小姐會個，怪不得，自己放大方些，掏出鈔票來，笑道：「吳小姐，你還不放心我，我是絕不拆爛污，該多少，給多少，不就完了麼？」呂小杰掏出鈔票，斷斷錢數，表示自己已極極累，花幾塊錢不在乎。那吳小姐却見財眼紅，劈手來搶道：「給我給我，全拿來給我！」

呂小悲看她來找，自己魂不附體，慌忙雙手不迭。饒是手槍得快，那吳小姐還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，迎風一甩，笑道：「不用找了，都往裏裝。」呂小悲放好鈔票，見她拿了一張五元鈔票遞來找，自己還信給得？急急道：「那就對不了！裏面有一半當假，怎麼不找了？」吳小姐道：「那裏來着那鈔票，明裏說實話：『呂先生，我個還沒有吃早飯，呂先生大概也沒有吃，那當權他，就讓我媽上街，買菜來給你包饺子吃。你說好不好？』」呂小悲知「北平的媽媽，差不多皆包得一手好餃子，見傾心餃子，倒想嚐嚐北平風味，饒着一精神，說道：「我多花幾個錢，倒沒有甚麼，既是勞動老太太，有些生受不起。」吳小姐兩手提着他胸上的肉，捲起來很高，用手一摺，大笑倒在他懷裏，說道：「這會功夫，你又客氣了。」呂小悲像着他的一顆頭，覺得她一頭凌鬆，他帶着一臉被煩裏的氣息，嗅在鼻孔中，異常醉人，就用力扳了兩扳，笑道：「你快來告訴我，上街買菜，我吃完了好走。」吳小姐就在呂小悲懷中半賴着，拿錢要一招那老太太，說道：「媽，你快上街買菜，給呂先生包饺子吃。」那老太太在旁，見女兒出來，三言五語，生靈誇獎了。會得那一招，也就沒錢吸引過來，笑道：「呂先生想吹餃子麼？那裏我的武手好，交給我辦，誰給我辦得完好，包你滿意。」呂小悲尚未說話，那吳小姐先急了，對錢往那老太太手裏一塞。說道：「得了，得了。別發話了，快快去，給呂先生買菜來吃。」那老太太不言語，接去鈔票，一扭一扭的，走出去了。呂小悲見這事，是難處了，丟塊錢又吃又喝，這外帶着玩，這總比在老話飯店，和伍榮琳等賭博一夜強的多。

吳小姐耐下心去，那吳小姐大笑，心裏痛快不可言。那吳小姐又取出一碟瓜子，一碟精花生米，嫵媚自選了一盞好茶，和他連吃帶笑，磨纏不休。呂小翠正在有趣，那老太婆繞着一碗菜飯，也走回來了。吳小姐勸在呂小翠懷裏，隔着一層玻璃窗，見老太婆回來，急急的用手裏淨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媽，你過來，我看看你買的都是甚麼？」那老太婆應聲走過來，把菜盤往桌上一擺，喘着氣道：「這些甚麼好東西，這連酒菜都有了。」呂小翠也注視到那菜盤裏，那老太婆可藏着二捆蕪菜，一棵大白菜，幾斤大辣樹菜上放着一大塊精赤赤的豬肉，粗細洗淨，其餘還有幾個小紙包，裏面都有油跡透出來，大概就是所謂酒菜了。因笑道：「老太婆累，我實在背不起，真得謝謝了。」那老太婆見他既客氣話，張着掉了牙的若呀，哈聲笑道：「呂先生那裏話，我們象呂先生這着財神爺，希望以後常常來往，不勝優待，這些東西，算得甚麼？」呂小翠見老太婆這種說法，却感到幾分涼涼，笑道：「老太太真客氣，這叫我甚麼呢？」那吳小姐見他們說起來沒完，先急了道：「媽，你別說話了，快去廚房弄碗，吃完了好送許縣公國去呀！」那老太婆提起菜盤，才捧着嘴唇出去。這裏再過幾分鐘，外面傳來一陣切菜刀肉聲響，鍋子差不多做成了。又過去二十分鐘，那老太婆托着一個木盤子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二位先吃罷罷！餛子差不多都包好，一會該下鍋煮了。」呂小翠一看那木盤中的物事，原來是幾碟北平醬肘子香腸小肚的食品，自己吃慣了廣東風味，這些東西，倒像真是難得。因問道：「酒菜來了，酒在那裏呢？」那老太婆纔好幾個小碟，放下杯箸，

「自己去取來爲小奉年來的半瓶白蘭地，笑道：『請不用去買，這裏現現成成的就有。』呂先生道：『瓶子不是酒麼？』呂小恭見酒道是自己無心帶來的，給她一字樣，反笑道：『那是十塊錢一瓶的白蘭地，我昨晚朋友吃了幾杯，剩下不少，今天你們有興，再馬馬虎虎的發發。』那着太惡道說果然是酒，她舉起酒瓶就斟，後來十幾十塊錢一瓶，手一顫，幾乎滑出杯外，噠噠一跌，跌了十幾錢一瓶麼？好貴的白蘭地！」呂小恭見餓了酒，就拿盤起筷子，向桌上敲一敲，笑道：『十塊錢一瓶，真是好貴的白蘭地！』

五 意想不到的難寫情

他們進着，着貴的白蘭地，那吳小姐也笑着舉起筷子，說道：『你們別嫌貴了，外國酒費才塊錢一瓶的很多，還不算稀奇呀！』呂小恭給她一提醒，自己也想起酒是私的，自己來到還是做個，菜餚了惹人看不起。於是舉起一杯酒，一飲而盡，笑道：『我是隨便說說，你們不要信其，一笑張張我的毛病。』那吳小姐知他是在自圓其說，也便不求甚解，給他夾過兩塊什錦香腸，笑道：『呂先生，別生氣，快吃菜，快吃菜。』呂小恭見她的一母一女，全上菜，雖是自己，想起昨夜的情景，她發發係之，暗暗太息！還不如把幾十元的花在這裏，這裏有五隻雞，已可待到如此好處，若是花到幾十塊錢，其結果也自不可知。想着，把吳小姐的一碗飯吞下去，簡直當作給吳小姐，舉起筷子，夾起菜蔬，夾來兩片香腸，忙用筷子夾着，吃了一

口，佯道：「吳小姐這樣眼難，實在不敢嘗，我自己來取罷。」吳小姐見他如此客氣，益發的
笑了，向那老太太一勞嘴，說道：「媽，你去罷，不要管了。」呂先生交給我一人，包給我對
付得舒舒服服。那老太太看他們相敬如賓的情形，道：「好，好，就退出去了。」這吳
小姐拱着呂小姐，吃了幾杯酒，那老太太在外面喊道：「開門開門，餃子得了！」吳小姐一
起身，從呂小姐膝頭跨下，去推開了門，老太太端着一大磁盤熱騰騰的餃子，進來笑道：「
呂先生，請吃完了麼？」呂小姐也自起立，表示歡迎，笑道：「老太太受累，酒吃完了，該請
老太太的餃子。」老太太說了兩句多包話，放下磁盤，又自出去，那吳小姐拉着呂小姐
坐下，拿瓶着又夾過一個餃子，並給他估穩內，倒上一些老原醋，笑道：「呂先生，你酒完
了，就夾一個餃子，嚐嚐好不好？」呂小姐雖然久仰餃子之名，但是，實際上，並未吃過北平
人製造的出品。今天一見那餃子，個個都有雞蛋大小，有的白白的，是麵皮的本色；有的泛
出一層碧綠顏色彷彿裏面插了不一，分爲兩種。自己姑且夾起這個，是個碧綠的，在陣醋裏
滾了一滾，到嘴邊邊一咬，覺得其味不正，辛辣微酸，帶出一種臭臭薰薰的味道，趕緊嚥下
一吐，說道：「這是甚麼餡的？這樣難吃！」那吳小姐好心好意的，給他夾了一個，見他廢物
吐出，當時還道：「看那餃子是個韭菜的，登時明白了。笑道：「甯，我忘了，呂先生是南
方人，韭菜餡吃不慣，你不厭，留着給我吃，你來那猪肉白菜的罷！」說着，果然又夾過
一個白白的來，呂小姐知道自己吃的是韭菜餡，味口不對，又嚐一嚐這白菜的，湊合着能吃

了。一連吃了十來個，放下箸，笑道：「我餓了！多了不行，是餓了。」吳小姐自己一箸一箸，紙翻挑垂菜的吃，見他講得口，忙給他遞過一杯漱口水，笑道：「呂先生可真異斯文！連我們大姑娘都不敢比，你看我一連吃了二十多個。」呂小恭含着一口漱口水，笑着搖一搖頭，那老太太就端着一盞洗臉水，進來笑道：「呂先生吃飽了麼？餃子不短，吃着不對口味罷。」呂小恭把漱口水吐在痰盂裏，又搖了一搖頭，笑道：「老太太受累，我吃飽了。」那老太太擦手，取出一條毛巾，遞給呂小恭揩面，他就擡桌上收拾乾淨。呂小恭揩完面，吃了一杯茶，站起來一想，飯吃了，玩盡了，好似乘騎着蓬路，便向吳小姐笑道：「吳小姐，我要走了，以後，定然再來。」吳小姐正措罷臉，一下一下，蹙眉點唇，忽聽他要走，立刻跑到他身邊，笑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你走不了。」呂小恭一想自己，發花了，飯吃了，怎麼又不叫走？着急道：「吳小姐，我說在從前，坐一坐走的，如今怎麼不行？」呂小恭一看急，吳小姐也笑了，把手一抓他的領帶，笑道：「我豈不是不教你走，我不是說我們還逛逛公園麼？等等我們一路去。」呂小恭見她舊話重提，要和自己去逛公園，這真是却之無愧，受之不容了。望望她的臉皮，笑一笑道：「吳小姐，我們還是算了好不好？我出來的倉卒，回去還有事做。」吳小姐見他力想免脫，自己放鬆他是辦不到，可是難免要使他一使會替他整理領帶，故邀一至，問道：「呂先生，府上那裏？我還沒有問，繞道裏遠不遠？」呂小恭看她忽然又好像假睡，不慌不忙的問話，答出真地點，日後隨時都是麻煩，就隨口一說道：「我家在

西城前長街，離這裏遠着呢？洋車裏走出半個多鐘頭。」吳小姐一聽是南長街，她急的架了，用手一搖呂小恭的肩頭，說道：「呂先生說謊了，南長街離這裏遠，離公園却很近，我們進去繞一個圈，你再回家，也是一樣的呀！」呂小恭的心腸最軟，禁不住人家苦澀，見她說了又說，非妥和自己進公園，情詞懇切，只可就作退一步想了。暗忖無論如何，她總是一個女人，這一個女人，能够這樣何自己討好，也是自己的福分，假使不是低低兒的話，絕對不可放棄了。呂小恭有這退一步想，他又想到答應之後，不是就不可改變更，兩個空，擺脫了，也是可取的上策。於是他心忖豁然，不再多費言語，點一點頭，滿嘴快快的答應了。說道：「吳小姐說的有理，我就先到公園裏，繞一繞再走，也是一個辦法。」吳小姐看他居然辦不住，一下答應下來，就叫那老太婆道：「媽，你來，把我衣服拿出來換。」那老太婆本來已走入內門，聽她叫着，就慌忙答應。吳小姐又對呂小恭一睜，笑了一笑，得意洋洋得紅紅的臉，說道：「呂先生，說真的，這也就送你，換了別人，請我我還不去呢。」說完，又迷迷着眼放一笑，才一張，扭進裏間房去了。呂小恭看了這樣的神情，祇覺得除了肉麻，還是肉麻，也祇好耐心等待。吳小姐進去片刻，裝飾既畢，她就一步一步的邁出來。她也奇怪，呂小恭和吳小姐吃了這一頓煮餃子，就彷彿感情多少，總不無接近，又看了吳小姐的新裝，他的眼睜了，越發如花一樣。原來那吳小姐進去不大功夫，臉上擦胭脂抹粉，容光煥發，就似換了一個。頭上頭髮如雲，環繞美的耀放。身上穿的，是換上一件白地藍牡丹花的軟夾旗袍。

衣袋裏，掏出一條有心絲的長管煙，下緣還纏着一圈很寬的紅花邊。底下二雙綠漆皮鞋，踏在那彈管舞舞舞着，着不出絲綢的顏色。這一身裝束，除了那綠漆皮鞋的俗氣以外，和大爺小姐，又有甚麼分別？無怪乎呂小恭要看得眼瞠口呆，不得不幸甚幸甚，說了一句：「真漂亮呀！真漂亮小姐。」吳小姐走很快，就將他在後面一轉身，對着高上一前一後，頭臉歪歪，如合之說我漂亮了。呂小恭原本是站着，這一見她出來，無論她是否漂亮，還忘不丟下，就緊追吳小姐，我們走了罷。」吳小姐顯了一虛驚子，又理了一理頭髮，說道：「不走怎樣？我們今天這公園是逛定了。」呂小恭看她雖然漂亮，總也不如一般女學生，雅麗可敬。她走了，她先走出屋去，說道：「門外是不是有車？我們來兩輛。」那老太婆攔腰一掃，跑去大開門，說道：「我們這裏，門外沒有洋車，還要到胡同外去雇。」話未說完，吳小姐提着那隻皮箱，追出來道：「呂先生，我們一路走，不要怕呀。這裏還有你的皮箱，向呂小恭一見那皮箱，更加增了自己要走的念頭，心也不管如何，一坐洋車。女人總在前頭先行，男的在後面，逃跑是不成問題。就候着她出來，先接過皮箱，說聲謝謝。同行到胡同口外，左右一張望，果見有幾輛洋車，候着主顧。那吳小姐不等呂小恭說話，即丟頭毛腦的，四外一喊道：「洋車，洋車，拉過來兩輛！」那洋車夫轟的一聲，好像一窩蜂，聚集上來，問道：「那兒那兒？是不是電話飯店？」吳小姐一聽電話飯店，信然就變了赤顏

「眉毛二梳，醉顛一柳道：『甚麼？』電話飯店！放屁！中山公園啦。』那車夫劉德茂笑臉的，更會開玩笑。兩人經過車來，往當街上二一，笑道：『中山公園咱們也趕住一送二毛錢。』吳小姐嬉嬉笑笑，兩腿馬，還他一毛錢。那車夫把車板在當道，祇邊洋洋不睬。呂小恭看這位吳小姐如此拆爛污，爲和洋車夫笑鬧，略重觀之不雅，就趕趕後面一輛洋車上，以爲透溜的資本。笑道：『吳小姐，不用怕新人計算，坐不好了。』吳小姐果然喝了一聲，突然笑這小與你倒大才呀！我們坐上就坐上。』說着，跳上前面那輛洋車，身軀在後一，笑顛：『慢靠你了。』幾頓天遊，也就是一毛錢。』那洋車夫強起車把，也笑道：『吳小姐今天同着劉客，弄得河水不洗臉，花的不是自己的錢，何必與我們苦人打算盤。』呂小恭坐在後面小見那車夫飯碟不三不四的亂說，自己急於走路，忙着道：『你不與多說，趕忙罷，別就讓着。』呂小恭道：『說，以爲那洋車先行，自己的車後，可以幸途福掉。焉知那吳小姐乖電，詢萬分，喝道：』別忙，讓他們在前邊走，我們在後邊跟着。』那車夫答應着，閃在一邊，呂小恭的洋車，不用推攙，自動的，就跑到前邊去了。這話一來，與呂小恭的推算，大大的相反，呂小恭暗叫：『發悟！』這話再說法，脫脫的。祇好硬着頭皮，在那車夫嬉笑而去，抽到中山公園門外下車。吳小姐幾面環下，祇在當道，眼前一，這小與你還有半半發觀的意思。呂小恭說得他熱下，待穿兩輛車，提着皮箱，到舊書處購書。入門後，呂小恭意思是，要在本今兩行，一帶僻靜所在去。吳小姐却不依，說道：『我們先到水棚二，看看那挑

花，雖說開的正好。」呂小恭最奈何，祇好隨着她走去。那中山公園水塘河邊，種得一株株的桃花，紅紅白白，開得十分繁盛。遊玩賞花的人，男男女女，也肩頭相接，實在不少。呂小恭最怕的是到人多地方，吳小姐還是專往人多的地方走。只好似做了不名譽的事，低着頭，一眼也不敢抬。事有湊巧，走到那水塘西的小石橋邊，呂小恭就遇見對面人了。那伍梨琳秦小姐二人，也恰巧從對面山下走來。吳小姐怎樣，倒引不起他們的注意，那呂小恭攜着一隻旅行用的小皮箱，低着一顆頭，實在是一個很固繃，很頑固的目標。秦小姐眼睛頂快，已然看見他了，拿手一揮伍梨琳，笑道：「嘿！你看，那是誰來了！」伍梨琳眼睛雖不甚快，但是比秦小姐就厲害多了。一眼便看見那面前女人，和他是一起，不禁笑道：「咳！他同着的女人，可不是甚麼正當路道，你看見了麼？」秦小姐再一抬眼皮，已看見吳小姐了。俏淡淡一笑道：「哼！他那樣的滑頭少年，花樣自然比我們多，左不是個落落向實。」伍梨琳是愛鬧事的，抓了這個題目，又趕上前去，說道：「他品行如此不檢，待我去，再拖起一個閑。」秦小姐待要細詳，伍梨琳已到身畔，却已跑到呂小恭面前，笑道：「喂！呂先生，你也來逛公園了。」呂小恭正在一頭皮囊氣，聽了這話，不覺一驚。想那前頭走的吳小姐，也一同頭。呂小恭見是伍梨琳，自己便化羞為喜，又想到自己同着一位吳小姐，說然是意想不到的難為情。便裝做很自然的，笑道：「伍小姐來了，我也是剛來。」伍梨琳點了一點頭，又望了望吳小姐，復對呂小恭一笑道：「呂先生，你還同着人麼？那麼不要說話了，我們

兩便好了。」呂小恭半一具伍梨琳，覺得意想不到的難為情，一剎那却又忽發奇想，以為自己藉此，正好和吳小姐分手，豈不光明正大？忙笑道：「不，我沒有甚麼人呀！這是一路走一走，真的，你們今早走，也不告訴我一聲。」那伍梨琳是甚麼眼睛，不真高察的，已看明白那女人是和他一起，聽他不認，惹可見他的用心。不免一笑道：「呂先生以有同着朋友麼？」不能罷！我們早起走的倉卒，所以不曾招呼，抱歉的很。」呂小恭見她不信自己一個人，當時恨不得發誓，又見那秦小姐也嫵媚的，站在她身後，趕忙又笑着招呼。說道：「秦小姐也來了，我們就在一路走，再上別處茶社坐一坐，我實在是一個大。」伍梨琳看着那吳小姐，見她還在遙立凝望，不會走開，自己暗笑呂小恭騙人。因說道：「我們是隨便隨的，呂先生也可以一路走，沒有甚麼！」呂小恭見她答應，認爲是無上的美菜，趕緊將身躬一躬，對吳小姐作了個眼色，意思是我想見朋友，不此奉陪。然後再對伍梨琳秦小姐二人，笑一笑道：「謝謝！我們到社談談，再到來全兩軒吃茶。」嘴裏說着，那身體已經滾到她二人近旁，假到她們的肩下，便裝一起走脫，那吳小姐是個泥人，也要有點土性，何況又是一個風風破破的女性？既是同她出來，拿他當了財神爺，安肯由他不閉不白，一走了之。看他一逃眼風，說是一個人，自己就已心頭火起，一步趕上去，還是面帶笑容，說道：「呂先生，呂先生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怎麼一個人走了呢？」這吳小姐追上去一喊，的確在呂小恭意外，而在伍梨琳意中，原來伍梨琳猶知道女人必不肯休，眼看把她的朋友帶走，而今果然靈驗了。兩

之伍翠琳不懂不忙，把身軀一閃，讓過呂小恭，然後微皺一字道：「呂先生，你不是沒有同養人麼？這位是甚麼人？」那呂小恭看是吳小姐趕上來，又給伍翠琳一問，這氣就大了。馬上把臉一變，轉回身來，故作驚訝道：「唉！這位小姐，你錯認人了罷？我們素不相識，你追我做甚麼？」吳小姐追上來，是來捉他一個醜，不要忘了自己，公然走路，今見他居然若不相識，一轉瞬之間，變了口氣，說自己是錯認了人，登時氣沖斗牛。瞪着雙睛道：「你這人，太奇怪了，我們是一起坐車，一起買票進來的，如今你竟何不承認？你再睜開眼看看。」呂小恭抱定的是不怕主義，見她小議論，自己特意把眼睛睜一睜，微微笑道：「你是誰？我真是眼拙，實在不認識你，讓我看甚麼？我是一個人來的，沒有同甚麼人。」吳小姐看他無論如何，概不應承，矢口不認，氣得高聲道：「你這姓呂的，有良心沒有？你花多少錢，到我家又吃又喝，還外帶着白玩，我媽給你包饺子吃，你不吃韭菜的，讓你吃白菜的，你都忘了沒有？」呂小恭那裏能忘記，而且鼓一鼓嘴，白菜豬肉，餘味猶存。但是却咬定牙關，毫不動脈，她不應承，自己祇有虎地一虎。因扳起面孔，喝道：「放屁，誰爾你韭菜白菜亂說，你不走，我喊警察，將你帶到區裏吃苦頭。」那吳小姐見他聲色俱厲，張口就喊警察，自己還是真不在乎，洋洋笑道：「是呀！你不喊警察，我這喊呀，我們倒看看誰怕警察，咱們今天事情不清，也非我叫警察來講理不可！」說罷絕不客氣，張口大喊道：「警察警察，你們都那裏去了？這裏調戲女人，你管不管？喊過兩聲，遊人們漸漸聚攏上來，各部仰着臉，雲

看得透底。呂小恭連氣帶嚇，面皮成了一張白紙。那伍梨琳和秦小姐一看，這樣厲害，連各自吐吐舌頭，趁他們交涉未決，脚底明白，溜之大吉，吳小姐萬不容氣，見避人圍上來，更有題目，指手畫腳的道：「露位前廳，公圍裏甚麼人都有，你們看這個穿西服的，外表很文明，他却骨子裏一團野蠻，可不是東西。我逛公園，他跟着我，裏和我說話。我問了他半天，討厭缺德，他一個勁不理理，還是厚皮笑臉跟着我。你們說，有這種道理沒有？」吳小姐可耐深得逛公園之乏味，措詞來得太漂亮了！那男的追女的，豈止公園裏天天有，就馬路上都常常有。這一說，不用提多們合乎事實，那遊人們都向呂小恭怒目而視，深恨他敗壞風俗，公然吊膀子。有的好管閒事的，嘴裏已經不三不四的罵着。「這王八蛋，賊警察來找他，帶他到區裏去，問問他家有大批媳小媳沒有？一個個人出來，他倒放心得下。」一霎時興風湧塵，儼然成了楚歌四面，呂小恭一心的苦楚，沒處去訴，眼看就要吃虧。他若是個堅吧，豈能够急得說話，何況又是一個會說話的人？早面紅耳赤起來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這不是沒有的事麼？吳小姐你豈可不對，我們一起來的，怎麼你造我的謠言，說我吊你膀子呢。」吳小姐見自己一魂起來，他居然又退回一步，承認是一起來的了。當時雖然失笑道：「你現在承認，辦不到區！我不能聽你的便，警察，警察，這要調戲婦女，你們管不管？」呂小恭見她講不聽話，還是扯起喉嚨喊警察，自己氣得更發面變色，連連頓足道：「這是那裏說，不是一件大笑話麼？我們太不好意思，你不要說，我還要臉呢。」呂小恭一聽到警察問

題，吳小姐更不禁格格一笑了。冷冷然道：「什麼？我不要臉，我今天非威警察來才和你甘心，不然，你休想走脫一步。」說着，又連喊兩聲：「警察，警察！」那些旁觀的遊人，大受驚了他們的說話，始知其中似有他項背景，又見那吳小姐打扮華麗而又妖艷，不願正經人，也就猜到其中定有緣故，決非普通鬧戲婦女可比。因之大家愈想觀其究竟，愈不肯走開，而人呢，也是愈聚愈多。吳小姐賊了不算，還要當衆講演，又侃侃而談道：「諸位，這位調戲到我的頭上，我給他一個厲害，做戒他下回，這不管他，公園裏還不成丁吊膀世界。」吳小姐方才說畢，那人羣中忽一聲喊道：「警察來了，躲開。」隨後遊人忽的往雨下一分，一陣橡皮鞋響，走進一個黑衣警察，兩隻眼睛東西亂睇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，什麼事？」說話時節，眼睛順大家的視線一望，看見吳小姐了。不由冷笑道：「噢！小吳，又是你在此鬧事麼？公園裏有命令，不讓你們這一羣野鴉進來，你知道不？如今怎麼你又來打野食？快滾出去，這裏有你的底案。你鬧了不是一回事，我這記得你的模樣，快滾！」這警察劈頭一發話，却是大家所想不到，尤其是呂小恭，本來於大家團團圍住，無從脫身，警察一來，恨不得鑽了地縫，這一聽警察認錯吳小姐，先申斥她一頓，不覺心中一發。那吳小姐却目瞪口呆，想不到在此遇到對頭，這警察却認錯自己。登時不知說什麼好了，呆了兩隻眼，問那警察道：「你是誰？好像在那兒見過，三隊二隊上的人，我都認識。」那警察最忌諱的，就是當面捉錯人，祇低着面孔，將手一揮道：「什麼二隊三隊，快快滾。」吳小姐感了半天警察，討

來了一個不好意思，沒奈何，望了呂小恭一眼，陰眉搭眼的，走出人圈之外。那警察越走了她，却又回過頭，看一眼呂小恭，知他也是當事人之一。便沉着臉道：「你們學生，不說好好上學，跑到公園，和這野雞胡調，快走罷！」呂小恭遭了一番意想不到的難為情，到敢也不說什麼，倒多虧這警察解圍。聽得這一頓走字，不禁喜出望外，連聲答應着提着一個小皮箱，蹣跚而去。

六 球場上初試身手

那伍梨琳秦小姐兩個走的早一些，尙未看見這最後一幕笑劇，倘她們遲走一步，少說也要笑壞了肚腸子。這時她們已經走到來今雨軒，那邊裏朋滿座，勝友如雲，座上的貴客不少。秦小姐一到北平，覺得公園裏的茶座，祇有這裏比較清雅，而且含有一種貴族氣，必要在這裏坐的。便笑道：「我們不要陪走了，該坐下歇歇腳。這裏吃二杯茶，做了婆婆點心。」伍梨琳頭腦很清楚，見她坐下，自己雖不反對，可是却用臂一拐她，笑道：「你不知我懷了那呂小恭還說到來今雨軒。你和他和那女人糾紛解決，是不是要來呢？我們坐在這裏不好！」伍梨琳這樣一說，秦小姐却不禁啞口失笑了。說道：「你這人，方才是不怕淨，見他同着女人，一勁往上跑。這時怎麼又怕他，要躲他呢？」伍梨琳見他萌生問難，倒也坦然一笑，自自然然的，說道：「其實誰又怕誰？不過名譽攸關，大家不好意思罷了！剛才他同的女人法

不是正經路道，假如他不肯分別，鬧起來，我們是勝之不武的。並且在公園裏，是多們難堪呢？」秦小姐見伍梨琳原是怕那女人不容應，却也未嘗不是意中事，因笑了一笑，不置語了。兩人說着話，已經走到來今雨軒鉛板棚下，秦小姐不能坐下，看着那茶座，還在出着神。忽然那座上站起來一位女客，遠遠伸手招着，叫一聲：「伍小姐，你幾個人呀？」秦小姐趕忙就一把拉着伍梨琳，叫他站住別走，說道：「伍小姐，你別走了！看看有人叫你呢。」伍梨琳的眼睛，倒未注意，詫她一說，方問她在那裏。秦小姐用手一指，伍梨琳才看見那女的，是一個中長身材，不瘦也不肥的，很顯着體態可愛。穿的一件灰呢春外衣，燙着也是一頭螺旋髮，一張淺圓的面孔，腮邊鼓鼓囊囊的，又彷彿很有肉。兩隻大眼睛，黑眼珠大，瞳人珠小，轉來轉去的，頗為有神！伍梨琳一見，就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！這怎麼辦？呂小蕊的妹妹呂小芳，是燕西大學的同學，這一聽說她來了，自然也特別注意。祇見那呂小芳招呼着她，已風塵飄飄地過來，點着頭道：「伍小姐，別怪吝啊！過來一起坐一坐，你看，我那邊座上，一個入也沒有！」伍梨琳到此地步，不招呼是不行了，也只好笑道：「呂小姐，你早來了！我們是兩個人，這位是秦小姐，天津的名閨秀。」秦小姐早預備好了，她一介紹，微微一笑，再一點頭，說道：「你是呂小芳小姐，我久仰極了！」呂小芳好像比她哥哥老實的多，還不說那等討厭。見她來推崇，因也笑道：「秦小姐，你問問伍小姐，她可知道，我『不會客氣，

「不會交朋友，你們都請一起添坐。不要看不起我。」秦小姐坐下，本是毫無所懼，見她來又一讓，眼睛不由一望伍梨琳。伍梨琳遇見呂小恭的妹妹，越發不好坐下了。笑道：「我們不在這裏坐，我們要到春明館去，請你原諒，不奉陪了。」呂小芳好似一個人坐的無聊極了，好不容易盼到有人前着，焉能趕不上人家，搭個伴兒？因此她見伍梨琳說出目的地，是在春明館，她就又得了題目，趕緊叫過茶房，拿二角毛票給他，說道：「我那桌上祇用了一壺茶，給你這個，連小費拿去。」茶房接過謝謝，她又把放在桌上的半隻大皮夾子，拿過來塞給她。呂小芳一手拿着皮夾，一手插在衣袋裏，頭兒一歪，說道：「伍小姐，你們不是到春明館麼？我一個人徑闖的，把賬算了，我們一起走了去。」伍梨琳一見這種情形，簡直是安心就跟他自己一起了。着實做了難，念頭轉一轉，居然想出辦法！因把款慢慢一閃，笑道：「呂小姐，我說一句話，你可別惱！我們到春明館，是任任客的。我們兩人，每人都在那邊，約查着一位男朋友啊。」伍梨琳隨機應變，這倒難為她想，以為呂小芳一聽，定然不好意思，跟自己去會男朋友。她那裏知道，那呂小芳老不在乎，一聽就笑了起來。說道：「危險！有男朋友麼？嘿！妙極了！我今天要見識見識，我們香薇花的男朋友，更要去了一。快走快走。」伍梨琳是作法自斃，又所謂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！見她越發堅決的，要去春明館，無可奈何，祇得往秦小姐身上推了。笑道：「小芳，你別來起鬧，我是老面皮，甚麼也不怕的。那秦小姐是和你初會，你也好意思，去看她的男朋友？」伍梨琳這一推，巧妙無比，可是

那秦小姐，却一百分忍不住，面皮紅起來，她拿手一推，留秦琳的臂膀，薄怒道：「你小姐，你
還嫌羞，也不怕人笑話，甚麼男朋友，你在那裏說謊話罷！」伍梨琳吃她一頓，甚麼話倒未
說，那呂小芳先拍手道：「還有甚麼？公閉了罷，大家不要客氣，我這人是很痛快的呀。」
「呂小芳說得好，秦小姐的臉皮，是越發紅漲，那伍梨琳却笑得更厲害了，說道：「我們
一路迷倒可以，到了春明館再說罷。」秦小姐走的地方雖多，但她人性却甚拘謹。見她在這
裏，又說又笑，這惹得秦小姐，十分招搖，但不得一走。聽她們說走，自己運動兩條腿，先
不個人走下去了。那伍梨琳却從後追來，笑道：「秦小姐，忙甚麼？我們一字並肩，走起來多
好呀。」秦小姐脚步又放慢了，等她們追近來，一同並肩走。那呂小芳焉知道骨子裏的事
，和秦小姐是初會，秦琳不多為辯給，走上來，問她幾時的北平，同行的，約有幾位？秦
小姐羞她開得，想起將進笑話，又不由笑了。說道：「沒有別人，我是和伍小姐一起來的，
昨不夜裏纔到。」「秦琳一睜伍梨琳，開口胡謔而笑。那伍梨琳也想起昨夜辦的妙事，
「更笑得合不攏口，走着問道：「呂小姐，我問了句話，你可不要着惱，你是不是有一位哥哥
，名字叫做呂小芳？」伍梨琳問得沒有禁忌，不但呂小芳一怔，就是秦小姐也怪她孟浪，多
此一問。那呂小姐偏着一顆頭，走的也慢了。說道：「奇怪呀！我的哥哥你見過麼？怎麼知道
他的名字？快告訴我！」說着，把一對驚異的眼光，射到伍梨琳臉上，秋水盈盈的，不少疑
心。那伍梨琳却道是坦然自在的，笑道：「是呀！不但見過，而且還認識了。他昨晚與我們

一起，坐夜車來的，我們坐在一輛車上。二呂小芳總覺得離奇，更引動自己的好奇心，要問個山窮水盡。他問道：「你快說，我哥哥是這兩天由天津回來的。可是你們前何認識？她回來住在那裏？爲甚麼到今天下午還回家？」伍榮芬聽他問得太對了自己也不禁要想起好笑，笑聲借這機會，給他們兄妹間添撥一下，免得那呂小芳不知悔改，日後還要胡調！特撇撇嘴側面一笑，說道：「呂小姐，我又來說，你不來惱惱，你這位哥哥，辦事太不漂亮了，他怎樣總說我們，你實不會想到。他認錯我，是由一張畫報，一張老牌子的北洋畫報，已說實，不願求詳細，把昨晚火車上的情形，一古腦兒說給聽了。又笑道：「呂小姐，這話不虛說，我這，昨天晚飯未嘗味了，這幸而是遇到我們，假使遇到別人，豈不給你惹禍了！伍榮芬聽了，遂爲呂小芳設想，參加一些意見。那呂小芳聽完，却不發辨，面氣紅，睜起眼睜來。說道：「我哥哥要會這樣給我換氣了，我見了他，一定與他，這婆婆訴母親。可是你們也實在愛纏他，他是三個書獃，不理他，不拿他當人就完了，何必向他問呢？」伍榮芬見自己的妙策，又得應付，芳必不勝快慰，見她說到周旋，故意嘆了一聲道：「我的呂小姐，這話這說了，你的哥哥，雖說不拿他當人看待，况且還有新解，不能說的呢！」伍榮芬聽她這話，已經罵出話氣，直要將昨夜經過，全盤托出。那呂小姐早不耐煩了，甚不願查她說了真話，惹人笑話。至此，便不能不畫話。說道：「呂小姐，你別聽她說了，她信口開河，說不出好話，不用問了，也就罷了。二那呂小芳問出來，竟說：「焉得不窮其究竟？不聽那小姐的話，」一邊慢慢的走

「一邊還是緊緊追問道：『伍小姐，你說了不稟報，我都聽一聽，你們坐火車一路回來的，還有甚麼新鮮的？告訴我罷！』伍小姐是安心想拆穿他們兄妹背後的，很不得合盤托出，讓他們兄妹交惡。洋洋的說道：『你別忙，別聽我來說，我告訴你，你可別生氣地填腔了，下次車後到植家彷彿路綫那裏一般，拉我們坐上一輛汽車，把我們帶到電話飯店房間。』呂小雲聽了她這話，這真是愈聽愈奇，不由自己不吃驚！又發着怔，射出亂遊驚異的目光，說道：『你們真是和他到飯店去了？』「唔，止了，你們怎麼回事，你們太荒唐了！後來又如何？』伍小姐想這是一不作，二不休的宗旨，被她在下一問，更不願求詳，將昨晚的情況，完全告訴她了。『聽過之後，你這位哥哥，真是難纏！我們到了飯店，開一間大房間，他又張羅飯，又張羅茶，兩個人高興起來。後來我問他喝了酒，怕鬧出甚麼笑話，死乞白賴，算是將他帶出去，咳！今天早起，我們誰也不敢招呼他，怕着溜出來，誰想到剛才在水棚旁，又碰見了他。』呂小雲細聲着題說，說完了，皺着眉一發，算是吐出一口怨氣。說到：『好，你們躲開他好極了！但是，你們今天怎麼又碰見他？他也在公園麼？』伍小姐說了昨天不算，還要細細告訴他今天的。啞了一聲道：『他爲甚麼不在公園呢？他和一個野女人，像個野雞，在那邊閒溜，碰見我們，他一來說話，那野雞叫了巡捕，鬧起來，還沒有解決呢。』呂小雲聽見自己的哥哥這樣不爭氣，甚麼事都做，碰到了極點，那氣就大了！說道：『伍小姐，謝謝你，你不告訴我，我那裏知道？你一告訴我，我知道這是我哥哥原來這樣不稟報，他一星期必

于完花這原來都沒幹正事，撇卸了野女人！他既然在水棚，我們一起去找他來。看他丟人現眼，小到了甚麼程度，我回去告訴父親。呂小芳說完，氣沖沖的，向社稷廟北門內就走，從從此穿出，直達水棚。伍梨琳見這事是挑起來了，自己倒不慌忙，叫她道：「密斯呂，別走，慢慢的，別忙呀！」那呂小芳安心要罵呂小芬去了，那管地叫喚，急急的就走進去了。伍梨琳一見喊她回來，自己一招呼秦小姐，才特追上道：「那秦小姐隨她走了半天，見伍梨琳毫無客氣，一字不還的，全託給呂小芬聽，自己也沒了辦法。到了此際，一把拉住她道：「伍小姐，够受的了！你看那邊，不是呂小芬來了！」伍梨琳正要便那呂小芬見着呂小芬，看他兄妹起一番交涉，聽着呂小芬來了，急忙問道：「在那裏呢？我正要找他，不認得我。」那秦小姐一聽才發覺自己這一告訴，正是多事，後悔不迭，一聲不響，又伍梨琳的眼貼也不慢，東西一轉，張羅已看見果然是那呂小芬，垂頭喪氣，提一隻小皮箱，從一旁走來。便欣然道：「啊？正要找他，他倒來得快！待我追呂小芬回來。」說罷，一步比一步快，趕進社稷廟北門內去。秦小姐一看，自己多言惹禍，急急的，也走進社稷廟，見那呂小芬却也看見她們，喜出望外，慌忙的趕了來。原來呂小芬自從在水棚，給警察趕開，他有心一走，又想太冤枉了！那伍梨二位小姐，既然是奉公圖，萬不會一來就走，自己空費九牛二虎之力，豈能平白犧牲？有此一怕，把去的念頭打消，提着一隻小皮箱，又在公園兜起圈來了，剛剛從小高爾夫球場一帶望過來，那伍梨琳秦小姐一雙倩影，已映入他的眼簾，所料不差，焉得不追？急急趕進社稷

環，叫着：「秦小姐，伍小姐，別慌別忙，我們再談談。」一路喊來，到了五色土甬前，那伍梁琳已將呂小芬追上，連喘帶笑道：「呂小姐，你別生氣，你要找我哥哥，他來了，就在後面，不必到那邊找了！」呂小芬一聽自己的哥哥來了，趕緊把眼神一收，轉過一張臉來。那秦小姐也跟蹤而至，笑微微的一擺鬢邊的頭髮，說道：「你看你們多荒唐！跑來頭去的，惹得他在後面，山崩怪叫，太難爲情了。」呂小芬再朝遠處看時，那呂小芬提一雙小皮箱，也如飛趕到。笑着又招呼，又叫喊道：「秦小姐，伍小姐，你們跑甚麼？聽聽，越叫越跑，追了我一頭大汗！」呂小芬說着，摘下一頂呢帽搖着風，撲過身來。呂小芬看清楚了，不是自己的哥哥是誰？當時氣急，倒沉住氣，趕上一步，和他對頭站立，等他跑近了。冷笑道：「你幹甚麼？不要臉的，該死的，追人家有甚麼事？你昨天就回來，爲何今天還不到家裏去？」呂小芬追得近些，看她們由兩個，一變而爲三個，不知從何處又竄出一位，也是打扮的很時髦的女郎。心說今天我老呂的黠福太大了！看起來古人說的一箭雙鵰。今天我呂小芬，或者有一箭三鵰的可能，打破古人一箭雙鵰的記錄。及至跑上來再看，糟糕！那女郎不是別位，却巧是自己的妹妹呂小芳。突如其來，大大的出乎意外，在她對面，喘氣期期艾艾，答不出適當的話！半天又半天，臉上神氣始平復過來，笑道：「妹妹，我昨天回來的，今天正該回家，這二位小姐在火車裏，和我一路來的。伍小姐是你的同學，我們談過了，所以才認識。」說畢，眼望着頭上的汗珠，一個一個泛出來，拿手擦個個了。呂小芬見他說是火車中相遇的，眼

暗一瞞，鼻頭一聳，怒其不厚道：「你不用說，我也知道，你和我家，二位小姐，把你碗裏，都用塗了！這有面孔和我說？快去，再在這裏久留別礙，我回家去，一個字不剩，可都要告訴父母，讓你吃點苦！」呂小姐見呂小芳一語中的，說的都是實情，料是伍秦二位，把自己所作所爲，說了不少！紅着一張臉，笑道：「妹妹你別氣，我請你們吃吃點心，我們聚會一下，你說好不好？請你儉個主理！」呂小芳見他這是來糾纏，禁不住又氣起來，嬌聲叱道：「我是一個女兒，不能像你，來自南方的潮潮，四處去招事！你還不走開，別要面了。」呂小芳被說得氣大了，自己知道秦伍二位小姐，說了自己的壞話，自己不好，怨怪她們，也祇有陰陰請語，暫行退校。笑道：「妹妹別生氣，我走了！」說着，一手搥着皮箱，托着摘下來的明帽，又一手擦着汗，向她們每人，鞠了半躬，躬躬着臉一笑，退下去了。呂小芳見他去遠，惡惡的罵一聲討厭，又轉回進來。笑道：「伍小姐，秦小姐，你們看看，氣是給你們損了！包他一句話沒存，甘心退校！」那伍秦琳小姐二人在旁，看得呆了！見呂小芳跑去呂小姐，和她們說話，那秦小姐先不好意思。笑道：「這實在太厲害了！你是妹妹，對待哥哥，也不該如此。我們以後見他，可真是不好說話，倒彷彿我們聽聞你們兄妹感情之好，這是從何說起！」呂小姐見秦小姐兀自客氣，她又噙噙的笑了，說道：「這有其事，我教你們拿他不當人，你們就聽我的，他那人，就誰不得服。你看，在這一回，以後老實多了！」伍秦琳聽她們說起話來，半晌不語，至此方笑道：「呂小姐的辦法，概不容情，所謂鐵面無私。大

他總平常就怕你，所以無條件走去。今天若沒有你，再和他碰面，哼！可了不得，還不把誰整死？」呂小芳畢竟也是一位小女子性質，禁不得人家半語惹惱，得了伍梁琳的贊揚，立刻面紅得色，羞赧的又笑了。說道：「真是，否起來，要今天是救了你們，你們要怎樣謝我呢？不能白白地撻你們替他。你們須要帶贈我。」秦小姐見她起意來，自己倒也佩服她，說真話，今天倒不是她，那呂小芳先生，也真個不對對付。便插言笑道：「呂先生是走了，我們不是說難了到春明館去麼？現在就到春明館，不就完了嗎！」那呂小芳得意之餘，又聽說到春明館，更高興了，手拍着手道：「對嘍！你們說的明白，到春明館，你們那邊都有男朋友，我也要看一看。」伍梁琳見她又提到男朋友，忍不住笑聲一鬆，也拍手道：「小姐，你錯了！男朋友不是給你異跑了，還有誰來？」呂小芳也又笑了。說道：「不行，我非要去才罷信真，當一你們約着男朋友呢？」秦小姐見她這不信真，故意笑道：「是了，我們有就有，拿來公開就是了。呂小姐，跟我們走哇！」呂小芳果然跟着她們，又說又笑的走下來。出了社稷壇西門，繼續往前行，那邊都是茶座，一排一排，坐着不少男女茶客。她們顯顯盼盼的，聯袂來到最南頭春明館，佔據了一張茶桌，拉開藤椅坐下，那茶房過來，照例打毛巾擦羅，問吃甚麼茶？呂小芳頭一個道：「我一肚皮心火，先要一瓶汽水，要涼涼的。」秦小姐一問伍梁琳，伍梁琳笑嘻嘻道：「好，我們昨晚住在電話飯店，誰也沒有虧心事，不致給呂小姐難倒。我們全來汽水，都要涼涼的。」伍梁琳說的話，言外有意，秦小姐禁不住滿面飛紅，啾

了一口道：「你說的甚麼？聽聽不聽聽。」呂小芳一聽這樣，她也紅着脸，不好意思起來。說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，我不留神的一句話，豈得你們特錯難起來。」伍梨琳那管這些，祇催着茶房快去要。玻璃櫃下三瓶汽水，一一打開，倒在玻璃杯裏。伍梨琳端起一杯，還要和她們碰杯，說道：「來，我們不要客氣，大家一齊來吃。」呂小芳笑着說道：「罷」。和她各呷半杯，連秦小姐也不能推却，和她碰杯，吃了大口。她們在此吃着汽水，談着笑話，坐了半個鐘頭，伍梨琳秦小姐都不忙，呂小芳却倒忙了。說道：「你們原來沒有男朋友，那麼，我算白來一趟，我娶走了。」說着，在她那皮夾裏，掏出一張洋錢。意思要會賬走路。秦小姐方要和她搶着看賬，伍梨琳的手快，不容她搶，早輕輕把呂小芳的手一按，笑道：「你別肉麻了！這公園的男人，全是我的男朋友，你信不信？」呂小芳抽不出來手，却叫來了茶房，說道：「算賬算賬，多少錢算我的。」茶房拿着賬道：「汽水二毛錢一瓶，共是三瓶六毛錢。」伍梨琳一手拿着一張一元鈔票遞到茶房手裏，說道：「快去，不找零頭，連小費在內了。」那茶房聽說不找零頭，就不管呂小芳，接着鈔票，連聲謝謝，跑去又打來三條毛巾，給她們揩面，呂小芳讓不過她，掙脫手，把那洋錢票收起，笑着站起道：「我讓不過你，祇好吃便宜嘴了。」秦小姐聽着這話不是味，也站起來，微微笑道：「這話不然，吃便宜嘴的是我，我連讓都不讓，你們看，多們大方不拘。」呂小芳覺得自己失言，忙着與秦小姐道歉，說道：「我說話可不會留心，你不要怪我！」秦小姐也笑了笑，那伍梨琳也起身，

和他們走出茶房，兩眼直睜直睜，笑道：「這何禮？！我們在那裏走呢？這不如多坐一坐。」

「呂小芳笑着搖頭道：『我既然要走，當然有地方去，而且是你變去的！你可記得？今天我們學校，約要華光大學女隊，在華光大學賽排球麼？』」

「伍梨塔，一聽她說，提了自己的履，拍地拍手一敲自己的頭，說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我到天津不到兩天，頭都昏了！』」

「上星期就約好，『這還來得及麼？』」

「呂小芳看着她，就拍手一搭她的肩膀，眼睛一看腕上手錶，笑道：『現在正是好時候，怎麼來不及？』」

「伍梨塔也把自己的手錶一看，剛剛三點半，笑道：『現在是三點半，定的四點，果然來得及。』」

「我是不成問題，球隊一份子，當然要去的，』」

「秦小姐去不去，倒要問她一問。」

「秦小姐也站在她們身旁，笑道：『你不是去參加打球麼？』」

「那好的很！我正想着看你這位球場上的善後，是怎樣的善後法，焉有不去之理？』」

「呂小芳同她走上長廊，真往廈門外來，笑道：『秦小姐也樂於斯道，愛看打球，那是再好沒有。』」

「我們一直就去了。」

「說着，業已走到廈門外，歷上三輛洋車，還奔華光大學來了。華光大學在西城草廠樓以西，這條道路很不近，洋車走上半個鐘頭！方才達到。那華光大學賽球是賣票的，門官站着幾個學生收票，伍梨塔三個人，也不消買票，一下就擠了進來。自有手執三個人細麻的男子拉拉隊，穿得很漂亮西裝，頭戴粉面的，上前歡迎，帶着道：『密斯伍，你不是到天津去了麼？今天上午幾點火車，我們都有人到車站接，却也不見你。你來得真巧，是時間來麼？』」

「伍梨塔一進門，就給這羣拉拉隊包圍，喘不過氣來。笑道：『我昨天夜裏到

的，這幕排球賽，若不是朋友偶然提起，簡直的就忘了。」說着，業已罷這聲拉拉隊，擁擠到球場中心來。那時球場兩邊，已有十幾位女排球員，在場上一擱一抬的，熱習着排球，看見位萊琳走來，大家歡聲雷動，擁上來叫道：「密斯伍，你來了麼？哈哈！我們正在發愁，這可耐不了啦！」位萊琳給她們團團圍着，大包裏式的，就擁到更衣室去了。那呂小芳和秦小姐却不是她們所注意的，空空的，給剩在球場中心。她們看見，位萊琳受着熱烈歡迎，兩人左盼右顧，涎帶着也榮幸百分。在場邊站了幾分鐘，陡然又一陣大亂，那場外擁進另一羣女衣牽袖的女學生來。秦小姐還不認識，那呂小芳用臂肘一碰她，笑道：「秦小姐，你看那她們的敵人來了！這些都是華光大學的女隊員。」秦小姐留神去看，果然這羣女隊員，一頭精神凜凜，英氣撲人。胸前各綴着華大女隊字樣，便笑道：「這正是不可輕敵，你看那一頭精神凜凜，英氣撲人。」呂小芳一指一點的給秦小姐看，說道：「你看那第一號，她名字是劉田徑，都非常強壯。」呂小芳一指一點的給秦小姐看，說道：「你看那第二號，她名字是劉田徑，就非常強壯。」

田徑，無一不佳，下過這東運動會，鼎鼎大名，真是一個強敵。」秦小姐聽了，就順着她的手指看去，祇見那劉田徑，穿着短綳衫，短無褲，露着兩條粗壯大腿，黑漆發亮，上面黑黢黢，還像有一層汗毛。一張圓丟丟的大臉，濃眉粗目，怪肉橫生，油汪汪的，看着實在怕人！小田徑道：「這樣的學生，真可叫做山後的學生了。你看她褲腳縫的，那裏有一分女子氣！」正說着，那評判員的高台上，已爬上一位女評判員，坐下來，噓噓溜噓了一吹銀笛，兩下球員聚攏來，那給女排球員擁去的萊琳，也又給她們擁出

赤，換上一身運動衣褲，鑽入人羣裏。評判員很簡單的，說了幾句說話，再一吹笛，兩下分好陣線，準備清開始爭鬥。那時四邊參觀者，歡呼雷動，亂喊：「齊從今天多加油，多加油！滾了我們吃大美的番菜呀！」那伍梨琳立在第一排，試含笑四顧，領首不語，手掌挨拳的，準備斷殺。又有人喊：「狗熊，今天你也要多多加油加醋，不要給她佔了便宜去！」這聲狗熊喊來，公場人們，却忍不住詫然而笑。那魏亞君早紅漲着面孔，四外張望，嬌聲罵道：「它媽的，你們誰來咬狗熊，再咬狗熊，我罵了你們白罵？」魏亞君罵了一句，四外的人，果然老實了，但是這隱隱的，四面又發出一種連連帶帶的響亮聲音。魏亞君欲干涉，也干涉不來，祇得氣苦着一張臉，含怒不語。秦小姐見這魏亞君，也站的是前排，而且和伍梨琳相對。便笑道：「這狗熊是魏亞君的綽號麼？據我看，這倒名實相符，你看她，黑漆漆的，一身銅筋鐵骨！」呂小芳見她的立處，和魏亞君的立處，兩下離着甚近。就笑道：「你說話，留神她聽見，這東西野蠻極了。」話言未了，那魏亞君的一雙大眼睛，果然銳利的射過來。秦小姐覺着有些怕，趕緊把目光別轉，不敢再看她，低頭笑道：「這有甚麼？隨便批評，也不壞了。」呂小芳笑了一笑，那秦小姐再想說話時，嘴裡溜的又是一聲銀笛響，評判員黃站上，大聲道：「現在時間不早，Time is sold 華光前，燕西北，預備！」這一聲命令發出，場中立呈肅靜，那評判員又說道：「現在燕西發球！」說完，把銀笛又噓溜溜一吹。祇見那燕西女隊的各個球員，已把一顆發發澎澎的球，藏在左手，向上一拋，右手一拳，直直的

隊逐弱，遞入華光陣地。那華光女隊員趕快接應，三排二排，傳到頭排。頭排的魏亞君接過來，劈頭一舉，就發過燕西陣地，這一舉很硬，魏亞君恐怕燕西措手不及，不期然而然的，跌了一聲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球飛回燕西陣地，那燕西營中一位矮小的球員，把兩手一試一撈，不轉眼之間，就把那球撈起來，溜溜溜直向頭排飛來。那頭排首當其衝的，就是伍榮琳了，但見她不慌不忙的，那往下一蹲，燕西又往起一跳，真所謂倏倏猿臂，慢扭猴腰，一舉手住球上，用足力氣一舉，那球到的一帶，一丈高的，由上往下，直向華光陣地擊去。這一球擊去，比來時還特別有力，魏亞君又替華光擔心害怕，不免又時一聲！眼看著那華光的前排第一號魏亞君，覺起來要接，却不意手未伸出來，那球已然刷的飛到。魏亞君閃躲不及，但聽撲通一聲，那球在額角上，打了個正着。魏亞君身軀是猝起來的，腳下站立不穩，借着一跳，便似推金山，倒玉柱一般，撲翻在地。那一顆球，早溜溜溜的一轉，不知轉到何方而去。四面的觀衆齊聲喝采，那高台上的女評判員，早嬌聲喊道：「燕西一分！」接着那觀衆又轟然一笑。眼見那魏亞君的魏亞君，爬起身來，掩着半張地皮色的臉，背到一邊，自勵退出場外。那華光隊趕緊又換上一名隊員，繼續作戰。不過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魏亞君一下去，官力減少多了。眼見得險球迭出，覺得華光祇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伍榮琳一個人，大奮雄威，不知造出多少險球，精采時見，觀衆好聲不絕。由始至終，一氣不消，戰了三局，結果，是三與零之比，華光女隊，整整吃了一個大雞蛋。觀衆們於拉拉隊歡呼聲中

一揮散出場外，議論紛紛的，各奔回東。伍梨珠這時又忙了！四面包圍上幾位不批原集操的新聞記者，爭奪着爲她們照兩女隊攝影。照完了團體，又照個人，祇伍梨珠一個人，蹲着立着，就照了七八種姿勢。等剛交代完了，伍梨珠業已蛾眉蹙皺，汗透衣衫，捧着一顆球，氣喘喘的過來。那秦小姐呂小芳，兩個人見她勞苦功高，受累的厲害，早各拍了幾下掌。秦小姐先笑了個不合口，說道：「密斯伍，你真是不愧球場上的發發，這一來犯着光頭苦了，下回她們還敢來麼？」呂小芳也笑道：「薇薇花，你今天把那狗熊可治得不輕！那一球太硬了！把她打得很重！」伍梨珠球是亂了，可是她心上懷念着一椿事，走來就愁眉苦臉的，笑道：「這話不是便宜說的，球當然是亂了，祇是那魏聖君受了傷，心不甘服呀！」秦小姐因爲是她球很多，所以特別替她歡喜，不想她反而因之不快！說是恐怕魏聖君心不甘服，不由得一呆！那呂小芳攔說，却早笑起來道：「你怕那狗熊麼？她要敢滋毛，怕不打她個落花流水。」伍梨珠見她說了，雖然甚是入耳，却又微微搖着頭，祇是不言語，秦小姐同着她一起業已兩天了，就沒有看過她皺眉頭，今天見她忽然皺眉不快，想着才待要問，那旁忽地，又擠擠擁擁的，跑來一羣女隊員，她們這一會功夫，早換了球衣，穿上長旗袍高跟鞋了。又有一羣男子拉拉隊，也各搖旗幟，趕上前來，喊道：「密斯伍，我們大夥，去到大美吃西餐罷，有人請客。」那女隊員們，也各自笑道：「密斯伍，我們一同到大美呀！今天有陸伯達先生請客。」伍梨珠正自心寬發着愁，聽見那陸伯達三個字，知道是那羣拉拉隊的隊長，平

常在燕西大學，專門追逐自己，不得自己青睞的男運動家。因把頭一抬，果然看見那陸伯達穿一身西裝，手執三角小綢旗幟，領着一羣虎視眈眈的拉拉隊，站在自己面前，挺着他的精壯身軀，噙着一張極皮臉，笑道：「密斯伍，我們去到大美吃大菜，我老陸請客。伍梁琳看了他這種怪樣，本是十分厭煩，可是再一看他那一副粗壯的身軀，想起他在學校，各項運動，常列前茅，她腦筋裏，就把念頭一轉，對他便插下一張笑臉，啓齒嫣然道：「呀！密斯伍，你來了，我們要上大美吃番菜，那不好好陪？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」伍梁琳詫異，把手一招，意思是要找個人少之地和他說話。陸伯達見自己的約請伍梁琳，大有被謝絕之意，他心上方在失望，又見伍梁琳招手，讓自己隨她到一邊說話，他的精神又復振作。走近前來，笑道：「密斯伍，自己人的宴會，沒有外人，你何必客氣推脫呢？」伍梁琳腳下走了幾步，把他搭到一邊，望望附近無人，說話不致給旁人聽見，就沉沉氣，視了他一個媚眼，突然笑道：「傻子，你急甚麼？這們多的人，去熱鬧鬧的吃西餐，說話等等完全不便，我不願意。」陸伯達不知她有何話說，走到一邊，却聽她是這樣一句！又見她一笑過處，嬌態逼人，一變素口嬌傲高狂的態度，不由心弦一盪。也笑着看她一眼，說道：「密斯伍，那們，依着你的變樣才好？我們不同去，如何去呢？」伍梁琳安心要利用這湯羹，見他出言屈服，業已惟自己之馬首是瞻，便又故意掙紮了半張臉，嘆喟一笑，低着頭，用自己的鞋尖，在灰土地上，畫着圈道：「我不，我願意你和我，還有兩位女朋友，幾個人去；有他們大家，幾十

個人在一旁，我們要說，也不得說；要笑，也不得笑，我是不願意的！」陸伯達既然問伍榮得要主意，當然催伍榮得之命是從，況且穩伍榮得，要找清靜，和自己說話，更是喜出望外。笑得合不攏一張大口，連聲哈哈笑道：「密斯伍說得對。我去回絕他們，陪密斯伍幾位去，就是了。我去回絕他們。」說完，沒有第二句話，已然狂奔而前，站着對大家開誠佈公的，宣佈道：「各位同學，今天本來定下約請密斯伍，到大美小聚，以表慶祝本校排球勝利。不料伍小姐忽然身體不適，不能去了。那麼，我們的聚會，容當日後再定，今日暫時緩辦好了。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」陸伯達也是賣弄他的小聰明，到此要了一個滑頭，想騙開那些男女同學，和伍榮得幾位小姐，單獨赴宴。焉知那些男女同學，聽見他這樣的話，有的固然表示着失望，一笑走去。那些懷疑不信的，尙徘徊個左右，不忍即去，以觀其變的，也屬不在少數。陸伯達站了一兩分鐘，見這邊場上的男女同學，不易散去，他小叫着急急來。又叫起來道：「諸位不必觀望了！沒有事，沒有事，回校去罷。」陸伯達一說，顯見得更可疑竇，那些人更不走了，一個一個，笑嘻嘻的，祇在跟前盤旋來去。陸伯達見這很好的一樁事，若是敗壞在他們身上，可未免令人發恨，急道：「你們諸位冥頑不靈，這是怎麼了？」陸伯達鬧着，那伍榮得越覺可笑，這法子多們榮，越這樣，那些人越不肯走開，這是何苦！因又叫過他來，低聲囑咐道：「你不必如此辯，最好你先出去，到外邊路旁等我，容我換上衣服，出去會面，和你一同去不是一樣？你為何如此不明事理呢？」陸伯達正自沒理會，給他這一句

，不覺提了醒，露着頭一笑，又向那男女同學，笑道：「諸位不必看，我也走了。」說罷，果真挺着一副裝西裝，筆直向身軀，大踏步走下去了。那些男女同學，停留在此，本不放心他們，看他們說甚麼把戲。見他這一走，大家再不逗留，漸漸四散開，陸陸續續走向外面，那伍梨瑤一語支開他們，卽和那秦小姐呂小芳，到更衣室，換上便衣服，重新走出來。秦小姐呂小芳二人，看着她如此戲弄那陸伯達，她們尙自不明究竟。問她是甚麼道理，那伍梨瑤微笑道：「你們別忙呀！這是天機，不可洩漏，到了門外再看，你們就知道了。」秦小姐和呂小芳，各都懷着疑，同她走出華光大學來。那伍梨瑤到華光大學門外，哼了一聲，站着不言語了。秦小姐呂小芳二人，又是一個不明究竟，兩人待要問，却見那華光女隊的隊員，繞繞狗熊的魏照君，紅臉着半脫面孔，雄糾糾的闖過來。當頭一擱，雙手又在腰際，水嘴如牛道：「伍梨瑤，你今天走不得，你那一滾打得我太苦了！雖這說，你打了我，算是白打了。」說時，又抬手向身後一招，半嚷嚷着道：「密斯忒牛，你快來爲我報仇，仇人在這裏呢！」說畢，那身後，暴雷也似的，應了一聲，晃晃悠悠的，走上一個穿運動衣的黑矮漢子，臂膊露出半截，上河無毛很多，非常強健有力，站在面前，好似半尊鐵塔。伍梨瑤早防備到這一節，料到魏照君騙着自己，遂給自己打了一球，胸中必不甘心，果然她前出人來報仇了，那密斯忒牛，她也認識，是華光大學男運動員，有名叫水牛，牛不怕。他在遠東運動會，出過極大風頭，野蠻極了。伍梨瑤看見他上來，急向左右一望，見自己約定的，那位忠實同志

鹽伯達，真不失信，正在隣近路旁守候，光憑眼在這邊看，她立刻放心多了。當時把氣一沉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的，笑道：「密斯魏。不錯，打你的不是我，我們兩人的眼，要我們兩人去算，何必又叫密斯忒牛？那密斯忒牛難道是給你抗着又桿麼？」伍梨琳這話聽得很厲害，簡直把魏亞君罵成賣笑的妓女了。魏亞君是禁不住氣的人，簡直睜似篩糠，面無人色，氣苦到一百萬分，顛聲喝道：「放屁，你還說什麼？密斯忒牛，上來替我掐她。」話未說完，那密斯忒牛不怕，已然挺身而前，橫在伍梨琳身畔，嬉笑道：「密斯伍，你知道我是魏亞君的愛人，魏亞君是踏我佔有麼？那麼很好！」伍梨琳見她上來，自己方一冷笑。那旁的秦小姐呂小芳，兩人看得實在太下去，到此再不能袖手旁觀，秦小姐雖在鎮靜，那呂小芳已忍耐不得，幾步走上來，喝一聲水牛，說道：「你不要無禮，魏小姐和伍小姐講理，要你這混蛋來作甚？」那牛不怕正向伍梨琳示威，忽見斜刺裏竄出這一位呂小芳，立時也勃然震怒道：「你管什麼？我不應當出來，你幹麼替伍小姐出頭？」呂小芳不慌不忙，徐徐一笑道：「你混蛋！她是女的，我也是女的，你這男人，是夾不進來的。你何必同我們女人參加戰團？」那牛不怕聽這一說，却給他抓住題目了。哈哈狂笑道：「封建思想，封建思想，你們還是懷着十九世紀的好男不跟女鬥」的中國傳統思想，這思想不打破，真不為你們女人爭氣！我是男的，就個別另樣，不和女人辯事了。」呂小芳隨便一句話，給他當頭一噎，噎得無話可云。那伍梨琳見不和他鬧到真正的程度上，恐怕他沒有新覺悟。馬上不加遲疑，喊了一聲

「陸先生，你來。」那陸先生，自然是陸伯達。他立在路旁，看着她們給牛不怕擋住，不聽她這話，和自己一起去用西餐，心裏正在氣忿。給這一叫，暴雷也似，應了一聲，挺身上前，說道：「伍小姐，你還不走麼？天不早了。」那伍梨琳一叫上他來，呂小若葉小姐，當時一齊恍然大悟，想到這位球場上的善戰，可真是了不得。她分明是想到魏亞君要和她為難，所以先預備下一位陸伯達，為的和她的針鋒相對，那裏又有變好的真心，如今總算用着了。因之，便沉下一顆心，靜觀其變，祇見那伍梨琳皺一皺眉，態度很是幽默道：「密斯陸，並不是我不走，是他們不教我走呀！你瞧，這個姓魏的，沒事沒非，幹麼又找這個牛不怕，來和我們為難。」陸伯達其實早已知道，他上來，故作不覺，特意一問，伍梨琳一說，他立時眼斜斜着，就喝到牛不怕那邊，點頭笑道：「喂，這位是牛不怕先生，你來幹麼？為什麼不讓伍小姐走走？」那牛不怕早看見陸伯達了，他見陸伯達問自己，正沒好氣，咧了一聲道：「你豈有此理，我們的事體，你管得着麼？」陸伯達見他出語發橫，自己也沒有什麼好對待，把眼皮一翻，哼了兩聲道：「天下人，管天下事，你們的事，難道我就管不着了。我偏要管，我偏要管。」說着，把一個身軀，直挺挺撲到牛不怕身邊，意思就是挑釁。那牛不怕伸手一推，推不動他分毫，氣得罵道：「陸伯達，你怎麼樣？想欺負我老子麼？我告訴你，我老子可不是好欺負的！」那陸伯達見他罵出來，却反哈哈笑了。說道：「你牛不怕不是好欺負的，我今天倒要老虎嘴上拔毛，欺負欺負你。」說罷，一閃身軀，倒又飄然跳開去，伸

手先脫去西裝上衣，丟在地下。身上祇穿着襯衫小背心，又騰身而上，把兩個拳頭一插，笑道：「牛不怕，你來麼？這是兩個拳頭，够你領略一領略的。」說畢，那拳頭一揮，業已被頭蓋臉的，從上面揮下來。牛不怕見他脫衣揮拳，未從動手，先一躲，作，早已防備下了。他這從拳頭一下來，那左手向上一迎，硬想抄住，往懷裏一帶。焉知這陸伯達更是乖覺，他也防備到這一着，見他手抄上來，自己的拳頭一縮，那另一隻手，却從斜刺裏飛上去，拍的一響，就發了牛不怕一個大耳光。這一個耳光，打得太脆了，實拍拍地，着在牛不怕臉上，旁邊觀陣的男女，全都哈哈大笑。牛不怕滿面通紅，臉上冒火，跳起大喊道：「反了！陸伯達，我今天不打你，誓不為人！」陸伯達見這一個耳光，已算把他打昏了，便往下不再放鬆，接二連三，一拳一拳的，都打在臉上身上。笑罵道：「你這個牛不怕，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是怎樣的不怕法，假如這個人也對付不來，還談得到甚麼牛！」那牛不怕閃躲不及，陸伯達的拳頭巴掌，雨濤也似的，全着在身上。當時東跳西跳，祇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氣喘如牛道：「反了反了。你們看，這不是開玩笑，欺負人！」那旁觀的人，無一不笑他膿包，連魏亞君都覺得粉面潮紅，感道：「老牛，加油加油，打他個王八女皇孫的！」牛不怕聽了，一嘆子，才感覺到自己不是招架，就罷了，須要還手，才能够克敵。於是回個空，居然也一拳打去。這一拳可溜了！原來陸伯達是故意放出來的空，故意讓他空上鉤，他的拳到，陸伯達的手也到了。既一抓，抓住誓不怕的手一掃，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那牛不怕就似推

金山，倒玉柱一般，攸腿不住，旬的橫臥在地上。陸伯達手急眼快，不容他起來，一翻身，霸在他的身上，兩隻手上上下下的，向他身上敲上，祇顧亂敲。牛不怕便似殺豬一般，怪叫起來。那魏亞君看見牛不怕，如此不中用，三腳兩拳，便給陸伯達騎上亂打，她不幫忙助威了。祇猛喊道：「巡警巡警，快來快來，這裏要打死人啦！」魏亞君扯開喉嚨，一喊警察，可洩大了氣。那圍觀的人，笑了不算，連那陸伯達都笑得翻身起立，住手說道：「別喊別喊，我怕警察，我不打了。我打的都是硬碰硬的好朋友，要這樣人沒用，也不忍再打，滾起來罷！」說着話，把脚一踢，那牛不的咳嗽連聲，戰戰兢兢起來。却已鼻背臉腫，不成其人的模樣。魏亞君揚着一條脖頸，却仍不住的喊巡警，那巡警倒是來了，祇是那伍梨琳秦小姐呂小芳三個人，早從打圍裏，奪開一條路，不知奔向何方。巡警來時，祇能把魏亞君牛不怕陸伯達三人，帶回處置。那案中主角，伍梨琳小姐，反而逍遙法外了。

七 突如其來的一封怪信

其實，那伍梨琳呂小芳秦小姐三個人，也不是一路走的。伍梨琳由那陸伯達騎上牛不怕一摔，她見事不祥，頭一個先跑了。秦小姐是由魏亞君一喊警察，她方吃一驚，深恐這事擴大範圍，累及伍梨琳。等到一看伍梨琳沒有了，她才佩服這位發發花的乖覺，原來她已溜之大吉了。自己也不便在此是非之地久待，急忙一登呂小芳道：「呂小姐，這事不好了！伍小

她跑了，我們還不快走？當心打掛誤官司。」那呂小芳不被她提醒，還看着熱鬧可笑，聽她一說，才覺然醒悟，拉着她道：「伍小姐果然不在了。對啦！我們還不走路？」說罷，不再遲延，拉起秦小姐來，冒冒失失的，闖出重圍，一路走下來了。到了華老大學胡同口外，却又不知往那裏去好。秦小姐緊皺蛾眉，說道：「伍小姐跑到那裏去？誰知道呢？要我們到那裏找她？」秦小姐一發愁，呂小芳倒笑了，說道：「那還不好找，她北平沒有家，尋得她的學校。明天到學校去，就一着頭家。」秦小姐見她說到學校去，和她並肩，走了幾步，嘆嘆笑道：「記起來慚愧，久仰你們學校的風氣校舍，在北平唯一無兩，可是由昨天夜裏一來，今天一大半天時光陰，都消耗到賭桌上。學校還沒有去，未能瞻仰，看起來，裏面朋友了！」呂小芳和她走着路，那眼睛可不住左右尋覓，走到一家咖啡館外，笑道：「秦小姐，我陪你吃吃點心，今天我請客。」秦小姐見依翠琳又找不着，祇得由她，和她暫時在一起。笑道：「吃點心也可以，我請請客，呂小姐別客氣！」呂小芳讓勸她了，她就異常高興，也不問是誰請客，和她走進咖啡館來。兩人才要了茶點，坐不到一分鐘，那門外呼嚕一聲，就走進來一羣男男女女來。女中有的穿着華老大學排球隊隊員，運動衣還沒有換，大家紛紛圍坐着，敲着鑼碗，呼咖啡，要糕點，空氣一陣沸騰。接着又是議論紛紛，有的說：「今天這平不伯的苦子，吃得可不小，給陸伯連打的够受，是要將他兩個星期！」有的說：「你不要看打人的痛快，那陸伯連給警察送到監裏去，說不定三十鍋貼，五十手板，先來一個照鏡報，隨後再

照加暴行於人的這套辦法，拘留他幾天！」有的說：「今天的牛不怕壓伯達，全是大傻瓜，不
 懂事務，白帶女人利用。打出毛病來，他們提督官氣，那伍榮琳却跑掉了。」這句話，說得屋
 中男向，來了個哄堂大笑，那女向却都笑向榮琳，說他們的嘴太壞了，他們那邊的談話，呂
 小芳這邊，全聽得清清楚楚，不由地向榮小姐發笑。榮小姐聽着，知道果不期然，陸伯達已
 因此入獄。想起來一陣寒心，又奇怪榮琳太壞了。他們一個發笑，一個壓過，那伍榮琳門
 一開，又風也似，倒進一個人來。笑道：「喝！高朋滿座，醇友如雲，這裏的人，可真不
 少！」那邊壓過男女，也一齊拍手道：「老權來了！這纔坐，這纔坐。」他們這一來，又引
 起榮小姐呂小芳的注意。就見那老權是一個中等身材，生就一張黑臉，却厚厚的，塗上一
 層香粉。頭上的分髮，也梳得滑光瓦亮，蒼髯鬚上，似乎都滑得掉。身上的西裝，整潔可
 牙，是不消說，就是那皮鞋，襪巾上，也濕漉漉了香水露。風過處，先散出一陣醉人的香氣。
 他們這裏打恭那老權，那老權也沒見她們了。他把皮鞋一脫，咕嚕一笑，剛的就跳過一個眼
 鏡。眼裏可向那裏招呼道：「請請都在這裏，一坐坐，一坐坐，今天我老哥來得早，不如來得
 巧，也請明公這坐下了。」說罷，他自己覺得很俏皮，又笑了一笑，要張張的，朝她們又飛了
 兩個眼風，才笑着過去坐下。呂小芳給他連飛了兩個眼風，祇覺得背上發麻，因又向榮小
 姐一笑。那榮小姐也揚着嘴，笑了一笑，又把茶斟一盞，笑道：「這也是這非之地，我們三十
 六着，走為上策。」說着，用手招過茶房，合他取飯。不防那呂小芳早將袋裏錢，拿頭向茶房

手裏一塞。笑道：「我帶了！我帶了！秦小姐不要讓。」秦小姐再要讓時，那茶房已然拿着一個鈔票，走出城河飯來，她祇得罷休。說道：「真是沒有辦法，這幾個錢，還值得一讓。」呂小芳不言不語，付給茶房小賬，又和秦小姐出來。笑道：「別說了，這裏是非之地，不可久居，你聽那伍翠環鬧的，都打上官司可呢。」秦小姐正爲這個發慌，見她有同樣虛聲，便笑了一笑，欲待問她：「我們到那裏去？」忽然身後帶來一陣風，有人笑道：「這恰好天落，到那裏玩玩，別辜負了老天爺呀！」那秦小姐吃了一驚，回頭去看，祇見那叫老崔的，不知如何，也隨後溜了出來。手拿一頂呢帽，拋風作式的，看着她們嘻嘻作笑爲笑。不覺很驚慌的，望他一眼，回家對呂小芳發厲聲道：「走罷！」呂小芳看見這種情景，已知那老崔由飛眼風要進一步的，不後好着了。自己雖不和伍翠環一般狂放，但也並不懼怕，故意向他瞟了一眼，隨後又向秦小姐道：「這小姐，我們到那裏去呢？回家罷。」說罷，特意又橫波斜溜，做做一笑，帶先走下來。那秦小姐見她處於這種情況之下，偏要回家，認爲這是大大的失着。和媽走了幾步，低笑道：「呂小姐，你帶那小子不安好心，一定要搗毀，我們一同家，他非退去不可，況且府上我做未去過，怎好打擾呢？」那呂小芳見她尚不解其中的奧妙，自己且不多言，祇答道：「你不要多說，走到了自然曉得，我自然有法子。治這個小子。你避一避，委屈對我家裏去一避。」秦小姐不知她房心何在，仍在猜疑不決，那老崔却又直衝衝的上來。笑着自言自語道：「沒有地方玩，這話未免不近情理，公園市場，甚麼地方，門也沒關

春。」說畢，嘻嘻一笑，追着她們，果然不撒手了。秦小姐正嫌呂小芳不識趣，偏要捉弄她來。那呂小芳却早領悟了，回了回身，復做一尋常模樣道：「那裏來的浪子，請別再一捉一弄，那老翟早在意中，哈哈大笑的聲音，更延遲幾秒鐘。週身血中沸騰，又說又說起來。聽着，一張臉面孔，追看更是不撒手道：「你們別動，有話好說，不必生氣。我們都是自家人。」

「呂小芳回身才待再說。那秦小姐見她居然想和老漢直接談判，自己很是不悅，伸手一捉她的臂膀，說道：「我們走罷，不必理他了。這種人，無聊而又無聊，也是他們這等陰險，父母的德行，坡地的風水。」呂小芳給她一罵老漢，自己倒覺可笑，隨在她走道：「這種人好難，三賊齊祭，他就跑了。」說罷，又回頭一看老漢，笑了一笑，和秦小姐直走下去。那老漢一看這種情形，跨到路上，倒是不怕，一蹶賊碎茶，未免心中遲疑。及至一見呂小芳還朝一笑，她內心上的火，着，兼不住又燃燒起來。笑着又逼下來，非廢話不說，嘴裏却咬着幾句：「我要你，你愛我麼？」的英文惜款，依依不捨。三個人追逐一程，走進一家大洋貨店，呂小芳看他這道，拿手一拉秦小姐，走進洋貨店去。秦小姐一心一意的，既想早着回家，一看呂小芳又進洋貨店，不由着急道：「呂小姐，現在不要好整以暇了。我們昨天再買東西，今天回去沒緊。」呂小芳見她不解自己的用意，尙自多方回護，便笑道：「得了，你別管我，咱們今天這鬧戲，算是唱定了。秦小姐見她說是唱戲，自己方正弄明其妙，那老翟在洋貨店外，遠遠片睇。居然再邁步走進來。秦小姐早料到，這不想不避隱他，而且還要添上許多

盧煩，見他二進亦，說一聲呂小芳的衣襟道：「了不得！你看他進來。」房小芳也是早料到，比趙素小進來，還有較精的把戲。並不去看，祇罵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看者往下唱戲。」說罷，又付起酒來，朝那詳貨店夥計，笑道：「拿月經帶來，我看一看。」那夥計早料趙素招待，連忙答應去拿。呂小芳趁這時候，才回轉顧了老崔一眼，又笑上一笑。那老崔也慢騰騰走過來，只見他買東西，故意問道：「你們買什麼呢？」呂小芳看完了他，頭扭回來，嘴裏唧唧喳喳道：「啊！不曉得，給你買衛生口草呢！」這一句話，老崔聽了，怔然不曉。何以那呂小芳還替自己買口草？兼外道却忍不住，笑得幾乎彎了腰。等到夥計拿過幾條來，呂小芳揀着老崔老崔兒一覽，又挑了一挑，挑出兩條，老崔方知是那種東西，登得一陣惡心，喉嚨裏直噴酸水。那呂小芳挑了兩條月經帶，又東西買，買了香粉花粉口紅等件，不曉得那夥計家裏好過。那呂小芳挑了兩條月經帶，又東西買，買了香粉花粉口紅等件，不曉得那夥計家裏好過。那呂小芳挑了兩條月經帶，又東西買，買了香粉花粉口紅等件，不曉得那夥計家裏好過。那呂小芳挑了兩條月經帶，又東西買，買了香粉花粉口紅等件，不曉得那夥計家裏好過。

七 突如其來的一封信

說笑笑。秦小姐才知道她用心甚巧，把男人心裡，重聚重言，安心討他的便宜。待到老嫗上來說話，呂小芳不言不語，拆開無奈，又是一笑，和秦小姐慢慢的出來。老嫗道：「今天這子吊成功，這兩個裝束不啻百花，真上私心狂喜，捧着那包食物，亦步亦趨的，又跟着出來。那秦小姐見她食物，以謀人家給錢，請的是一時便宜，人家給了錢，又該如何擺脫呢？當是一個疑難，沖心志志的，發自問她到底作何打算？那呂小芳祇在笑着無語。等到走來走去，非到那老嫗不見，見到了她的家，腳下一點，頭一回。聽見那老嫗帶笑上來，很小心的問道：「二位到了家麼？」這時笑得近可，彼此面目，看得很清，秦小姐看那老嫗一眼，臉面孔，推開了笑容，才那個一個的瘋瘋，彷彿都在合着一種危險成勢，令人不寒而慄，登時打了一個冷戰，小芳却還是毫不在乎，站住把臉一揚，大大方方的，回答道：「啊！可不是到了，我正要說呢，到了。那老嫗這一問，已安可這一步的非分之想。見她冷冷的回答，不大腳踏實地，自己無可如何，祇得先將那王爺附京而，送了過去道：「那嫗，您買的這東西，我該當送與您手。請您點半點。」呂小芳笑着那老嫗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，見他一遞，馬上大刺刺地接受了，說道：「這好得很，我和您還有話說，你這一步。」老嫗想不到她接過去，還有話，便覺得這老嫗人真。把胸一吐，道：「您有話，祇管說，我在這裏，聽得見了。」老嫗見他把胸已然用話，道：「老嫗，你這自己到那，就突然把這一說，當然道：「多費心，

多麼神，替新試罷。你又給我花錢，買東西，又替我拿了這們錢，我這裏便毫不過意，謝謝。你別跟我道這話，一定很妥了。你自己覺得如何？我應當如何的謝你呢？」那老棍道了這半天話，總把錢花得乾乾淨。已足足賺得滿滿。又恐她窺新試罷，二句一勾，嬌聲叫着，自己越發骨肉豐盈，幾等纏所在地。及至聽見她問自己要不要，怎樣表示謝意，自己更胸無主眼，想些難處。不如密紙紙訂定，我謝那謝不謝，都不相干，我是不希望敢人家謝我。」呂小芳見他這番話，他那個不受臉的模樣，不想這時忽又面帶起來。心裏暗笑，這樣小的眼子，怎麼成事？用扇子遮了臉，便穩住了氣，拍手按了兩下門簾上的籠鈴，轉頭對他，又堆笑，臉龐笑，嬌氣撲人的，說道：「新試罷，你說不讓我謝，我們焉能過意。不過，我畢竟偏安的，向你致謝，請多不便。你在這裏，放心大胆的，等上一等，等我叫出我的哥哥來，讓他正式向你道謝，你看如何呢？」呂小芳說出哥哥，又手舞胸前，自己格格笑了。一陣，那老棍聽了，却在在一邊，心想這老無此理，以中國習俗來講，妹妹交男朋友，很少和哥哥分開的。況且自己一面之識，連姓甚名誰，都不曉得，不過看她好看，所以追着她，不捨更說不到叫她哥哥來見面，這裏大有深仇。自己正在遲遲不決，那呂宅的大門裏，已有人問道：「誰呀？找誰呀？」呂小芳到了此時，不和老棍說了，祇回身向裏喊道：「田媽，就是小通回來了，快叫下房燒茶，和我哥哥出來，叮這王八小子。這小子追了我好幾里路，還不走，讓他們來害我。」呂小芳這一喊，來得無頭無腦，門內的田媽，向來說出回話。那

老星却不然恍然大悟，原來叫哥哥，不是別的辦法，乃是把自己一團苦練，發時揮身解難，
 說得一聲：「啊也！」脚底明白，掉頭便跑。呂小芳看着他跑了，才朝秦小姐笑道：「秦小
 姐，你看這手，不是跑了這道子妙不妙？不費三句兩句，一說，他自然不獨孤獨，極之
 平穩。」秦小姐一路跟着他，這學的相見，完全在肚裏，鬼魂指指得當，這了半天，便小子，
 笑花眼，又費力，結果輕輕鬆鬆，就把他騙跑了。真叫做出奇制勝，意想不到的智慧。從此
 這道出來，兩無難，笑得身軀縮短了半截，花枝亂顛道：「呂小姐，你讓我說甚麼呢？我一心
 裏沒有別的，祇怕你服了。」西門秀芳在做候無言，那大門樣的正然開了，田媽迎頭笑道：
 「麻來也不回來，小姐你在門外曬甚麼？你世那次少爺，也剛從天津回來，不知那裏回來
 的。麻皮財氣，正在屋裏一個人發狂，我怎好叫他說。」呂小芳見說，知道自己的哥哥呂小春
 已經從公園出脫，便跑回來了。自己不過嚇那一聲哥哥，虎着那老輩，讓他發狂。倒是有
 其心，讓呂小春出來。聽了田媽說，轉念道：「現在不要他，那財無鬼，給我嚇跑了。」
 田媽道：「這名其妙，不知是甚麼事，敢怕子。」見那秦小姐，問着呂小芳，約，忙閃身往裏相讓
 道：「這說小也，請聽。」秦小姐方在一笑，呂小芳已然向田媽道：「這位是秦小姐，和在
 秦家幾年的朋友，你來見見。」那田媽早躬安道：「秦小姐，你請聽。」呂小芳把秦小姐一
 拉，笑道：「一擲數萬！人家是跑了，還有甚麼怕的？進來坐會再定。」秦小姐見他們主僕細
 說，由不得心裏活動，暗討這裏有呂小芳，那呂小春雖然在家，卻也不礙他這道子，細說

坐坐於比自己這門不入，來得遲遲。於是笑道：「好戲，這戲下，好惹話。本正就我曉得，我坐一會，可就走囉。」說着，和呂小芳手拉手的，進了這大門。那大門內，號屋裏幾個頭戴高帽，兩隻手打撲克，田也大概是剛退出戰線，旁邊汽車房裏，一個汽車夫，正在刷洗車輛，聲式非常大方，黃小姐笑道：「我不認識路，呂小姐要煩龍做個第一次來，似乎應當面見伯父拜禮。」呂小芳却不復注意，既笑道：「何必客氣呢？我們先到客廳坐。」說着，那門媽已去裏邊開門。呂小芳帶着黃小姐，走進一重遊廊，那客廳就在眼前。原來這是一新西式房屋，那房門東西都有，每間房門相連，接成一氣。黃小姐給呂小芳讓路，一見這客廳，一派紅木洋式精緻，夾雜着，散置幾隻沙發，氣派頗不俗氣。那紅木長條案上，珠寶畫，古玩，古玩文玩，未暇坐下來的花燈籠，雅潔宜人。牆上懸懸幾幅扇面，字畫，皆是錢下一般名人，如「徐悲鴻」，「顧維鈞」等等的作品，足見得主人高身好口。黃小姐打第一陣，睡在一隻沙發裏，坐下來，笑道：「這客廳真好，那字畫的上款，都是伯爺，就是老伯的大名字。」呂小芳點點頭，笑着說：「自己就很可笑，說道：『我父親的就是伯爺，可連他的名字，都弄不下。』」那知道的人可多了。笑話不真，他是一員健將，現在不行了。請勿他在轎上，名字也是雷野的。」黃小姐聽了，總是這子讓，才知是善信外債的能手，中國若沒有他，就弄弄我，致於知我在之禮，可見呂小芳之擺佈，也是更有交代，而後才弄出這樣的兒子。想者，笑話不真是的。呂伯父的名字，我寔久仰的。這申爾落男，才學第一地，挑挑的建着。」呂小芳

知了。看罷，訝然道：「真是誰來的呢？寫着呂小姐，豈然是我。可是爲甚麼不寫我的名字？難道這人，和我不認識？」蔡小姐在旁，急急的請題，自己長長的讀到，故意嘆了一聲道：「呂小姐，你糊塗了麼？不認得你，就不許人來寫了？」呂小姐聽了，自己愈想愈疑，手不由己，三兩下，就把信封扯開了。抽出信箋來看，原來是一封上寫着影射的信件，裏面乃是：

呂小姐芳鑒：

我是一個和你不知識的人，突如其來，寫給你一封信，這信是如何的難下筆啊！可是，天啊！畢竟在那裏逼得我，不得不寫了！呂小姐，你應原諒我，而進一步的從價麼？我覺得我是天下第一個可憐的人了！

當我寫這封信時候，我的內心，已至於苦悶四肢，無不感覺到顫慄的！小姐，我怕怕你麼？不，我覺得這是你固有的一種莊嚴，一種固守處女向莊嚴！可是可憐的處女們，莊嚴對了我歌頌你，我拜倒你的面前了，我要爲你而發狂了！

呂小姐，你知道麼？我追逐你，已不是一天了！我自己潛夜精心，向一個有留處女這名，這名法律不許，而道德上，也不容違犯的。但是，我的呂小姐啊！那熱情火頭似的，從我心裏燃起起來，而至於不得如此。將來我一定後悔，在有了相當時機以後，

使我發愛而夢魂顛倒的處女呀！你的蘋果般的臉兒，玫瑰色的雙頰，秋水似的雙瞳，無一不充滿着驚恐恐怖！我狂了，我醉了，我死了！我簡直這樣，爲了你呀！天啊，我在這種迷迷的電燈下，我曾失了七夜之眠，上帝呀！你爲甚麼使我神經慢慢衰弱下去！而延長的折磨，不如用你的威力，增加了我自毀的勇氣罷！也許是不老年的病！終於熱情逼迫我，神靈啓示我，寫這封信來了。小姐呀！你不要怕，我將在明天（星期二）上午七點鐘，在中山公園公理戰勝的石牌坊下，憑你的調解。我雖然是一個神經將要發狂者，但是我願意自殺，見了我所愛者以後，小姐呀！你賞給我這臨死前的最後一函罷。

將患神經狂者余雙人

（朔日到中山公園，請以大紅手帕爲記，我以紅手帕圍頸，以示區別；故小姐到時，請以紅手帕爲目標，頸上圍有紅手帕者，卽我是也。）

這封莫名其妙的怪信，呂小芳看完，已是粉面嬌紅，發起氣來。嘴裏喃喃罵道：「這是那一種神經小子的，氣死我了。」秦小姐，你瞧，這多不要臉，不認識我，居然同我定約會，真不是東西！」秦小姐果是一個處世久些的，關於伍樂琳方面所爲，雖是聞所未聞，然而這番事，却常常見。街頭釘棍者，無法發洩片面單戀，可不就以寫信之方法，來追求所愛，法雖卑鄙，情亦可憫了。因笑道：「這倒也不一定可氣，現在社會上，這類色慾狂的男人，

實在很多，想儘快一定生輝，可也就沒有辦法，各充不統是其中之一麼？」呂小芳想不就地想又信題發覺，把自己的兄長拍出來，登時面上一救，但語氣旁通，又嘆聲道：「我不知這般去辦。明天早起，一定到公廨去，不見不散，自有辦法，這這小子，認不出東西南北。你走罷，我自己籌備一切，明早再見了。」說畢，把信件一收，大有逐客令下的意思。賽小姐提到她哥哥，見她不言語，祇說明天到公廨去，自己想着，請的話太刻苦了，或者要生氣，忙笑道：「你我看，不必以有用時間，和這等無聊人，一較見識。在他去等，無須在事能擴大便是。」呂小芳却好似胸有成竹，一千條一萬個不聽，說道：「你不必管，我自然有方法，讓他們知道，祇誇你明日早臨，聽我的妙計。」賽小姐勸他幾句，見她不聽，也不管存何妙策，祇得糊裡塗塗，說了明天見，走回去了。呂小芳拿這一封，已算眉頭一皺，心裏心裏，她這着賽小姐回來，先讓到自已臥房，暗暗咬牙道：「老權和哥說，你們兩人呂小芳如此防備，我這回不利用你們來他心切，還要你們一回，豈不為人，你們看誰。」於是呂小芳把那封信，先不往外拿，自己紙舖上自己寫信的便箋，提起鋼筆，寫幾字體，先寫了一篇，乃是寫給自已孫哥呂小芳的，上寫：

小芳大鑒：久慕 鴻雁，無緣識別，爲憐爲恨！發發者，僕本一孤苦女子，幼失怙恃，僅得叔父母生活，若得投入學校，今日中學三年級矣！課程之暇，尚思得一知己，共友，以相砥礪功課，志固甚佳，無如年來，尙未得一留意者。近聞女孫某君，適與

突樂其來的一封信

閣下發現，頗合歡意，用特不儘言味，奉函訂委。倘不我棄，即希於明日（星期二）上午七時，駕臨中山公園公理戰勝坊下一談，屆時請閣下無諱中服西裝，均以一大紅手帕圍頸，以示區別，而便尋認。處此時形社會下，女男社交不公開，此亦無辦法中之辦法，閣下幸勿以放蕩而小視僕也。紙短情長，書不盡言，敬頌

大安

僑江南女子頓首拜上。

呂小琴寫完這篇，自己讀了一遍，也爲之頓飯絕倒。又寫上一個信封，乃是：「敬呈呂小索先生台鑒，江南女子拜候。」把那信箋摺起來，裝入信封，粘貼好了，放在一旁。又取這一張信箋，鋪起來，重新寫一稿，却是用自己名義，致給老崔的。上寫：

敬光大學的冒失兒，人家叫你老崔的：

你真討厭！今天直追到我家，不是我說，找我哥哥出來，大概還不會跑脫吧？哼，你倒受驚了！我實話告訴你，你雖然禁止有些討厭，不過尚不過甚，你曉得有一部分的女子，專門歡迎討厭的男人麼？我雖不是其中之一，然而對於你，口經由昨天一席話，留下極深刻，久久不能磨滅的好印象了！

老崔，你是明白的，應該原諒我的呀！你想一個女子，無論進化到甚麼程度，都不如你們一羣男子的臉皮厚，這是一種定而不可移的原理，我昨天不是一個人，豈能和你一羣毫不相識的男人講話？我環身旁的女友，將要如何呢？請！忠實，你不是該呀

，這還不出我當時的氣色？我心裏難過極了！我恨不得把她罵走，我恨不得把她打走，你我好說話，終於沒有勇氣，算做罷論了！可是，你也是太眼鼻，太冒失，我知道你，待了！何必又送到門首？於是才演出那一幕笑劇；不，那不是笑劇，是一幕可歌可泣的悲劇呀！

老崔，我逆說元了我的心誠，要警告你一樁驚心動魄的事件了！老崔，你不要失望，你不要悲觀，尤其不要自怨，我是一個有夫之婦了。你對我的感情，我僅有以「恨不相逢未嫁時。」一來收受了。我的丈夫，是一個美國留學生，曾得理君博士，久在中國政界騰務。他八品比你高，資格比你高，出入汽車，不嫌你那樣窮。我愛他，我想起他來，就有忘下你的意向。你對於我，不能有其他的需求了。你死了心罷！

可是，我不是忍人，寫了這封信，你能不傷心麼？不過，我爲了前途，不便不告訴你。老崔，隨你放心，我既寫給你的信，尚有方法補救。我已聘得一位替身，來襲替你的鑽情了。她也是一個好女子，品貌學問，樣樣全比我強，也在學校肄業。你若是一見她，一定就愛她，而傾心於她。我已告訴她，讓她明天早起七點鐘，到中山公園一進門，公理牌下有牌坊下相候，我代你約定下了。至於你呢，請速給中陳西裝，牌頭上，千萬圍一條大紅手帕，只作標記。她見了你，用紅手帕標記，知道是你，自會上前答話。你是愛我的，明天務請早臨，這是一個男女朋友的好機會，幸勿交臂失之。

同時要知道，我爲你已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人家才答應了。不然誰肯幹這危險的差事呢？

你所送還的人那上。

呂小芳把這封信也寫完，再寫一橫：「華光大學交，老曹先生查啓，內詳。」的信封，也照樣封好了。工作既竣，連那封致呂小芳的信，也收起來。再起身出去，先把那封致呂小芳的信，乘騎差不出來，悄悄投入自家信箱。然後再雇車到華光大學，老遠的下車，派那個車夫上去，將那封信給老曹的信，遞交華光大學房。車夫焉知是甚麼信件，拿過它，到華光大學房，道：「廖辛慈，把這信遞上，說道：『這是一位軍軍的小姐，讓我送來的。』」那房聽差，一見並沒有名字的信，又聽是女人送的，知道這是匿名信，一尋不來的收下，放在信堆裏擱着。軍夫回來，拉着呂小芳回家。呂小芳回到家門時，故舊把信那裏看一看，見那封信早已無有。還差以爲她起來找信，便笑道：「小姐，信有一封，是給芳爺的，已給他拿去了。沒有你的。」呂小芳聽了這話，不期然而然的，是睡示告訴自己，大功圓滿，次第告成了。當時心裏暗笑，一言不發，縮在自己房裏，試待明天。果然翌日天剛一亮，約有五點來鐘，呂小芳已在他房裏，呼么喝六，叫着媽子打臉水。呂小芳也趕快起來，等老媽那邊完畢過來，祇見她皺着嘴道：「這還了得，五點多鐘起來，馬上就出門，真沒有睡過。」呂小芳心裏恰如明鏡高懸，焉能不知是那話見鬼魔了。一問向老媽笑道：「說也奇怪！我今天不祇他，連我也睡得早了。這話說，你既是，一問，我也不好再說，就說給我打臉水，我

也逃出去了。一嘴裏說着那心裏一面暗暗思想，這件事終歸了！今早公園裏，牌頭上圍着大紅手帕的男人，還有三個，一個是自己哥哥呂小華，一個是昨天給自己嚇跑的志權，一個就是來信的那位金雙人了。這三個人見面，彼此眼明，必裏出一番麻煩，那庚今天這一幕活劇，才是好看無人。她心裏想着，那老鴿子已經打來一盆冷水，說道：「小姐今天也是出門這們早，要到那裏去？要坐燕西大學的公共汽車，不是也要七時半麼？」呂小華隨她去說，祇是不搭不理的，笑笑：「就是哩！我今天起來睡不着，出去遊許到公園閒。」老鴿子聽她說到公園，抿一抿嘴唇，微微笑道：「這巧啦！不怪是兄妹，真是處處一樣，連去處也一樣了！少爺也是到公園，剛剛走出去。」聽完了這話，想了一想，彎下腰來，笑得合不上口，勉強忍着道：「小姐不知道，少爺才真可笑！他起來在太太屋裏，翻來翻去，把太太當初結婚時，裝着的一塊紅綢蓋頭拿去，放在口袋裏，帶着出去了。太太醒了，問他不說，和我研究半天，也研究不出個道理，他要那一塊破綢子，究竟幹什麼用去呢？」老鴿子聽得不明，呂小華心裏，却已明白了。知道哥哥上了自己的當，只得上一塊紅綢，跑到中山公園，把那江南女子之荷去了。便伴笑道：「你這能不知道？他那種不築殿，男人，做得出甚麼體面事。不替他，我走了。」說罷，低聲壓低的，頭略加修飾，衣服略加整理，急急忙忙的出門，雇一輛洋車，也跑到中山公園來。他到兄妹起得太早了，到了中山公園，大門剛開不多一會，那裏有什麼遊人。不過樹下空地上，和行德舍左近，有幾個講求衛生的漢子，在那裏

曲着蝦米腰，伸着兩隻手，東一拂，西一拭的，裝着水極容裕。呂小芳一進門，便不注意別的，她一心在公理職勝的石牌坊下。可是，自己的面目和何三個人全認識，無論如何，不能出面；一出面，豈不弄假成真了！因此她進門不走正路，即由牌坊左側，慢慢繞到那一排小柏樹下，隱起身來，祇露着一頭頂，閃着兩目，偵查那石牌坊下的情景。那邊却沒有別人，祇看見自己的哥哥呂小恭，臉臉滿面，蹙動一頭，穿一身筆直的深藍西裝，髮上戴着一條明晃晃地大紅手帕，在那邊徐徐散步，不時的，低頭看看自己的手錶，以為時間尚早，倒彷彿若無其事，十拿九穩。呂小芳見了，暗笑他還算個有心者哩！那兩個東西，還沒有到，他却先來了。心上才一想到這裏，忽然一頓眼閃，又看見一個穿藍布大褂的人，由石牌坊左側轉出來。那人的牌頭上，圍着一條紅手帕，也是最引人注目。呂小芳看到眼裏，注意到他的面目，却見那人是一張瘦臉，枯瘦供實，頭上亂蓬蓬的，鬍下短鬚痕，再看他眼裏，六掛上，也是黑痕油膩，粘着一片一塊，壓着非常憔悴，使人望而却步。呂小芳看了看，不認他，那麼自然就是今天之會的首領作個若，那位置見了自己自愛的金雙人了。看了後，幾乎笑出來，暗罵：該死！東西！也不留一泡尿，照原你竟想他個什麼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一副豬八戒的醜態，還要想吃天鵝肉，亂裝裝女朋友，豈非一相情願，不知道進門了。想他又笑又氣，忽然身後有人，嗚嗚一笑，呂小芳吃了一驚，急批回頭去。祇見站在他身後的，却是那位秦小姐，不知甚麼時候來了，躲在後邊發笑。呂小芳不由低聲笑說：「你也是一個不

失信的人，你瞧，我借兩封信的方法，讓他們三個人，各闖一條紅綢手帕，在這裏落髮眼，既來了兩信，還有一個老羅呢？」秦小姐笑着搖了一搖頭，她嘴裏不說話，手却往西邊一指，意思是叫她去聽。呂小芳果然一眼望見，那西邊的遊人休息椅上，坐着一個人，也是西裝革履，風塵凜凜，正是那三缺一的老羅。不禁笑道：「我以為他沒有來呢，這三個人，一個坐一個到前岸，他也好笑了。」話言未了，秦小姐一拍她的肩膀，讓她看東邊。呂小芳的眼睛，又移動回來。一看原來這邊呂小燕和那位余德人常生碰頭，兩人正在那裏，互相看着可疑。本來大清早起，到公園遊玩的男女，已是甚厚可觀，何況他二人各懷着鬼胎，彼此互有心事。尤其刺目的，就是各人身上，都有一塊紅綢手帕，那麼彼此不約而同，豈不太巧？因為這一種近習，他二人自然覺着奇怪，便不免相互的注意。起初是余德人先看見的呂小燕，他過來一盤旋，呂小燕自然也看見了。余德人心裏想着，怪呀！我出的主意，說是今天群頭上攜手帕，給那安琪兒，在紅手帕，在這裏攜來想法？他心裏百思不解，那呂小燕心裏朋友，也舉着我，脖頸上。紅手帕，在這裏攜來想法？他心裏百思不解，那呂小燕心裏也在轉念頭，他想知道是怎麼生氣。他原來接到一封突如其來的怪信，未嘗不想是什麼男朋友開玩笑，和自己拆個爛污。可是要念起一笑置之，又覺得這封信，筆調骨節，完全出於女人之手，假非普通男人所能杜撰，坐失良機，未免於心不甘，因之他才冒昧的來了。不意他未看見那位江南女子的尊容：先聽見一位和自己同志，脖頸紅綢帕的先生，他怎不為之驚疑。

！兩人身隨切近，四目相視，各有各的苦衷，簡直不好說出。又不便相問：「朋友，請問你轉上的紅綢，是非麼意思？」祇得苦在心上，默而不言。發了半天悶，那坐着的老崔，却也看見他們了。心說這二位家頭不對！自己接了昨天追逐的女士一封信後，本是喜極欲狂。今天趕早前來，揆了一個空，等待許久，已是大大的懊喪！不想那邊又有自己二位同志，也居然各圖紅袖，在那裏觀看，豈非自己，站起就走過來了。他，這詞戲更熱鬧了！主角由二個，一增為三，真好似那五花倒裏，真像滿金迷一般。那人呂小恭一看，得了，索性連無錫有偶，也打破記錄，一增而為無偶有三。他們二人愈加驚疑，是不必說，那眼睛不互相對視，繞着彩往老崔身上來了。老崔走過來，一瞧他二人這種情形，已是疑往上冒。心想這大概是也兩人，故意和自己開玩笑，知道自已昨日追逐，又耳聞自己之名，才冒女人之名，寫了那封信。倘是那樣，今天又都各圖紅袖，來自己面前鬧弄，則其當可惡，實在不是人的行爲。老崔想到不是人的行爲，他的自愧欲裂，增加了若干勇氣。大步直前，揚起兩個拳頭，怒沖沖的道：「朋友，請問你們這塊紅綢，是什麼意思？」他這一問，來得也是突然，又沒有說清是實，那余呂二人，簡直又無從答對。過了一盞，老崔又冷笑道：「不用說，我知道了！你們戴着這塊紅綢，是來調坎我，對也不對？」他這第二問，更摸不着頭腦了！余呂二人到底有些動搖。老崔一給大一嚇，已無魂不附體，極不得給。那呂小恭神經倒還清醒，見他這一問，心知今天之約

必有錯謬，連忙笑道：「這位先生，我們圍紅綢來，當然是有用意，不過你須先說，你手上的紅綢，是什麼東西呢？」呂小恭返過來一問，原是證明事實的必論，可是老崔聽了，却沖沖大怒了。厲聲喝道：「我老崔豈是好惹的！你們兩個流氓，和我開玩笑，是何意思呢？我這一條紅綢，你們還來問我，雖然是神差鬼使，教我圍上的。媽的，非換你們兩個混蛋不可！」老崔與誰，他的手一放，就把那紅綢手帕扯下來，丟在桌上不要。一面已脫下上衣，高捲兩隻西裝袖衣袖，好像就要打架。呂小恭一看這陣情，自己是睡覺的，深知這事了不得，說不得是陰錯陽差，發生甚麼事故。自己想逃，是逃不脫，不透，又覺得自己若受了甚麼委屈，實在不值。趁老崔未動手，自己先下手為強，欺負老實的，拍的一掌，就敬在金雙人的面上。大罵道：「你這小子，憑甚麼圍了一條紅綢巾，來湊熱鬧？你看我們為你，都算白上了當！」那金雙人原來精神衰弱，已達極點，這一掌打得他，眼前金星亂冒，頭頂藏的「那」險些叫出鴉來。呂小恭見他是一個膿包，禁不住一打，自己愈加得理不讓人，索性打得手滑，反過來，又是一個耳光。罵道：「你這混蛋，快說快說，今天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弄一封信，把我們都騙了來。」那金雙人頭一學。已給他打得迷了本性，這第二掌，却打得他一橫命。暗思自己寫的一封信，大概出了差錯，這兩個人，一定是打自己來了。想到其間，眼前一晃，第三掌又到，他的聰明來了！這回不挨老實的，一掃脖子躲開，抱頭往圈外就跑。一發眼就不見了。呂小恭把他騙去，也不窮追，拍手慶賀，嘿嘿冷笑道：「跑了就跑了！」

不是你小子一封信，那能害得我起了一個大早？壞的！真可惡！」罵完了，他回身再一看那老棍，也無甚隱痛，半然出口道：「這章朋友，你不必生氣，這裏面，大抵皆是這小子做鬼。我們不妨把彼此來物所為，相互說一說，自然涼快了！」那老棍見呂小恭這那會變人，打得非常痛楚，袖裡手旁攔，壓在一聲不響。暗忖反正今天我變人的機會來了！你們誰把誰打傷，先省了壞的棒。等到打倒一個，剩了一隻孤雁時，我連動手，將那一封信不還。他還有此打算，不料呂小恭驚得個魂，已經說出他今天來物動機。蓋原一封信一封信的，說了兩回，他聽得有些刺耳。自己本來也是帶着一封信來的，如今他既將，和自己不謀而合，怎不特別動心？聽他開錢信公，問自己原故，便帶下一口氣道：「你這人好沒道理，你的姓氏，我都不知道，你認識你這人，怎樣認得我？你有誠意，先把你此來所為，說出來給我聽。」呂小恭到這當兒，知道自己是上當受騙之一。無論如何，不能不說實話了。他一伸手，掏出那一信來，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姓呂，叫呂小恭，我是想這封信來的。你一看，就知道。」老棍見他舉出證據，那當然是誠意來交涉。也就不再說話，先接過信來一瞧，幾乎笑破肚皮。心下登時變了，說道：「好了！呂先生，我知道了！你是一個老實人，我相信你。我也是憑一封信來的。」說罷，將原信退回，一隻手和他相握，久久不捨，那意思，再說雖沒有了。呂小恭見呂小恭這那會變人，居然一語解開，他不露私親，而並且相見以誠，心上才平安了。笑道：「這位先生，你來的原故，也是一封信，那信何妨給我弄說一下，也詳知這其中的把戲。」

。一老崔見他來索信，把一個厚皮，也不禁羞紅半邊，笑道：「不必提了！你我薄年人，素不愛在甚麼念頭，那關乎人的名譽，不能再提了。」呂小恭見他雖不肯拿出信來，讓自己賞鑒，其言却頗爽快。卽把手內封信裝一並，笑道：「這也很好！受了一次教訓，下次再不犯！」老崔聽他說了，自己想着，還是爲有何來，老早的起來，弄了一肚皮悶氣。他打了呵欠，笑道：「呂先生，我看你是個朋友，打算不備冒險，彼此由同病相憐，親近一下。倘你不取棄，我們就到後邊，吃吃茶，再坐一坐。」呂小恭想着，自己出來一次，如此回去，未免冤枉。他也笑道：「我們這種交情，在生命更上，也所謂別開生面。今天既承相邀，倒要叨光了。」三言兩語，他們二人，卽刻訂交，冤家變爲朋友，一路又說又笑的，居然走了。這公理戰勝牌坊下，走了他們三個，才安靜一些。那小粉搗後的秦呂二位小姐，笑得却是乎斷了腸子。他們一場交涉，自始至終，自然都收入她二人眼裏，直看到呂小恭與老崔走去了，她們也被復了常態，說起話來。呂小芳道：「這兩個不知羞恥的東西！居然臭味相投，交了朋友了！今天沒有看見他們大打特打，弄一個落花流水，心裏太不痛快。」秦小姐見她以一封舊信，又轉出兩封怪信，才鬧出一幕笑話，意猶不足。然不着拍她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小姐，惹玩的可以了！我們該走啦！」呂小芳聽見這話，心平氣和，不受驚然一聲。

八 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

但是，蘇秦小姐說了這話，她登時又發慌起來。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樣早的，我們就是走，也沒有地方去呀！」呂小芳今天弄個過盤勝利，她已勞心可憐，再沒有甚麼不滿足。聽着她說，不免又作進一步想，祇是格格笑道：「若不然，我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一個操做到底，一個後高走一走，看看那兩個小子，在甚麼地方休息。」秦小姐見她始終如一，檢點圖出大端，仍要去作那探險的行動，無忙又勸道：「得了！小姐，你瞧半天的了！人家已然給你揭開一場糊塗了！你還要怎麼弄？難道說：一非鬧出人命來，你才快意？」呂小芳見她這話，倒好笑且不理她說，將手把她一拉，笑道：「秦小姐，這算甚麼？小意思！也談不到人命，我這願着他們，個三到四的玩。這是多們可笑！」秦小姐看她是極力相逼，自己想開了！反正鬧到天下去，自己也是處於旁觀，她是個主角，自己這個配角，也配不上，負不着責任。覺得看着她，拿那些使小子們，顯來何去而玩，作一個消遣，秦小姐想到此際，可就彷彿，和呂小芳表了同情，為之所化。笑道：「好罷！我們去看看不打緊，可千萬別再鬧出甚麼，我真害怕。」呂小芳既是去，她心裏已捺打了一不做，二不休的主意，聽見她說，祇是對着閉眼。笑道：「你別管了！我的見識，自覺比你還不相上下，去了再想，惹出禍來，也有我一兩承當，反正這兒頭的法律，雖尚不至男女平等的地位，總比男女方面，若是起了甚麼事故，也是男前退後，女的不管如何，先拚一半勝利，何況是這樣不名聲的事？女的稍一咬口，男就吃不了，那着走！」秦小姐聽得是聚心，暗佩她的思想徹底，詞

鮮犀利，笑道：「那張狂徐伯，男的是也很可憐，女的處處還不大方便宜，等真正男女平等，倘不知女的如何便宜！我那那位伍翠琳，人等她是球場上的善戰，你也不在她以下，大可稱爲：交際場上的玫瑰了。呂小芳和她本是並肩走着，聽她這話，也是極其犀利，不覺一隻手抱着她的肩頭。優優倚倚的，走了幾步。笑道：「好哇！你也打起趣來我了！那玫瑰在不是帶着刺的麼？你怎麼知道，我是帶着刺呢？這不太玄虛了。」說完，她發覺着秦小龍的肩，相陪笑個不已。秦小龍笑得她這一笑，非常奇怪，走出十多步遠，她才想過滋味，恍然大悟，拿手拍拍手打的，敲她頭一下，漲紅了臉道：「呂小姐，你這可不對，便這又錢到頭上去了！兼和玩點雜三字罷？」呂小芳無形中，找到一個便宜，應應的笑着就有聲聲，她兩個邊又說又笑的走着，不覺就到了後邊，那便是，御河沿一帶，在明燈分出來的茶座，呂小芳走到這邊，伸着脖子，東張西望，笑道：「這二位先生，也不知坐在哪裏去了？他們船想不到，我們又跑來找他們？」秦小姐焉知道她是來這裏，沒事趕來，要和他們見面，看她毫不畏縮，一味的取笑，便笑道：「呂小姐，我們坐着南邊走，好不好？這裏找一個我們能看見他們，他們丟不見我們的地方才好！」呂小芳如何能贊成她那多方周旋，當下大着胆子，說無畏語，說道：「你跟着我來罷，絕不會吃了虧，我沒有告訴你，女到頭處全可以占便宜麼？」秦小姐見呂小芳直衝過去，她略一遲疑，腳下就停了一停，落後了幾步，再遲遲一望那邊，疏疏落落，早起沒有多少茶座，在御河沿不遠，坐着兩個人，指指畫畫的，

正在說笑，似乎是那老崔和呂小芬。呂小芬這時，嚥了幾步，已然撲過去了。祇見她滿聲呼道：「小芬哥，你在這裏，幹甚麼？一個人犯機器，大清早起，來受清風呢！」呂小芬坐在那裏，他和那老崔言語於好，要他家變成了好朋友，正在纏綿肺腑，精神一快。忽聽耳邊叫聲，二人都抬頭一看，同時二人又都陡然一驚，這二人的吃驚，說起來又各不同，呂小芬的驚，是吃驚妹妹來的兀突，清晨也到公園，老崔的驚，却是這喊叫小芬哥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心自愛的愛人到了。可是她那封信，若是真的，她來的遲了，也或有之。為甚麼她招呼呂小芬，作為小芬哥，這倒是奇事。他兩個人，心裏各懷着一個大問題，那呂小芬不能不跑去招呼，他素來是怕妹妹的，便對那老崔笑道：「崔先生，對不起，容我一刻工夫，那是我的妹妹呂小芬，在那邊叫我呢！我過去和她說兩句話。」老崔這才知道那女的，果真是呂小芬的妹妹，想起昨天給她買東西，今天受的騙，不禁嘖了一聲道：「她就是你的妹妹，我才明白了！」呂小芬就顧趕去說話，並未留意這句，一直奔過呂小芬來。笑道：「妹妹，你怎麼樣？大清早起，就到公園來玩麼？」呂小芬見了他，就沒有好氣，囁道：「是呀！問你呢？你在這裏，放着好管不顧，跑到公園來幹麼？這時候，女人還不多，快跑，也不到時候。話未說完，那呂小芬慌快，已遠遠瞧見那秦小姐，遠遠的站着，眼睛也看着這邊，不由裏面一驚，道：「妹妹，那位不是秦小姐麼？我們昨天未得說話，今天可要一起玩玩了。」呂小芬見他並不怕自己，這是說那秦小姐。禁不住噁道：「你別不害羞了！人家才理你呢！你也不點點

鏡弄，看看你那德行！配不配理人字？」呂小燕見妹妹見面沒有好話，竟說的自己不好，他一眼看見那老羞，也搭腔請教的，湊上身來，笑不住頂上騰騰，說道：「妹妹，我們好生說話，不要太過我聽壞了！你永遠出來，也是和在家裏一樣，一句話一嚇人。呂小芳早也看見那老羞上來了，她一見了他，却把兩眼一翻，故意向他丟去一個眼風。笑道：「你還怪不錯呢，我有請你的話，你都照辦了沒有？我不是說，那小子昨天追到我家，送一對信籠了他茶，請他一個飯麼？現在他家來了，站在我眼前，你爲甚麼有胆子動手？拆信籠呀！」呂小芳說完了眼色，她故意一答肩頭，嗚嗚作聲大笑，那老羞再聽沒有字。呂小燕聽不明白這話，怕之大慌，反動思索，不得要價道：「妹妹，你這是甚麼話？我聽不明白，我從昨天晚上，就沒有見你，你說句甚麼，我一概不知，我並不知道說，問誰來呢？」呂小芳見他在說，要，她雖早在意中，却故意把眼一以，微微一笑，雖然未加可否，那意思壞極了。呂小燕問不出所以然，他正目着急，那老羞却忽明白了。他想！哦！是了！原來如此，怪不得今早他們兄妹見面，又怪不得今天碰見呂小燕，原來是他們兄妹，看自己可欺，故意要記自己個來苦樣！隨後呂小燕見自己身長力大，不敢動手，又靠自己和好。哼，這可未必能給兩眼反擊。靠自己看壞！自己還欠着他的一頓苦酒，焉能容他？昨天這怕人，今天鬧起來，有那對信作籠，大可照他們打釘官司揭發他。想罷，他氣不能出，那怒火也遏止不住，上去一捏呂小燕的衣襟，嗚嗚笑了兩聲道：「呂先生，你別裝糊塗了！這事你明白，我心裏詞好似一塊明

鏡。你和你妹妹，哪道一氣，罵我老崔來這裏上當，你小子見了我，又不動動手了！嚶，那就叫沒有種，不是男子漢！」老崔這一氣，又進一步了！比剛才接那金銀人的氣，大上何止兩三倍，他說到不是男子漢上，手也上去了，劈拍兩個耳光，都敲在呂小器臉上。打得呂小器，臉上冒火，怪叫起來道：「救命救命！你這崔先生，休要魯莽，且聽着我說，我妹妹壞透了！她借刀殺人，這是反圖計。」呂小器說出反圖計，他已有一半明白，這都是自己玩皮的妹妹幹的。不過那老崔是一個一勇之夫，那裏聽他解釋，三拳立腳下去，已把他收拾得落花流水。舞劍的人，換成一個圓圓的，外邊看不見，祇聽見那磨磨打人的聲音，一聲一聲送出來。那人海外的呂小芳，早趁此時，又和秦小姐溜到一邊，切齒咬牙道：「這一下，才把牠活過來了！我老看你們不打，心裏不痛快！這是我才痛快了。」秦小姐遠遠瞧着，却是已然看見她，不用三言二語，這得人家打起來了，不禁深怪她殘忍。笑了三聲道：「你真不念手足之情，好歹也是兄妹，誰讓人打了，和你讓人打了，難道不一樣？你真是幸災樂禍麼？」呂小芳見她不堪贊成，她心裏大不樂意，悻悻作色道：「你真非忘了，前夜他在電話飯店，和你們討厭的情形麼？這是給你們報仇呢，你應當感謝我，怎麼反說我不好？」秦小姐見她尙代自己詆毀前夜的事情，說是爲自己和伍雲琳報仇，她的態度不慚，怪罪自己不知趣。趕忙笑道：「哥小姐，不要生氣了。我是要多說話的。並不是不感謝你，不過看着令兄自作自受，怪可憐的！」呂小芳從鼻孔裏哼了一聲說道：「你倒慈悲呢！我是從不可憐這種人的。恨他們

也恨透了。」素小姐少不得又笑着恭維她兩句，嘻嘻的三人一邊說一邊笑，不覺呂小恭的吉凶，一團出圍去了，這裏的呂小恭和老崔，拳來脚去花一團，即去拳來踢一簇，沒有打到幾個回合，呂小恭早就祇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甘拜下風，倒在地，亂喊救命！公團遊人，上等社會中人最多，對於勸架一門，素無研究，沒人管他們的閒事。待到巡邏的警察，從老遠的跑來，呂小恭已給老崔打得鼻歪眼斜，不成模樣。那老崔宣告勝利，他揚臂一呼，舊業宣佈呂小恭的罪狀道：「諸位朋友，請評一評理，世界上有沒有再比這個人不要臉的！他與我素不相識，今天借他妹妹一封信，騙我到這裏，騙吃騙喝，還外加着，騙我挨打。我若不是一個身體強壯的人，早給他欺負了！這個人是學生中的敗類，想必專門倚仗妹妹，來騙人，做仙人跳的。大家認準了他，以後千萬不要上當！」那些圍聚上來觀看的人，見他們衣裝整潔，不是下流人，又聽老崔講的，聞所未聞，大家都當新聞來聽。有的罵他們給學生洩氣，不定是那「腰勒」，隨海生波，跑到這裏現眼！又有的人說：那呂小恭，是尊幹還養生的，仗着妹妹吃飯。大家其說不一，正在不可開交，幾名警察跑進人圍，看着他們辯護，忙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」老崔剛想說時，呂小恭在地上爬伏，已狂喊道：「警察救命，他把我打苦了！你們帶我們打官司去罷！」那警察中之一，認識呂小恭，他昨天曾在本公園，手提一隻皮箱，和一個野鷄圍鬥了，那野鷄說他是吊膀子，幸而是自己解圍，才免得吃掛誤。當時躬了聲道：「這個我認識，你倒是報館的好朋友，天天在本公園造新聞，昨天

你這野雞詐了一頭，還不改過，今天大清早起，又來惹甚麼事？不帶他說，快帶他走罷，公團裏若由他們一班人反，一天可熱鬧了！」呂小森看見這警察，冤家路窄，對面遇見，也百做聲不得！那老權却得了主意，他招呼那警察道：「你們認識他，那好極了！這小子頂不是東西，他利用妹妹，來騙人上當，我差話，給他們打了，他不是人！」那警察看了看他，橫眉立目，氣忿洶洶，也不是甚麼安分學生。就對那幾名警察，說道：「諸位哥們，不用問了，把這小子帶走，就還有甚麼話，讓他們區裏去說。」話言未已，呂小森抱着一顆頭，先在地上叫起來道：「你們的辦法，我再贊成沒有了！快快帶我們走，我們沒有話說，就是打官司！」那老權見他曉曉不休，自以為很有理，就嘆地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你混蛋，誰怕你上區，上區就上區，先告你一個欺騙人的罪名，教你吃不住。」那警察見他們這吵鬧，不由喝道：「別吵了！你們上區裏再說，先跟我們走。」說罷，一個上去，拉着老權的膀臂，先突出人圈去，一個從地上撈起呂小森，大家擠擠擁擁的，奔到公園警察辦事處來。那些圍觀的人，有的一笑走開，不看他們的臭事，有的却是惡意語，在後面越聚越多，浩浩蕩蕩的，送他們到辦事處，把那門窗圍住，擠得水洩不通。警察辦事處沒甚麼繁雜手續，問過兩人姓名，和大致的情形，派兩名警察，押送他們上區。所幸者，路上並未難為他們，也沒給他們拴法繩，祇散打散放的押送着，不過就是這樣，也就招搖過市，萬衆側目，看着他們，兩個西裝少年，給警察護送着，也够好看了。送到區署時，天將午時，這兩人判的不脫，每人穿

起出來，腰也沒有吃一點東西，飢腸轆轆的，已然肚皮帶出餓來。那縣署收受案件之下，又不能即刻審問，點過名字，即將他二人禁閉一室，由兩名警察，輪流在內看守，把他們耗了起來。他們這時，處在禁閉室，精神愈冷，真個罪人聞地獄。室內僅有兩條二人凳，老崔和呂小恭二人，對面坐了，警察也坐在一頭，這室內就別無所有，四壁空空。他兩個乍一進來，還負着氣，鼓着腮幫，誰也不理誰，祇氣呼呼的，準備上堂，公堂辯論，打那得理不讓人的官司，及至耗到一兩個鐘頭，並不來提他們審問，他兩個連餓帶躁，氣就下去一半，而且兩人不約而同，肚皮裏咕咕的，連連發出腸胃的呼聲，證明彼此，已經餓得要命。那老崔先忍不住，把膝蓋一拍，悠悠的嘆出一口氣。呂小恭的眼睛，就不由自主的翻了他，暗暗發笑，可是那臉上，也板不住了。老崔一想，這不能長此以往，打官司事小，挨餓事大，無論如何，不能不弄點東西吃。況且法律上，和違警罰法上，也沒有證明，打官司的人，未曾進堂，先挨半玉餓。便就咳嗽一聲，將肩肘一拐身旁的警察，不笑，也不得不掙出笑容來，問道：「借光，你們的午飯，吃了沒有？」那警察是一個上了年紀的，他的耳朵，大概有點聾，老崔那裏咳嗽，都沒有聽見。給他一拐身肘，才懶懶的抬起頭來，睜開眼時，迷迷糊糊的，問道：「等甚麼？」老崔見他沒有聽見，祇得耐下心勁的氣，又說了一遍。那警察才把嘴唇，噙着的飯丁一擰，彷彿非常高興，嘴裏餘餘着飯的氣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吃過了！今天吃的是大米飯，大鍋香油蒸白菜。」老崔並沒有問他吃甚麼，祇問他吃了沒有。這他答出大米飯，

香油熬白菜，立刻鼻孔裏癢癢的，就彷彿聞見那大米飯，和熬白菜的香味，嘴裏幾乎流出烏來。搗了一積眼皮，又唾了一唾嘴唇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吃飽了，是不飽了！我們……」剛說到我們二字，忽一想那樣說不妥，自己和他訂官司，就是敵對了，如何能代表他？馬上改口道：「……我這領着肚皮。請問：我能不能吃飯，那警察知道他是餓了！才問自己吃飯。禁不住也笑道：「可以，你們不拘是誰，餓了，祇要言語一聲，拿出錢來，我們可以替你們買菜。你們這官司，怕不是一堂罷了，區上開完了，若是不罷了結，我就送你到地方法院了。那地方法院審判這宗案件，自然比較這裏嚴厲。區裏照違警罰法，當事人多少不無便宜，若是到了法院，你們都是刑法的觸犯者了。」警察不願求詳，出說相告。呂小恭和老董二人，忽是大學生，不恰用功與否；普通公民常識，自然懂得，聽得此事關到區裏好辦，若到了法院，手續就複雜了。他到面前相觀，大有後悔起來的傾向。聽了，還是那老楊發言道：「這警察着，不管別的，先說這吃飯，你給我買它幾個燒餅，再來幾十兩元的醬豬肉，我先吃飽了，候極了。」說時，他已掏出一張二毛角鈔，交付警察手裏，連這着警察。那警察見他拿出錢來，便接到手裏，答應了身入翻着眼皮，看一看呂小恭道：「這位學生，你怎麼樣？買東西不買，要買，一趙帶來，再買就不管了。」呂小恭到了這地方，自由已失，沒法子了。若在他兩個都預備來會女朋友的，不管怎樣，腰裏洋錢，彼此皆有磨餘。無奈也掏二毛角鈔，說道：「那警察勞動罷！我也照樣來一份，給你這二毛錢。」他這一掏出錢來，

那警察就嘆了一聲，接過奉，在車上一頓，又對他們笑道：「午禮過的，這是何苦，在學校好生上學多好。」說完，他開門出去，另叫一個警察來看守門戶，他回去了。那老孫見他沒有志氣，拿出錢來買吃食，就不能呼了一聲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呂小恭心裏是有氣，可是自己吃過他的苦，聽他說開話，自己一聲不敢呼，還和他對對眼光的勇氣都沒有了。祇是時時不言，任他去說。那老孫見他不言語，自己惡冷笑了一聲，也不說了，那警察去不多時，托着兩包醬肉，七八個燒餅進來。說道：「嘿，你們兩兄弟真可以，這些餅還是剛出爐，熱得燙手。」說着把那兩包餅，替他們分爲兩份。又笑道：「這也好，平下又分開，公公道道，別爲這一點食品，又打起架來。」他這話十足含着諷刺意味，老孫那是受人言語的，到此處祇得低頭忍受，他沿路便病要緊。越要緊越餓一夾豬肉，一氣把四個燒餅全吃了。那呂小恭也是如此，把四個夾起豬肉的燒餅，也一一吃了。可憐兩個人一肚皮心火，口乾舌燥，吃了這幾個乾燒餅，暖的妙聽，吃下去硬硬打飽嗝，心中大不受用。那警察畢竟年老蒸餅，見他們的鬼樣，也許怕把他們噎死，打人命官司。趕緊自動出去，拿來兩杯白開水，笑道：「你們二位，湊合着喝一點，不要噎出毛病，問你們時，回答不消。」老孫和呂小恭，把這開水，喝下去，力覺胸中一爽，兩個人不約而同，嘆了口氣。那警察又笑道：「報告你們受審，你們有信上堂了。那王邊冬員，已然問下堂。大憲過不多久，就傳你們了。」老孫壯漢吃得半飽，大事已了，隨口說去，祇是不響，那呂小恭也這是不言語。再過去幾分鐘，

果然外邊傳來幾聲皮鞋聲。有人說道：「帶那兩個在公園打架的！」那警察就拉他們起來，又問押着他們出去，說道：「在這裏，在這裏。」那外邊站的，是一個巡官，看見他們出來，又問問他們的姓名，一起帶到正房去。老程和呂小恭一看，就見這正房當中，坐着一個肥胖白鬍的官員，他在上面，再問了兩人確實畢業姓名，然後又正顏厲色的，一字不苟道：「你們青年學生，全是平日就愛主人翁，就是這種荒唐！其教辦教育的人黃浩！你們的打架，糊塗胡塗，到底因為甚麼？從實說上來。」呂小恭見這署員，未從說話，先加以申斥，覺得甚是可惡，他尚未說話，那老程早氣了。說道：「你與我們因為甚麼，我們就因為女衣服，這姓呂的和我，素不相識，何以主控他妹妹，騙我錢花？而且他還要打我？這個要求你們審訊，並不是我們，來受你們的教訓！這個你要明白。」老程這回却把我們二字帶上了。他的意思，以為這好像是個整個問題，不得不一致對外。那呂小恭却不甚體貼，有些辜負了老程的盛意。馬上答辯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也是一封無頭信，騙到公園來的，和我妹妹，是不期而遇，怎麼是騙他？況且說這話，有甚麼證據？」語言未了，那老程認為他不知好歹，油氣更大了！已睜起眼睛，豎起眉毛，喝道：「姓呂的，你別不認鼻子了！這話是你妹妹，親口說的，你不能不承認。我昨天和她在洋貨店，買的月經帶等物，花了不少錢，今天給我一封信，約了我來，却想打我。你這不是騙局？」呂小恭到了公堂上，當着署員，不怕他再打架了！毫不放鬆口吻，馬上又答道：「你胡說，你硬說我妹妹，和你買東西，打你，有甚麼證據？」

說：「我給你打了一個飽，却有傷痕在此。署員，你看看我臉上，給那小子打得多們難看！」老樁見他巧言辯駁，他又氣壞了，轉而向上道：「署員別聽他一面之詞，這小子專作這營生，和他妹妹仙人跳離錢。我金銀損失，還算便宜，人若受了傷，才算倒黴咧。」他兩個此來彼往的駁辯，氣勢洶洶，旁若無人。那署員早喝道：「你們不要瞎說，我問完一個，一個再說。姓呂的呂小恭，你先說，這是怎麼一段事？」呂小恭到此，他得了發言的優先權，氣憤才為之一張。取出那封無頭信，向上走了半步，遞上去道：「署員請看，這就是起禍的根苗，若不然我們誰肯平白無故，老早約到公堂？這寫信的人，缺德缺大了。」說畢，又細細將自己接到這信，如時赴會，在公堂打架的情形，一一的說出來。又鞠了一躬道：「我這才是限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来，懇求署員做主，將這小子懲治，以為不法者戒。」署員聽了他說，再看那封信，已不寒捲口葫蘆，暗笑他們學生花樣之多。點了點頭，又問老樁道：「他說完了。該着你說，你有甚麼話說上來。」老樁聽他說到後半截，對自己不甚攻擊，心上氣才一舒。說道：「署員不要信他的，他是仗着妹妹騙錢的，我這一封信，是他妹妹寫的，署員請看。」說罷，他至此不得已，算是把信才拿出來。又接着陳述了今天情形，和呂小恭所說，大同小異，祇不過把自己打了一幕，輕描淡寫的，一表過去，並沒有大說特說，為自己張目罷了。那署員看罷這封信，更可笑了！這簡直醜態畢露，已把大學生面孔丟盡。他堂上不好笑，把臉轉到後邊，偷着笑了一笑。又回過臉來，莊言正色道：「依你們的意見，是在這

「打官司呢？還是就此了結？」那呂小恭秀才聽說這法院手續難辦，他倒滿知這刑律的道理，不肯再往下刻劃，既答道：「那要看他的意見如何？倘使他不允，我也不允，倘若可以完事，我就此罷休，也未爲不可。」那老崔聽了他的話，見他全無丈夫氣，竟以自己意見爲依據，不覺啞了一口道：「長了一張男人皮，怎生叫你來哉？你看我甚麼？我的官司不完，非和你打到底不可。你又將如何之何？」那署員看他兩相不言而諱，已經是互相軟化，不禁把那兩封信一疊，原封裝起來。說道：「按本署的意見，你們這回事，還是罷休的好。何以呢？因爲你們所起衝突的原因，不外追求女性。而這兩封信，是你們媒介罷了。不致以這兩封信內所說，完全出之於戲弄，斷非有謬者所爲，不過以之消遣而已！你們學生間，互相開玩笑的，本來很多，不祇這一種。所以也祇好把這一種無賴書信，看作玩笑好了。這若是打起官司來，甚麼又是證據？審來審去，也不過一場糊塗官司，大家掙起來，不得自由，誰也落不到無罪。這是本署的意見，希望你們解脫。」那署員說完了，植廉瞪直視着他們，很願意息事寧人，給他們終結這一場公案。呂小恭原來是無可無不可，給老崔一頂撞，他的勇氣息了，不敢再說。那老崔雖然強辯，聽了這話，却也不辯再辯。署員也看出他們的情形來了，又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的心思，一時不能決定，本署尚可予以考慮時間。你們下去，給你們十幾分鐘去考慮。過了時候，你們就送到法院了。」那署員說完，他起身離開辦公室，退還兩堂去了。這裏又有警察，帶着呂崔二人下來。堂回又和方才不同，方才是一人問堂回，堂回

却是分作兩筆。呂小恭獨身一人，回到那一間原來的屋裏，若愚却不知告警，只道甚麼
既任。呂小恭一看沒有若愚在旁，他向一眼，就登下來許多，不須考慮，即已驚動，對那
警察笑道：「這位警察若兄，我這區區小事，無須乎考慮，請你回去報告署員，既使能够放
我，我就不打官司了。」那警察見他想要出去，也笑了一笑道：「我去為你回報上去，再聽署
員的命令。」說着，送着呂小恭出門，他急急的走回去，不多時，又笑着跑回來，拿着一張輕
飄飄的簿紙，笑道：「呂先生，你在這張甘結上，寫一個手指印，再去對一家關係，就放你
走了。」呂小恭見這官司，忽又飄湖起來，自己倒可免了。說道：「不用時我上堂，就行了
麼？」那警察見他反而認真，以為他又變壞了。把臉立刻一放，說道：「這官司是你的，打
不打，隨你的便。你若以為不上堂，不能夠走，那就不必聽我的，等着署員問你再說。」
呂小恭聽了，自己實在不堪的種待遇，極想早早出去。連忙又笑道：「我開的錯了！豈有此
理！既然不必上堂，手續上更為簡便，我焉得不變成！好了，就這般辦。」那警察聽他放了
，才又笑了一笑，鬆開臉皮，說道：「你不要不識抬舉！這是署員的恩惠，連體着辦。不然
，何必費話，三言五語，送你們到法院，愛如何便如何，又干他甚麼鳥！」呂小恭自然又對
署員這種恩惠，表示謝意，心裏不由為思道：「看起來法律也有鬆弛之餘地！那就無怪乎你
睡實實與旺了！」想着，拿過那甘結一看，無非說明自己因和別人鬥毆，帶傷放棄一切訴訟
權利，不再究情，並願以後安分守己，一類的詞句。除了具結人外，那下面還有一行小字，

是甚麼條件。底下留着蓋印時空白，後面還寫着中華民國年月日。看了又不覺一皺眉，笑道：「請問這條件，怎樣打法？所保又是甚麼？」那警察看他一個大學生，不懂公事手續，兀自問三問四，又沉一沉臉道：「這是一種保障，恐怕出門逃走，所以要打條件！也不過保證你隨傳隨到，倘若節外生枝，條件人是問。你不願意麼？」呂小恭接了一紙頭，想自己實在不能打這條件，手續上如何，先自不說，那條件那裏去尋找？便笑道：「我個人的意思，以為我實無逃走之必要，這條件之說，似乎可以無需乎了！而況以法律言，我是一個原告，身受被告的傷害，何至備罪逃走？那被告還可以說，我這原告無打條件之必要，可否從寬通融，免此一擔？」那警察見他以條件當作一件大事，爭執着不肯就範，就冷笑着，拿回那甘結一疊。說道：「這是區裏的規定，不能由你這裏破壞，你不打條件，我們便不送你出去，你也就是不想出去，這一紙甘結，我呈送署員，作為勿庸再議好了。」呂小恭見這警察出之恫嚇，他心裏由憤而中，轉覺着氣惱。覺得這未免過於剝削人民的權利，似這等規定，使人不敢再進署，一進來再想出去，就要交保。自己也曾學習過法律常識，實在不解此舉，意義何在。說道：「好罷，你出去以此回票，就說我沒有條件，不能照甘結辦到，暫在區署小住，幾時你們看我無逃走之必要，不須條件，我再從容出去。」那警察果然氣呼呼的。拿着一紙甘結出去，到辦公室裏，問明署員，呂小恭並不交保，甘結收回作廢，署員吃了一驚，問明那警察，知道那呂小恭條件，替顧坐等無逃走之必要時，然後再出去。登時躊躇

了半天，覺得這關係一說，法律與未明文規定，不過北平警務上，警署收獲案件，倘不送進法院，不論甚麼芝麻大的案子，也要各商交保後才釋放。呂小恭不交保，固不肯說不下去，不過北平在括規未除，依然遵守着封起的規章時代，未免礙難照准。那署員思索一過，毅然吩咐道：「無論保費將他看押，待他有保以後，再商議就是了。」那警察答應了，返回看押室，對着呂小恭揶揄道：「你不是沒有鋪保麼？署員教你多坐兩天牢，有鋪保時再出去。你不用想別的了，現在祇有老老實實，過你監牢的生活。」呂小恭聽了這話，自己前番的抗議，已屬失敗，甚麼人權等等先不說，自己先的密窺風味，這是官前之急務。便又變了口風，換出自己學的幾年法律講義，和看報的範圍之學。正色道：「你們敢說甚麼坐兩天牢？這兩天牢，恐怕不是解開能坐罷？我看這報紙知道政府通令，凡軍警機關拘捕嫌疑人犯，須在二十四小時內，送交法院，以示重視人權。現在你們爲討保的不法手續，要將我拘押不放，你們的監獄中，還有政府沒有？」那警察聽他把政府名字號牌罵出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睜眼看不出這小子，却是一條硬漢，看起來爲鋪保小事，若將他得罪，殊不值得，這東西是個真貨份子。便使個警察道：「姓呂的，你說甚麼大胆！我去叫刑署員，讓他重重罰你。」呂小恭已偷偷出去了，笑道：「那麼歡迎之至，我也希望見他，問問他是否中華民國民員。刑署的員會，他眼裏有沒有？」那警察不敢往下再說，急急忙忙的，跑到辦公室，站在那裏寫字台前，拍地立正行禮道：「回署員的話，姓呂的小子，不聽話，他說了許多不三不四

的言語。」隨說，那署員的頭也扭起來，果然十分注意聽着。那警察便將呂小恭語言，一筆說上去。又參加自己的意見道：「署員不效取罪當人，這樣的人，無須多為費事，就請署員送他到法院，一切皆可沒有問題。」那署員聽了呂小恭這話，他却覺棘手了。說道：「這倒不好辦，何以呢？因為那姓董的，已經交保完案，放了他出去，是則此事已經結束。現在我們若把呂小恭的嫌疑問題，又兜將起來，似是不便。」那警察聽了，也覺是理，然又思量，得不着主意。後來還是那署員指示一回署長，署長又給公安尉道了一回電話，厚住這署員住宅，電話打過，時已次日早晨，局長始說令無保釋放。呂小恭已在監裏押了一死一天。那警察遂將他，請他無保出監，自由行動。他也已一晝未吃東西，準備要是不放，那效甘地之絕食，以示抵抗。聽說無保請出，不由飢火中燒，跳起來道：「不行不行，我不答應，你們想押就押，想放就放，姓呂的太不值錢了。」那警察給他一個冷不防，倒嚇了。那署員轉怒道：「好好，你就一輩子在這裏好了，餓半路出去，算你對不起我。」呂小恭「不敵」二不休，豁出去了，拍得胸膛震天價響道：「呂某人，就預備一輩子在這裏，不出去了。你們實行相逼，欺壓良善，簡直不是人！」那警察給他一句不是人，罵得氣又上來，呼呀着，回到辦公室。報告那署員道：「這件事署員已將兩去辦，我看姓呂的不識抬舉，他真我們不是人。」說着，不免將呂小恭狂悖神情，有枝筆，寫大宣傳一回。滿擬那署員勃然怒色，還有一番作為，不料那署員聽了，却怒容一散，雙鎖着眉梢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，我們運動好局

要，不須擔保。將他釋放，他反不答應了！」那警察見署員如此強硬，不知快刀斬亂麻，自己言談行末，不更再加強見。說道：「那就請署員商量辦了。」說完，才要退下，那署員却忽又把層層一掃，好容易看成一線，幸笑道：「你回來，你再去問他。」那警察聽了，是，垂手侍立，聽候下文。署員心裏想，無奈笑道：「你去問他，到底如何，才能出去，有沒有條件，可以商議？」警察聽了這話，臉面氣破肚皮，心想這真苦盡太晚，洩透氣了！放人家不走，居然問人家的條件。真無奈應着去問，走出辦公室，到呂小恭房裏，那裏有好氣，站在當場，氣呼呼的道：「老爺，你不出去，是不是要條件？有甚麼條件，才能回去？」呂小恭一聽。這簡直是屈服了！自己虎事宗旨，已經成功，條件隨口就來。口裏不慚道：「要我出去，每毫不難。祇有難我三個條件。」警察聽了，又氣又可笑，可是爲了這務，不得不問他一句：「那三個條件，說出來聽聽。」那呂小恭正言厲色，一絲不苟，侃侃而談道：「第一條件，須以大汽車全班讓與我。第二條件，須長調到我家。第三條件，你是你們署長登報道歉，表示溫婆擔保之不善。第三條件，我爲保障後來人權起見，要求你們以後，遇有情節嚴重的案件，不許胡言亂語！」那警察一聽這三個條件，氣得幾乎奉一詞對像，要頭轉向的，冷笑道：「好，你等着，我給你回上去，答應不答應，可不敢說一定。」說完，氣呼呼的，才走出幾步，呂小恭又聲道：「喂，你回來，先別走。」那警察聽他喊回來，以爲他算計未足，把脚一停，回頭冷笑道：「怎麼樣？呂先生還有第四第五條件？一下回上去麼？」

「呂小翠却不是又是條件，祇把那懷裏錢袋，拿出來」看道：「今天再不多時間，就遲了二十四小時，我受此非法拘押，送法院又不肯，再不解決，可別說我去告你們違反政府通令。」那警察聽他說得毫無介事，祇好含糊應允，笑着回到辦公室，照例行禮道：「委員先生，這姓呂的大可不必回個聲事，他提出三大條件，全不是我們所能答應的。」當下，即將呂小翠條件，轉遞上去，最後也得呂小翠房過時間，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的話說了。那警察聽罷，心裏轉一轉念頭，覺得此舉不外故意為難，非有好辦法，不足以解決，祇好暫時帶嘴那警察道：「你且下去，略候一刻，再回覆他。」那警察送了下去了。警察吸了兩支香煙，想了好半天，終於給他想出生意。他查出呂小翠供出來的住址，又把那電話簿子一查，找出他家的電話號碼。摘耳機叫來呂家，問道：「們老爺不在家？我是區上，請他接電話。」那呂宅聽差聽說區上，不敢怠慢。應道：「你等等不要挂，我去看一看。」稅畢，挂上耳機，去了一刻回來。笑道：「我們老爺說他與區上，素無來往，請你們說出所為，他才能來接。」那警察見那家裏還架這麼大的架子，本來一百分不悅，可是處之無法，也就笑道：「你去查查他，你們少爺與人架打架鬥毆，押在區上了！請他自己來，便回去管束，你們少爺，不是呂小翠麼？」那警察一聽，正是自家少爺，不勝嚇得遲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對呀！我們少爺是呂小翠，你們因為甚麼押起他？還不放他回家。」那員笑道：「請你們老爺來，作一個保證就放了。」猶差又去了，不一會跑回來，說道：「我們老爺，因為電話不響，怕他

「自己到那裏，當面再說罷。」吳長一聽這話自己來，豈不自羞，說了一聲好，就掛上耳櫛了。果然停不了不大功夫，那夥差拿一張名片遞來，說道：「呂小恭差長呂子謙先生，拜會本署。」署員聽了呂小恭的家長，竟是那名清官的過去政客呂子謙，又吃了一驚。這位說：「不可不接待，快請客廳坐。」說完，那夥差躬身一退，署員也就鬆衣卸履，迎到了客廳內，祇見那呂子謙，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瘦老頭，穿一身瘦窄的西裝，越顯得越低消瘦了。忙趕上一步，按照舊規規矩，立正鞠躬，笑道：「卑職事無實不知，呂小恭的家長，即是呂總長，今天卻是冒昧。」呂子謙也不知自己的兒子，那河條款，押在監裏不放，就產着她的官話，發言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！我們少爺，是小孩子，和誰打架，是打人打了，還是讓人家打了，並不重呢？」那署員對了一躬，呂子謙大模大樣的坐着，竟連屁股全沒有挪動。他問完了，署員忙答覆一回，進說呂小恭，和那老棍鬥毆經過，自然把呂小恭的罪惡，加蓋着幾分說。又笑道：「貴宅少爺這事，本署不上紙筆，加舉行於人，就在巡警罰法，講真了，二百九十三條傷害罪，也是無甚重懲。況因他是世交之後，辯起來大家面子上不好看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總以結束是案為上策。所以我們讓他們雙方和解，彼此退步完案，那老棍取銷保先去了，這位呂少爺却不聽本署之勸，多方作難，曾提出條件，非令我們以汽車者裝隊，送他回去。呂總長請想，這事兩無此例，本署亦實難照辦。故請少爺了結長來，自己的少爺，說一句話，總比我們說十句話，全中用，幾請貴宅把少爺領回，不必責

類，說他這句就是了！」呂子謀是何等棒人，他總要認真說，人格特地，簡直氣炸了肺，索索的，抖擻一團，幾顆汗毛的遊：「豈有，這豈有臉單！我的少爺，居然給我做出此等敗壞門風，不要臉的笑話！這不真是反了麼？呂長一，多承教心，我呂某人感恩不盡！現在請你待我回他出來，我必說他何異員的話，讓你們地方官送得去，這是認真的事！」署員見這番話，並不失敗；並且還驕傲成功，立翻喜歡的不得了！「兩位吩咐那家眷們，去提取呂小爺出來，一面又向呂子謀笑道：「呂總長不勝生氣，少爺一出世來，儲財庫上，令人解腳一下，自然好了；不要生很大的氣，和那學生也不值得！」呂子謀雖不希學生氣，然而已經野駭索索的，說不上話來了。警察進來呂小爺，呂小爺高高昂不到父親前此，一边走，一邊不覺不覺的，兀自罵道：「你們到底把少爺打過來，還不放呀！少爺今天不走了！」他罵着，還才一運進客廳門，那呂子謀已坐席上，托地跳起來，拍案大罵道：「你這不肖之子，一個未成人的孩子，也和人家打打鬧鬧，這起兩家來！不要說鬧話，這係署員是說你得罪了，你向他們一個賠，表示歉意。」呂小爺忽然進門，看見父親在座，就如青天上一個霹靂打下來，渾身都酥軟成一灘泥，那甚麼也沒有力了！說道：「爸爸，你怎麼待甚麼？唉！他們罵我苦了嘴囉！」說罷，像是一粒酸酸酸酸，就向席上滾來。他這一哭，弄得那署員始將不滾，就是那呂子謀也沒想到，又拍案罵道：「畜生，你豈有不才之舉，沙身官所，還有臉罵人！這是誰何說，這爸爸我的臉丟盡，爸爸誰給你做主，快將署員狗頭謝道，我帶你回家

，有處再算，不要熱鬧人家衙門官所。」呂小恭震於父親的淫威，不敢多所辯護，魏漢卿滾的朝上纏了躬身，就寢是給署員陪罪。拭淚喘道：「有刑罰的不說，我們機會有期，雖是難逃，自有公論，莫算是何處送了！既要受氣，還要挨罵，又要陪罪，祇得認身的不是！」那署員受了這一頓，也不管是解安心積慮，還是出於威迫，慌忙趨前相謝，笑道：「不敢當，彼此兩不是！世兄受得委加，皆有我一人担帶，等會同到他們，定然依法辦理。」署員這相謝，確是讓過他人，可是仍舊合含糊糊，未嘗據着理處，倒是那一句世兄，與明明白白，說了這小恭一個便宜，不說相的，自居為呂小恭的伯叔之列。呂小恭有苦無處訴，當着父親，不論說別的，吃了一個雞眼虧。祇是這逢生的，問道：「那裏我現在沒有福深，可以出去了麼？」那署員聽了，不敢怠慢，慌忙又點頭，又答應道：「那稱自然也可以了！請世兄自由行動？何況老丈在此！」說到這裏，那署員也起身告辭道：「犬子着意，不可救也，容我領個，更加苦累，今天對不起！」署員有呂小恭在旁，不便再為他加重，祇搖手勸阻道：「不可不可，萬萬不可，世兄現在業已明白，呂總長千萬莫深難爲了！約帶他回去，仍要處以多法，那麼當署方面，不難如此放他走了！統歸死充罷往，以觀試後，赦署可以為呂世兄作保，此後萬萬不難如此。」呂子謙聽那署員說情，這才點頭，又抬起手一搯，笑道：「貴署多有麻煩，呂某人謹此謝謝，多承照照。」那署員自又說不費，縱着他們父子出門。這回呂小恭和父親呂子謙出來，可比進來時候，氣淚大多了！那門前站崗的差役，以呂子

讓爲座上客看待，按照官長出入一例，拍地立正，喊着：「敬禮，敬禮！」左手扶槍，右手端起小臂，成水平線，復又放下。呂小恭左顧右盼，洋洋得意，和父親坐上汽車。那裏真虛聲他們上車坐下，汽車夫開行，他還在車下，鞠躬爲禮，口說：「慢待慢待！」呂小恭真真留着這話的餘韻，一路想着好笑！那呂子讓坐在車裏，一差不能，試自默然無語。汽車跑得快，不轉瞬，來到家門，呂子讓下去，呂小恭自然不能他往，也跟着父親下來，朝家門內走進。呂子讓一直走進內院上房，呂小恭却不敢跟進去，和父親岔了道，一直縮回自家房裏不出來。老媽看見少爺回來，責任所在，却不得不進來，張羅一餐道：「少爺，你回家啦！吃飯沒有？煮甚麼不？」呂小恭坐在床上，自己想這一天監署的拘押，心裏喪氣！見老媽來張羅，祇隨口應道：「我不吃飯了！臉水茶，你預備一下。」那老媽子應着，去打茶臉水，又泡來一盞香茶，給他預備好了。呂小恭忽然想起自己回家，妹妹呂小芳，還不知道在那裏？今天的事看看來毫無疑義，豈是自己妹妹一人所爲，這東西尤可惡了！忽罷，向那老媽子道：「小姐回來沒有？她是不是還在家？」老媽子見問，她揚着頭一笑，毫不思索，張口就答道：「小姐上學了！她昨晚就是住在學堂，禮拜不能回來嘛。」呂小恭聽說，自己思前想後，不由不寒心，兄妹之間，豈有如此開玩笑的道理，自己捉將官裏去，眼見得坐了牢，她却一個人，不知躲甚麼，偏偏上起學來！便呼道：「好！她到學上學，這時候忽然又動學！真不體是何道理。」老媽不知就裏，未曾開口，祇笑一笑快去了！呂小恭坐在房裏，盡臉面何？

這氣總不能出，也無處去出。過了半天，吃午飯了，呂宅的媳婦，照例一家子圍着一張桌子吃，不是隨便覓吃。老媽子來報告道：「少爺，吃飯了！」呂小燕正在心內有事，恨不得從此不再見父母的面。聽了吃飯，說不得避免着不和他們同桌，說道：「我不吃了！你去告訴，不必管我，先給他們開。」那老媽子也稍微測到他的心理，却嘯了一聲道：「少爺別不吃，不吃飯了，可沒有人管！」呂小燕坐定了，又自己一想，這話也是。沒奈何，蓮藕着道：「你不必管了！我餓了，到廚房熬一點，就可以了。」那老媽子心不得好意，她咕哝了嘴，唧唧噥噥的，走出去道：「廚房將就熬好，人家廚子也得答應呀！反正熬不出來，想吃飯沒有了，別埋怨我就得了！」呂小燕聽了這話，心裏又是好笑，自己家裏，難道隨便一點吃食，都要不出來？等到沉靜一刻，心火下降，肚裏覺得餓。呂小燕溜溜進門，私自來到廚房，看見廚子正在吃食。祇見那廚子坐在廚房，一個人咬着一桿旱烟袋，怔怔的，閉着眼睛打盹。旁邊一座磚砌大火灶，裏面了一句話，是甚麼「清鍋冷灶」，壁不烟消火滅，他却封蓋嚴實，不見一絲火星。桌上煙筒，零亂放散幾堆，一雙花白皮毛的小貓，在那裏伸長舌頭，舔那煙碗上的餘腥，叮叮響出幾聲的聲響，好似給那吃飽食團的廚子，滾滾着催眠交響樂。呂小燕冒冒失失的，一進來，那雙花白皮毛小貓，大概是給廚子打得怕了，看見人來，兩溜就竄下桌來，撲到逃命。不料一雙爪子不利落，叮叮噠噠一片聲響，把那煙碗拍下一塊來，弄了個粉粉碎。那廚子震地跳開了，眼裏還瞪得睜，摸着一條煙棍，劈頭蓋臉的，打下來，

舅某指罵道：「畜生，你這東西，吃飯時，喚你，你它媽的不吃，這時候你又餓了！鴨菜酒吃，鴨菜！」「呂小泰正看那小貓，百腿如飛，閃出一個精靈，心裏可矣，冷不防這廚子，刷地一碟條下來，沒有着識，不偏不正，歪打在自己頭上。裏的三層耳鳴，頭上立刻熱起來，摸了一摸，摸起一條條骨頭細的皮肉，散骨疼痛，又聽他媽裏不就不響，罵的是，可是正中自己的心頭上，又不禁一紅臉。跳起來道：「老摩，你怎麼碰！怎麼反悔。少爺來找吃食，你爲甚麼不再發聲。先打我一藤條？」這一頓，把那廚子老摩，才嚇得閉着眼睛，一着是少爺。不覺大吃一驚，惶恐無地：「這是怎麼說！我猜着，聽見貓聲，就嚇了，給牠一下，誰知道是少爺這滋味呢？這是廚房，你一狗不會來這地方！」呂小泰到這時候，別的都必疑，先查查狂皮辣要麼。怒着頭，苦着一臉，成這股了兩口涼氣。說道：「這個咱們先不說，我且問你，飯是吃過了，少爺這會做的難過，可有甚麼治熱的東西？余來與少爺充充糧！」那老摩聽他媽是找吃食，想起自己另竊的話，也不禁笑了。發了一枝頭，搖了搖頭道：「這樹可不大好辦的！少爺，你知道，若這日子，是多何像苦！不用說一頓飯，吃多少米，多少麵，都有限制，就是一斤米煮幾碗飯，一斤麵煮幾個饅頭，他們都必要有數。今天少爺小姐不吃，剩下的，他們都記上賬，留作餵飯用，我是不能少爺少爺的。此外醬油香油，一兩全有份，一兩飯多少油，多少醬，多少鹽，還有託他，餓了催我們是問！少爺請聽，我們生了一個球來，有那們大胖子，給少爺你吃麼？」呂小泰知道自己父母造下

從嚴。對待僕人，全是極盡刻薄！却想不到這廚房方面，也給他們算計到這程度，低了一盤菜：「這麼麼辦？我吃飯時候，一點不餓，這會飯餚的不好受了！你怎麼想法子弄一點東西來吃可好？」那老陳也抬眉微目，想了想，還未想世所以，忽然一眼看見那地上，給貓弄碎的糠粥，碎磁片及一片，西一片的，亂擱一地。禁不住大聲慘呼道：「天哪！這是怎麼了！這是怎麼了！磁子碗，全摔碎了！又是一場饑荒！哎呀！」那老陳喊着，他的臉色，變成慘白，兩唇剝去麻條，顫作一團。呂小恭看一看，心裏非常不忍，把飯似乎忘了，笑道：「老陳，不必害怕，這是貓惹的禍。不與你相干。我聽着是它弄的，不要你賠，老陳跪着兩隻眼睛，看着那碎磁片，淚如雨下，號啕痛哭道：「貓啊！你害苦我啦！這一堆傢伙，起碼要十幾塊錢，我那裏賠得起？我一月給四元工錢，够我賠幾個月的呀！」呂小恭勸他哭得慘痛無比，自己壓着，也非常放心。又忙着苦勸一陣，說道：「這東西不用你賠的！你不要害怕！你少爺在，你吃不了虧。」老陳哭得鼻涕眼淚，挂滿一臉，拿手抹得歪似勾成一個二花眉，苦臉可掬。哀哀的道：「少爺說得好聽！你真能教我吃不了虧，除非你借給我錢，不言不語，拿銀買了磁土！否則老爺太木一知道，飯鍋碎了，還要我賠東西，我再到別處上工，得幾個月，也掙不出來十幾塊錢呀！」呂小恭見他哭哭訴訴的，實在可憐，自己也是偶爾過心發現，仗義疏財，不在乎幾元錢。腰裏又有前現成會女朋友預備下的錢，摸出來十元一張的鈔票，塞到他的手裏。說道：「你不要傷感了！少爺送了大爺，不能再使小錢，須要算數。這是十

完錢，少爺我給你的，除外再用多少，你買了傢俱來，不夠由我再添，我買這賭債實話。」那老原眼裏發笑的，看着這張十元鈔票，又鬆鬆面皮，就堆下一臉笑容。於是這張抹花了的臉，又變成啼笑皆非，一種哭不得笑不得的表情。說道：「少爺，這錢是給我的麼？我可是還不起的呀。呂小燕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弄一個整人情，買一個漂亮。教說道：「你拿了去罷，這是我給你的，不認你這了！但有一節，你現在知道不？少爺的飯，還沒有吃，你怎麼弄點吃食才好。」那老原一見那鈔票，真比見了好寶貝，還要加倍的高興，把乍見呂小燕一副面孔，也沒有了。笑道：「可以可以，這裏沒有佐料，我出去買，也要孝敬少爺一頓，少爺回去時候，我煮不了一個鐘頭，就給少爺開飯。」說罷，他挽挽袖子，繫緊圍裙，就去找火撲撲爐口。呂小燕見了，自是特別歡喜，以為這飯是廚子一喜歡，特意孝敬的，必更加意討好。因說：「老原，不用弄特別的，一碗蛋炒飯，一碗酸辣湯，就把我打發了。」老原聽開火爐，又去打水煮米，甚麼全都辦好了。笑道：「少爺看我的，不用管了。」呂小燕一個又走向屋裏來，坐定一想，忽然想這滋味來。自己一餐難得，十元大洋，却已不翼而飛，這未幾得不損失，若在外面，十幾塊錢一桌席，請六七位朋友也行了。想着又非常後悔，繼而又摸着頭頂，覺得火辣辣，還在生痛，又不禁想起那一幕幕，按得實在冤枉。老原總是打了人，還落個精神傢伙。主人賠，這也可謂不幸運了。因此自己漸漸後悔起來，直到老原送來熱騰騰的飯菜，說道：「少爺，你聽我這菜做的怎樣？兩菜一湯，够吃了罷。」呂小燕

才把腳腕恢復常態，一看桌上擺了一碟炒蝦仁，一碟瀝青菜，一碗雪蛋湯，都是自己愛吃的東西，廚子按合自己心眼的。暗歎有錢能使鬼推磨，這果然是消受了。便笑道：「不嫌我這三彌菜，沒一個不是好吃的，全是我的美食。」那廚子老臉一笑，就走出去了。呂小恭吃完這頓飯，痛快淋漓，非常適口，廚子撤出傢俱，他一個人坐着。由吃飽上看來，就應當去做食字以下單字了。所以他悶悶的，又感覺到無聊起來。在屋中關不住一顆荒乎其唐的心，勢必起身外出尋找那食字以外的安慰。挨了許久，最後又慢慢走出來，到大門內，想樂樂去走走。却見廚房裏差，手裏捧着一封信，正在看信封上的字。呂小恭一見又是信，牠心內有病，當下就走上前，問道：「聽差，你拿的是甚麼？誰來的？誰給誰的信？」那聽差捧着那封信，看不出所以來，見呂小恭來了。也笑道：「少爺，你看這裏面，也不知是甚麼東西，我看若是一對平常的信，可是封上又寫着是禮品，這是甚麼意思？小姐又不在家，她自己也不能看。」呂小恭聽說是小姐的，觸動心懷，就不由得要看。劈手奪來一瞧，這封信平平，可不是。封信，那信封是緋紅布紋紙，上面鑲銅鏡字，寫的：「內特別賞頭禮品一件，送呈呂小姐台啓。」除此以外，並沒有住處等項，也沒有發信人的姓名。呂小恭一看就笑了，說道：「這是一封普通女人開帳的信罷！她兩女人的花樣是多的，拿一紙紙，就能當作禮品，我們男人是看不上眼的。」說完，把那信交回聽差，他的心，並未給這信收住，仍想出去散遊耍樂。眼才一運動，聽差却忽笑道：「少爺，你不能出去，老爺有話，出去不得。」

呂小恭一聽這話，大大的吃了一驚！掉回頭來，立住腳步，怔可的，說道：「你說誰呢？是說我前麼？」那趙差堆一臉笑容，跟過幾步來，擋在呂小恭前面。說道：「少爺，你不是要出去麼？那是不行的！老爺囑咐我們，說少爺不能出去。他派我們攔阻，不讓放少爺出去。」呂小恭見那趙差嘻嘻笑，不敢自己出去，這說是老爺的命，自己覺得奇怪。雙手又在腰間，捏了一紙頭，說道：「這這那裏說起？我出去的自由，老爺也干涉起來！我偏不聽他的，看他能把我想那條路，他差任他去做罷，祇是擋在他面前，並不攔阻。笑罷：「少爺出去，祇可以去看老爺。老爺也會說過，假如少爺出去，我們攔不住的，就由我們放少爺，對老爺那邊去，由老爺斟酌可也。少爺你就去見老爺，千萬別為難我們每月掙幾元錢工資的底下伙。」呂小恭聽趙差謙謙懷懷，二副情詞懇切的模樣，也煞是可憐，實在不忍鬧出去。相若帶自己到老爺處，取得許可，實在又非情願。沒奈何，「和為貴，忍為高」的一句話，就是自己的取法了。笑着放下那腰間又的兩隻手來，說道：「好罷！老爺又犯脾氣了，我帶他和他去罷，你是受氣的，這幾元錢，掙的不容易。少爺不能跟你作對，你家也有妻兒老小，在那邊差弄了這話，完全是維持自己飯碗的正經話，說不得成恩無既，請了一個安，恨不磨磨地以讓道，少爺沒有本應明的，就請你回去罷！」呂小恭倒弄得不好意思。當年把那呂小房的一封信，從他手裏又抽出來。笑道：「這封信給我，我去保存，小姐回來，由我款款就還了。」那趙差但求呂小恭不出去，免致自己受老爺呵責，於願已足，所以把這封信，

反看得輕了。笑道：「少爺拿去罷，小姐回來，你交她便了。」那呂小童得了這一封信，雖
的必裏想着，雖然不出去，這又是自己的一個消遣了。女人寫信，一向是祇大的事，卻要寫
筆，那筆這封信，必有可觀。閒來無事，觀賞一下女兒心曲，也是很好的消遣。忙著回到自
己房裏，一屁股坐下來，把那封信再看，又羨在鼻頭聞一聞，倒惹聞不出甚麼香味。等到
茶壺它一看，却是出采意料，那裏面裝着兩張紙，一張紙是信文，不是女人口氣，實乃是一
個男人的手筆。這信的文辭是：

親愛的呂小姐：

昨天你把我騙苦了！我寫的那封信，固然未嘗不意味！真是你不該拿我戲弄，是痛癢
癢，同時弄出三個闊大紅綢的男人的來！而致引起我們三人，彼此間的誤會，使我換
了耳光，受了侮辱！

小姐！我的心碎了！你將這花酒心，怎樣對得起我？可憐我的理想！——見你一面再
自殺！——竟而不可一得！我心上的創傷，發越的深刻了！我回去繼續我的失眠，提案
欲寫，又寫不下去，終於挨到今早，執起筆來，勉強強強的寫了！小姐！我那裏有
和你見面的資格？我不必和你見面，還自履行我自教的預言罷！

我送給你的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，就是附在信內，一張無字的白紙，那就是我自教，
犧牲自教的證據啊！小姐！已矣！望你保存那禮品，記着為你犧牲的無辜性命！賦

八 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

然，我不希望你的懊惱，而適出那兩滴同情之淚。

履行自發預言者金楚天投淚再拜

呂小恭頭完這封信，不禁笑也笑不出！這位非別，原來就是那位諷刺大紅綢巾，給自己一耳光，飄然過去的人。這道光盤，呂小恭實是一個被動。這位金楚天先生，不過冒昧投函，定下那樣稿，約下在公園相見。而呂小恭借這機緣，便和自己與老桂廝起玩笑來了。想得恍然大悟，再看那封信內文字，哀感頑豔，不啻於一封絕命書，而所謂禮物，備不知是何物事。爲何說是一張白紙？忙再把那第二張紙拿起一瞧，那果是一張白紙，但是不幸！上面正中間，有一塊黃黃顏色的水污，好像擠上鼻涕。這個說不得，就是金楚天自發的遺囑寶據了。呂小恭看了，真摸不透其妙，愈增了若干疑難！把白紙翻覆看了幾遍，看不出所以然來，末後忽一頓，這個莫非學那特別通信的辦法，用藥水在白紙上寫字，不留痕跡，等一着水，或是一用火，這便露出痕跡來了。於是好像尋得一條線索般，喜孜孜的，拿起一匣火柴，擦燃着一根，在那白紙上晃一晃，烤了半天，結果那紙快焦了，除去發出點焦味，觸鼻發悶，一些甚麼也未得。呂小恭再取一杯白水來，一點一點，灑在紙上，那紙由焦而濕，結果一個字也未露出來。呂小恭失聲，也不勝懊惱，紙得把那紙，丟在桌上，不管它了！搗了這半天，麻煩極了，鬧得桌上也乏了，敲了一敲，終是心不甘，挂着這件事，不好解決，又拿起那封信來，三復其辭，又發覺他忽然由那信文，找幾句：「一張無字的白紙，就是我犧牲自發的證據！望你保存那寶據。」

「配着爲你犧牲的無辜性命。」想得忽然明白了！把那白紙濕淋淋的，再拿起來一看，果然上面正中那塊水污，還不下去，這一著水，顏色似乎更鮮豔了！再湊近鼻頭一聞，呂小恭不禁氣得一跳道：「妹妹的！這是怎麼說的？拿它媽的這東西，罵起我來了！上當上當！」罵着，由心裏一陣惡心，湧上一胸頭的塊塊，又想起那個金雙人製造這一張白紙時種種表情動作，自己也是一位劇中人，這種自製當然體會過來。不覺眼前一陣金星亂冒，嘔的一聲，噴經不由己的一張，那胸頭的塊塊，一擁而出，都吐在地上了。原來却是自己方才所生受的，一碟炒蝦仁，一碟炒黃菜，一碗雲筍湯，和那一碗半米飯，在肚裏尙未消化，就原物還席，吐出來了。呂小恭說不出的詞樣，吐得乾淨，兩手捧着胸口，退在一口一口乾嘔。老媽子由窗外走過，聽見他的聲音，實在不妙，急忙走進來，問道：「少爺幹麼？怎麼了？」那老媽問着又一看他這種形狀，吐得一地都是未消化的菜飯，還捧肚乾嘔，大吃一驚道：「少爺這是怎麼了，吐這一地，我來給少爺捶捶背，壓壓這口氣！」說罷，她上前來，攬着兩個拳頭，在呂小恭身後，騰騰一連捶了幾下。那呂小恭疼得中氣不接，喘了一大陣，有道老媽揉着背，那耳氣喘過來，想着自己也在好笑，又不便告訴老媽子，試呼着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！我吃了那廚子燒的幾樣菜，心裏不太舒服，不知怎麼，一下子，就吐了！大概是餓過了勁，吃得再忙一點，壓住了風。你給我捶背，謝謝你！」呂小恭說的是支吾之辭，那老媽子却信以爲實，她們一被底下人，平常和那廚子老陳，大不和適，時常爲着剩菜剩飯，互鬧意見，爭

曉不休，這可是一個官報私仇的機會到了。急忙接口道：「甚麼？少爺別給他遮掩過失了，這不是那宗事。決不會壓住風，這又不是多天，怕甚麼風！明明是那老陳手脚不乾淨，燒的藥太髒了，才惹得少爺回心。這不能饒他！我來看看，叫他來，問問他。」呂小蒜心裏明白，怎麼反去發怒那無辜的廚子，蹙蹙說去找，忙攔阻道：「你快不要去，不是他的毛病，是我壞了！」他話說過了，那老媽子氣滿頭的，已然跑出去了。呂小蒜想追她回來，站起來一推，又有種種不便，只好待她們來了再說。果然不一會，那老媽子拉着老陳的耳朵，急急忙忙的走來。老媽子往地上一指，向他罵道：「你這東西，燒的是甚麼菜！把少爺胃口壞了！你看着吐的這一堆，這若是給太太知道，你的飯碗，就要打碎了！」那廚子老陳，糊裏糊塗的，聽着媽子指着耳朵揪來，看見地上的東西，他也大吃一驚！怔了道：「少爺這頓飯，吃得不對胃口了！這是我的不是，難道這幾樣菜配壞了？不然，少爺說是怎麼回事？你不是說，是我的菜食麼？」呂小蒜聽這老陳言語，失了倫次，知他年紀大了，受不得驚恐，非常看着不忍，看着可憐！忙笑道：「老陳，你說得全不對，別害怕，是我吃怕怕一些，壓住風了！這不你的事，別來胡報怨，我是不冤枉人的。那老陳見這事多半又是那老媽子煽惑，少爺倒不冤枉，他的害怕消失了，但是那氣又湧上來。想着自己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才哭了一場，又遭受這冤枉，異常氣憤。先對那呂小蒜道：「少爺不要管了！你這頓飯沒吃痛快，那不要緊，還有少爺你這份明白，不受小人的謊言，我這可願意捨腰包，一台另外孝敬你兩個菜。」

「吃，但它對你的胃口。這老鴛子，讓我跟他算賬，我們兩個太，今天沒完！」說罷，他才向老鴛子哼了一聲，尙沒有說甚麼，那老鴛子却撻足先登，竟開罵人的口氣。兩手叉腰，臉帶一雙笑，道：「你這小子，沒安好心眼，吃誰恨誰，不相主人一心，還不如一雙看家狗呢，後的那幾樣菜，少爺都吐出來了。這雞不足與，想着二次弄菜，要再害少爺，你非把少爺一條命結果才甘心麼？我問你這奴才，良心何在？」那老鴛，這半天的怨氣，早已決定，都要出在她身上，見她騰騰不休，氣理取鬧，自己氣大了，反笑了一笑，故意歪着頭，說道：「你開着什麼用？少爺都不怪我，怎說怎好，你却來接甚麼罵！豈有此理！狗拿耗子，多管你雞的閒事！」那老鴛子不給他罵，還想法尋事，何況他這一罵，立刻暴跳起來，又捉住他的一個耳朵，向外低空扯，大喊道：「你不必拿少爺來頂撞我，少爺是一個老實人，他不肯說甚麼，不能算數，我和你找太太講理，非把你這飯碗砸了，你方知老娘厲害，讓你破口罵人，那老鴛這營兒，可不聽她的扯扯了！他呀呀的一聲冷笑，左手一抬，硬將那老鴛子硬抓着耳朵的左手，右手再一起，拍地當胸就敲了老鴛子一掌。罵道：「你這攪弄是非的奴才，我不是罵人，那麼聽你搗來搗去。今天就是今天，我這廚子不幹了，也要讓你這渣們！話言未了，那腿一抬，又在那老鴛子屁股蛋上，踢起一個飛脚。那老鴛子身上吃了虧，越發不依不饒，哭着鬧着踢着，張手亂抓，口中罵道：「你這廚子，我今天不活了！非要你打死我，我活着了！罵聲未已，居然一抬手，你發了廚子一個大耳光。他兩個拳來脚去，脚去拳

本來在這少爺房中，開了交手仗。呂小泰站在一旁，又不便給他們拉勸，祇叫道：「你個兩人連反了！再要這樣，我告訴老爺，拿一張名片，送你們到區裏吃官司，你們就老實了！」話未說完，眼見那老媽子罵嘔呀呀。聲聲發憤，所謂祇有招架之了，並無還手之力。那廚子若陳顯一個空，腹裏肚皮，就是一陣，這一陣不要緊，踏出扇爺來了！但聽的一聲，亞似鐵柵在大皮滾主，那老媽子咳嗽一聲慘叫，撲地就坐在地上，面色慘白，呻吟不已道：「你老陳哪！你小子有種的別走，跟我去打官司，我這肚子，給你悶得不穩，鬧出毛病來了！你這小娘角子，造孽呀！」那老陳突出一腳出去，着處敲鼓聲響，甚是奇怪，聽她罵罵不對，方在一驚，山正好那門房聽差，急匆匆的，從外跑來了。他看見這種慘狀，先自一驚，連問怎麼了。那老媽子坐在地上，不再起來，把鼻涕，一把眼淚的哭訴道：「小高，你來給我報仇！」這老陳瘋透了！他別處不顧，單單罵我小肚子，我這時肚皮痛似刀割，一陣不合適，大概是那底不潔毒要落，我那麼着了！」這老媽子一句瓜不黏毒要落，說得滿房鬧三人，一齊愕然。那差小高却是懂事的，他遇過幾樣來，立時變色道：「這可不是鬧着玩，你身上真是那樣麼？」那老媽子坐在地上，索性罵呀滾呀，大哭特哭，好似一個淚人。說道：「你們雖要不信，誰就來摸摸，這底下濕了一大片，腥氣哄哄，還有東西往外流呀。」那小高見這樣說法，不是假的了。他急了個昏天黑地，面色大變。說道：「這怎麼辦呢？人命關天，不是需要！」他這一喊，那呂小泰尚不謂然，以為是老陳落傷了她，傷筋動骨，過日也就好了。特意安慰道：「你們不

要再打架了！打架沒有好處；看看是打傷了不是！你們別往下吵了！快快擡出地來，找去個清靜地方安息，再送她去看看，傷勢要不要緊。空呀半天，於事無補，惹動了老爺，你們全扭着本起！」那老爺聽他言語不明，自己莫知所以，見呂布莽撞解他們，就也隨機應變，幫着說道：「這話隔了十脚，也不嫌大驚小怪，總打我一個耳光，另我半死，我實在忍無可忍了！這才還的拿來。小輩你和我先提她出去，再為她覓醫治理。我打的她，不能一人負責，她舉舉担負一半，她若不打我，不罵我，何致於如此，不必在此熱鬧少爺的屋子。」話言未罷，那老爺嬌坐在地上，嘆地一口，哼他一臉吐沫星子，淚流滿面，哭着道：「老爺老陳，你說生別說交，給你的後輩留餘地呢！你拍拍良心想，我的至月多的身子，給你一脚踢下來了，我能夠養他甘休麼？你等着罷！我們打一場官司，才能够定罪！」老爺子說罷，又復鼻涕眼淚，竟咬大牙，心肝乖肉的，大哭號啕起來。這老小高還不好意思說！這時候忽見她自己不怕笑話，業已直接宣佈，就不代她隱瞞，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必要忽然一碰，掉下兩滴眼淚來。乾笑道：「老陳老陳，這回事你做了大錯！你自己不曉得，老媽五個月的身孕，給你小子一腳踢下，坐在這裏不能動，你小子還想甚麼到醫院，不信我來掀起她的衣服來，給你看看。」他說道這話，雖未動手去掀，那廚子老陳和呂小泰二人，就已大驚失色，兩人呆怔怔的，不知所以。稍待半箭，還是那廚子老陳明白過來，想了一想，臉上表情極其微妙，的說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又不對了！試問這老媽誰能知道，她是一個寡婦，沒有丈夫，並且她來至裏一

年多，一箇門也沒有出過，成天在宅裏跑上跑下，又那裏來的身孕？這個那裏來的，誰能信？」呂小恭聽見這一說，老陳纔是能的，他問的真有道理，看起來，這身孕來得可疑，不勝，正自不可告人了。便笑道：「老陳說的，據我想很對，你們不要以身孕嚇人，快快出去，別弄髒我這屋子，我屋子是少爺住的，不能作為產房啊！」那小高聽他們說的刻苦，自己先替老媽子難爲情起來，站着束手無策，滴着眼淚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不必說了！」說着，那老媽子在屋子裏，反正那孩子一條命沒了，哭呀鬧呀，全是枉然，不必說了！」說着，那老媽子在屋子裏，忽然將小高的一條垂下去的臂膀，狠狠的摔捨幾下，又放在口中，惡惡的咬了幾口，大笑道：「你這小子，竟敢說我，那不是你這小東西子害的！不然何致我一個寡婦失業的，給個饑餓路呢？」你小子完了不管，害我一身累贅，你就是賠償我的損失來！」那小高給這老媽子又捧拍又嘴咬，發着亂亂的，怪叫救命道：「你別動手動嘴，有話好說，你這要養下來了，若養不成的，不見也就過去了麼？何必來怨我？」他們兩人一起內鬨，這髮的玄機，已全露敗露。那廚子先看着呂小恭一笑，他彷彿隔下人家的胎去，不但無礙，似乎還有功可表一般。呂小恭也定神，今日之事，惹流愈趨，愈出愈着，內容之妙，有非意想能得者。不由心驚膽跳起來，以觀事態之演進，極增見聞。却見老媽小高互相報怨，尚未決定所以然，那屋外一陣沉重腳步聲響過來，呂老翁予儀拉開門，冒然走進問道：「怎麼了？甚麼事你們爭吵不休？莫非小恭搗甚麼鬼障？我還沒有責罰你，小恭跟我走，到裏邊說話。」呂小恭見吵吵去，

把父親吵來了！驚得三魂皆冒，趕忙躬身笑道：「父親大人明鑒，小妾不敢攪亂，是底下人打架鬥毆，把這老媽子兩個多月的身孕逼下來了。現在她坐着不能動轉，大家正想辦法呢！」

呂小燕正顏厲色的走來，意思是借機教訓呂小燕，不料看見那老媽坐在地上，吃了一驚，又聽呂小燕一遍連說：「就皺眉怒道：『甚麼話？亂七八糟的！別胡說了！誰信你的話，去扶給我滾進去！』」

呂小燕見真憑實據，還在面前，父親竟會不相信起來，他大出意外。急得要發誓道：「父親大人明鑒，這決不是我說謊，倘是我說謊，特願認罪，事實如何，請你近前來問，近前來看，若有一絲差池，我願意發天大的誓。」

那呂小燕聽見呂小燕發誓，他這氣就不由大起來，瞪着眼睛，抬手拍的一個耳光，就打在呂小燕的臉上，大聲喝道：「我把你這沒教養的孩子，你懂得說話不懂？和你父母說話，也這發甚麼？你眼睛裏有會長沒有？我問你，你這頂天立地的身子，從何處來的？」

呂小燕見父親不談正事，先在這話裏找毛病，已然挨了耳光，發時豁出去丟人現眼。負屈含冤的，屈膝跪下來，連連道歉道：「爸爸不要生氣，爸爸不要生氣，孩兒我俯之！我挨打挨罵，情甘願，絕無異詞。不過爸爸也須明白，我們家底不深，鬧出這樣笑話，還不快快解決了！讓他們目無主人，在此打來鬧去，這難道不是先決的重大問題？你問我半天孩兒，又何嘗有用呢？」

那呂小燕說給他一路哀求，這氣似已少些，說道：「你這心一邊，不必管這事！讓我來問。」說着轉向那三個底下人叱道：「你們幾個奴才，在此幹些甚麼把戲？那裏來的孩子，快快告訴我來！」

那小黃和老媽子，看見主人前來，

畢竟是教奴才的，先自呆了。那厨子老原此時已然聰明過分，看見這一場亂，老爺駕到，情知此事必須擴大，自己彷彿得罪不該人，當即報告道：「老爺問的，不是這老鴛子的身孕麼？」那鴛子道：「是我一腳墮下來的。不過老爺須知道老鴛子和我，平常本家不睦。皆因老鴛子去，這日子克肉克骨，饒有古風，所以這老鴛子倚仗在老爺太太面前，比我容易說過話。她三番五次，向我廚房裏吃菜喝，我知本若老爺太太節儉為主，不肯替主人浪費，婉言辭謝。不料這老鴛子恨在心，本夫少爺回來餓了，合我爲他預備一份菜飯，給我幾元錢，這老鴛子看見了，她硬說是些了主人的東西，不給她吃，全怕了少爺馬屁，和我鬧到少爺這裏來。總少爺一問明，是少爺花錢，未用主人一點佐料，也就罷了。誰知她竟煮成菜，張口就罵，張手就打，我幾乎給她打倒，是我偶一抬腿，碰了她的肚皮一下，她居然坐地不起，說是小爺了！老爺請想，她是一個家婦來宅幾年，不出宅門一步，這身孕是那裏來的？並且這時候那小爺忽然跑來，老鴛子扯着他，又哭又鬧，又打又罵，說是小爺害了她，請老爺細想，這事還看不出來麼？再者凡上所述，均有少爺在此耳聞目親，可以作證，斷非厨子造謠，祇求老爺公斷一下好了。」那鴛子聽了這老原的話，那鴛子倒會說話，自然容易以爲實，馬上慷慨作色，那手道：「你說的對，你知小老鴛的脾氣，沒有你的事！待我來問他這話，是那裏來的。」說着，他的臉向那小高和老鴛，罵道：「你們兩個東西，幹得好事！還有臉大哭大罵，天下那

那裏有春婦停蹄？你們兩人到底有何秘密，今天說在當面，萬事俱休，否則老爺一發名片，送你到官管，讓官家去解決，你們悔之就晚了。那小高老媽見老爺舌綻蓮花，聲理中大擺出一套理，在主人面前討好，已然氣得不知如何才好。那老媽更恨了個牙疼地，坐着哭道：「老爺老爺，你睜着眼睛，我替你祖宗三代，親娘舅奶，那個紅了毛的，向你囑吃要喝，我認得甚麼？你小子騎角快，養孩子沒有屁股。放你娘的大臭屁！太太是地地地的好朋友，怎說是我吃要喝？你的心是肉長的？是鐵築的？八成你是橫官插心能？你活活是一個畜類發的！」那老媽子真得驕驕，廚子老陳却置若耳旁風，彷彿聽而不聞的，眼是合着笑，把手當胸，對那呂子諷道：「老爺，你聽一聽，這都是她說的，我不還言，我可有臉，究竟誰是誰非，但對老爺公斷好了！」呂子讓聽着這老媽當着自己面，公然如此潑皮，他氣得臉皮鐵青，祇向那老媽道：「好，好，我都知道了！你不必和他們爭吵，我自有的方的方針，不用你說，這兩個奴才，我非送到官管，治他們一個應得之罪，不能狂狗們還道法外。」這話說完了，呂子又轉着一眼臉，對那小高道：「小高，你這孩子，也學壞了！我自從買你進門，跑了十年的上房，現而今還算升上大頭目，掌管那門房的事宜，怎麼你倒胡幹起來？你和這老媽子，到底是怎麼一狗貓兒，快快說出真情實話，我好斟酌辦理！」那小高見主人進來，他已嚇得不能說話，這時見那老媽出言惡罵老爺，又聽見主人直接問到頭上，他想起自己今日所有，無一不是主人所賜，禁不住良心發現，先屈膝跪下，眼淚長流

央求道：「老爺聰明，小高不敢說謊，罪該萬死，多求老爺饒恕，萬分領感，皆由於小人一昧糊塗，不必說了！悔之已晚！老爺難道恕不過我去，我這裏磕頭了！」小高說着，他又轉了臉頸，向那老媽問道：「你別在老爺面前，胡亂罵人，聽見沒有！還不快快跪下，求老爺寬恕，萬分置手，放我們過去？老爺若是將你我送至官，依法將有應得之罪，這你難道不曉得？曾因我一時糊塗，才有今日，你快自己認錯，與老爺叩頭！」那老媽才聞到現在，她早也成了強弩之末，沒有多大的指望了。聽得小高勸自己陪罪，她想起身上的累贅，不由把以前的委屈，一連兜上心頭，自己是墮不下去的，無奈祇得坐着，又哭起來道：「小高小高，你這沒良心的東西，那不是你這冤家，小損骨頭，害得我見不起人，我到今天尚有何說！想起來那不是你小子去年初冬，趁一個大雪天氣，趕到我房中，用一盤燒酒，兩個茶盤，籠騰我上的套。我甚麼也不說了！低頭認命，酒候着感分罷！老爺，恕我不能跪了，我這身底下的衣服濕着，我那能够擡得起來呢？」老媽嘔裏叨叨念念的，那眼淚更流了一臉，大哭不休，呂子讓一聽，這是連起因都說出來了。他禁不住拿手托着下巴，搖了一搖頭，又眨了一眨眼皮，果然，他聽見撲鼻一般血腥之氣，別提多麼難聞了！當時幾乎嘔出隔夜飯來！恨恨的道：「都是你們這輩底下人，有主人錢着，還敢如此胡爲！把少爺的屋子弄亂了！今天若不是老陳，惹出禍事，我做夢也不知道，這一來才把真相大開，你們兩個原形已然如此這般，發生了特別情形。」呂子讓嘆息說着，十二分的愜憤，大有暗恨自己「不識時」

早早看出來之勢。那廚子老陳見主人言下，大有發願自己功勞的意思，不覺笑了一笑，看着呂孝讓。非常得意道：「是呀！若不是廚子無心無意，誤打誤撞，一開門出去，老爺那裏知道他們二位的爱帶火熱，已然有了結晶品！廚子這一屢，沒有白費呀！」呂孝讓由這話到已的家風如此敗壞，說也未嘗非由於這般底下人之胡鬧。他正沒好氣，見這廚子來邀功，就把臉一沉，又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你們豈有此理！有這事看出些苗頭，就應該早來報告老爺了，如今已然算帳了！不必前來賣弄功勞，快些讓他們收拾，收拾好了，上去聽我的話，我自有意理！」說完，他背轉身，氣呼呼的走去了。那廚子老陳，見老爺禿頭文章的走了，自己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不得不履行禮託，以報主人之清眼。便對那小高和老媽道：「嘿！你們小公母倆，這沒有旁的話說，笑會子，糊會子，都叫瞎說，老老親的甚麼？你們也許聽見，越來收發收拾，再見他去，他還要發落咱。」話言未畢，那老媽早破口罵道：「老陳，你快聽了！你損透了！這口巧舌能說得不休！你活著罷！我就你子孫萬代，宜室宜家，多娶沒屁股的孩子！」老陳見她罵人，也不着急，祇懶着嘴道：「你起來呀！發昏瘋不了死，禍端無端見公婆，聽見沒有？老爺開恩，多發幾個明，比甚麼都好！」那老媽給他氣得無味如何。這是那小高看世道老臉之為人，是吃順不吃苦的。笑着撒揶揄道：「老陳，咱們二位的話，你高漢手，我們自然就過去！」要這老媽子起來，却也不難，祇請你和少爺二位先請出去，她自然起來守。否則屋中人多了，她起立不便，那是不大好看的。你的運氣神了，也

是很要緊。」那老陳一聽沖連氣，他才怕了，轉頭向那呂小春道：「少爺，你還看着那小孩子麼，五個多月，剛成人形，光光溜溜的，活像一個剝皮小貓，沒有甚好處！少爺，你現在念書，還希望將來升官發財呢！連氣沖了，也沒有好處，不必看了！出去活動活動，一會再進來。」呂小春那裏有心看他們的胎兒，祇希望不干己事，把自己的關係擺脫開了。於願已足。見老陳請自己出去，祇笑道：「我算是倒楣透了！一間臥室帶書房，給你們糟踏。」說完，和那老陳一前一後的出去。這裏小高和老媽在房裏搗鬼半天，也不知怎樣，過去若干時候，居然收拾利索，小高手裏多了一個長捲形的包裹，一手挽着老媽出來。老媽一拐一歪的慢慢走着，呻吟不絕，嘖嘖叨叨的念道：「我是給出去了，甚麼老弟少爺，誰也不怕，小產後出來，我就不怕冒險，反正是那麼回事！冒風死了，我它媽的，也是捉了老陳的一條命，讓他送我的命來！」前人沒走邊說，那小高不住口的勸，來到上房，見那呂子讓坐在一隻小沙發裏，面有怒色，正和呂太太大鬧談判，談的內容，也好像不外今天的事。呂太太慈祥愛，方便為恆，不忍做事兇狠，沒口子勸道：「老爺，不是我多說話，那小高伺候我們十來年，平常老誠可靠，並無過失，這一回不能怪他！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！沒有個伴兒，究竟不是辦法！我前次想把黃家的二丫頭買過來，收給他作為媳婦，他們一夫一妻，都在我們家做事，那是如何的有趣！後來一個沒不成，誰又料那小高胡幹起來了？我看還是照我剛說的那樣法作，比甚麼都強，落一個整人替，你說是不是？」呂子讓尚未表示如何，那

小高和老媽就送入上房，她們好像商量好了，進門就好像他們揀行那舊式結婚的雙禮一段，一齊拜倒當地，由小高領頭訴道：「下人斗胆，幹出不能見人的事，惟求主人多多饒恕，不必究真，我們在這裏給老婦太太磕頭。」呂子讓未從發言，那呂太太先長長嘆口氣道：「這麼大的小夥子，沒有一個家室，豈不要鬧饑荒！你們的胎，倒底生產了沒有？真怪可惜！一條小命完了！」小高見太太如此，正是善意的表示了，便就機穢頓道：「太太，下人罪該萬死！一條小命死了，那老陳和我們爭鬥，一脚踏下來的。」呂太太連連點頭太息道：「真可惜！大小一條命，算是完了！我的脾氣，你們大概不會不知道，是最慈善的，我方才還和老陳說，你們夥到現在，小高是跑上房，升到門房大頭目，那老媽子兢兢業業，由三元工錢，長到五元，大家辛辛苦苦，都不容易。我實在不忍將你們送到當官，受那法律裁判，我體諒你們的苦，願意向你們提說一下，與其偷偷摸摸，不能公開，何妨索性將錯就錯。好在她最厚道，你是一個老親，大家的結合，不怕有人來搗亂，不知道你們的意下如何？對於我這片好心，能否回留？」呂太太這番話，大出那小高老媽二人的意料，他二人原原是腦袋上頂着雷，以為此見老爺，必無好果，不是送官，就是送蛋捲行李，萬不想呂太太能將差就錯，提出那個，徵求同意。立刻二人驚喜交加，小高先連連磕頭，俯伏作謝道：「太太的吩咐，我們不敢不遵，承蒙太太不但不深究，反能施恩格外，我們真是不知怎樣謝謝了。」那老媽見了太太，畢竟同是女人，自己做的事，並不光明正大，既低下頭，任聽發落。那呂太太微

敬嘆着氣，又向他道：「你的意下如何？你有甚麼不願意沒有？我的意思，是讓你們兩個，正式結爲夫婦，彼此不必外去，依舊在本宅使喚，這樣大家的面子，皆可維持，你們不要不識好人心，要有熱的想一想，莫是依着老爺，送你們到官方去，你們可就苦了！」呂太太不愧是一個君子人，這怕他們不甚願意，細細的開導，講給他們聽，以便依從自己，作上這一回月老老漢。那老媽不管別的，一聽說不送官究辦；二聽說匹配良緣，和小黃成爲正式夫婦；三聽聽說無窮不離，婚後仍在本宅服務。她馬上如同蜻蜓也似的，一連拜了幾拜。復又俯伏塵埃，好似飛龍告一般，喃喃訴道：「太太的恩典，底下人不敢說甚麼。一切都可以遵命。任你說甚麼都好，我們祇有敬望着少爺早早做大官，小姐快快做上少奶奶，這就是我抱一點謝心，別的都不必說了。」那呂太太見自己毫不費事，三言五語，一條現成的皮條索，就破了，登時應分外歡喜起來。看看那呂子讓，還在氣呼呼的不響，她就笑道：「你這人也太漸漸了！人家的事，是糊塗打賣蓋，一個願意打，一個願意挨，要你這老頭子費甚麼心？你我幸將半百，似這等事兒，多做幾件，勝過七殺浮屠，何樂而不爲？爲甚麼你反要送他們到官？人換他們不得斷斷，那散人家的好事？你聽見沒有？人家都兩下願意，一個是嫁婦，一個是無事，你聽小爺是這樣，不聽，也是這樣，我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了！」那呂子讓見太太這話，愈發，竟帶弄假成真，反促成這一對無聊男女的婚姻，自己到這時候，尙有何說，祇

拂袖而起，搖頭長說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去幹罷！我也管不了許多，你們女人的事，向來婆婆媽媽，老沒有乾淨利落！這一回又是撒泥帶水，混漚不清，咱們家的門風，是敗壞到極點了？」呂子讓說罷，把那袖口一拂，就退入後面，再不管他們；也不再說甚麼話了！那呂太太把丈夫征服了，她滿心的高興，絕對要做這件積德的事，裏面又對那底下賤的小高老媽二人，說道：「你們聽見說了罷！老爺也沒有事了！你們兩個，就依照我的吩咐，結成夫婦好了！至於你二人，若無零用，我一會吩咐賬房，先支給你們兩月工資，以作同居用費，你們下去罷。」那小高和老媽這時少不得又朝呂太太叩首作謝，兩人退着下來。小高挽着那老媽子，回踏下房，那廚子老陳在下面等候，還要聽聽他們的結果，以為難逃公道，他兩個這回，必到公安局住它一夜；焉知上去輕輕幾句，就已發落完了。小高挽着老媽子，從他面前，搖擺而過，其狀洋洋，頗為自得，彷彿沒有那麼回事。那小高並且還不覺不淨的，嘖嘖罵道：「這真叫冤孽了！人叫人死人不死，給我們使壞，偏偏老天爺有眼，反讓太太做主，給我們錢，讓我們同居了！你小子安心害人，乾瞧着眼饞，是不是呢？」那老陳聽他罵了，方知是弄假成真，兩人竟爾在太太命令之下，變做正式結合了！將信將疑的，繪到一逢，不敢再來找他們的釘子種。直到由第二天起，小高和老媽仍在本宅未動。卻是不消說，還有一件事，他們果不其然，業已同居一室，發行夫妻上的義務？這一來居子老陳越發信真，不敢再存疑義。就是那少爺呂小恭，也頗為驚奇！沒有夢到，妹妹的單戀者，寄來的那一件特別貴重

的禮品，居然會間接着，能促成這一件婚約。因為那廚子老頭聽下那老嫗子給孕，由於自己吃飯嘔吐，自己嘔吐，却由於看見那件禮品而惡心呢！

九 三貝子花園探險旅行團

呂小恭的奇怪不必說了，可是他在家裏悶着，不讓他出大門，那個氣比悶了他的口氣，不讓他吃飯一樣地難過！就此度日如年的，好容易耗到星期六晚半天，那呂小恭一個人，翩然自學校歸來，他迎頭接着，真如同見了甚麼親人一般，胸中酸澀苦甜鹹，五香雜味，一齊撲上心頭，也不知哭好，還是笑好，一時啼笑皆非的，說道：「妹妹，妹妹！你真算可以罷了！我甚麼也不說了，你把我害苦啦！」那呂小恭上了幾天的課，自己方從燕西大學，坐了長途汽車回來，手裏拿着一束剛放贈謝的桃花，高高興興的，正作這星期六之夜，和星期日一天的消遣打算，見呂小恭迎頭抱怨，她不懂不忙的，側身一笑，吐出那嬌嬌的聲音，問道：「喲！哥哥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！你是怎麼了！我這做妹妹的，那一點地方不週到，又把你得罪了？」呂小恭見她尚在故意裝糊塗，拿自己當傻子，那心裏一陣發酸，登時冤屈兜上來，幾乎哭了出來。自己眼淚在眼裏打轉，說道：「你好，你好！你真是好人罷了。你可知那天公園，你要了一個手帕，把我們三個傻子騙去，當時打了一個熱鬧不說，後來你在河沿，故意向我說甚麼鬼話，害得那老崔打我一個飽，最後到監裏，押了一天一夜，你看看，那

不是索纏的？你們女人的魔力，本來是大的，這一故意的向我們玩笑，我們還有甚麼活路？你若還看我做哥哥的活着，就讓你的承繼權，倒不如你一刀把我殺了痛快。」呂小恭說着，他雖然沒有哭，却已鼻聲嘶嘶的，帶出哭的聲音來了。那呂小芳焉知他們以後的事情，見他說的路而不詳，也便急急的問道：「你這話，我又不知道了！你們打起來，也不過是狗打架，鬧鬧嚷嚷的，就完了，怎麼還要上頂？」呂小恭見妹妹不相信，當時氣忿交加，把那天叫了警察之後，少不得申述一回，祇留那家來的一封信，惹出他煩惱，惹出的禍端，沒有逃脫。又熱着她道：「你是不知道的，我們爸爸從那天起，他就不准我出門，教小高看守大門，沒有他的話，不准放我出去，我至今快一個禮拜不出門了，你設身處地，爲我想，我這些天不出去，險些就悶死，我精神上的痛苦，已達於極點了！」那呂小芳聽見呂小恭到這地步，受的責罰，以及不敢出門，整夜起來的苦悶，禁不住痛心的氣憤，都洩得淨了！哈哈的，笑得花枝亂顫，一個腰彎下去，簡直不能再伸直了。說道：「可樂死我，可樂死我，可樂死我，可樂死我了！小恭哥，這也是你好色貪花的報應，你不是一天天追求女人麼？經過這一次教訓，你還追求不追求了呢？」呂小恭說了出去，原想她要表同情的，却不想她倒洩了氣，言下幸災樂禍，大有稱願的意思。禁不住又羞又氣，喘喘的，哭出來道：「小芳妹妹，你太狠心了！你看我始父親監視，不准出去，難道就不發一臂之力，讓他放我出去了？我說我的倒楣，你怎麼倒高興了。」呂小芳見他已然哭了，覺得非常可憐，不免也發了，轉邊旁一點，因就

歇下一點話風，故示恩情的樣子，說道：「小恭哥，你不要哭了。」知道這不讓你去，不是爸爸說的，是我代你招出來的麼？這個我自然負責任，代你向他說項，讓他解脫這罪令，自然就完了！你還不放心麼？」呂小恭哭了些時，弄得自己羞眉臉眼的，非常無味。派媽又說道：「我是不再討女人的厭了！你去說不說，那是你的一點仁心，我倒不管。我祇求你以後小心，不要再走這一條路。兄妹二人，不能開這大的玩笑，我若是給人打死，你也不好。我若打死了人，給法院判了徒刑，你又有甚麼好處？我自問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，想不到你這等玩弄我！」呂小芳自然又大事安慰，又說又笑的，哄得他神智緩和下來，把那束挑花插在花瓶內。笑道：「我這就向母親，或父親去說，無論如何，先恢復你的自由再講，別的都是瞎說，不致你出去，才真是不如一刀，把你殺死了痛快呢。」呂小芳說罷，一雙話再不說的，就走了。呂小恭見妹妹急於設法，令自己恢復自由，這個機會不無差強人意。急把自己幾身西裝翻了又翻，翻出一身淺藍羅縐的新式春服，又把那夾的華達呢套大衣，也一齊找出來，準備妹妹得到父親許可，好穿出去擺一擺。那呂小芳去不多時，就笑嘻嘻的回來，手裏拿着幾張洋錢票，說道：「嘿！真巧哇！今天一回來，正巧趕上是發月費的日子，爸爸不但痛痛快快的，答應了我們的請求，許可恢復你的自由，並且當時告訴賬房，把你二人的月費。一下都發了。這是六十元，你我每人一半，給你罷。」呂小芳說着，自己拿一半收起，再拿一半遞給呂小恭。呂小恭真想不到禍有變福，妹妹一出馬，錢也進來，當

時松接過來一點，是三十元沒錯，便笑道：「不錯的，今天是歷月收之日，我們的錢有了，出去也有地方花。這倒真是真巧。」說時，他手一比方，把那鈔票想要接起來。呂小芬不慌不忙的，却拿手輕輕的遞一擱。笑道：「別忙罷！這錢就這們好拿，伸出手來，就拿去丟了？你也不想想，我替你出了一番力，你自由恢復，錢錢就吃水忘了打井的，把我丟在一邊？」呂小芬一聽這話，來得不對，自己就略一遲疑，又笑一笑道：「你幫了我的忙，我是知道的，你要我怎的？」呂小芬那手握着他的的一隻手，祇不放鬆，看着他，兩隻眼睛不少瞬息，牙咬着了嘴唇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你請我看一看夜戲，今天晚上開明，孟小冬唱失街亭，我就愛聽愛看她那那雄雌而雄的諸葛亮，你不是有了錢麼？就請你替我買兩張票，連你一共三張，咱們看看那失街亭，敲你一個小竹槓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」呂小芬一聽，原來是這們回事，要自己請客，却又有「一專不明道：「你讓我請客，原無不可，但是你我二人，何必要三張票？」那「張給誰去用？」呂小芬笑迷迷的，聽了聽他，又撇了撇嘴唇，好像是在笑他的愚冥一般。笑道：「傻子！我剛才和父親去說，請他恢復你的自由，他原是不大願意，是我極力陳說利害，並且聲明：願意今晚為你介紹一位女朋友，以免你再出去調鬧，俾得解決你的那種急迫的問題，爸爸才答應了！你買三張票，我們兩人去了，給你們當場介紹，你說好不好呢？」呂小芬生平不愛聽別的，祇喜歡聽那女朋友三個字，見妹妹說得好聽，他雖不敢信真，可是已經一顆心又蠢蠢發活，蛋泡一好，把那痛就忘了。忙問道：「妹妹你說甚麼？你給我

介紹甚麼好朋友？」那呂小芳聽完了那話，她故意做出嬌羞滿面，若不勝情的模樣來，頭兒就低下去了。見他諄諄來問，她再把一顆頭抬起，眼角睨他一眼道：「好心好意的，給你介紹女朋友，聽你的樣，怪可憐的，怎麼你倒不信？我不管了！」說完，又假意氣呼呼的，彷彿要走的，那呂小芳見狀，更加疑惑，故意轉到她的前面一擱，笑道：「妹妹走不得！你走也罷，我明白了！」呂小芳給他攔住，她兩張眼皮，往下一耷拉，簡直那態度冰雪難擬，不用說多們冷靜，裝着臉道：「你不信，不信就結了麼？何必來問。告訴你：是我們學校的公認標準美人密斯林麗，她今晚約我，去看孟小冬向失街亭，我若同了你去，大家不就認錯了？」呂小芳一聽那標準美人四字，誘惑性太大了，好像眼前湧然出現，就有一個前線分明，骨肉停勻的嫵媚美女，似石齊像一般地，擺在前面。立刻迷迷眼睛，恍恍忽忽的，就含糊着答應道：「妹妹你怎麼都好，我請客便是！我先去買了票，在開明等你，你再和那標準美人去，我們坐在一起看戲！」呂小芳見幾句話，把他弄得信了，自是欣然色喜。又笑了一笑道：「這不結了麼？讓你怎樣，你就怎樣，聽我的沒有錯。晚上九點鐘前後，我們就去了，在那邊不見不散，死約會。聽見了麼？」呂小芳見妹妹叮囑，自然連連說是，一定去，不見不散。那呂小芳才笑着去了。呂小芳坐在自己的房中，看着那瓶裏桃花，開得萎蕤欲謝，幾朵花瓣，已經掉在桌上，不禁微笑。再把那幾身西服收拾收拾，想着夜裏開明之約，得以和燕西大爺的標準美人同睡，一通款洽，那也正是養生修得。想到這裏，覺得有些飄飄然，若羽

化而穿袖，此道世術獨立，已經情不自禁起來。忽然又轉了一個惡念，自己思想，不可太變態了！那呂小芳鬼到萬分，自己屢受其惠，渾身的劍傷，並未痊可；這一回若是再來開玩笑，可實在是受不起了！因是就又噤然若喪，簡直一心的窘疑，不敢再拋棄觀，似乎晚上的去不去，又在兩可。晚飯時，偶然經過那電話旁，忽聽呂小芳嬌聲媚語的，在那裏說道：「喂！你聽見沒有？晚上九點鐘來，你到我家裏來，咱們一塊再到開開，你不是會唱那『我本是臥龍崗，散淡的人』？」這一回益小多眉失街亭，我愛惡她的一副雌而雄的做工。你要聽她的陳派的唱工，我們兩下河都喜歡，你可進來呀！」呂小芳聽見妹妹打着電話，這一篇言詞，倒惹自己好不注意，連忙站住腳步去聽。那邊不知說些甚麼，半天，呂小芳又笑道：「你放心罷，今天晚上沒有別的人，兩個女人看戲，晚了就睡了，你不會在飯店開一個房間？再不然，到我家裏來住也好。」呂小芳再聽這話，越發不是假的了，這正是呂小芳給那樁漢美人通電話，奉請人家，今晚約約。自己到了此時，疑心的一個發明，把那一個心的狐疑，全沒有了。真個是死心塌地的，疑石一樣地相信。急趨而前，湊到那電話旁，低低笑道：「小芳妹妹，你在邊那樁漢美人通他話麼？你真是我的一個好妹妹，果然熱心腸！」那呂小芳一個電話未打完，尚在聽着那話，見他來插言，忙把手向他一搥，以目示意，不讓他說話。又從那邊笑說兩個好，然後道：「你不必說了！我們這是外人麼？一會見就是了。」說到這節，她急把那電話耳機遞到那呂小芳耳根下，又拿手去一指，那意思是讓她自己去聽，呂小芳試

把耳朵一伸，那邊果然是一個女人，格格一陣嬌笑，從那耳機中傳來，答應着說：「好了，一會再見，先謝謝囉！」說完這話，那邊又輕輕地一聲響，電話是掛上了。呂小恭聽見這電話，這尙有何說，種種疑團不攻自破。連忙也把這耳機掛上，又向那呂小芳，笑一笑道：「妹妹受累了！這洋你就多費心，我是不會說話，全仗你了。」呂小芳這時才不多說話，祇是微微一笑，就走開了。呂小恭這一聽見這話，其高興何異於打一鴨射針，滿心的快樂，她飯都多吃了。大碗，飯後梳洗打扮，費去不少時間。待到頭光臉白西服整，時間已近八點，呂小恭飛也似的，雇一輛洋車，直奔周明家。到了開明一看，那門外車馬無幾，尙未到真正熱鬧的時候。裏面幾句：「觀日月和星辰乾坤游蕩，天連水水連天渺渺茫茫。」老生花臉的漸漸傳出來，正是一團前三場的趙家求壽的百壽圖。呂小恭趕忙到那售票處一瞧：那小洞上寫今日夜戲，前排八角，後排五角，等等的價目。他是來請客的，包廂以外，自然不能再借小廂，要麼前排下。急取出一張五元鈔票，塞到小洞內道：「前排三張，前排三張。」喊了幾聲，那小洞內現出一張大臉來，說道：「前排票沒有了！」呂小恭一聽就急了，說道：「為甚麼前排沒有了？」那人不慌不忙地，把那小洞內一張座位圖，給他去看道：「你自己瞧，前排有沒有了？」呂小恭從來不甚愛看中間戲，對於一切情形，自然都不熟悉；見那人拿自己看，便看那座位圖，一片一片的前排座位，照強伯的號碼，都給紅條表了橫道，那自然就是先期售票的成績，完全賣出去了。便奇怪道：「我不信這一劇空城計，就合如此得人歡迎

「難道前排一張也沒有？」那人把塵位圖推出來，就不去睬他，說去和別人說話，一邊吸着茶粉包香烟，任他去說閒話，既是不理，呂小恭祇算白說，畢竟他是乖覺的，越了一巡，祇好再一探聽，忽然大膽性去乾賊偷神沒有，索性坐包廂，多花幾個錢，比那散座反面，了看是又笑話：「那空手不必買游游票，索性來一個包廂坐坐，也可以了，你們的樓上包廂，更幾幾錢一廂？」那人聽他說包廂，先時奇是不覺，當不住呂小恭說了又說，他也沒法了，把頭一轉問來，笑道：「包廂也一個沒有了，你這呂小冬一連幾年不出台，忽然就插插關着又決裂了，出上台照舊唱戲，瓊閣的人久病重逢，誰不都想聽一聽？你要買明天的包廂，偏印對付二兩銀，不過都往土場門，正面的，和下场門的，早已賣出去了。至於今天的，實在是三個也沒有。」呂小恭見他說的又有理，又絕望，自己約定是今天，豈能誤到明天，不養養急道：「你們爲生想一個法子，能够發我在好地方，不拘前後排，我三個座位，我來多少錢，都不在乎，我約定了人的，今天不聽戲，就失了信用。」那人見他在此曉曉不休，一定還求一二張空，就知道他必是一個難兄，又聽他說不在乎花錢，便開誠以告道：「這位先生，你不必在此多說，我告訴你，你若花錢不在乎，可以去買飛票，那不論前三排五排，都可以買到，就是要花一倍半的價錢。」呂小恭見自己吵來吵去，算是吵出一個眉目，當時喜不自勝的，趕忙問道：「那裏有飛票？我當頭花一倍半的價錢去買，望求你們指示我。」那人見他實是不懂，便手就去一指那大門外邊，站的幾個人道：「那些人就

是賣飛票的，你去問他們要，自然不會沒有。」呂小恭一看講這話，果然站著幾個穿灰長衫的朋友。一個個手裏都拿著幾張花樣紙頭，在那裏說說笑笑，意態非常自得。便向那人道了勞駕，冒冒失失，走了過去，手裏拿著那張五元鈔票，笑道：「你們幾位是賣飛票的麼？前排的票子，還有沒有？」那幾個賣飛票的，就是所謂一種勾串戲園售票人的揀客，他們先期把前排的座位都包了，祇待這臨時，出賣有錢階級的大價。今天因尚不晚，好主顧不到來的時候，一個一個正在閒磕牙的說笑。呂小恭來得冒失，他們倒弄得一怔，那裏面一個機靈的，看著呂小恭呆頭呆腦，是一筆好生意，急忙應道：「有有有，賣飛票，有的是，你跟我來，到這邊看！」呂小恭見他居然說有，不至如絕處又逢生，大要之下，急忙跟他繞到棚門大門外的三角落，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！我正找不來呢！」那賣飛票的把那手一舉，上面指縫裏夾著的，密密層層的，也不知有多少張票。笑道：「先生，沒有錯！你選多少張？前排排的？」呂小恭看他那票那樣多，已覺得自己眼花瞭亂，連忙問道：「我選三張，越前越好，第三排以前最好。」那賣飛票的，也不知有多少張票。笑道：「我選三張，越前越好，第三排以前最好。」那賣飛票的，也不知有多少張票。笑道：「我選三張，越前越好，第三排以前最好。」那賣飛票的，也不知有多少張票。笑道：「我選三張，越前越好，第三排以前最好。」

應當特別少算一點。」那寶飛票的，對他吐絲，若眼睛睜着眉頭，嗤嗤一笑道：「怎麼啦？大爺！你聽好戲還在乎多花幾個錢？沒有你不聰明，沒有你不曉得！不敢說要，隨你便賞，你還苦得了我們？」呂小恭給他戴上這陳高帽子，覺得脊梁骨上，一陣陣又酸又麻，渾身上下，全透着符咒。算了一算，三八廿四，連加一摺印花等等，就差不多三塊錢，給他一個整數，五塊錢足好打緊。便摸出一張五元鈔票，笑道：「得啦！別費話，拿這個去罷！給你們兩塊來錢的利，也就行了！」呂小恭大大咧咧，把手紙一丟，鈔票就遞了出去，焉知道那寶飛票的，把五塊票並未看眼裏，祇是不去接取，磁牙忽然一笑道：「先生，大爺，好說你的話，這票子是給我們的麼？」呂小恭見他不要，却怔了一怔道：「自然是給你的呀！這就是戲票的代價。」那寶飛票的把手一張道：「你把戲票給我，你把戲票給我。」呂小恭不知他又怎樣，祇得把戲票交還他道：「你的戲票不是賣給我麼？你嫌錢少再添點。」那寶飛票的氣鼓着一張嘴，祇不言語，拿着那飛票，拔腿就要走路。呂小恭都到了手，焉能又讓他飛去，見這錢買賣要決裂，忙上去一攔。又笑道：「你不是不是嫌錢少？那麼我們可以再商量！」那寶飛票的見他尚還知趣，就氣呼呼的，把那戲票一指道：「誰都知道，今天是禮拜六，那一位先生們，不出來樂一樂？我們掙的幾個錢，都是那財神爺的錢，若是享刺繡的話，那我們不敢伺候。告訴你說：今天的戲，至少這一張票，也要賣它三塊錢一張，你這是初次交易，自們投一回主顧，三張你就給八塊錢，少一個不行，不信你去找那對位買一買看，八塊

錢若買出來三張，你把我廳袋拿了去！」呂小恭見他說得鮮血淋漓，十足的表現出來一種車債黨，自己是出於無法了，祇得冒著胆子，半哀告式的，笑道：「你聽我說，也別依你，也別依我，乾乾淨淨，咱們兩邊一活動，七塊錢你看怎麼樣？」那賣飛票的本是特意做出的一種欲取姑與，惺惺似的神態，牽釣值上鈎，見他出七元錢，就笑着把戲票在他這邊一塞，說道：「你聽，先生，真算你行罷了！得啦！難道你賭客聽戲，還在這一塊錢上打算盤，上少花幾個，也就有限。」呂小恭見他意態模稜，尙不知是何心思，祇不敢去拉。問道：「七塊錢可以買幾張？」那賣飛票的洋洋的一笑道：「得啦！不是說拉你備生顧麼？你瞧着辦，七塊就七塊了。」呂小恭這才放心收下戲票，又取出鈔票候他，那賣飛票的點收無訛，倒還向呂小恭深深的鞠了一個大安，口口謝謝你哪！」又躬身笑道：「大爺你貴姓？府上那兒住？」下次你再聽戲，不啻是羅伯戲，你打也話到南局六八四九，找吳三狗子說話，我就給你留張？」一句話的事。」呂小恭心不在此，花錢買了票，就沒話可說，祇含混答應。那吳三狗子又笑開道：「那樓老爺，你府上電話多少號，我再有好戲時，給你打個電話，也可以的。」呂小恭輪船纜了又鬆，祇好告辭了，吳三狗子始歡歡喜喜的去了。呂小恭再來到兩門前看，那車漸漸增多，門外也慢慢熱鬧起來。呂小恭左思右想，這種對號入座，早晚也沒有關係，早進去呆坐，不如在門外守候。這樣呂小恭回了標準美人來，也比較合體，私夥便不遲誤。一個人在門外走來走去的，大幕底定，時候她們開臨。這時候門外一陣比一陣人多。

那幾個寶飛原的，祇各去尋找主顧，兜售戲票，也忙碌異常。呂小恭摸摸囊中的三張票，就
不禁羨美他們的發財生意！一張票成本不足一元，轉手一賣，就超過幾及三倍，這錢賺得也
太容易了！想着暗暗叫屈，自己若非請那第一次見面的女朋友，那裏肯花這筆鉅錢！便徜徉
開明門前，不勝慨然！一秒，一分，一刻，一點鐘，都過去了。呂小恭一看自己的表，正是
九點多，尙不見那標準美人的聲鴻倩影！不禁暗暗着急起來。暗付這可不是當要！三張票八
元大洋，已然把自己月發支出差不多四分之一，可別再鬧一個不來，狗咬尿泡空歡喜，又上
妹妹的一回營！呂小恭一作是想，就把妹妹以往的害人手腕，完全想起來，不禁心胆皆寒，
站在開明門前發怔！也不知又過去多久，方見門前一閃，停下一輛洋車，燈光影裏，那呂小
芳一個人，笑微微的，從上跳下來。呂小恭好容易盼到她來，却不意祇是孤身一人，而不會
寶鏡前首，把那標準美人領到，登時心冷如冰，默默擱站着，把鼻頭嗅盡。那呂小芳剛發完
車資，又笑微微的，就要走上開明門前的石階，不料眼睛一閃，燈光下，看見呂小恭愁苦躬
身，站在一旁，面如死灰。不禁笑道：「哥哥你來了麼？你在這裏等着就好，票子買到了沒有？」
「那呂小恭見她剛到頭上，才無精打采的，把手一攤，掏出那辦票來道：「真倒是一買了，一
共三張，但是那位密斯林呢？她怎麼不來？怎麼你一個人，倒耗到這時候？」那呂小芳見他
以票相示，又說出那樣鬆其而懶錫的話，就知道他不高興自己遲到。於是笑道：「唔！你又
錯疑了心？我耗到這時候，就因為是等那位林麗瀾，她不來，我怎麼能够一個人跑來，而失

信於你？」呂小恭一聽這話，又自摸不着頭腦，就又問道：「你這樣說，那位林麗嫻女士已經來了麼？」呂小芳不慌不忙的，兩手一叉腰，又把那肩頭一擺，眉毛一豎道：「你想想看哪！她不會來，我一個人有甚麼臉跑來？肯因是她來了，我才能來見你，她厭的洋車，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車夫，跑的慢了，落在後面，等一等，不就來了麼？」呂小恭這才知道妹妹果然不失信，業已把標準美人約來了，立刻又好似枯木逢春，重新鼓起一番新興致，哈哈的笑道：「這樣還不錯！否則我這傻瓜似的，站在這裏，笨老婆死等，可未免太教我寒心了！」

那呂小芳見他喜歡了，又犯起她的小姐的驕脾氣，眉毛一豎，眼睛一張，劈手就把他的票奪過來，說道：「去你的罷！你大概又不安好心眼，當我又和你說謊了！你買的票是第幾排？拿來我瞧瞧罷！」說罷，她拿着票一瞧，居然是第一排，不覺又啞了聲道：「你這位先生，倒很能夠辦事，第一排的票，會給你這倒霉鬼買到了！」呂小恭花了大價錢，給她說了一聲好，覺得心上才一爽快，哈哈笑道：「那叫甚麼話？我花了好多錢，三張票八塊錢，再買不到前三排的票，真是瘋生了！」呂小芳手拿着票，方在笑迷迷的一抬頭，忽見那邊，馬路上，停了一輛洋車，登時失聲叫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密斯林來了！」說罷她已經轉身迎將上去。

呂小恭遠遠的也一看，果然離這邊幾丈遠，停下的洋車上，跳下來的，正是一位披着夾外衣的女士，面目背着身，看不十分清楚，那身材的輪廓，和頭上蓬鬆的頭髮，已可知是一位極其漂亮的美人，祇見她在車下，和那車夫，正自爭執着，大概是爲了車費多寡。呂小芳過

去，三言兩語，不知怎樣，也參加戰團，和那軍夫圍起來。呂小恭明白了，心中暗笑，這一位標準美人，這一點上，却不見得够上標準！自己焉可觀戰，只好給他們說合一下。便走上去，笑着叫那呂小芳道：「妹妹，妹妹！別就誤着，天不早啦！好戲上場了！」那呂小芳回頭見他走來，就笑了一笑，勸着那女士道：「得啦！你瞧着我，饒了他去罷！我多給他幾枚銅元完事。」那女士突然一回頭，嬌聲道：「我不能多給他，他拉得那樣慢，還要多要錢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這一回頭，呂小恭看清了，當時幾乎失聲叫出我的媽！你道那女士是誰，她並不是甚麼林麗嫻，原來却是那位馳名平市，球場上的蒼薇伍梨琳。呂小恭自從在電話飯店的一夜，已然把她的厲害，完全領略過了。今香見是她來了，創痕未復，痛定思痛，焉能够不叫我的媽！那呂小芳却不管他這裏作何感想，祇拉着伍梨琳過來，不令和那洋車夫爭論。一面又叫喚呂小恭道：「小恭哥，我為你介紹，這位正是那位伍梨琳女士，我對你說時，不留心，把那伍梨琳說倒了，說成了林麗嫻，如今你一見，自然就知道。」說完，她格格的就笑起來，一面又嬌聲喚着那伍梨琳道：「密斯伍，密斯伍，你來見見，這位麗麗不認識？這是我的哥哥呂小恭。」那伍梨琳走上來，笑了一笑，又躬一躬身。說道：「這位怎麼不認識？我們在公園裏，似乎見過面了。並且我和那位秦小姐，還談他在電話飯店，賜了一頓大菜吃呢。」那伍梨琳說完了，她也格格的一笑，呂小恭却不禁面如猪肝，氣得笑不是，哭不是，一語不發，怔怔的，恨不得把那呂小芳抓來，當面揮她個七葦八素，食其肉，而棄其皮

，以報她寧自己鬧玩笑之仇。那呂小芳知道他一百分懊惱，自己也不忍過分于他以難堪。祇把那戲票，朝呂小恭一晃，又拿出來一張，掖在那呂小恭的插巾袋內。笑道：「這一張給你，你自己進去，我們這就進去了。」說完，又把那戲票，給那伍梨琳一看，笑道：「我們是來觀戲的，必須要早點進去，別站在這裏，給人家把門哪！伍小姐你聽，我哥哥多麼能幹，他當時來了，居然買到頭一排的戲票了。我們快快進去罷。空城計大約就上場了。」戲畢，也不招呼那呂小恭，兩人一路嘻嘻笑聲中，就走進開閉去了。呂小恭給她氣得昏天黑地，把東西南北，幾乎都弄不清楚。她們進去一會，才悠悠的轉過口氣，自己摸出插巾袋的一張戲票，不禁暗暗咬牙忿恨，呂小芳把自己玩弄於股掌，自己就怕又墮入她的陷阱，處處提防，沒有想到，又上了她一回大當，眼見得她們白白地填了自己兩張戲票的便宜，又去聽上齣戲，演成一場幻夢，狗咬尿泡，空歡喜了。那伍梨琳之厲害，自己早已領教，現在又給呂小芳招惹了來，自己不是傻子，何敢去向她尋交情？呂小芳是故意騙自己花幾個錢，自己今晚之戲，若是看不下去的，可是自己買了三張票，給她用去二張，自己這一張，難道教它白白作廢？呂小恭想到這裏，看着手裏的戲票，祇在呆呆的發愁，進退不得主意。過去又不知多少時候，忽然耳旁有人叫道：「喂！朋友，你這張戲票，是賣的麼？」呂小恭不由的又一吃驚！急一抬頭，祇見眼前赫然站着一個大漢子，穿一身軍裝，武裝帶斜背，跨下懸一桿盒子砲，雄糾糾，氣昂昂的，是一個馬弁。便又一怔道：「你問我幹麼？我這裏是自己的，怎麼樣呢？」那馬弁手裏

拿着三張一元的鈔票，居然朝他笑了一笑。說道：「你看那邊，你看那邊，我們的師長太太，她來得晚了！包廂散座，一張票也沒有了。師長太太又非看今天的孟小冬不可，逼着我們去找票。你這裏不是拿着一張戲票麼？得啦，三塊錢給你，賣給我們太太罷。」這話若在平日對呂小春說，簡直是故意的侮辱，呂小春是一個大爺，豈肯賣給他人？可是今天的呂小春，却和往日不一樣了！他拿着這戲票，聽戲的念頭，已然烟消火滅，不想再去找呂小春買，怎麼琳之旁，受那無謂的悶氣！正愁這張戲票，無處去換現洋，聽見這馬弁趕上門來求買，怎不欣喜。忙看着那邊，果然那薄站着一位千嬌百媚，妖妖嬈嬈的小韓太太，身上寶氣珠光，眩人二目，正給幾個賣強票的包圍着，七嘴八舌的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你爲何不通知我們，打一個電話？突如其來的，一張票也沒有了，倒顯着我們不會辦事似的。其實我們每則給你留票，你都不來，今天沒有你的票，你倒來了，這才是無巧不巧呀。」那韓太太也自嬌聲媚氣，露出骨子裏的風騷，笑着說甚麼：「我那裏又想得到今天跑這裏來看戲呢？我不過從一個小姊妹家裏，談談說說的出來，從這裏經過，看見車馬很多，因而想着看上一看，又誰知包廂沒有了，散座也找不到一個呢？這一來我越要看了，我倒看看今天的戲，是如何的好法，這們叫座。」那幾個賣強票的自然又奉承半天，說了幾句：「沒有甚麼？不過孟老板沒有出來唱，偶一出來，所以大家都當稀罕兒。其實現在不論梅蘭芳，金松岩，吳了他們的命，也不敢在北平無早或晚，天天出演了。因爲現在聽戲的主兒，不像往前的多！

連荷誕生程硯秋都不許一天一唱，那們一來，居然就給她一個空前絕後啊？」那姨太太見傅們說得可啞，不免格格的一陣嬌笑。呂小恭看見這狀況，自己這張票，若是多要幾個，或者她不在乎，也可以花得。便學着獅子大開口，不慌不忙的道：「這張票賣給你們可以，不過我差一張三四塊錢，由寶飛裏手裏買來的，你們若是僅僅出三塊洋，未免太少了。」那馬弁見他是不賣，祇是商榷價目，又不無差強人意之處。連忙問道：「你要多少呢？」呂小恭見這是能够要價還價的，便笑了一笑，倍之其數，大言不慚道：「你們太太，若能將花六塊錢，這張戲票我就賣給她，不然的話，我寧可拿它作廢，也是不賣的。」那馬弁見他奇貨可居，高抬要價，也便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小子真罷了！一張戲票，也值六塊錢，你等等我去問了太太。」呂小恭抗聲答應，那馬弁走到那姨太太跟前，行了一個舉手禮，說了一句：「報告。」又立正道：「票是有了一張，不過賣的貴了，一定非六塊錢不可，給他三塊錢不答應。」那姨太太搨聲喘氣，輕輕啣了一聲道：「這是甚麼賤物兒，一定非抗頭賣大價不可？你叫他來，我和他說。」那馬弁剛一回身，呂小恭恰恰站在他身後，他把身形一閃，笑道：「你和我太太說罷！」呂小恭這才和這位姨太太打了一個照面，祇見她滿面脂粉，一身狐媚，水伶伶的眼睛，黑真真的眉毛，紅櫻般的嘴唇，白生生的牙齒，真不啻一位八大胡同的班子姑娘。不由身上幾乎酥麻了半邊，期期艾艾，又自一字不吐，說不出話來了。那姨太太起初以為不過充其量，是一個賣飛票的流氓階級，不料上來一聽，却是一個，西裝革履，堂堂皇

要，大學生階級的人物。登時反覺臉上一紅，甚麼話也不說了。兩人就在這一剎那之間，都無語對視，沉默了幾秒鐘。到底是那姨太太，看出這位先生的弱點，她笑迷迷的。把嘴一歪，頭兒一歪道：「你是賣飛票的麼？你賣的票，怎麼那樣貴法，你想拉主顧不想呀？」呂小恭一聽，這真是冤哉枉也！自己竟成了賣飛票的市僧，因不勝叫屈道：「我本不是賣飛票的，不過你們馬弁來對我講，要買我的票，我現在不聽了，他說給我三塊錢，我是非六塊錢不賣，因為我來的就貴，賣的自然就貴一點。」那姨太太見他說得有理，自己也頗為首肯，伸出一隻手來。笑道：「你真是比幾排的，拿來我瞧，太往後了，我可不敢買。」呂小恭遞給了她道：「我自己不說，請你自己去看，值六塊錢不值？」說時，那手一遞，就覺眼前一閃，那姨太太一隻手上，又是鑽石手鐲，又是紅藍綠寶石戒指，花花綠綠的，晃得眼睛不由自己，就眩了。那姨太太接了票去，却笑嘻嘻的看了一看，就把票不交回了。說道：「可不是麼？怪不得你要大價，原來是一張第一排的，我給你六塊錢。」說着，她秋波送媚，所謂無線電報，已向呂小恭一連打了好幾回，弄得他心上熱辣辣的，把甚麼都忘了。就接連不斷，沒口子的答應道：「你們聽着辦，我這裏的票，隨便怎麼樣由着你們，要我第二張，也沒有。」那姨太太打開一隻手提的大皮夾，摸了一兩摸，又看一看他，忽然笑了起來道：「這怎麼辦呢？我的錢都是拾塊錢一張的票子，你有零的麼？」呂小恭身上零票，早已買了飛票，這時也祇剩的都是值下來的月費，五元一張的票子，見她說沒零票，便說道：「這倒巧了！」

我那零的也都買票花掉，現在的錢也都是整票子，你還是派人去換換罷！」那姨太太看着街道旁邊，也着急道：「現在這時候那裏去換呢？」呂小恭再看那街旁時，果然所有的買賣，已然大半之九關門，沒有地方換錢了。因也沒了主意，暗付自己命中注定，不該有錢，實這一張票，好容易遇到主顧，還這樣棘手。這會兒，忽然又聽姨太太笑道：「若不然這樣罷！你今天拿一張拾塊錢的去，換了零錢明天再給我送到公館去。我們公館在白廟胡同，你去一趟罷。」呂小恭一聽，這紙票與自己無損，可也就不求甚解，唯唯答應道：「就是罷，你把錢給我罷！」那姨太太就笑着，摸出一張拾元新鈔票，又拿一支自來水筆，在上邊不知寫些甚麼，交付呂小恭道：「你拿這個去罷，我們公館的地址，在上邊寫好了，你隨，按地址送去沒有錯，聽見麼？」呂小恭接過來，說了句聽見了。那姨太太又秋波一轉，眼神顯得足足的，朝他丟去，才微微一笑，帶着馬弁進去了。呂小恭站在開門外，却弄了個魂魂蕩蕩，莫名其妙糊塗，手拿一張拾元鈔票，默默的站着，不正如手捧「天官賜福」的天官人。挨了不知多少時候，始才搖了一搖頭，順着脚步，在馬路上走了不知多遠，電車隆隆的一響，他一抬頭，才曉得是到了西珠市的東口電車站，祇得坐上最末的一輛電車，回到家裏來了。這一天晚上的懊喪，簡直的不必說，第二天是一個星期日，呂小恭越想越不出氣，起來就問老媽子：「小姐到那裏去了？是不是在家？」老媽子出乎意外的，答道：「小姐在家裏呢，在客廳正會着客，有一位伍小姐，一位秦小姐，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西裝小夥子，他們說得熱鬧，

處者不久也要出去。」呂小恭聽見說伍小姐，秦小姐，心上不免一動，又聽說還有一個西裝少年，禁不住好奇心動，忙忙的問道：「那西裝小夥子是男的麼？」老媽子笑道：「自然是男的了，女的那裏有叫小夥子的？」說完，笑着出去了。呂小恭聽了，心上大為好奇，暗暗的又發恨，如今的世界，正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，男的交一個女朋友都不行，女的却把男的招到家裏來，這真是不知羞恥為何物，荒唐到極點，自己非婆婆管不可。想到此間，一口氣的跳下床來，穿好衣服，又草草的梳洗已畢，再跑出來，到客廳邊打一張時，那裏忽然衝出幾聲笑語，接着高跟鞋的勻停聲音，也送入耳際，原來呂小恭已碰茶送客，他們幾個人出來了。呂小恭閃到一邊再看，幾個人當中，果然一位是呂小恭，兩位是伍梨華，秦小姐，一位呢，却出乎情理之外的，正是那位穿西裝的少年了。呂小恭就在這一看之際，他們那已然大笑將出去，一直到了門外，待到呂小恭欲求究竟，幾步追出來看時，那幾個人已坐上一輛汽車，捲起一陣灰塵的，跑開去了。呂小恭回來，正和呂小恭碰頭，她却置之不理，就把頭一擡，眼皮搭拉下來，學着那電影中的嘉波表演，一步一擡的，蹣跚便走。呂小恭一聽這情形，心說好呀！昨天剛騙了我的兩張票去，今天就親同路人，搭起臭架子來了。便不放她過去，橫着身子一擱。笑道：「妹妹，你要到那裏去？你要到那裏去？」呂小恭吃他一擱，早臉的變了臉道：「你這討厭鬼，別在我眼前討人厭，我到那裏去，也不用你問，快快滾開。」呂小恭見妹妹不講情理，三句話不到，張口罵人，他也強硬起來道：「你還橫打鼻染，

「開口來罵我！我問你昨晚晚上，是不是誠心開我的玩笑！那就是你給我約來的女朋友麼？那是我躲都躲不及賽魔王，賽太歲，你騙了我兩張戲票去，還罵我討人厭，你真是不知自量！」呂小芳見他和自己頂撞，開口也罵起來了，禁不住氣惱萬分，昂一昂頭道：「你講理不講理，你若不是我，爸爸說甚麼，也不放你自由出入，你現在隨便出去，這都是我和爸爸講情，講下來的，要你兩張不值錢的戲票，就抵不過來這一番出的力麼？」呂小芳見妹妹說的，似乎又是一筆不好算的賬，噙了一口涎沫，再要說時，那呂小芳又簡而概的，說上幾句道：「我還要到三貝子花園去！沒有那多的功夫和你費話，你答應不答應，晚上給我一個答覆，不答應，我去爸爸那裏說一說，再把你自由行動權利撤消，也就是了。」呂小芳說完，她乾脆痛快，並不再講，一直的就走進去了。這倒把個呂小芳弄得啼笑皆非，自己想要認真，勢所不許，呂小芳到爸爸處一使壞，自己又不得自由行動，那呂小芳話風透出要到三貝子花園，真若暫不認真，且去三貝子花園，探探他們的遊踪，倘是她和那西裝少年在一夥，給自己捉住把柄，那麼自己就有本事，也到爸爸面前，告她一狀，讓她也知道自己的想定了，便不在此守立，直回自己的屋裏，忙而又忙的，把身上的衣服，修整整齊，從頭至腳的，整頓利落，縮在屋裏聽着外邊的響動。果然不及半句鐘，那外邊一陣清脆高跟皮鞋聲，呂小芳業已走了出來，嬌聲向那底下人們道：「門口有洋車麼？給我喊一輛去，拉我到青年會旁邊的憲肥髮館。」那底下人是一個愛多說話的，却笑道：「門口沒有洋車了，我去胡同口外

呼聲。小姐不是到三貝子花園麼？剛才怎麼不坐了汽車，和那三位一塊去呢？」又聽見呂小芳不耐煩的聲響道：「你去快叫洋車罷，我這時去髮配理髮館，是找她們去呀！她們找王金波，頭髮去了。」那底下人才不多言，一陣脚步聲響，跑出來叫洋車去了。呂小芳聽她這話，無疑的是和那伍梨琳、小姐，以及那位西裝小夥子，一同去逛三貝子花園了！這真是可恨之極！自己的妹妹和人家講自由戀愛，本來有出有入，未可厚非，不過情理難容，自己夢想為勞，結果都成夢想，未曾實現。如今這西裝小夥子有何德能，居然連伍梨琳小姐帶自己妹妹，來一個一箭三鵠，這真個叫欺負到頭上來了，自己若不出馬，誰又能出馬干涉？想着，又聽那底下人在門外大喊了一陣：「洋車洋車。」少停進來報呂小芳，說是洋車已雇停當，於是又聽高跟鞋響了幾響，呂小芳想是走出去了。呂小芳停了一停，也走出來，走到門洞裏，還沒有出門，那門外却一游汽車笛響，呂小芳穿着袍子馬褂，神氣十足的，就從圍墻下的一輛汽車上跳下來。呂小芳看見父親，不敢直衝出去，連忙閃在一旁站立，讓開父親中間路走。那呂子讓今天回來，却興興頭頭的，面有喜色，看見呂小芳出來，他反而站住了，和顏悅色，說道：「小芳，你也出去麼？」呂小芳見父親如此客氣，知他這番出去，必又碰到甚麼喜事。忙躬身敬答道：「是的，爸爸，我出去玩一玩，今天正是星期日，學校放假，沒有甚麼事。」呂子讓欣喜之下，看見玉樹瓊風，這大的一個兒子站在眼前，也是高興的，便順手掏出一隻皮夾。笑道：「你的妹妹呢？」呂小芳看見父親掏皮夾，這以自己的經驗而言，

知道父親要破鈔賞錢，先不敢造次，急忙笑道：「妹妹剛出去了，她不在家，爸爸有事體麼？」呂子讓拿出皮夾，掂了一掂，却又放回身上。笑道：「小蕊，你跟我來，我們權兒倆有話說。」呂小蕊見父親一掏皮夾，饒還沒有審面，却一下又拿回去了，未免微嫌失禮，連忙又笑應一聲，跟着呂子讓走進來。到上房裏，呂子讓脫去了馬褂，露出裏面的藍綢袍，黑毛葛背心，拈了一隻雪茄吸，教呂小蕊坐下說話，呂小蕊坐下了，他便把頭先一搖，查了一個圓圓的陶甕，然後得意道：「小蕊，你可知道，我出去，是到國民銀行，趕宴會去了。我們的錢財，在國民銀行，存放的不下幾十萬，他們奉季爾客，照例的又到了。那位季行長昨天打電話來，一定叫出席，我就去敷衍了一下。今天在酒席筵前，大家一談，原來那季行長和我商量要我入他十萬股本，我知道國民銀行近年來營業平常，不過我是爲你着想，因爲你所學是商科，正該入銀行實習，他們每人十萬元股本，照例是可以容舉行員的，所以我就答應了。」我看你與其上那有名無實的野雞大學，還不如棄儒就商，到銀行裏腳踏實地的幹幾年，運氣來了，幹上經理，比將來升官發財，不是又謀得住了麼？」呂小蕊一心的閒事，見爸爸偏來從從容容的，說這些話，那裏用心去聽，祇笑着說道：「爸爸的命令，我當然聽從的，你瞧着辦，我是沒有意見的。」呂子讓看他並無問題，也說不可言，於是又摸出皮夾，隨便點出一大疊鈔票，笑道：「你原是這錢聽話才對，我即日就去進行此事，學校裏就退了學罷。這是取出來的少許利息，你們拿這二百元去，分五十給你妹妹，餘下來都是你的。」呂小蕊

見了鈔票，眉花眼笑的，簡直什麼都沒有問題了。笑嘻嘻的道：「爸爸賞我的，我這裏收下了，那妹妹的呢，她沒有在家，我祇得替她保存着了，她和一個穿西裝的出去了。」呂子讓聽着呂小芳不在家，原是常事，不過一聽那呂小芳陪同穿西裝的出去了，却不由一呆道：「你說甚麼？她和誰出去了？穿西裝的？」呂小芳見爸爸注意起來，就不放棄自己搗亂的原則，就此單刀直入道：「爸爸問那穿西裝的，乃是一個不相識的男人，他和妹妹出去的，全宅的底下人，和我都看見了，他們出去坐了汽車，要到三貝子花園去。」呂子讓一聽這樣說，他慌的把臉就變了。拍案怒道：「你們大家就是一羣混蛋！她是一個小姐，往家裏讓男人，這是甚麼家風了。你不轟她，還不去告訴你媽，讓她去教訓她？」呂小芳見爸爸動怒，自己連忙肅立唯唯，不敢駁辯。那呂子讓的一腔怒火，都燃燒起來，更跳着罵道：「這都是你媽媽家的好女兒，上了中學，要入大學，如今鬧出笑話，把男人居然招到家裏來，豈不等於登門，再在我面前來？小恭，你去三貝子花園看一看，叫她這無恥的滾回來，我非教訓她一頓不可！」呂小恭聽了這命令，正合己意，忙不迭乾脆答應道：「爸爸交給我沒有錯！我去了，一定叫她回來。」呂子讓想到自己門風，都給他們敗壞了，氣不可當，一翻手，把桌上的花瓶古硯，一齊掀翻於地，摔了個粉碎。喝道：「小恭，你快去快來，我去找你媽算賬，她養的好女兒，把我的家風，毀到如此，我要問她有臉見我沒有？」呂小恭又唯唯的應着，呂子讓轉身進去。呂小恭看着父親怒氣冲天，自己却是欣欣自喜，搗亂的政策，總算成功了。因是把

那二百元鈔票拍了一拍，收起來，逃騰才走出去，忽然裏面又傳出一聲話來，叫道：「少爺，少爺！太太叫你，你先別走。」呂小恭一聽，正是一個聽差的，氣急敗壞的，追了出來。忙問道：「怎麼啦？你們別嚷嚷！」那聽差的笑道：「你先別走，太太叫你去回話。」呂小恭知道這是東窗事發，自己的母親也要問詢，自己居心無愧，怕她何來。忙又跑進內院，看那呂太太一個人在上房坐着，嗚嗚的痛哭，呂子讓站在地上，吹氣冒烟，正在大肆厥叫着，連聲道：「你這賤人養的女兒太好了！把我的門風敗壞到家，小恭來了，你自己問他。」吳太太拾起頭來，滿面淚痕的，向呂小恭嘆道：「這都是我的不好，養出這等敗壞門庭的女兒，寧到如今，我也無可埋怨，祇得看事做事。小恭，那西裝小夥子，究竟是甚麼樣兒，和我們的小姐配不配呢？」呂小恭一聽這話，心說要壞，自己莫非又要扳磚礙腳，搗亂的結果，反而促成人家的一段因緣？那可是於心不甘！便正色道：「母親且聽我說，妹妹在外行動，我是一個做哥哥的，不敢多所指摘。祇說那些小報上頭，常常登她的小新聞，永遠篇上一個枝花的稱呼，就可見一斑了！今天她和兩位女的，還有一位西裝男人，在堂款談，那是無可諱言的，母親若問詳情，可以叫聽差來問，他們目觀眼見，說的一定比我詳細。」呂太太果然又叫來聽差，問他們道：「今天小姐在客廳接待的西裝男人，你們一定看見了！她是甚麼樣子？你們對我說一說。」那聽差仍見呂太太問到這節，大家面目相覷，都不好意思的說。呂太太一問再問之下，始有一個大膽的聽差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太太若問那位的樣子，也和

咱們大少爺差不多，而且身軀矮小一些，臉上沒更白皙，帶着周美公子向淚痕，年歲也不過十八九，至少出不了二十，是一位非常體面的少爺。」呂太太一聽這種說法，業已具吳為笑，堆下一臉的歡容來，裂一裂嘴唇，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那位少年，倒不是一個專門勾引良家婦女，拆白黨一流的的人物了！這還算罷了！我現在終朝每日所掛懷的，無非你們二人的婚姻問題。我願意小恭早有個伴侶，我好抱抱孫子，小芳呢，也早早有個如意郎君，我打發出去。看這位少爺，如果真是一位有根有派的人家，我們不如將差就錯，成全了他們二人的好事，也是一件功德之事。」呂太太說着，又連連點頭咂嘴，自以為然的，說是很對很對，我就是這個主意！呂小恭見母親未開詳細，先打主意，自己非常着急！以為這事又要弄糟，母親是專門成人之美的，這一回倘再像那老媽聽差的例子，那麼自己真婆氣死了！於是連忙插言道：「母親這主義打錯了！妹妹在外亂交，已是與家風有礙，而况母親又不得父親的許可，此事究竟能辦不能辦，這要父親做主才對。」呂太太再看那呂子讓時，祇見他皺着面孔，一聲不響，丟一丟手，就退往後面去了。呂太太不得主意，又問呂小恭道：「小恭，你看你爸爸的意思如何？他是不是能够答應你妹妹的親事？」呂小恭祇微微啞道：「爸爸是這家人，他向不主張自由戀愛，我看他當然是不大贊成的。」呂太太遲疑了片刻，一挺身站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去看清楚了再說，小恭，你先去叫汽車夫預備開車，我們母子到三貝子花園，看一看這位少爺。別人說話，究不如我去看了妥實，他若是個畫香的子弟，自然好辦，倘他是

一個不三不四的兒郎，那我連我們的小姐，都要責罰。整頓我們的家風。」呂小恭見母親說的，倒好有一比，比做那三國志上的吳國太甘肅寺相親，自己的母親，好比吳國太，妹妹自然就是孫夫人，而自己當然是孫權，那西裝少年，簡直就是劉備的第二，不過若是讓自己賠了夫人又折兵，未免大不甘心！馬上就阻止道：「母親何必如此，父親業已派出我，讓我三貝子花園，找着他們，喊她回來，母親不必担心，我叫回她來，由父親教訓，也就是了！」呂太太意旨堅定，那裏肯聽別人的話，祇是催道：「小恭，你不必和我說別的，這是我們小姐的終身大事，豈能草草率率，任她自己去做主，亂交男友，我必須去看看了，而後好參加意見，是好的，就給他們訂定婚約，完成她一生大事，是不好的，我也有權，帶他們打散了，讓小姐和他斷絕，我怎麼能夠不親自去？快快教車夫開車，我自自道謝。」呂小恭見呂太太一定堅持成見，自己也想開了，去了是好的，自己無法，送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，在妹妹面前，就說是來成全她的好事，是不好的，也祇說是母親的高興，與自己無涉，所謂聽天由命便了！於是不再阻撓，祇答應着，跑出來告訴汽車夫，開出汽車，在門外等候，那呂太太年紀雖尚不滿五旬，不過她這一出門，就費了力，渾身上下，都鬆弛更換，臉上也新從洗過，擦了一層雪花粉，找着一名使喚丫頭，帶着一個老媽，出來天就不早，及至和呂小恭坐上汽車，跑到三貝子花園的時候，已然是下午了。買票進門，老媽子丫頭攙扶着呂太太走了不遠，呂小恭緊緊跟隨在側，那呂太太遠遠望的，見那遊春的男女，東一對西一對的，委實難以料

數，也不知自己女兒和姑爺究竟在何處。便問呂小春道：「小春，你妹妹在什麼地方呢？你
替我們去找她呀！」呂小春一聽，這分明是正正經經，成了虧道於旨了。就也笑道：「母親
請不必着急，我們這不是已經來詢，事情就好辦了。他們在三貝子花園，那是沒有錯，可是
我們也要找一找他們，一進門那能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？必須繞幾個彎，才能找着他們呢！
呂太太太伏着那丫頭，走了二程，就累得吁吁作喘，笑道：「這就不好辦了！他們在那裏，我
們不知道，難道還讓我們繞到天黑？這三貝子花園地方大着呢！我們要找人，却也不大容
易！」呂小春竟母親有舞意，自己有心思尋人，一半也是怕母親真個碰見了那西裝少年，
弄假成真。就笑道：「母親自己娶來的，不是我沒有福，我糊了半天，母親却要來，亦了我
不到這還不來，我們或者丟去地好。」呂太太却又不聽他的，把精神振了一振，越起身
穿秋褲小丫頭就走。說道：「你不用又來勸我回去，我還是可走一走。若是找不見他們，也
早日落了回去。」呂小春笑道：「母親的精神，倒像是甚麼探險團，不達目的，誓不能休，我
們今天就作爲來探險，但願得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，我的責任也可卸開了。呂太太也不
懂他的用意，祇是一勁的往前走，進門不很遠，就是那動物園了。呂太太看着那猴子狗熊等
動物，非常好玩，另一隅石欄內的大象，也在擡頭擡鼻，向外張望。幾個漂亮密斯，全是
新燙的髮，大家圍着，爭購那枯草捆，丟進喂牠吃。呂太太一見，慈悲之念頓起，嘆口氣道：
「人家都說，惟有人，才會造孽，如今真是不假，你們看這大象，平白無故，給人鉅起來

不放，它真是可憐極了！」嘆聲未已，呂小恭忽然驚呼道：「母親你看那人是誰，那不就是我的妹妹小芳麼？」呂太太聽着，也是一驚，急去注目時，祇見那幾位漂亮密斯之中，夾雜着一位西裝少年，可惜都是背影，看不見面目。便笑道：「小恭，你去看看，叫他們過來。」說罷，呂太太也等不得了，三步兩步的追過去，呂小恭也拍步上前，開口叫道：「妹妹！你看，母親在這裏呢！」那呂小芳和幾位朋友，玩得正在得意，誰也料不到呂小恭請了老太太來。及至閉聲回首，那呂小芳却大吃一驚，忙忙的就跑過來。叫了一聲媽，說道：「你怎麼和哥哥也跑來了？我還沒有看見呢！」那呂太太老眼雖然昏花，可是到這時候，吃了驚，却異常清爽，早已看見那邊幾個女人中，換雜着一位穿西裝的美少年，真個是面如敷粉，唇若塗朱，眉似遠山，目含秋水，十二分的俊俏，登時滿面堆下笑來。把頭覓了一覓，歡歡笑道：「小芳，你們來了半天麼？我今天早起不知怎的，忽然高興了，想到城外玩玩，這也是一樂兩得，十分湊巧的事！」說畢，把她的眼睛看着呂小芳，兩皮上浮出一層神秘的微笑，彷彿就是兩相心照，盡在不言中了。那呂小恭隨侍在側，却又裝出十分恭順的模樣，朝呂小芳笑道：「這都是母親的一時高興，今天一定要我陪着來！你們幾個偏偏在此，也可謂無巧不巧了。」說完這話，他故意將眼皮擠了一擠，那意思就是告訴呂小芳要小心了，打點了！呂小芳突然和他們相遇，又見這香氣昂而孔，着實不知所以，才待想着甚麼要說，那呂太太却攙臂直前，朝那邊走去。笑道：「小芳，這幾位是你的同學和朋友麼？我想沒有見

適，你去領我見一見，我看看她們。」呂小芳尚不知其中另有緣故，見母親與致甚高，便趨前向幾位介紹道：「請你們幾位見過，這位是我的母親，今天和我哥哥來的，大家無心碰頭，非常湊巧。那幾位就是秦小姐，伍梨琳和那位穿西裝的少年了。大家聽到呂小芳介紹，都朝呂太太一鞠躬，叫聲伯母，問問伯母安好。呂太太不注意別人，把全副精神，都用在那西裝少年身上，祇迷着眼睛，把她彈身上下，打量過來，又打量過去，好像鑒賞甚麼古玩一般，這就應了北平的一句民間流傳的俗語，是甚麼：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愛！」祇看得那西裝少年心裏發毛，那秦小姐等人，也都暗暗匿笑，呂小恭却捏起一把汗，縮叫糟糕，這事情真要成了吳國太甘露寺相親，自己眼見得賠了夫人又折兵！那呂太太才點頭啞嘴，噴噴了兩聲道：「這位少爺，是雜家的公子？好一副體面的像觀！今年多大年歲了？甚麼日子，甚麼時辰生的？一向在甚麼學校上學？家中父母大約健在？看你兩眉彎彎，必主兄弟二三，姊妹也必不少！你們府上那裏？是不是本地的人氏？」呂太太這一套話，發諸肺腑，的確是相親的必問的話。但是那西裝少年聽了，却笑也笑不出來，拿一塊小花綢手絹，遮住嘴唇，祇望着呂小芳不響。呂小芳知道母親把這件事有些靈錯，她看了那少年的一身西裝，也笑了道：「媽，你看錯了！這位不是一位少爺，她是一位小姐，和我一塊，在燕西大學讀書，名字叫做鄭蕊蓮，她從小家裏養的，所以一生下就穿男子衣服，父母當作男子養育，母親，你看她穿着西裝，誤認作少爺，這也難怪！就是個人，看她一頭短髮，顯得光亮，一身西裝，

變得緊張，也常常以她爲男子。我們同她一起出來，還過着十身的嫌疑劇！這話說得呂小
 悲，呂太太不約而同，一齊大詫！那穿男人服裝的鄭蕊蕙，却粉面紅的飛起兩朵紅雲，張着
 雙手，趕着呂小芳要打。世出幾滴的髮音，笑罵道：「小芳，你多麼多舌，甚麼話都婆說，
 在你們老太太眼前，還不知檢點，甚麼再疑呢？你說你就！」那呂小芳在呂太太身後，躲
 着，連連笑着告饒，說道：「蕊蕙，我是不敢多說了！我再不敢多說了！你饒了我罷！」
 她兩個一鬧，這這酒何疑問，簡直把這秘密，整個的揭穿，那呂小芳於失望中，帶着一個幸
 運的脫身，暗暗嘆了口氣，那呂太太却愕然道：「你們這些位女學生們，可真是了不得，面
 又不得了！一個好好的女人，怎麼都要穿起男人衣服來？假如街上的女人們，都照鄭小姐這
 樣，那不是連男帶女，都混沌不分了麼？」呂太太歲數大了，裏說直爽言語，却弄得鄭蕊蕙
 聽着不大得勁，還是追着呂小芳，鬧着呂太太亂轉，嘻嘻哈哈的，兩人連笑帶鬧，亂做一處。
 那呂小芳跑着就央求呂太太道：「媽，你說一句話，她就饒了我啦！你說一句：我請鄭小
 姐在廳鳳堂喝茶吃飯，她就不追我了。」呂太太到此，看着她們幾個，自己一個長輩，安得
 辭脫東道？便笑道：「鄭小姐，你們別鬧了！我們就到廳鳳堂坐一坐，大家玩玩。」那鄭蕊
 蕙才不追呂小芳了，收住腳步，喘着笑道：「今天先不和你算這筆賬，明天上了學再說！」
 秦小姐和伍翠琳二人也上前來，笑道：「來呀！我們都陪着呂伯母，大家慢慢的走，到廳鳳
 堂去啦！」於是她們在呂太太左右，就向動物園外走下來。呂小芳看了這回幕，翻到結果，

「真想不到一個原來如此！自己好生沒有意思！同行既有伍梁琳、小姑，又有自己母親、妹妹，還是真搗而作，急流勇退的爲是。趁機向呂太太聲述：『說是有她們姊妹陪伴母親，總可以不以我寂寞，勝於我多少倍，我回去快快報告父親知道，也好敷衍放一點心，我不陪伴母親了。』」那呂太太喜喜歡歡的。原本打算大家來一個空前大聚會，在幽風堂好生快樂一下，那不想呂小恭拆台主義，先不去了。禁不住嚷道：『小恭，你是怎麼了？我和大家都到幽風堂去，你倒先想回去，這個讓大家都掃興呢！』那呂小芳由今天母親的突然而來，已可猜出一半，是這位呂小恭哥哥，又在其中做了鬼，不過骨子裏究竟如何，尚在不得而知，見呂太太不自相留，自己頗不贊成。忙笑道：『母親，你不要管那哥哥，教他回去罷！我們大家不俱願意和男子在一起，誰又願意有他來陪襯着，我們大家都不願隨便。』呂小恭一聽妹妹這話却願從己意，朝着自己說起話來，也不由好笑。說道：『就是這樣說法，我也是不願意和你們小姑們在一起，諸事不隨便，我們就此兩便最好！』呂太太噙着一張嘴，格格格的，笑了起來。聲音都打着頭顱說道：『你們瞧，這可怎麼好！我看你們雖然打扮都時髦，說起話來，簡直比我這老太太，還特別頑固。看着你們，那裏像甚麼摩登人物，真彷彿入土半截，已經就木了。也罷，小恭，你去罷。』呂小恭得了母親的允許，這才笑嘻嘻的，鞠了鞠躬，又和呂小芳一班女學生依次點了點頭，一個人回身出來。走了不幾步，那邊又傳來幾聲笑聲，大概是她們那裏講究着自己好笑。呂小恭慘不忍耐，急急的出來，也不坐汽車，一直的雇

洋車小進穿西直門，來到家裏。這一段路程，也不能夠說近，一著一往，不下廿來里路，呂小恭在路上想着又是驚奇，又是懊喪，甚感稀奇古怪的事兒，全靠自己碰上了。後來回到家裏，他祇有縮到自己房間內，不敢出頭。晚飯時爲了吃飯，不得不出來了，當然照例和父親呂子讓同席。那呂子讓於拈箸兼碗之餘，驀然見到呂小恭，就問道：「你爲甚麼先回來了？你不是和我母親一起，到三貝子花園去了？她們怎不回來？」呂小恭正是一心的難過，無處去訴，見父親提及，他便據實以答道：「她們幾個，一見我母親，都從投緣對勁，所以她們不肯一下就回來，大約是要在廳風堂坐坐，吃了晚飯再來，我是先回來的。呂子讓心裏也在掛念着此事，見兒子的說話，驟見得有所成就，才投緣對勁，而至於吃飯！禁不住氣滿胸膈，把筷箸和碗都往桌上一放，恨恨的道：『這都是你這小奴才嘴太快了！驟見你妹妹同了西裝少年交朋友，不應當在我面前，一下挑明了，惹得我告訴你母親，你母親素來多行好事的，不但不加責備女兒！反要成全了他們的好事！你想想看，我這樣禮樂家庭，詩書門第，焉能招這一門女婿，真要活活的，把我氣死！』呂小恭見父親一提此事，飯都吃不下了，知道他是最關心，而且誤會了，連忙解釋道：「父親但請放心，妹妹的那件事情，已經沒有成場的可能了。母親的高興請客，並不是爲的那件事，那西裝少年，已經判明，她是一個女人的喬裝打扮，原爲女扮男裝的。呂子讓聽得也自一呆，忙又問怎見得是女扮男裝，誰看出來？」呂小恭隨着今日三貝子花園實地情況，道說一番，又笑道：「我所以回來，也就是因爲這

件事太奇怪了，所以來報告爸爸，請爸爸放心，這件事已然成了勿庸議了。呂子讓聽了，也真分奇詫！想着此事的情節，離奇百分，不覺又寬一寬心，笑道：「這就是了！我的脾氣，你是沒有不曉得的，此事是假的，自然是好，如果是真的，我和你母親打出花紅份子來，也不能够答應，這正是吾兒女登記犬子，我是最主張門戶相當，而且最反對你們自由戀愛的，日後你們兩人的終身大事，全要由我一人做主，才能成功，否則我家可趕你們出去，也不能容你們在我家居住煮胡來。」呂小恭聽得一陣毛骨悚然，父親是正在高興之下，也不敢說甚麼，祇得連呼也不呼，低頭去吃飯。晚飯才罷，天色已黑，聽差進來一雙轎道，說是太太小姐回來了。呂子讓聽說，把身軀一坐，一動也不動，呂小恭是兒子的地位，不得不起身相迎。祇見院中燈光耀耀，呂太太一手攙着小了頭，一手攙着小老媽，後面還跟着呂小芳，笑容滿面，倒進了進來。呂小恭連忙降階以迎，說道：「母親回來了，晚飯在花園吃過了麼？」呂太太一臉高興，笑着應了一聲：「吃過了。」走進來看見呂子讓在座上呆坐，也不搭理他，祇坐在他對面，笑道：「喝！今天這一頓飯，吃的才叫高興！女兒的親事不成，兒子的親事，却有些快成了，我說老頭子，你聽見這消息，喜歡也不喜歡？」這一句話來得又很突兀，不但嚇老頭子，呂子讓爲之吃驚！就是呂小恭個人，也不禁又驚又喜，不知所以。那呂子讓這才不得不開口一問，說道：「你這人，老笑老妻，我甚麼也不好意思的說你，近來頭犯得不知怎樣好了！你去三貝子花園，業已撿了十個空，甚麼也沒有得到，如何又來尋兒子的念頭？」

這話也說了幾句，却是我的本意，由你任與而為，須要聽我的命令，我不教他，要看看他敢不敢。若聽你的話，看見他家亦姓一次，就也把人娶到家裏來，這真是一相情願，究竟有此理的事，誰先想這人家能辦麼？那呂太太見呂子謙從中作梗，自己本來是一心向高，當時也氣得不得，說：「你怎麼又來搭口？我是問兒子願意不願意？誰來要你說話？我和兒子的事，用不着你去加意見！」那呂子謙大氣磅礴，越發大怒道：「我看你們那一個敢不得我，向高子粉兒子說幾句話，我一定是我的辦法！」說完這話，呂子謙站起將身一擡，又丟着手進房內去了。呂太太看他如此，不以自己為然，只得哭哭啼啼不是，拍一拍桌案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你那裏來的一股怨氣？又要弄人發瘋了？小孫，你看你爸爸多們不講情理！我剛一提給你張羅親事，這老頭子先不答應了，催進人家是怎麼回事？也沒有問，先來說自己不好，這不是安心和自己过不去，我碰生氣麼？」呂小孫見父母如此吵吵一陣，自己旁邊看看，何好生可憐，見父親走開了，借機勸着母親道：「母親千萬別生氣了！我父親是一位慣頭的人，他自然凡事不主張急進，要從穩健中求，母親是一個急性的人，自然凡事不立時能成，依我看，你們二位吵來吵去，結果的最大關鍵，還是在我這一個人身上，我願意才能够定親，我若是不願意，誰也代我做不了主意，這話您說是不是？」呂太太起初聽他說得好好的，都是勸解自己的話，不想末後竟越出範圍之外，等於直接聲明，不得許可，不能為他提親了。當時也自一呆，說道：「小孫，你這話也是不對呀！你怎麼會不願意呢？父母為你

做主，擇的良緣佳配，焉能說是不得你的願意，不能够替你做主呢？」呂小蕊道：「母親請想，現在是中華民國了！凡事於簡單，自己不便多談，祇簡而明，說了幾句道：『母親請想，現在是中華民國了！凡事必須奉公守法，方不愧為民主國的國民。法律上關於婚姻的規定，人在二十歲以上，得自由擇婚，他人不得限制，母親你想我做主，選擇婚配，莫非你意圖犯法麼？』那呂太太聽着他的說話，模模糊糊，也可以明白了，大概是反對自己，因為自己是違法了。當時幾乎氣了個倒仰，面色煞白道：「好，小蕊，你長大了會和我吵嘴了！我不但是犯法，並且若是鬧大了，你小子還許到那法院裏，告我一狀去呢？你這孩子太好了，我真沒有白養你就完啦！」說時，氣急而喘，呼吸異常短促，坐在那裏，搖頭太息。那呂小芳原來也是鬧起事來，好在旁看熱鬧的主意，及至見母親氣到如此，自己究竟是個女的，天性是偏向母親的，便喝一聲道：「哥哥，你聽你，把媽氣成這樣了！你還不會少說兩句，給她陪一個禮，快快的站起來。那呂小蕊見妹妹也幫着母親說話，不禁怨憤填胸，想着今天之所以如此，也許是她在裏面，又造了甚麼魔！就恨恨的道：「你不要說我！你未從說我，先想想你自己，一個女人家，不說好生上學，偏要在外胡幹，你交的那伍小姐秦小姐，都是甚麼東西！她們有學生之名，無學生之實，簡直在那裏敗壞學風，害學生中的敗類。我呂小蕊雖然是一個大學未畢業的學生，可是我不日即到銀行走馬上任，當上行員，不幾年光景，我或者就是一位大經理，我那時候，錢也有了，地位也有了，勢力也有了，不用說太太不成問題，就是要想討幾個姨太太

「恐怕都不用費事，一說出話去，就也不知要有多少漂亮女子，比那素小姐伍小姐漂亮一百倍，一千倍的，來趕着嫁我，」順着當我的姨太太，我何在乎這幾個黃毛了頭，你看得我也太不值錢了，爲她們就可以向母親陪禮，這個我辦不到。」這一大篇話，冷嘲熱諷的，不亞如畫面與那呂小芳，祇氣得呂小芳臉面變色，眼淚在眼圍裏，轉了又轉，恨恨的，對呂太太道：「媽，你聽見沒有？這都是他做哥哥的，對我這做妹妹的說話，他簡直是罵我是甚麼東西！媽，你快快的給我打他罷，他把我們幾個人，一齊都罵苦了！」那呂太太聽他前半截的說話，固然是攻擊私人，對於呂小芳及她的同學，加以批評，及至聽至那後半截的幾句話，却不養洋洋乎的，都灌入了耳際，異常爲之動容，不禁拂下一臉的笑來，把適才的一股怒氣，忽然沒有了。不但不幫助女兒打他罵他，反而做點其助的，連連贊許道：「小蕊，這話你說得太對了！我雖然有許多地方，不贊成你，可是對於你這種意念，是非常佩服的！佩服你的，不是別事，乃是人雖然小，却能說出這樣透澈的話來！老實說，現在固然是女權澎漲，一般報紙雜誌，一天到晚，狂喊着甚麼：『男女平權，自由平等，』可是實際上，你再去看，那一個女的，嫁丈夫，不擇有財有勢有地位的嫌？那一個男的討太太，不擇漂亮年輕的討？所以那些話，也不過當作紙上空談，說說就罷了！我給你極力張羅親事的原因，不過是爲了你年紀一天比一天大，再不給你尋個相當的伴侶，就要有人與我爲不辦正經事了！你自己既然想得開，知道女人是好錢的，祇要有錢，你說一個太太，即使你要娶個三妻四妾，都有

人搶着了來跟你，那我這裏又圖甚麼苦口婆心，來爲你多管閒事呢？你自己賺着錢，願意，我就爲你進行，不願意，我就不管你的閒事了。」那呂小恭見母親給自己無心問的一句話，居然放下屠刀，擲手不管，立刻又喜不可言，朝呂太太起立鞠躬，笑道：「母親能諒解兒子的苦度，我對於別的，全都可以將就，惟獨對於這婚姻二字，立志須要將來得有金錢，地位，勞力，才能够娶。我現在對於世界上的女人，簡直就算看穿，隨便你是王八兔子版，祇要你自己有錢，能够供她的揮霍，出風頭，不論你是怎麼樣，她們都可以嫁給你，衣服貼貼的，給你使喚，哄你高興。否則你一文不名，或是一個大少爺，她們便要看不起，而將你加以種種侮辱，戲弄，也不教你近她們身旁一步，這種女人，我着也看絕了。」這話更說得呂太太深以爲然，抿着嘴，笑着笑也笑不來，祇連連喘着道：「小恭，你說的真對極了！我不知道你這話明白，今天在三貝子花園，你對於那些女人的情形，給我一看，我已知道了，你的確是一個好人，比我這老太婆，還要加倍頑固，我從此算知道你了，你去罷！」呂太太和呂小恭一說一搭，算是越說越對了勁，那呂小恭呆立一旁，却險些兒氣破肚皮，她哇的一聲，就笑了道：「媽，你怎麼不說一句公道話呢？我這女人，也是一個女人呀！他罵了我，就算白罵？我沒有打着他，爲甚麼他連頓帶挖苦，把我罵成不是東西？」那呂太太祇顧點頭，心裏裏佩服那呂小恭少年老成，以爲以前罵他有種種有礙風紀的事，全是有人造謠，這呂小恭一哭，她才知道二人的衝突，尙未解決，想起來了。便也不認真，摸摸糊糊的，笑道：

「你們好，好姊妹，不遲同室操戈，互相一鞠躬，算作完事吧！」呂小恭事到如今，驕貧猶榮，而況最後仍是自己精神上的勝利了？便也不多計較，朝那呂小芳躬躬身，退了出來，腳剛一邁出門坎，就聽呂小芳哇哇哇的，哭的勁更足了。

十 好像是下了一回遠東運動會

呂小恭高興興的，回到自己住的房間裏，坐定了一想，幾乎笑破肚皮，古人所謂玩世不恭，大概是爲自己寫照了。可笑自己今天一篇言不由衷，喪心病狂的鬼話，居然博得母親的信賴了，越可見世界上的女人，總是給男人征服的，就以自己妹妹的聰明狡猾而言，也居然給自己欺侮得到了家，太足出這些天來的怨氣！呂小恭想得心裏服服貼貼的，直好似熨斗剛剛熨過，無處不合適，脫衣躺在床上，唱了一陣夢裏情人，愛我今宵，不知不覺的，心血來潮，就睡去了。翌日晨起，那老媽仍然進來，招呼少爺婆上學早早起來，天不早了！呂小恭却換了一張面孔，咳嗽了一聲道：「你說甚麼？這是甚麼話！大爺是從今以後的銀行大經理了！這上得甚麼鳥學校，你從今以後，也應當把少爺的稱呼取消，改叫我爲經理了！」那老媽子雖不深知，風風雨雨的，也聽見了一點，趕忙換了口氣，請了一個安，恭恭敬敬，叫了他一聲經理，笑道：「經理先生，我這裏給你道喜啦！您當了銀行經理，我也要連帶沾光了！」呂小恭這才笑微微的，起身整理梳洗，那老媽却守在跟前不去了，直到他穿上一身西

裝，她停了一隻手出來。笑道：「少爺，不是，經理！我們給您送了會子錢，你開開賞手，賞我們兩個道喜錢吧！」呂小恭一聽，這才是一竹槓敲上了，自己經理架子，已然擺出來，一時拆不開去，沒奈何，掏出二塊錢來，拋給她，那老媽子才進了謝出去了。呂小恭花了一塊錢，聽了兩聲經理，也不由得好笑，收拾得身上整齊，一個人跑到上房，來見父親，那呂子讓却正好在上房的，拿算盤計算着銀行的賬簿摺據，隨着兩隻眼，彷彿惡狼眼，要把那些東西吞下肚去的光景。呂小恭一見，知道父親的脾氣，別的不緊，惟有銀行這一點存款，和公司股分，那簡直是他的命一樣，計算起來，甚麼也顧不得，最忌諱有人在旁說話的，因不聲不響，恭敬着侍立一旁，靜待那呂子讓，算到一段落，再作道理。那呂子讓這回大概是他的一本老賬，着實費了事，由始至終，直直的費了兩個多鐘頭的時光，他才把那算盤拋開，往椅背上一靠，喘了一口氣，偶抬頭看見了呂小恭，不由一驚道：「小恭，你幾時來的？我怎麼不曉得？你站了多少時候？」呂小恭站的兩條腿都發了酸，兀自抱定貫徹始終的主義，不肯屈服落坐，給父親一問，他才笑道：「爸爸，我站了兩個多鐘頭了！我是來請問父親，銀行裏要幾時去，看見爸爸算賬，不敢驚動，故爾站到現在。」那呂子讓一聽，這也够可笑的了！且聽他的，先問他昨天的親事如何？那呂小恭更覺得急了，一字不遺的，把昨天和珉親妹妹說的話，都講給他聽了，並且還瞞心昧己的，補充道：「爸爸，您聽我說兩好不好？我說是非要得着爸爸做主，我才能够要，否則雖美似天仙，我亦不動心。」爸爸您沒

「有聽我母親講給你聽麼？」呂子讓本來聽得是樂癢癢的，聽到後來，却又把臉子一板，一拍桌案道：「你這提你母親做甚！我昨天一夜，也沒有和她說話，郭老東西可惡極了！」呂小恭不覺心又提到癢處上，趕緊笑道：「爸爸說的是，我從此不提了！」那呂子讓摸著鬍鬚，自己想了又想，又微微的笑了。說道：「你倒是個熱心的孩子，聽見給你銀行裏找職業，馬上就催了下來，其志可嘉，其熱不可及！你也不想，連入股帶介紹你入行，起碼要費天功夫，那不是幾句話能辦的，至少也要等幾天呀！」呂小恭見父親說來，非常和氣，便又安心敲他一下，因笑道：「爸爸說的也是，學校上課，我是不去了；不過我有必要到那學校裏，求校方寫幾封介紹函，派我先去銀行裏參觀一下，以便作自己將來辦事的參考，爸爸你看如何？」呂子讓一聽，也又笑了，說道：「那還有不許可麼？你自己做的好學，當然是不難下問才對呀！」呂小恭便又提出要錢的問題來，請爸爸破一破鈔，拿幾十元錢，再做一套西裝，買幾本銀行書籍，先研究一下。呂子讓不稍遲疑的，一下就給了他一百元，呂小恭放在腰裏，歡歡喜喜的，出門來，身上有了這多錢，又不知怎樣好了！暗想自己有了錢，有錢，祇欠一位女人，陪同自己花，僅僅一個人，有錢花了，又有甚麼趣味？想到這裏，一顆心漸漸的浮動起來，終於不知所云的，信步出了家門，又跑到中山公園來了。呂小恭一個人到了公園，悠悠自得的，兜上兩個圈子，禮拜一沒有甚麼好看，桃花開過去，丁香花開得一簇白，一簇紅的，清香撲鼻，中人欲醉，然而，這都不是呂小恭所需要的，視為漠然，呂小恭所

雷婆的，像個活人，所以牠感覺到沒甚麼好看，也不過沒有好看的女人而已。雷婆溜進着，再拍拍眼間的錢，覺着有些索然無味。兩個圈子兜完了，他就要出來，已然走出園門了，忽然園門外飛來二輛汽車，車門開着，跳下來一個花樣柳眉，粉裝玉琢的美人兒，身後跟定了兩名馬弁，擺前一亮，就走了過去。呂小恭看那女人的半張臉，在跟前映地，閃閃眉目之間，異常的斷熟，正想不起在那裏見過。那女人却忽然一回頭，定睛看一看他，蹙了一聲道：「這像先生，你不是前天晚上在開明門前賣給我那條大麼？」那呂小恭給他一提前因，忽地就想起來了。立刻摸袋裏錢，摸出那張十元鈔票，自己看了看上邊，寫的却是白蘭和同八百四十四號，長宅張太太。自己原本就無誠心，所以接來錢，並沒有發言，於第二天到她宅裏去掉換鈔票。便笑了一笑道：「對了！張太太我還沒有到你府上去，這張鈔票，還在這裏放着呢。那張太太聽說，又看了看他手裏的鈔票，登時撇着嘴，道：「這錢用不着你們，就退還呢！我問了好幾間門房，都說沒有見你的面，你怎麼不去呢？來，你跟我來，我掉換給你。」呂小恭方在遲遲未決，那張太太已揮手令馬弁走開，說道：「這錢用不着你們，你們上車，等我出來再伺候。」馬弁答應走了。張太太就剷他一眼，洋洋的笑着道：「來，你跟我進來，我換給你錢。」呂小恭見她把馬弁先送去，自己的心，似乎放開多了！便大步跟他又走進園門，張姨太太在前邊，進了中山公園，却不在西走，一直的向東邊地下走來。張姨太太是行健會的會址，除了一個噴水池，大早起有人打網球練拳之外，全是聽得有人

走動着。呂小翠臉滿得意，笑對着李壽，道：「這不是我走過這了麼？那時候太太走過，不走走，誰不住心，去過小園道，一彈太太，你這是在那裏去，這不是我走過這了麼？」那時候太太說：「不四言，一氣氣往來，今個軒走去。」呂小翠舉到如今，不便中止，也便跟隨走進去。那時候太太更抽頭進來了，道：「這才估正午，剛頭，先合意，把那櫃屏左右擦上了。」笑着讓呂小翠坐，道：「你先請坐呀。」是我的東邊，請你在這裏坐一坐。你不能少賞臉麼？你看看，這大廳裏沒有別人，再搶王個屏，說起話來，不怕有人聽，也不怕有人看。再要硬說，也沒有了。」呂小翠見張太太居心巨測，自己原來笑着請的對派，他拉張老太太這時同他漸漸接近了，似乎不以爲然，漸漸就把胆放大了，看張老太太一團花容，也不羨心上動了羨心，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？這地方可不錯？幸爾今天沒有寒氣，若是有害氣，二日就不好說了。我們趕得也算麼巧呢？」張太太說：「這期從自己，若於寒氣，常與。」左右兩屏一扇屏，那首邊玉案在邊，手把，開過甚麼東西？隨便暖暖穿夾襖來，看看那菜，目，都很合適，接二換頭，說道：「不必掉換，照樣來。」客，那兩邊又把菜牌，舉到呂小翠這邊來。呂小翠見張太太的意見，是要吃起大菜來，弄得自己也受寵若驚的，模模糊糊的看看菜牌，燒燻他主廚菜一份。又眼望着張太太，苦着臉兒，却笑道：「張太太的意見，是怎麼？我都不知。那要飯我倒不好意思收了，這張中元鈔票，談不到換換，可請你收回去，嚴重，請我來，說了如何？」張太太太過得相，一餐接一餐，說道：「這是你說話，我聽。」張太太實實，你一個耳光，你

想看看，我今天，一元多錢一磅的大菜都請你吃了，還在乎這區區的要價不？你連菜不要提了罷！我們以後的日子長着，告訴你罷，露這樣，可不成麼！」呂小恭吃驚之極，就發笑，無語以對。郭張姨太太又拿粉紙揩揩面孔，拿胭脂搽搽嘴唇，羞惱做臉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說你這書生在天爺，我和你總算見了兩面，不但是有運財之好，而且又被此坐在一堆吃飯了，我問問你，你的貴姓高名，家住何方，以及所肄業的學校，都還沒有問你呢！你就驚訝我！」呂小恭看着她搔首弄姿，一副浪蕩神情，自己和她面面相對，覺得心旌搖動的，簡直就不免自持了。勉強把自己的姓名，以及居住的地方，及肄業的學校，都告訴她。郭張姨太太聽罷，自己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在家裏還是一個世家子弟！我們這種惡習，在世家的姑們看着，是極不合禮法的，是應該唾棄的！你應當守一點禮節，莫要以爲佔了便宜，而一去告辭別家，這道理你懂麼？」話時，把腳底下的高跟鞋皮鞋伸過去，一連踏了呂小恭兩上兩下，表示其交之惡。呂小恭是一個甚麼人，這種風情月意，如何耐不懂？也便自認爲佔着了便宜，兼笑罵坐的，和郭張姨太太漸漸談話，彼此推襟送抱，合詞心儀。一頓酒飯，由小吃了水果咖啡，都不寂寞，就去了。臨了，當然是那張姨太太送的銀子兩個，人出了茶金兩，郭張姨太太又拉着長廊，走到松欄的門前來。到了那松欄門口，張姨太太却忽然擱脚，一停，昂了一昂頭，用假穩了二鐘，呂小恭，笑道：「你！我不知不覺的，怎麼走到這裏來了？這不是要出去去了麼？我的汽車馬奔河都離外邊離着我呢！」呂小恭吃完了飯，以爲她要去，及至張姨

在門前說出這話，不免又一頓，笑道：「汽車在門外，那張太太出去就坐上了，豈不更甚便當呢？」張太太止步不前，把她的粉頭，一左一右的，慢慢的擺上幾擺，很不願意的樣子，說道：「不行，我不坐家裏的汽車了，我們回去罷，不要出這前門，我們往後院裏去。」呂小恭吃了人家的飯，祇得依着她，又和她往回走來。到了社稷壇後面，張太太却沿着河邊，一連的走上冲橋公園後門的那小橋上。呂小恭莫名其妙，跟她走上前來，隨口又問道：「張太太，你可是要出去？這是到了後門呢？」張太太走到木板橋中間了，給他一問，馬上又站住了，手扶着欄杆，往下看那融化未久的一池春水，出了出神，隨又把頭扭回來。呆呆的看着他，問道：「你說什麼呢？」呂小恭見她沒有聽見，祇得再說一遍道：「這是到了後門了！你是不是要出去呢？」張太太聽了，忽然噗嗤一笑，兩隻手叉着腰，秋波流轉的斜視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是呀！我要出去了，你怎麼樣？還溜一溜，這是一同出去？」呂小恭偷測不透她的心意，這在自己倒是兩可，於是笑道：「我出去也可以，不出去，也可以。」張太太把手搖弄着衣襟，又抬頭溜了他一眼，把手對他一招道：「如此你就來罷，我帶你到一個地方，隨便玩一玩，我想你是不會不去的，跟我來罷。」呂小恭聽她一招，就跟她出來，那張太太到了門外，叫洋車夫拉到東長安街電話飯店，呂小恭一聽，心下明白了，那電話飯店是自己的舊地方，她要到那裏去，這未免是逛門弄斧了。當下不說話，坐上一輛洋車，和她一前一後的，跑到電話飯店。那電話飯店西窗，見了呂小恭，是一次頭頭生眼。

，早飽不甚了，見了張姨太太，却笑逐顏開，攀越款迎道：「張太太，您來啦！今天開多少號房呢？」張姨太太祇笑微微的，說了兩個字：「照舊。」那西恩硬又捧茶着打量了呂小恭一眼，帶她們穿過一條樓道，到後邊的一間房門外，帶門讓她們入內。呂小恭一看這位張姨太太，電話飯店如此之熱，早就呆了，及至見這間的大小，竟和自己上回同樂任一位小姐湊開的，不相上下，更是爲之咋舌。一進門先席地在沙發上坐下了，兩邊張了一張，笑道：「這房間還不壞！」張姨太太祇用眼睛一掃他，一聲也不響。西恩端着二盞茶進來，既不招呼他們寫茶來，也不讓她們先付房金，斟了兩杯茶，說了一聲：「張太太吃茶。」就出去了。呂小恭一見，更足證張姨太太在此之熱，自己祇有納悶不置。那張姨太太是一個開房間的職家子，她到了飯店，就如回到了自己的家裏一樣，不但把頭上手上的裝飾品，一齊都卸下去了，就是身上的長衣服，也卸脫下去，試穿着那短小衣服，取出自己隨身的化粧品，對着那梳粧台的鏡子，重新修飾一回。弄得粉香四溢，肉氣噴鼻，粉伶伶的幾步，走來呂小恭的對面，捧來一張小椅子坐了。再轉腰拉開那床旁小立櫃的門，摸出一雙草編的拖鞋來，脫去高跟鞋，換上那拖鞋，踏在地上。再抬了抬頭，看見呂小恭光着兩隻眼，正望着自己的腳，便嫣然一笑道：「小恭，你在這兒聽甚麼呢？」呂小恭給她問得臉皮發熱起來，反不好意思了，忙收轉兩隻還很似的眼，笑道：「我沒有看甚麼，我是看這房間真不壞，住在這裏頭，真也舒服沒有了。」張姨太太拍手着腳的，故意笑着她的寫臉姿態，笑道：「你說這房間不壞

，我這不大滿意呢！你可知道，這房間就是沒有浴室，要洗澡，還須要到公共的浴室去，這就差着一層，太不方便了。」呂小恭聽了這話，派頭太大了，不覺笑道：「普通開房間玩玩，要浴室幹什麼呢？又不是長遠住在這裏，至多也不過是一兩天的主顧罷！」張姨太太聽了，却把手一搔髮角，揚了揚眉頭，微微笑道：「你既是明白開房間是玩玩，那你不應當到與浴室無關！像今天你不洗澡，我就說出來，也不要你的，這是一件很要緊的事，你若忽略了，那就不對了！」呂小恭聽了這樣肉麻的話，早已六神無主，怪可怪的，祇剩了裂着一張大嘴，哈哈笑的傻笑。兩人圍了一會，終於那張姨太太的督催，呂小恭模模糊糊的，到那公共浴室裏，洗了一洗。穿着一件毛巾布的浴衣，手裏拿着那皮鞋西裝，怪洋洋的回來，房間的門是關着的，却望見門上玻璃窗，電燈照得雪亮，照例的敲一敲門板，聽見裏面有人應聲，一推門便走了進來。却不防腳踏進房間，那房間內却是空空的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，張姨太太不知到那裏去了。呂小恭看着這房間，寂然無人，不由嘆了一聲，這當兒，身後忽咳嚥有人一笑，接着拍地一聲響，電燈開關閃處，房內的電燈，霍地就灑屋灑滿，呂小恭嚇得又呀了一聲，那房門却彷彿鬧鬼，拍地一聲，就關上了，接着嘩的一聲響，把房門上的小鎖，也隨着扣上。呂小恭慌得一回身，正迎着迎面幾股風，香噴噴，彷彿一條蟒蛇般，撲在自己身上，把身體纏繞起來，連口氣也喘不過來了。這一夜由呂小恭，簡直恍惚忽忽，昏昏沉沉，莫名其妙。直彷彿身體經過一番電氣治療，千變萬孔，都舒通麻木，親身於雲

鐘之內，天亮了，反而沉沉的睡熟，這一覺醒來，就算晚了。房間仍是空空如也不說，那太陽光照在窗簾上，把半間屋子，都映成通紅，分明是將近午牌。呂小燕從地坐起來恍恍惚惚，還記得昨夜一星半點的斷雲零雨，惺惺迷迷的，定了半天的神，自己不知是笑，也不知是怎麼樣。就這樣的怔了些時，眼睛忽一看那床旁的小立櫃上面，赫然一張字帖，給一隻鑽鑽石的金鐲壓着，在旁邊放着。吃了一驚，忙去取起一看，鑽石鐲是張姨太太隨身之物，不必說了。那字帖上墨跡淋漓，歪歪斜斜，寫的却是：

呂少爺

昨天真值得留戀呀！我早起看你睡的很香，不忍再叫醒你了，所以就不辭而別了，你可別怪我呀！我這次和你作別，可不一定甚麼時候和你見面，你千萬別往我們公館打電話，因為我們大人不好意思，讓他知道，可不是鬧着玩！我但得功夫，一定打你家的電話約你！

倉卒之間，臨別沒有甚麼贈與，這麼怎麼辦呢？也罷，把我的鑽石鐲留一隻給你，由你發賣了，作甚麼用，隨你便！這隻鑽石鐲，也值個千八百元，別好東西不值好錢的，讓人家賺了，要賣一個相當的價錢才好。

這字帖下連名字也沒有署，禿頭文章似的，這就完了。呂小燕再看看那鑽石鐲，光華燦爛，確是一件珍品，自己想，暗暗發笑，這難道說，是住自己一夜的報酬？那麼這位張

姨太太簡直是一位女嫖客了，自己又成了甚麼東西呢？想到這裏，李鴻那一雙爛石欄，裏面一熱的，彷彿也紅了半邊。正在這居心有愧的當兒，忽然又聽房門外一陣喧嘩，是那裏惹起的聲音，一個笑着問道：「喂，你們那位，走了沒有呢？」又一個西崽笑道：「沒有走呢，他正在裏頭擺着呢！叫他小子受的！七品小恭聽道這裏，我把腳帶都動了動，果然這禮做麻，真好似下了一回遠東運動會。成績如何，雖不自知，可是這競賽的劇烈，也就由此可想了。因又側耳一聽，那西崽倒還在門外唧唧噥噥的說話，一個又笑道：「這位張太太，也够賣她的場行了！三天兩天，帶着一個一個，不同樣子的漂亮小夥子來，在這兒開房間，怎麼沒有一個長遠的，都是一到就完了！」呂小恭聽這話，才知道這位張姨太太所以在此地太熱的原故，不祇因為長本照顧，還特別特別，每天換一個男的，那就難怪乎昨天自己乍一進門，覺得她們那樣注目了。不過照她這樣，幾天換一個，那裏又有甚麼真情實意？分明是一個玩弄男性的畜父子，那麼她何以又要備送自己贈品，那一雙鑽石手鐲呢？呂小恭正想着不解，那外邊另一個西崽又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？我卻早有耳聞，聽見說了，上一回有人來這裏開房間叫姓李的，一個客人，看見張太太，他進房間就和幾位朋友，談起她來，我在旁邊偷聽了幾句，你猜怎麼樣？原來這位張姨太太財來，並不是出於自願，打甚麼野食吃，她却是受了那位張總長的要求，給了她錢，出來這樣辦的。」那西崽聽說，趕緊的就問道：「你說的未免奇怪了！天下還有那甘心出賣要當王八的麼？怎見得這位張太太，是他們紳長錢糧出家的

呢？一呂小恭聽到這裏，自己覺得奇心勃發，必想查這就罷了。其個是我亦欲聞，誰能告訴個明白，她拆下地來，雖有一雙草編的拖鞋，靠近那層門縫旁，細細的去一聽。這一回更覺驚了，那兩個窗簾正是粘在窗外，一字一節，句句都透入耳聲，派起那另一個窗簾笑道：「你當然不聽話，而且還想不到，原來那位長官長官，原來不成了，素日講方烟羅又大，早已不能生育了，不過他的膝下，男女孩子都沒有，無日不在盼個兒子，所以他的姓木沃出來，這樣動找條狗叫木狗子，你請家裏去捕些，魯木狗是他想思羅羅與家的好法子，借木狗的類，委自己的養子，這可真是他未曾想到，得有當家者，凡這女人，要過男人，在五六個世界上，不用得過生育，像他這般木沃，廣身且是女人可去的養子，這這又這們胡亂下米，那還打算養甚麼孩子，簡直是夢寐罷了！」那窗簾可不許他重聲道：「你這不好，倒有這種舉動，我就不知道女人一經這般男人，原來就不能生育了，那麼甚麼養子養的姑娘，還有人討問去，做太太呢？」那另一個窗簾笑道：「那這不過是既動罷了！誰說女兒家，養到那地方去接姑娘呢？好人家的姑娘，應有的足呀！」說到這裏，那窗簾嚶嚶大哭，有去母兩惠，他們聽着才沒有了。呂小恭聽了這三番說語，自己道：明白，原來那張姨太太不是前輩的來和自己開心，却原來內中還有深長的意義，這則兩道已赤赤的狗子，這倒也是開所未聞的一件奇事，今天給自己發上。因之換那雙鑽石手鐲，蕭蕭的掛着，這一個就是自己的代價，怪不得她說是後會無期了！房門外既然沒有聲息了，房裏邊的呂小恭，也就靜靜

的散拾衣服，整頓好了，拉開房門，走出去。那西老們看見他出來，每人都捧着一箇孔的怪笑，呂小恭還是直挺挺的，同他們一聲：「這房期的被，我太太付了錢了。」那西老笑道：「替過了！你走了。」呂小恭羞慚的，跪了他們一拜，這身出來飯店，這裏離着某安市場最近，呂小恭出來，無處歸宿，先到這場裏溜一飯館裏吃了一回便飯，把肚子裏填滿了。然後又出來，拿出那隻寶石手鐲，到花園前首的一家金珠店裏，給他們看上一番，那店裏看了他這樣的一個漂亮小獅子，羨慕得直想：「要手鐲，這豈不是這那一個想相好的贈物，說不得是知難不知難，難得標他一個破家，硬着這難不放手道：『你這隻手鐲，真可是不壞，就是二錢半現在，鑽石不值錢，請買二兩的，都賣幾兩呢，所以我不捨得前正了，你裏買多少錢呢？』」呂小恭聽他一路要賤，自己甚是不耐，就笑道：『你看這多少錢，可以買幾只，我可以買，我也可以到旁處再買去。』」那店裏不聽不忙的，偷了三顆手指頭，向他笑了笑。呂小恭以為這東西就是三百，這還若一個破家的，買去一罰他時，那店裏又不聽不忙的，說：「這二句半，三十塊錢。」這二句半塊錢，幾幾乎把呂小恭的肚皮氣破。暗暗說了一聲罷了！真是他親的好商。他笑道：「三十塊錢不少，我就是不買，你們等來罷！」那店裏故事的不放手，又從袋裡一下口風道：「那麼你多少錢才能換買？」呂小恭也輕輕的伸了一隻手指，那店裏陰惻惻的笑道：「一百塊錢還嫌少麼？」呂小恭把手就把那隻手鐲拿了回來，拿到衣服裏去，說道：「不賣了，不賣了。」仰頭就走。那店裏却追着，一手連聲的喊道：「請回來，請回來，先洗請

來問。呂小恭回着頭道：「你們是怎樣做的買賣，我不是知物不知價的，聽你們再詳詳細細入。」那店夥把呂小恭請回來，便讓他坐下，又教小徒弟給他斟茶燃烟，應酬了半天，然後又笑道：「你若訴我一句話，到底要賣多少錢，我好請我們掌櫃的來看，實不相瞞，我也不敢做主了，這裏西的出入太大了。」呂小恭再伸了伸指頭，那店夥笑道：「先生，是不是一千？」呂小恭笑道：「你既知道，又何必多問呢？」那店夥果然就進去櫃內小處，過不一刻，果然走出一個四十幾歲，禿頂的胖子來，據說是這家金珠店的大掌櫃，又娶了呂小恭的半個，翻茶覆水，細細辨說半天，他點了點頭，表示無訛，然後又笑道：「這東西不壞，賣一千元可不少些，我照市價給你，這鑽石，雖是好東西，太碎了，倒不值錢，給你拿七百塊錢，發給我，也就是了。」呂小恭聽他一張嘴就是七百元，自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，聽說這東西原來真是假貨，眼見得這財是發了。正在樂得裂着一張嘴，說不主賣不賣來，忽然門外衝進一陣香風，走進一位婷婷婷婷的女人，穿的一身黝黝的新裝，脖頸上，圍着一塊最時髦的披肩，和他像是一樣，嚇了一跳道：「久違了，少見哪，我說這位不是呂先生麼？」呂小恭一看這女人，就幾些兒新出一聲老大！原來此人非別，正是自己前次由電話飯店追出秦伍二位小姐，談入她家，在中山公園圍得一場糊塗的那位山梁雄雉吳小姐。自己正說不出所以然來，那吳小姐就笑道：「呂先生，你別不認我呀！你上回欠我的，還沒有給我呢！今天冤家路窄，見面一儘裝充怔，就算完了麼？乾乾脆脆的，說好的罷，哥哥亮。」說着這話，她

的那隻右手一指，大指和中指一捏，拍的一聲微響，就算給了呂小恭一個匪子吃。呂小恭更不理也不行了，祇得起立笑道：「原來是吳小姐，我的眼拙了！實在對不起。」吳小姐這才斜着眉頭，嗔嗔的「一笑道：「這還不錯，我說的是呢！一個人，就這樣兒，交一場朋友就完了？」呂小恭既已認下，少不得含笑認錯，兩人又費了半天話，直弄得那吳小姐回嗔作喜了，那店夥才又笑道：「呂先生，咱們那種買賣，怎麼樣哇？」呂小恭笑道：「那是少了一千不行，你們祇花七百元，那是辦不到的。」那位吳小姐一聽，早搭了話，問道：「你們說甚麼？七百一千的，敢真是買賣甚麼紅貨？」那掌櫃是知趣的，忙笑道：「我們商量一點別的事。」說完了將呂小恭請入內室，他抱着那顆石鐲死不放手，山說海說的。遞了一個高價錢，八百元再多不花了。呂小恭也是因為那位吳小姐在外邊，自己若再和他們拚斤播兩，鬧大發了，諸多不便，就狠一狠心腸，一口答應下來，那掌櫃的馬上派人出去，拿了一些五十元一張的整票，十六張整整的八百，當時錢貨兩交，生意就算做成了。呂小恭說話就告辭，掌櫃送着他出來，到了外邊一看，那吳小姐原來並沒有走開，她和那店夥們，正在說說笑笑，拿着幾件水鑽的戒指手鐲，看來看去。看見呂小恭出來，她猛的把那一隻鑲鑽着水鑽的手鐲，往手上一套，又朝呂小恭一搗，說道：「呂先生，你瞧這手鐲，漂亮不漂亮？」呂小恭便笑着，說漂亮！那吳小姐就將手一放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漂亮，我就買了它，呂先生，你替我把錢給他們罷。」呂小恭一聽，這如何能行，硬敲竹槓，自己剛賣了一隻鑽鐲，如今焉能又買

「這人？就笑道：『這太貴了！』」一袋總共幾百，我買不起。」說完，那掌櫃和吳小姐一齊都笑起來。他們說道：「這是洋金的，加上幾粒水鑽，好錢也不值兩三元錢！比不得真貨，要千八百元的。」呂小恭一聽才兩三元！自己就答應了，那吳小姐不勝之喜，登時把兩隻都戴上去。把一隻手帶起來覆去的，在呂小恭面前晃了半天。笑道：「呂先生，你瞧這好看麼？我瞧瞧它，漂亮不漂亮？」呂小恭祇得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漂亮極了！真是漂亮！」吳小姐聽他講得漂亮，就把手一指那店夥，向呂小恭道：「你說完漂亮，倒是給人家錢哪！這不是說說就完的事呀。」呂小恭祇得把那鈔票又掏出來，都是五十元的整鈔票，不得不拿一張讓店夥去找。這一筆錢，那吳小姐更特別注意了，一看那呂小恭，並不是一個窮光蛋，身邊還有許多大洋，馬上就念頭一轉，生了一個主意，在他的錢找回來之後，出來纏着他，不教他逸去。說道：「呂先生，謝謝你來做鈔，替我買裝飾品，我這裏有一點好心獻上，請你賞光做會，吃一點東西再走，這裏離我親家住的不遠，坐坐去。」呂小恭打算要推辭時，那吳小姐已是不依不饒：「你這個人，教我說甚麼好呢？我是記着你愛吃著餛飩，這回讓你吃個够。我親自動手，和我媽包它幾十個給你吃，讓你吃够了，你怎麼反到狗咬呂洞賓不饒好人心了呢？」呂小恭聽她說得十分懇切，自己再一回想那前次在她家吃吃喝喝，玩玩樂樂，也倒有趣。這幾天又實在的苦悶了，給那秦小姐伍小姐，以及自己的妹妹弄得糊裏糊塗，絲毫沒有樂趣。承其吳小姐不念舊惡，為甚麼放着這一個找樂的地方又不去呢？呂小恭想到這裏，他的心

這種時候又一變，推着去去無妨，就笑道：「吳小姐，請你客氣一點，不要拉拉扯扯的，和我這們講講，我去一抽，你也就完了麼？」吳小姐這時候才又堆下一臉的笑來。說道：「你這大糊塗塗塗的，說話向來心不應口，口不應心，不成，我非要盤視着你，你想要答應，又造了可不成。」吳小姐倒也敢剛了，吳小姐說：「那吳小姐果然叫來兩輛洋車，說好了地點，押着他坐上去。那吳小姐平的女兒出來坐車，永遠是女的坐車在前，男的坐車跟隨在後邊，可是這一回吳小姐却大反常，非讓呂小恭坐車，在前先行，然後她坐車後面跟隨，兩人來了一個天掉換。呂小恭帶着植物用心，自己無可如何，祇得眼睜眼貼貼的，在前領路，一連跑到吳小姐家裏來。那吳小姐的母親，肯聽得呂小恭，兩門來一見是這，立刻就笑了一聲道：「呂先生是甚麼風吹來的？怎麼今天肯是陪到我們家裏來了？」那吳小姐笑道：「媽，你這話說的真對！我今天若不是碰上他，特特的拉了他來，他還不來呢！這小子，沒良心透了！」呂小恭聽了這話，一楞一楞的，自己氣好冷笑不語。大家進到房間內，吳小姐先拿錢讓母親去開蘇門外的洋車，然後又拿出錢來，讓母親出去，為自己和呂小恭預備晚飯，吃煮蹄子。再和她出去，喚喚陪陪半天，她不知說了些甚麼，那吳太太提了二隻小籃，又帶了幾隻瓶瓶罐罐的，先出去了。這吳小姐和吳小姐久別重逢，自然免不了有許多恩情可述，在一塊膩了半天，那吳小姐願他上歐在中山公園予以禮堪，太不嫌朋友。呂小恭尚勉強着自辯道：「那天實在是不得已了！那兩位女學生，都是大家的小姐，又是自己妹妹的同學，所以不得不

那樣，祇得請你原諒了。」吳小姐和他鬧，也鬧不出所以然來。何況自己的真正的目的，又不在那件事上。祇笑道：「那兩位女學生，原來是各班的同學，我還以為是我的同班呢！看她們那樣兒，可不不大正經嗎？」呂小恭看他加以批評，自己本來是羨慕着那兩位小姐，硬隨聲附和的，笑道：「你還以衣服來說，當然是差不多的，這年頭貧學富，富學媚，太學的女生，打扮出來，往往就教你疑惑她的身分，本也是不足為奇的，全在乎各人的所好如何而已。」吳小姐把手攔在他的肩上，輕而又輕的拍了一拍，笑道：「你這人，真是了不得，甚麼媚不媚的，你敢罵我是媚麼？你這小免崽了！」這聲罵，和這一下打，更把呂小恭弄得神魂蕩然，飄飄的，不知身在何處，祇剩了裂着大嘴，哈哈的憨笑了。兩人夾七夾八的，說了一陣，早已把感情恢復過來，那吳太太買了佐料和蔬菜回來，馬上下廚又忙起來。當真為呂小恭包了兩餃子吃了吃完飯，呂小恭又和吳小姐說說笑笑，到天黑了，站起來不免向吳小姐告辭。那吳小姐却扯住他，非但不放他，反把一個身子，都交代到他身上，坐在他的膝頭，猶如一條毒蛇，纏纏繞繞的，裹住他的身軀，抬手又把他的襯裙上的肉，掀起多高，捉起來又放下，說道：「你這人，真沒有良心，好容易碰上了，人家請你吃煮餃子包煮餛飩，你好意思就這們走了？嘿！你那叫什麼想啦！」說完了這話，春情溢流，對他秋波亂閃，頻頻的送媚，還一味把呂小恭支使得進南北都忘了，盼盼的祇顧笑，撫摩在椅子上，再也扎掙不起。就這樣鬧來鬧去，晚粥調半餐，那吳太太給他們沖茶兩碗，又送來幾塊饅頭點心，一碟菜

瓜條之類，乾果，並且爲他們鋪好被褥，笑道：「得了！天不早了，你們再說會子話，吃了點心，可就該歇啦！」說完了，她笑了，又看了看吳小姐，那吳小姐却早發覺了，賣弄她的嬌態嬌聲，說道：「姊？你這是怎麼說話呢？這們大了，連睡覺都不知道，那可真是白活了！」吳太太又笑一笑，退出去了。吳小春看看那兩碗藕粉，再聽聽那蜜果點心，就不禁想起前幾年逛北平的一等茶室，臨要睡覺的一壺文章茶，不由暗笑，她還不承認是媽，這一切待客的條款，已經完登婚室住了，她還充好朋友，豈不好笑！因也隨隨都臥那，吃了那藕粉，吞了那蜜果，和吳小姐說笑着，就此良機入彀，高想到躺下不及幾十分鐘，還沒有睡妥實，忽然門上簷天動地的，一陣亂敲起來。吳太太剛睡了一覺，一聽見了，「還沒有出去開門，那吳小姐已然從床上，覺得一跳而起，說道：「壞了壞了！這東西早不回來，晚不回來，偏偏這時候跑來，這真糟透了！」吳小春看她如此慌張，尙不知是她甚麼人跑來，弄得她如此害怕，也慌得坐起來道：「甚麼東西來了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有我呢！」那吳小姐急掩住他的口，不令敲聲，然後低低的告訴他道：「你管是誰來了？那是我的丈夫回來了，她一個月兩月的不同來，偏偏今天回來了，你快快的藏起來，等我夫妻倆偷走了罷！」吳小春聽說是她的丈夫，自己却不免驚疑道：「這話不對呀！你是吳小姐呀！那裏來的丈夫呢？」吳小姐看他在這千驚萬險之中，還有功夫如此斤斤折兩，禁不住急道：「你不要問了，說起來話長了，一言難盡，我的祖宗，你快藏起來罷。」吳小春方要問她藏在甚麼地方，忽然那吳太太在旁

舌頭，憨憨的笑道：「來，給我來一杯涼茶，請們先解解渴，再拿根烟捲來，給們們過過癮，今天晚上，趕巧了你家裏沒個人，我也孤孤單單的，可憐了這們些日子，請們要幫幫高興興。話說未畢，呂小寨又吃了一嚇，解作這玩笑可太大了！他們若是一高興的話，早已伏在床下，豈不成了發背了？忽然那吳小姐拍的一聲，像是打了那賊裏一巴掌，笑道：「你這小子！真是又頑又軟，甚麼東西！剛說的怕我屋裏鬧着甚麼人，這會又說趕巧家裏沒有人，你這小子又要指着我，混事吃飯，又恐礙我甚麼正經人，真難為你這小子裝，你是人哪？」那孫家祿聽着這話，又笑道：「你聽，我也不過是這們說說罷了！倘若你屋裏鬧着甚麼人，怕我不和他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別說我是指着我媳婦吃飯，看不見，還別罷了！若是看見的話，怕們這條命，還是弄和他擠了不可！」吳小姐聽的一聲不響的笑，可是誰沒敢往下說甚麼話，可見那賊裏的兇狠性，不是當要了。這樣的過了一會，雖不見床上的響聲，呂小寨却在床下，悶得透不過氣來。好容易，床上微微起了一陣軒聲，黑影裏，吳小姐一個大挨下床來，低着身軀，招呼了床底一下輕輕的喚道：「喂！出來罷別鬧着！」他應了！「呂小寨這才戰戰抖抖的，由床底下爬出來。吳小姐却不容他說話，一把就拉他出來，扯着到了戶外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趕的這們巧，你多有受用了！我們實在對不過，你可不知道，這小子太極了，一點也不講理，若是犯在他手裏的話，不用提過活命，他打過兩回人命官司，這脾氣至今還不能改！你沒有別的話，頭上腳下的聽着我了，你先暫一步，等我對付他走了，天

亮了，你再來都不遲。」呂小恭本來已是心膽皆寒，恨不得趕快走路，聽說她放自己走，當然是求之不得。連忙笑道：「這話對的很！我也想快快的走了，不過我的衣服，一件也沒有在身上，難道你就讓我這樣赤身裸體的走路麼？」果然那吳小姐一看他赤光光的一個身軀，也忍不住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容易辦，你在這裏等一等，我進去，給你拿了出來，也就罷了。」話言未了，那裏面的醉漢，忽然又喊了起來道：「喂！你又溜了！快快的滾來。」吳小姐果然連連答應着，跑了進去，那醉漢噤然無語，大概是又睡去了。吳小姐隨後慌慌張張的，拿了幾件衣服出來，交給呂小恭道：「呂先生，你穿上快快的走罷！這小子今天不順聲！你聽見沒有呢？」呂小恭也慌慌張張的，把衣服穿上一看，却是小衣服，外面的衣服，一件也沒有拿出來。登時怔了道：「這都是襖衣褲，沒有外邊穿的呀！」吳小姐看了看他身上，果然祇穿着短衣短褲，一件外邊穿的衣服，也沒有給他拿出來。也不禁笑了起來道：「我太糊塗了，如何抓出你的小衣服，把外邊的倒忘了呢，待我去拿一件。」呂小恭也看着自己身上，啼笑皆非道：「我這樣一身短衣服，如何能出去呢？你快快的給我去拿，我在這裏等你。」那吳小姐才要回身，忽然那臥室裏，又震天動地的，大喊一聲：「你們在那裏說話，那搭話的男人是那一個？我要打出來了。那吳小姐又慌起來道：「這個王八小子原來沒有睡熟，他裝着玩呢？我的活祖宗，你先出去，我明天再給你衣服，還不行麼？」呂小恭是

賊人胆虛的，也大大的吃了一驚，又聽那屋裏床帳響動，人是已經跳下了地，祇不過尚未出來。但聽他通通左右亂撞着門牆，喘氣嚷道：「夜裏不點燈，這是你們與的呀。讓我找不着門了。真是可惡。」那吳小姐早去爲他開了大門，往出一連的亂撞着他。笑着央道：「呂先生，咱們明天見罷！他是吃驚了的人，甚麼事都行得出來，你不要惹他罷，明天你來，衣服我給你，決不少你一件，你放心。」呂小恭處在這些危險的境地，祇有害怕，甚麼都無暇顧及，莫奈何答應着，腿剛邁出大門，就聽見那房門忽然一響的開了，一個人狂奔着出來。給吳小姐攔住了，兩人糾纏到一處。那人大聲喝道：「你們還得我好，那男人是誰？跑出去了。」吳小姐攔住笑道：「你回去罷，甚麼也沒有，你耳朵不中用，聽三不是六，你的眼睛原來也花了，看東西也看不清，那裏又有甚麼男人？你看錯了。」那男人暴跳如雷道：「你說沒有男人，爲甚麼大門開了，滾我出去看看。」說完那吳小姐大概是閉聲不住了，但聽她叫了一聲道：「他可出去了，他可出去了！」又聽見那男人罵罵咧咧的，就脚步踉蹌的跑出來。呂小恭聽到這裏，實在是危險萬狀，不容遲延，掉頭就跑，跑了幾步，大着胆，回頭一看，祇見身後電燈光下，一團漆黑的影子，如箭追來，口中大喊着：「你小子有種別跑，我看看你倒是個甚麼樣的！」嚇得呂小恭心胆皆寒，更把爹娘生的兩條大腿，用足了力氣，與吃奶的勁，都使出來，狼狽狂奔，直跑出幾條胡同，後面的喊聲，始聽不見了。呂小恭暗暗的喘了口氣，攥了攥額角上的汗珠，業已濕淋淋的，流了一臉，搖了一搖頭，自己太息道：「這

真是不跑劫又下了一回遠東運動會，跑了一回八百米決賽，真也苦了！」想着這門大倒胃口，樂極生悲，祇得逃也似的跑了出來，有苦也無處去訴，此刻只好回家，趁天色未明，也好走路，否則天光一亮，這們樣穿着短衣去走路，也是諸多不便。於是懶洋洋的，才走了幾步，忽然對面一片說話聲傳來，呂小恭竊賊又竊處去餘，祇得鑽了頭皮，迎頭上去。對面來的，却是兩個警察，兩個人手裏皆執着一桿馬棒，夜裏巡邏至此，看見呂小恭的人影一晃，他們不願得說話了，齊把馬棒一舉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，站住了不許動。」呂小恭祇看是兩個警察，知道又是麻煩，所幸者，倉卒間，已然有了一個巧妙主意，就站住了，說道：「你們來的很好，快去看看那胡同口外的澡堂子，着了火呀！我是順跑出來的，祇穿了一身薄衣，還有光着眼子跑出來的呢！」那兩個警察聽了，却不由一怔道：「這是真的麼？我們如何沒有聽見有人打電話報告呢？」呂小恭道：「剛剛的着起來，還沒有着大呢，那電話大概也快打了。」警察看他面靨白晳，不像是為非作歹之流，也不得不信，忙不迭跑了開去，一個說：我去看看，一個說：我去打電話，拋下呂小恭不管了。呂小恭樂得片語脫身，出胡同雇一輛車跑回家門，敲了半王叩門，竊差始雇了出來開門，喃喃的響怨道：「少爺那裏去了？怎麼兩點多才回來呢？」呂小恭也不理他，一頭先扎到自己房中，坐下定定神，忽然又一想那衣服裏的八百元現款，一齊丟落在吳小姐家，不禁啊的一聲，就跳了起來。

十一 真不愧球場上的一朵薔薇花

呂小恭逃亡忽促，想不到把那衣服落在吳小姐家裏，把身上帶的，換來那幾塊太本一雙銀鐲的代價八百元了，那是一件大事，登時啊的跳起來，啊了一聲不好，我中了仙人跳，我中了仙人跳，上當了！那誰差見呂小恭夜半歸來，並着他一身短小衣服，大衣服全沒有了，就知道事有可疑，呂小恭進來，他關上了門，蹀着又進來，怕的是呂小恭娶茶娶水，嫁人伺候，焉知道方一來到窗下，忽聽呂小恭微嗽起來，說是甚麼中了仙人跳，中了仙人跳！那聽差的性然大悟，心說原來如此，怪不得如此狼狽，便湊合着，進來笑道：「少爺你說甚麼呢？你中了仙人跳？」呂小恭猛的給這聽差一問，登時面皮發的就紅透了耳根，不好意思了，說道：「完了，你不必多問，少爺終弱打腫，數腫既磨了眼，你想想，一樁女人留一個男人在家裏住，半夜裏忽然他的丈夫回來了，把他一身小衣服拿出來，憑着他走路，因而把男人身上的好幾百塊錢都留下了，這不是它娘的仙人跳？那聽差的聽了，當然認爲仙人跳無疑，說道：「這是仙人跳，一點沒有錯，你這是在甚麼地方？還不快快找了他們去？」呂小恭看這聽差也以爲然，好像是個內行，自己遂以爲他是一個好人，馬上就把自己的坐衣經過，都說給他聽了，又說道：「你想想這明明白白的是一件仙人跳，決沒有錯，如何能要回我的錢？」那聽差的一看聽差完了，他指指長長的嘆氣道：「少爺你是天字第一號的冤大頭，這

當然是個人跳，那還有甚麼疑義？可惜你好幾百元就這們算是去了，你好想不開，一下子讓他們破了去，無人知覺，你若隨他們去打官司，他們若是常幹這行生意的，區區必有底案，到了區裏，憑他們舌簧蓮花，也是當不出公道，如果你口供上，取一賭巧，他至多押上十天半月，罰上十元八元，也就放出來了。這是多們省事！而且也不受大損失！你這正所謂棋走一步錯，現在若想要回錢來，可就困難之至了。」這話說得呂小泰果然半信。才說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：她在區裏有無底案，尚不可知，我在區裏有底案，那倒是一件實的事實！況且到了區署，總算是去經官，我們是要名譽的，囑囑出去怕不好聽，我們何敢與他們認真去較量呢？」

「那聽差的笑道：『少爺，這樣說時，此事就不大好辦了！你莫若現在就去她那裏，再和他提出交涉，拿回錢來，如果等到天亮了，她們贖物已去，即屬不大好辦，你那時甚麼也抓不着，可就甘受損失了。』」呂小泰聽這聽差說得雖然是對，可是終於自己的財力不足，不敢公然就去，再想那男人粗魯的勁頭，更是爲之胆寒，簡直的怕在心裏，沒奈何，說了一聲：『去罷，我思想再說，我這時候也沒有主意了。』聽差的見他沒有膽子，自己當然也不爲已甚，隨他去想，退出去了。那呂小泰有這大的事情在心上想着，當然翻覆睡不安穩。一直耗到天亮，始霍然從床上坐起來，自言自語道：『甚麼時候，你還不去麼？』定了一定神，不稍斟酌，跳下床來，就昨夜剩的洗臉水，洗了一把臉，又尋出一身舊西服換了，慌慌張張的出來，敲着門房的聽差道：『開門開門，我去了。』那聽差倒是個實心任事的，揉着眼睛，打

着呵欠出來，還是呂小恭，他尙在點頭笑道：「少爺，你一夜之間，大概是想過滋味來了。現在再找他們去，可就晚了，全看你怎麼的應付，錢簡直是不容易再要，少爺你不差甚麼，就可以想開些，放他一個漂亮去罷。」呂小恭顧不得再說甚麼，祇催着那差離開門道：「你不必管了！我出去看看，他們或者也許給我。」聽差啞然失笑，也不多說了，開門放出他去。呂小恭出來雇上洋車，重又跑回吳小姐住的那條胡同來，天光已是赤日當空，八九點鐘了。呂小恭來望雖是非常的兇猛，不過到了人家的門口，又不免躊躇起來。他不怕別的，只想起昨夜那群瘋兇狂的神氣以及自己逃走時的危險萬狀，不由他想起寒不駭怕，那裏還有胆子去闖上他的家門？因此上呂小恭望門而不投帖的，簡直白來了一趟，虎頭蛇尾，不敢一鼓作氣的上去。在這裏略略的耽擱一會，那兩扇小門，忽然呀的一聲開了，呂小恭心裏有病，趕忙躲開一旁，祇見那宅內走出一個不認識的老媽子模樣的姑娘們，手裏拿着一隻大碗，一隻小磁甕，喊聲：「螺絲轉來，熱火燻子，江米粥來。」正是出來買早起的點心來了。呂小恭一見，心中疑惡，暗付吳宅的一家人，除去吳小姐，便是她的母親，並無有第三人！昨天出來一個醉漢，硬說是吳小姐的丈夫，已是十分突然，怎麼今天又跑出來這樣一個老媽子？呂小恭想不得莫名其妙，可是胆子反而大起來了，趁這老媽子呼喚那賣燒餅的小販，還沒告饒來的當兒，他便放下了胆子，湊上去，搭訕笑道：「借光你哪！」那老媽子聽了，正眼一看他，素不相識，便怔了一怔，堆下一臉笑來，說道：「嚇！這位先生，你是來看房的

麼？請進來看看，這裏連前番後，一共是八間半，都是瓦房，沒有一間灰棚甚麼心，每月房租是五十塊錢，頭一個月連茶飯帶打掃，你就給三份，花錢多少是第二，打頭你先住乾淨寬快的房子，你一看就遂心，一點毛病都沒有。」說完，那老媽子推門就讓他進去，招待得異常殷勤。呂小恭一看，這是她纏綿了，把自己看成租房子的人了，不過這房子是吳小姐母女住的，何以一夜之間，又出租了呢？因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是來找吳宅的人，並不是來租房，請你去看看那吳小姐在家麼？」那老媽子聽說，故作驚疑的道：「這是你找錯了處？這所房子開下來不是一天，一連三四個月沒有租出去了！怎麼會有人住呢？你不信，請看那門邊上，不是貼着招租帖子麼？」說着，她果然用手一指那門上明晃晃的，貼着一張字紙紅條，寫着四個官房招租大字，下邊還有幾個小字，是其麼：「有舖保家帶着來開，門內有人價看，房租面議。」呂小恭是一個胆小心細的人，一看那招租帖子，墨蹟猶新，貼上料也不到一半天，分明是夜裏貼上，夾酸騙人的，想來越發這是仙人跡無疑，便冷笑道：「這就不對了！這就不對了，我夜裏從這裏剛出去，如何半夜功夫，會變成空房一所？我非裏進去看看不可，你們不可騙人，騙我我會不答應。」那老媽子笑道：「這就怪了。我們是空房招租，何來騙人之說？你若是租房的話，當然先要看看房，我們不但和你高興，並且還歡迎之不暇呢，就請你進來看看呀！」那老媽子說罷，她也不顧那寶點心的了，先請着呂小恭，讓他跟目已去看。呂小恭看她如此，自己更是疑惑，便不再搗亂，先進來看看真偽，裏面進去一看，

這還有錯，自己前後已然來了兩次，萬萬不會有錯，正是吳小姐住的那所住房沒錯。當下呂小恭啊了一聲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不必看！你就快給我叫出那吳小姐來，和我會話，就完啦！我身上的八百元，昨夜都丟在這兒了。」這話說得已太突然，呂小恭出口不覺，那老媽子却大大的吃驚道：「你說的甚麼話？八百元都丟在這兒？這真是一篇鬼話，誰信你的呢？你看這房，一間一闔，都點空的，那兒又有住着人的，你活見鬼了罷？」呂小恭看着她，在疑，自己心裏吳小姐必在此間，老媽子不通這空來捕害自己的。裏若索性就給他來一個笑臉的，冷不防闖了進去。趨到其間，一腳先踏進那北房裏。說道：「你說這是空房，那又何足為憑，你讓我看，我就何妨進來看看。」說着，身子早已到了那房裏去了，一看却又大愕！只見那房子在這半夜之間，竟然全都空了，僅有幾件不值錢，笨重的傢俱，別的甚麼也不見。那老媽子看他闖入房中，不但不攔，並且還笑嘻嘻的，跟了進來道：「你一定不信，進來看看也好，你看，這不是一所空房麼？沒有別人，就是我一個人看房，在這裏住，每天有我三毛錢花。」那呂小恭看了，咄咄怪事，猜不伴陪陪得奇，心裏說道：「這東西們的手眼試大了，半夜之間，竟然這房子變成空空如也，也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真是佩服！」雖然是無望了，仍然不甘心，從這北房出去，再繞道那廝房裏，看上一看，却見那廝房內也甚麼沒有，僅僅滅了的燈台上，放幾塊乾饅頭餅，大概是那老媽子吃的，別的甚麼也不見。當時失聲笑道：「這簡直是變戲法，半夜的功夫，把一個家就算抄了！這家抄的真快呀！」話未說

完，那老媽站在他身後，却勃然作色道：「先生你是來看房，還是有甚麼別的事？若是看房，請你認看房的，若是有別的事，也請你趁早講明白了。這是一所空房，你一定說是有人住，那你可以到巡警閣子上打聽打聽，叫他們去說。對不起，沒有功夫奉陪，你給我請出去罷！」說完了，她跑去開了大門，簡直的是頰下逐客之令，請他早早走路。呂小恭看她如此直恁倨傲，自己滿腹冤枉，也不由怒氣填胸。掉頭說道：「好好，我就去巡警閣子打聽打聽，看你們還有甚麼話？」說完，拔步便走，那老媽子也不理他，跟他出來，騰地就把門關了。呂小恭負氣出來，一想巡警閣子去問，又有何妨？就和人一打聽，原來巡警閣子向和這條胡同，隔著老遠，呂小恭走的快出胡同，還不到，他的熱氣，就慢慢的降下去了。自己試把脚步一停，然後再細細一想，到了巡警閣子，自己是怎樣說法？那巡警向來是看人形跡可疑，就要領頭覓縫的，胡在人身上打主意，找案子的，自己倘或張口結舌，一句話答的不對，他們看自己不對，那可就壞了。呂小恭這樣一想，他就不禁勇氣又全沒了，站住不知往那裏去的爲是。正這當兒，忽聽遠遠的皮鞋聲響，一個警察慢慢的巡邏過來，呂小恭一見，心裏有了主意，自己也慢慢的走過去，迎頭點頭招呼道：「勞駕先生，這條胡同裏有姓吳的沒有，他們住在門牌多少號呢？」那警察開開散散的走來，給他問起來，倒像正經事一般，一絲不苟的，詢問道：「姓吳的，可多着呢！這一條胡同裏，足有個四五家，你所打聽的，是幹甚麼的？家裏都有甚麼人？家長叫甚麼名字？」呂小恭給他問一問，已然張口結舌，不知所

答，嘴脣啓了兩三啓，始勉強答道：「這個我倒不曉得，派誰給她們是一母一女，沒有甚麼正業，彼此也不過是這日子吃飯而已；我是家過一回，門戶好像還記得，祇是不敢說了，你也許知道，那邊門裏付的，是不是姓吳呢？」說着，把手向那邊吳小姐家一指，給那警察去。那警察遠遠的看了一看，却好像心裏已然有了老底，戶籍管得飛語，總查有帳簿都無須乎的。祇笑道：「你說的不對了！那邊是空房一所，沒有人住，已然好幾個月了。你找人如何到空房裏去找，那裏沒有人住的呀。」呂小恭想不到警察也會如此說法，和那老鴿子如出一口，登時好生不服道：「這是怎麼說法，我就不信了，明明白白，昨天這有人在那裏住，今天那就要變成一所空房？這話有些不對！」那警察看他的目的，好像不在乎打聽人家，竟是安心和自己為難，不由生氣道：「你記錯了，這說人家不對，你不信，我帶你去那邊，找上人家看房的問一問罷！」呂小恭看那警察如是個強，自己肯知找上去問，也是問不出甚麼來，自己已經試驗過了。便冷笑道：「完啦，不必問了，我一切都心裏明白，甚麼罷。」說完，垂頭喪氣的，一逕的走下來。那警察見他無頭無尾，說了就完，他望着他的後影，倒也冷笑道：「大清早起，這東西是那裏來的，真是這樣的，真它媽的，倒罷，老爺一天也不痛快。」呂小恭明明的聽見了，祇好充耳無聞，不和他鬪氣，一人慢慢的歸來。那心裏却是一塊兒的苦，沒有地方去訴，暗暗思付，吳小姐難得巨金到手，一夜之間，竟爾變化萬千，逃跑了。看起來，下層的人物，都與他們有點聯絡。所以才異口同聲，說是她們的住宅，竟

是客房一所。如今自己釘頭碰壁，厚手空空，白白的受了好幾百元的損失，那幾百元之得，本就可一而不可再的一鏟子買賣，偏偏的送入口，這便如何是好。呂小恭想來想去，祇是暗恨自己沒有把握，何以一見女人就沒有命，將本性忘掉，以致於此受損失！想待一直走回家門來，那門房的她差迎頭就笑道：「少爺你回來了，你的錢，要回來了沒有呢？」呂小恭氣忿正無處可出，給這難差的一問，便急了道：「你倒熱心，甚麼錢不錢的，狗拿耗子，管那們多的閒事，那兒去開伴去呀，少爺還沒有辦出一點事來，就憑你們這份嘖嘖，也成不了功啊！」那聽差的吃這一急，便知道這事結果不良，少爺鬧着一肚皮的氣，沒有甚麼好處了。因默然的退下來，不敢再去問他的經過了。呂小恭坐在廳裏，越越越生氣，簡直是坐也坐不得，立也立不得，甚麼都忘了。等了好大半天，忽然那窗外一陣高跟皮鞋的聲響傳來，清風入耳，使得他的精神便是一振。急起身伏窗去看，衣香髮影，珠光人笑，是幾個翩翩少女的背影，走到內院去了。呂小恭未看出來是誰，急追出屋去看時，那幾個女人的背影，已然不見，不幾重復悒悒。這當兒，正好那老鴉子們走過來走過去的，忙着她的工作。呂小恭便翻看一個剛出戶的老鴉子。笑道：「剛才是誰來了？你們看見了麼？」那老鴉笑道：「你不是問那幾個女客麼？那是小姐陪了來的呀！她的同學，聽說今天又是賽球，大家預備去出場的，剛剛從城外頭來。」呂小恭聽說是自己妹妹一班人，心上彷彿是給她們害苦了一般，不大願意去搭理她們，自己回來，却仍然是坐着生悶氣。忽然過去一些時候，那高跟皮鞋

的聲音，又從內院裏，遠遠的傳了出來。呂小悲雖然聽見了，也想着那幾位小姐們要走了，自己知道是諷，無觀察之必要，便抱定眼不見心不煩的主張，不去落眼。却不想那高跟鞋的聲音，到了這邊，忽然停止了，一個女人的喉嚨，正是呂小芳，嬌滴滴的，同那幾位們道：「你們進去聽聽，少爺在茶裏說麼？」呂小悲一聽，這不是找到自己頭上來了，就仍裝做不知，靜靜的往下聽着。那呂小芳問了二聲，又聽見那聽差的答道：「少爺在廳裏，剛剛的回來，大概沒有出去。」那呂小芳嬌聲說道：「他在裏邊，你就去通知他一聲，讓他起來，就說我要進去了。」那聽差果然走進來，一看呂小悲人在地下坐着，也正傾耳聽聽，不由笑了道：「少爺原來沒有睡，小姐要進來，讓你起來呢！」呂小悲見呂小芳搭這句大的架子，心上非常有氣，便隨聲道：「小姐進來，就讓她進來罷。」聽差的不敢違言，忙出去說了。果然香風冉冉，蓮步徐徐，那呂小芳帶着好幾位裝點姊妹的女同學，佼佼的走進了來。呂小悲若看見姊妹一個人進來，管保連站都不站，以轉她素日和自己不對勁的恨，不料妖妖繞繞，一進來就是好幾位，除了其中的一位伍碧翠，是自己的老相識之外，還有兩位素未謀面的女學生，都是眉目如畫，裝飾入時，一個比一個漂亮，他本是最喜巴結女人的，到此又不本性畢露，舊病復發，登時身不由己的，站了起來，並且臉兒一紅，就往下一步，成了鞠躬的形式，箇面上堆下笑來道：「請坐請坐，我這裏屋子太不乾淨，讓罷了！你幾位隨便請坐，不要客氣。」那幾位女學生祇不說話，都對他微微的一笑，那伍碧翠更牙咬咬下嘴唇，含着

滿臉的壞笑，故意的問他道：「呂先生，這些日子，你課餘之暇，常做甚麼消遣？公園早半天還去麼？」呂小恭聽她言外有意，說了這句，不由面上一紅，笑道：「笑話，我早起從來沒有到公園去過，這倒取笑了。」說完，情賊那趁差老樹子來張羅茶水，可就岔開一邊去了。那呂小恭却笑道：「哥哥你別瞎張羅了？我們茶也不要吃，烟也不要吸，這倒是夜貓子進宅，無事不來，我們是求你一件事：請你幫忙的。」呂小恭聽了，妹妹從來說話，沒有這們和平過的，自己倒不禁渾身不天得動起來，也笑道：「不要客氣，有事不敢說幫忙，不過能力可及，儘量的盡義務而已。」那呂小恭就不慌不忙的，從她臂彎裏夾的皮夾裏，掏出一打子紅綠紙頭來，雙手舉到他的面前，臉上不大好意思的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哥哥，你聽這是我們學校裏的籌款，球類比賽會的入門券，每張定價肆角，是為附屬平民小學籌款的一椿善舉，今天晚上第一幕開始，是我們學校的籃球和震東女子大學的球隊比賽，你務必要到場，給我們姊妹助威的，你可以留多少張票呢？」呂小恭一聽是這們回事，禁不住又躊躇起來，眼看着她手裏的一打票，做聲不得，沉了一沉，才笑道：「我留一張罷。」呂小恭把眉毛挑的一揚道：「這如何能行，不是大大的笑話了麼？你也不怕人家笑掉大牙，來呀，你留多了不給，就給你留下它五張，換上兩元洋錢之數，多多的上你那朋友們光臨捧場。」說時，早很敏慧的，把那入門券踏出一張，送在他的面前。呂小恭發憤萬分，不可名狀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？我那裏用得了這們多？要不得要不得！」那呂小恭笑道：「得啦，得啦！甚麼

要得要不得，你全留下了，現在也不要你的錢，等晚上擊球時候，才向你要錢，我們先替那失學兒重謝謝你，晚上見，晚上見。說畢，不聽他變成與否，把那入門券遞到他的手裏，和那幾位同學一個一個的魚貫而出。那幾位女同學也都巧笑倩兮的，各對呂小燕拋了幾個眼風，笑道：「呂先生何必客氣呢！你說你去推銷，還要把本錢找回來，就是你自己完全留下，也是應當的，因為這是造福於失學兒童，扶助平民教育的好事情。呂小燕聽了這套官話，也不禁飄飄然的，不知所云，送着她們出來。眼看着她們都跑進病院去了，才又回來，一看那五張入門券，不由跳起來，心頭好似古井重波又盪動起來了。暗忖自己的妹妹，也就可以說是對得起我這做哥哥的了；這們一羣女學生，都給自己帶進屠裏來，今晚之讓會，自然又是接近女性的一個機會了。伍樂琪雖不可為，其他的對象，似乎不是絕對的沒有，那麼自己對於女性的問題，又可以說，是有了一線曙光了。呂小燕難作此想，可是又一想那五張要大洋貳元，自己從吳宅逃出來，身上的錢是都沒有了，現在身上除去褲袋內的零星錢鈔，簡直連一元現大洋都沒有，這筆款子由何而出呢？呂小燕一時一聞，想得非常焦急，最後一狠心，把自己的一身西裝拿出來，做一包包了。親身趁那門房聽差不在，開了一些門縫，一個人溜着出來，送到胡同口外的當舖裏的高櫃台上，說一聲：「幫五元錢罷，我就用五元大洋，多了不要。那當舖的掌櫃的過來，先打開他的包裹，看了一看，却將他的一顆頭，搖了又搖道：「不行，這西裝不值錢，也就至多當上兩元錢，多了沒有人要，拿去罷。」說着，寒

然又將那原物包裹起來，向外邊一推，他就說之不盡了。呂小恭一聽，這還了得，聽了這定的數目，恐及五分之一，連忙笑道：「多這一點行不行？兩元錢太少了。」那掌櫃的正打量別人的物件，他聽見了，故做不覺，直到呂小恭說了兩三遍，才把眼睛向他一看道：「少管少煩，添東西！」呂小恭急道：「你讓我添甚麼東西呢？」那掌櫃的掌櫃把眼睛又來一打量他的身上，却做個笑道：「你臉若粉，你身上沒有穿若樹葉，什麼不能管？你的身上的身面裝，比這一身可又好多了，兩身若能合在一起當，我們就給你五元錢。」呂小恭聽見他算計到自己的身上的面裝，却也是一個主意，不過自己低頭看了一看，却苦着一張臉道：「可憐我身上的面裝脫下來，我可要甚麼出門呢？」那掌櫃的又瞞了他一眼，大大咧咧的說：「沒有的裝，回家換下來，再來來當也不遲。」說完了，他就不再理會了。呂小恭一聽，就得知此話難合命了。更仍舊拿起那包裹，回到自己家裏來。那掌櫃的迎頭看見了，這在呂宅本是司空見慣，少爺陪他裏面出入當錢的，業已無足為奇。當下笑道：「我說少爺想來不見了呢？原來是出去贖當去了。」呂小恭見他祇見自己入，未見自己出，誤以為是贖當。便笑道：「你胡說，我這是借來的運動衣，為小姐們借的，一會就來去。」說着，連忙進了自己的屋門，三兩下就把全身的面裝解脫，和那一身，一共包在一起，然後又胡亂的尋出一件線襖袍，穿在身上，急急忙忙的又出來，到那當舖往櫃台上，捏那包裹，笑道：「你們看着，這個成了罷！」那掌櫃的過來，再打開看了一看，抖開各處都觀察過了，出乎意外的往那櫃台上

又一笑，笑道：「剛才是在你的身上穿著，現在脫下來一看，不但值，並且還穩裏還有兩個錢，這兩身一共也就值四元錢，得啦，給你寫四元錢罷。」呂小恭其實少當一點，也就可以過去，無如就怕萬一不夠用，把攔出在女學生面前，祇得合着眼淚，央求道：「你們是貴本家，請你們少剝削一點罷！我實在是只有五元錢急用，不然怎麼往下榜脫呢？」那掌櫃的聽着，雖然有的名詞不大懂，可是種種糊糊，也可以知道是向自己乞求的言語，登時笑了一笑，這才點頭道：「得，看在口裏口外的街坊分上，給你寫了罷。」說着，果然提着那兩身西裝，到那櫃檯旁，照例的沉着嗓門，喊了一嗓子：「缺襟短袖，油泥大片，破布西服兩身全身，當本五元。」呂小恭眼看着，自己的兩身八成新的西裝，給他拿去當錢多少還不說，先睹心昧己的，亂亂的在柜前一掃，不由好生悽慘，心裏一酸，幾乎掉下眼淚來，那掌櫃的發出一張當票，五元現洋交他，他才收回心神，拿起來看也不看，一逃的出來，先到自己的家裏。聽差的一聽，袍穿了中國的腰袋兒，早知道其中的情由，故意的笑着，看了他身上發脹，說道：「少爺的西裝呢？洗去了麼？還回怎麼不致我送去了？」呂小恭祇哼了一聲，到屋裏坐下，想了一想，再拿出五錢大洋錢來，自己看了一看，每元上面都蓋着藍色的印號，這就是當鋪的印號，以示管保來回，如有外借，還可以去換。不覺自己出了一個神，回想那自己還是腰纏八百元錢的富翁，今天居然就一文不名，勢將破產，這雖然受命該如此，但是這根來本，誰說不是那臭小姐？狗自己在昨日，何致於受那資本家的剝削，拿那幾百元錢玩一個女

學生，還不是稍有富裕，足足的樂它一樂麼？呂小恭擦汗，祇在後悔，自己見了女人，竟沒有把握，以致於有昨日之失，真應了古人說的，來之不善，去之亦易。出了半天的神，後舞無及，還怕那洋錢上蓋着藍圖記，到晚上給她們看出來，豈不難堪？不得不拿一條手帕，沾上一些泥土，一元一元的，都擦成淨光瓦亮，把藍圖記擦去了，這才放心帶在身上。錢櫃裏有了着著，那胆子立刻也大了，安安穩穩的，等到天色一黑，呂小恭立刻裝裝田鼠，梳洗乾淨，洗淨臉，還厚厚的擦了一臉的雪花膏，身上的襪襪袍襪是舊的，也刷了又刷，弄得乾乾淨淨，接照那入場券的地址，雇車運到東城，那入場券本來共是五張，呂小恭討得幾好聽，自己用不了，還可以送別人，可是時間所限，那有人去送？所以呂小恭等於捐助了二元大洋，一個人拿着五張入場券，到了一看還好，這裏的運動場是室內的，樓上的懸廊，雖然可以參觀，可是究竟由上往下，種種不便，不能夠看得清爽。這五張入場券，定價頗屬不賤，到底說是送下的，可以接近女球員的顏色。呂小恭委了一張入場券進場後，那時場內的體態，尚在平靜無事，僅僅有幾個未入場的女球員，在那邊拋擲籃球，擲十個，未必擲進一次。四面觀衆，樓上的因為定價低廉，所以周圍都佔滿了。樓下的喧鬧太實化了，那裏有許多人，花四角來觀看女人賽球？所以除去西裝革履，有幾個像和球員有特別關係的，來了以外，別入真正的參觀者，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。呂小恭站在這裏，覺得索然無味，又不知道自己的妹妹等人，來了沒有，再也按不下去了，因為步到觀衆，看見那旁有一副鑲着金銀線子

的門，出來進去的，有幾個西裝革履教員派的男人。呂小恭搭搭訕訕的，也走了進去，一看這裏，果然有幾座寫字台，便是辦公室的樣兒，旁邊還有一條棧道。呂小恭走進來，既然無人阻，也就信步溜進過去。出乎意外的，走了不遠，便繞着旁邊一間關着的門裏，透出幾聲女人說笑聲音。呂小恭精神一振，站住才一盤旋，就見那門一響，給開了一縫，從裏面踏踏跟跟的，跌出一個西裝男人來，向外作很恨狀。：「莊先生，莊守三先生，難得你還是一個體育家，兩三個中學的體育導師，你竟如此不愛臉！人家在這裏換運動衣，你偏帶茶附去的，藏之不走，罵之不去，你是人麼？」那莊守三，本來遠睹皮笑臉的，想起來向她們鬧皮，一眼看見呂小恭是一個男人，站在旁邊，怒目相向，便打了一個冷戰，不敢動甚麼，爬在地板上，四足亂動，猶似一隻狸貓，直走了。那門裏裏的女人頭，不免又噗嗤一笑，呂小恭看清楚了，原來那女人正是球場上的蓋芳。伍梁珍小姐也不出聲道：「在小姐，我妹妹都來了麼？」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那伍梁珍看見呂小恭，索性一跳出來，她身上祇穿了一件短褲，上身穿的打緊的褲衣，還沒有扣好鈕扣，隱隱的酥胸微露，玉體高聳，十二分的肉感。祇見她扭手羞禱的，說道：「呂先生，你那裏曉得麼？這小子是一個無聊極了的人，給我們騙出去了。」呂小恭也不便問甚麼，有前車之鑒，又不好在裏走，祇站在外邊，笑道：「伍小姐今天一定可以大獲全勝，退敵必在意中，我謹此預先敬祝了。」伍梁珍羞羞的一笑，說道：「那裏呀

說呀！我們是不敢一定的。」說着回頭道：「裏一瞧，又退出來道：『呂先生來得好極，請進來。她的衣服都換好了，我們還有點給奉來呢。』」呂小恭聽說，這才放心大胆的，一腳踏進那間房去。呀！這裏肉蜜驚騰，粉香撲面，那些女球員一個個短褲，薄裙衣，聚圍滿面，各都給拳擦掌的，在裏邊準備大廝殺，大爭鬥。呂小恭猶似身入山陰道上，衆香圍裏，簡直目不暇給，神爲之醉，好半響，才辨出東南西北，看清楚了。趕緊對各位小姐躬身笑道：「各位女士，今晚辛苦了，我這裏先對諸位預賀一下，今晚非贏她們震東幾十個球，饒她們震東吃雞蛋，我呂小恭另有好心奉獻，決定每位奉敬冰激凌一杯，以示敬意！」這話來得滑稽，那一羣小姐不論認識不認識，大家都嘻嘻哈哈的，笑了一陣。那呂小恭也換上了運動衣，肩頭搭着一件薄呢軍女外衣，搖搖晃晃的，走了過來。拿手一怕呂小恭的肩頭，把一件東西塞在他的手裏，笑道：「嘿！你小子又有財錢了不是？要錢還沒給，又在這裏說起大話來了！來，拿這個去，這是你的職務，坐在那場子旁邊評判員旁，由始至終，不准你離開一步，一直到我們賽到完場爲止。」呂小恭一看那東西，却是一雙圓公尺的表，不但分，就是秒都可以記。知道是讓自己手揣大權，去當那評判員之下的記時員，發時受寵若驚，少不得深處頤起，鞠躬謝委道：「對！我又先說明白了！那玩意我可實在沒有幹過，那一點不對！你們可多指教我，別讓人家震東女子大學的女士們笑了我！」呂小恭笑得呵呵的道：「沒有的事，誰不知道，多少分鐘是一誇特，多少誇特是一陪府，多少陪府，是一個泰煩麼？你就照

「掌行事，別自作聰明，自然就完了。」呂小恭看着那隻秒表，說是呆呆發怔，好像還不大瞭解似的。那伍翠琳笑道：「得啦！人家派你的好差使，你別不知好歹呀，趁早去，不用宣誓，實行就職罷。」呂小恭看了半天那秒表，也可以明白了些個，又聽那呂小芳頻頻解釋，自己也就鼓起一股子勇氣，笑道：「那麼我就希望不辱命了，你們幾位也應當有幾位守在我的身旁，儘我的不時的顧問，以免有虧職守呀！」那些位女球員便都轟然答應，說道：「呂先生你就答應罷！實說告訴你，這一回球賽，評判員是由她們那邊請，就是那位討厭的莊守三先生，至於那記時員却是由我們這邊請，還不准是我們隊裏的球員，最好還是男性妙一點。」呂先生這一來，不是真恰當的麼？」呂小恭拿着那隻秒表，說不得難却奉命，點首答應，那伍翠琳又揮拍催上的囉囉他，那伍小芳笑道：「小芳，你瞧舍兄，索性學得越來越老成了，連那漂亮的西裝都不穿了，今天索性穿上了嗶嘰袍，這樣不像一個大學生了，簡直是一個大學教授的佛兒母，今天當這記時員，這真是相當，就是有人疑惡甚麼，我們就說他是我們學校的教員都可以，那怕大家不領呢！」這句奉承的話，到了呂小恭的耳裏，却不啻一支冷箭，直直的透過心房，連他的身體都不禁打了一個寒戰，面上燦的也紅過了耳根，呆呆的像學不得，任憑怎樣口舌舌能，良心上也容不再掩飾。倒是那呂小芳笑道：「伍小姐別說了，我哥哥並不是他要老成了，實在他的生活太簡陋了，人家不久就是甚麼銀行的大行員了，學校去不去都不相干，所以他現在換了中服，是起碼學習行員的外表，你們看這模樣不壞

一個上海的小鹿呢？」這話說得大家都笑了。呂小非身膺重命，在這裏和他們小隊，說笑了好幾次。那球場中間本指導員，業已滿臉儘是多次，他就在嘻笑聲中，和他們跳躍着入動盪那處。那處女子大學的女隊員，已佔了個個的位。多時，大家在場上奔騰着拋擲籃球，跳習家司。呂小非這着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那見那些位女隊員，一個個個個大膽圍圍着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。若果是男學生，也沒有這般粗野。除非是山後頭的。嘈嘈的直吐舌頭，跳着來那處。那山後頭，也似野狗，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如何能是對手？他讓自己替他們捏着一把汗。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跑上場，她們都是短皮嫩肉，扮得個個的，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便顯然發發，那白二隊，似乎不用交際，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便不住暗暗搖頭。自己甚自謝道：「這如何能行了。今天這人家，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自己亦不曉得，就是那白二隊的隊員，直接的對他轉着眉毛道：「可也說得是，這筆小如式的學生，那不禁風，平常美會處，今天這人家，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豈不是以卵投石？我們的隊員，是有各的神氣，無往不利的。這呂小非其實除了妹妹呂小芳是籃球員之外，可以說是與自己毫無關係。不曉得何故，一聽這話，不感於自己受了侮辱，登時氣高八丈，看着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那也有幾分力氣，自己不敢這言，祇看着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已在那另一球籃下邊，好似那處女子大學的隊員，跑來跑去，極其好看。便過去一招呼那隊長伍架琳道：

「伍小姐你快過來，他們說說話。」那位梨琳一躍出來，呂小芳也不叫自來，都出場來。呂小芳叫來她時，在場外的一角，唐麗仙顧着拳頭，極其神氣的說道：「今天的球賽了不得！你們看那邊的一隊女球員，個個黑，簡直像十來個霸王，你們這一羣女學生，還生機勃勃的，那裏是她的對手？我隊本週帶莊守三吹過午來，說是來東球隊，是有名的冠軍，無往而不利，誰見得我們是沒有勝利的希望，我們要仔細一點，想一個取勝之道才是呀！」呂小芳原也是出於一發好意，特意叫出她們來，作一預告，不料那伍梨琳和呂小芳聽了，却都不願意道：「你這叫什麼！慢說她們這一羣了頭，就是那出名的強敵，我們也不知道打敗了至少一個你來奪心，好好的替你的特別，比甚麼強，你先長他人的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，替自己洩氣，真是該打！」呂小芳弄了一鼻頭灰，祇得唯唯應命，默認是該打，不再多言了。那位梨琳呂小芳二次入場，她們仍去在人羣裏去練習，呂小芳祇得自己縮到那罰分桌上，手拿秒表，祇待開戰的命令一發，就一按那秒表的按鈕，讓它去開時。果然兩下練習不久，那評判員莊守三先生，業已嘻皮笑臉，抖一抖身上的俄國人寬肥式的西裝，精神煥發的，執了一隻銀笛入場，先威風凜凜的吹了一吹，把兩隊人員聚攏起來，略略的講了一番賽球的金科玉律大道理！然後又回頭對罰分桌上的人員，咬哩咕嚕的，翻了一套英語。那隻手托着球向上一擲，噴噴的銀笛，威風凜凜的再一吹，就算是比賽起頭了。呂小芳心裏祇估想着姊妹一隊球員，不是她們的對手，那手裏的秒表，也忘記了按，祇在呆呆的觀望着。

。終於那震東女隊不同尋常，籃球過去，祇在她們那邊轉的亂轉，不到五分多鐘的光景，一連擊了幾下，兩球連擊，莊守三一連吹着樂笛，不住的亂喊着：「震東二分，震東二分！」那呂小芳一聽人罵，急了，她倒連連喊着：「太胡亂了，太胡亂了！」大家聚在一起，商量她們的新樂隊，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，二次再開賽，那顆球原在伍柔瑤一輩人的手裏，後來三轉兩轉，毫不費力的，又給震東奪去，來了一個：「浪蕩他！一單臂直拋，就把個滾圓的球，拍得亂的，一發丟過那網籃去了。這樣一連三個球，震東女子大學生威大振，四面參觀者，歡呼之聲不絕，呂小芳非常的着急，偶爾一看自己的秒表上，却一針不動，還未移動毫分，這不由她叫聲，說：「這顆球，却不該把職務忘掉，這便如何是好？呂小芳想得沒了法子，自己跑着那球，這時時候，場上的震東女子大學，早又「浪蕩她！」「勺它滾得正點十分。」立時上下就從大震，並且有幾個人，還發出噁噁之聲，連喊：「今天的燕西大學生怎麼了？這樣的熱種，快快的起來幹！」那呂小芳伍柔瑤一班人，雖也很是聰慧，無奈今天的震東之軍，上場狂奔疾駛！形如野獸，一個個的拚命精神，所向無敵，弄得前直防沒有辦法。嘴裏也連連的喊道：「這樣不成，大家起來，快幹！快幹！我們復仇哇！」她們工人一喊，全場轟一齊應，一齊起聲來，忽然那評判員莊守三先生一看自己的手表，忙喊着英文：「泰姆歐特，泰姆歐特！」那顆球真們一聽，立時也各自停止動作，聽着他

開鑿燈，趁早的囑你們的腕錶之說，問你們的屋頂之簷，囑你們的喜酒，你的表雖然過了五分鐘，我的表只到過差着三十秒，所以我正預備着鬧它！你忽然說甚麼？「素對歐特！」等你過來一說話，我的秒表上正好走足了三十秒，因而我趕快的一關那秒表，焉知鬧了，給你搶去，在你的手裏，給你亂弄的又一擺，它當然恢復原狀，又走回去了。你打算拿這個破理由，實行拆台主意麼？那辦不到哇！他趁早說好聽的，甚麼都行，不難我們歐某的珠寶，一個個也不過好聽的，先養了你再讓這小子搶了我的秒表去，硬把它強按回去，這不是破壞運動的證據，把假說距離一點也沒有查了麼？」這一在話說得理由充足，而又十分動聽，果然這邊的珠寶都鼓噪起來道：「這不行，當然不能算數，我們要重新再賽，否則我們不幹了。」這那幾個人竟顯然也有帶着表的，無知中因人對於時間上，向來都是馬馬虎虎，誰的表也不曉得一個「準」字，所以大家一聽這套話，都不言語，沒有一個敢來證明呂小恭說的不對。呂小恭一看四面的人，已爲自己花言巧語所惑。他更大言不慚道：「諸位，我所講的，每一句都是事實。這套理由，就是提到這東運動會上，提到亞林匹克上去，也沒有有人敢承認的。你們要看時錶，應當由平時買手裏拿表的，你們說這小子不是偏向一頭，希望時鐘每分鐘的計時長，我們不能承認，所有的成績算無效，應當重新賽起！」說完這話，那羣人也有納罕這套有關係的。他們見這套新說佔了上風，理直氣壯，也帶着嘆道：「再賽，再賽！我們主張再賽，否則把我們的這都退給我們，我們是來弄真正的體育競賽，不是來

看裏狗熊的上。那點守三還受了不白冤枉，這真是四面楚歌，誠有天聽得，滿心的苦楚，無處去訴。也得得親身親到，幾呼四面圍困，只得了急性的極光血，連連的咬牙切齒道：「好！你這個野賊真！老子我算認你個了，你叫甚麼東西？先舉名來，我再來你！」說完，揮臂而前，把活界上的衣褲拋起來，簡處就運動手。若小恭也急了道：「你來備成案，敢來打我，我出去，喊幾聲來，先把你鎖走。」這裏攪成一團，呂小游仗架琳琳一班人，已熬一團一個個的，差頭腦，都希望着去。這二團，把這一團，拆散拆台不棄了。反正也是個輸，何必弄一個個整頓的丟丟去。蘇甫她們看見呂小恭和莊守三要打架，連忙走前勸住道：「呂先生，你們不要傷了和氣，這樣的體面，令人不齒，我們這樣不整人，他就罷了，何必拘拘動氣，走，我們換衣服去了。」說到此處，呂小恭也深為佩服，道：「何是動氣，我的領隊的隊，並又覺得太不上算了，不用說已經贏了他們才來發了，就是把以前的戰績，完全置之不算，從新另架，也包他們還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」這話就聽得個個都羞了，只落得放她走，路邊說細着道：「可恨，你們不要磨磨蹭蹭，這是不行的，我們平均無敵，去招了許多成來，這二老四去，要價都花了，這一班一戰，主人家能得群休麼？」呂小恭等人，聽他們不讓走，將這道了，知道是他們弄到負不公，於我們無干，我們到不能負弄台的責任，問天能否另表，要看你們的評判，能否自省，那那裏來的領隊，也為公案所關，特急了道：「你們勸能另表，那那好！我們決願把已得的成績放棄，重新起點，去再決雌雄，你們看是如何？」這班人和

那聲，却好似天崩地裂一般，場中的四面，起了一個天動地的大騷動，喝起一陣連環大采。發着那燕西大學的籃球員，一個一個都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殺氣滿面，拾好似鬼神附體一般。東奔西駛的，轉了不到一兩分鐘，那顆球滴溜滴溜的，就墜入震東大學的陣地！那震東的一號領隊，才說了一聲：「不好，留神這險球！」伍梨琳就一馬當先，好像迅雷疾風一般，趁着她一身雪白的球衣，又如同一團雪球也似的，一直的捲過來，奮地把球一接，回頭一看，那呂小芳已經跑到震東的籃下等待，說時遲，伍梨琳喊了一聲：「雲新呂，我這球是破出性命攻進來的，現在不能拍司了，乾乾脆脆，生死存亡，在此一舉，咱們來一個遠擲。」那時快，果然那球在伍梨琳的手裏滴溜滴溜的一轉，跟着她的右臂一起，來了一個：「滾然她！」好一個單臂入籃，眼看着那球滴溜滴溜的，悠悠震東的籃子裏去了。這一下非比尋常，四面采聲大震，竟有人用腳亂頓着地板，說甚麼：「燕西大學萬歲！伍梨琳小姐萬歲！球場上的響聲萬歲！」伍梨琳更是滋滋，跳起腳來，自己先喊道：「燕西大學校二分，燕西大學校二分！」評判員莊守三先生冒着汗的臉，眼看看自家的娘子軍，給人家一出手，就贏去了一球，他氣得肚皮鼓鼓的，連聲對那震東女球員們發作道：「你們真是王八拉車，有前勁，沒有後勁，剛才怎麼贏人家的，現在怎麼又輸给人家？」那震東女球員們也是不服他的，大家互相瞪着，由一個球員發言道：「我們贏了，為甚麼沒效，完全不算了？贏了也是贏事！」莊守三一見這女球員如此不服調，不覺又跳着道：「你們不爭氣，自己輸了，還

來報怨婦人！」正吵着那伍樂琳在那記分桌旁，也正和那記分員交涉，說道：「我們明明的得了二分，你們爲甚麼不往記分簿上記？」那記分員也正拿橡皮，往下擦着那記了不算的分數，見她來催，却笑道：「你們自己報的分數，我們不能算數；你們既是得了二分，評判員爲甚麼沒報上來？」伍樂琳一想，果然那莊守三先生太渾了，自己贏了，他還敢不報分數！便不和他客氣，上去就是一拳道：「嘿！姓莊的，你這小子講理不講？我們得了分數，你爲甚麼不往出報？」莊守三一個冷不防，吃她打得咕咚一聲，幾乎縮一個屁下臉吃屎，定了定神，果然想起自己祇顧不服氣的搗亂，把那盤分，竟爾忘了，這才懶洋洋的喊了一聲：「燕西大學二分！」喊完，垂頭喪氣，剛拿起那球拍，才待吹笛再賽，呂小燕那迷着看的紗表，早不許容，就這棍竿拍亂，半比賽的，頭一個誇特，算是完了。記分員把笛子一吹，球員們有的無精打采，有的喜笑顏開，大家紛紛的各自投首會商。評判員莊守三先生也不得不遵守時間，懶洋洋的也鳴了一下笛，宣佈休息兩分鐘。待到第二誇特起時，那震東大學的女黨員畢竟是榮辱攸關，不得不努起勁來幹旋，算是贏了燕西二分，弄成二比二，互成平局。等到第三個誇特，燕西大學改攻爲守，拚命的把守，把陣式弄成鐵筒也似的堅固，不讓震東攻進一球。所以結果沒有成績，雙方平局。第四個誇特，也就是最後的一個誇特，燕西大學又運糧運糧，易守爲攻，這一下震東可就嗚呼哀哉了。她們真是應了莊守三先生的：「王八拉車，有勁勁沒錢勁。」許勝不許敗，勝了，一下子可以賺到底，敗了，也就取得一場糊塗，所

以她們看那燕西大學的女將們，一個個的技力充足，勇不可當，要個人頓時相顧慙然，任她們一個一個的滾，足往那球籃內拋，大家手忙腳亂，應接不暇。祇見那伍梨琳一個人出生入死，捲來捲去，滾上滾下，把一顆球弄得硬似銅彈，軟若棉花，飛飛飛，飛不到籃飛，就飛到籃東球籃內去。果然人是越擲越得意，一霎時眼迷心亂，觀衆們祇聽着那莊守三先生有氣無力，喊着：「燕西二分，燕西二分！」銀笛嗚嗚的直吹，那配分員的鉛筆，不住的在配分簿上亂畫。轉眼的功夫，最末一個誇時，算是完了。在呂小恭把秒表讓那配分員去看，配分員長鳴銀笛之下，莊守三先生不得不說一聲完了，隨後到那配分員的桌上一看配分，氣得他連分數都不報告，一個人氣氣蓬蓬的就走了。這裏樓上樓下的觀衆，也於睡夢聲中，一擁而散。可憐那震東女子大學的一羣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姐們，到這時候轉勝爲敗，一個個氣不可當，有的並且氣帶委屈，已經互相擁抱着，嗚嗚的痛哭，說道：「我們這球輸的忒難堪了！我們實出性命力爭的成績，居然會不算數，這理那裏能講呢？有的痛哭着，這在不依不饒，不表示服輸道：「我們這回是精神上的勝利，一點也不算輸，她們若願意真決雄雄，我們不妨改天再正式的比賽，你問問她們敢答應麼？」果然那個隊第一號聽了，當時異常的贊成，說道：「對呀，這是一個好法子，這是一個好法子，你們全體若果贊成的話，我就可以去接洽，問她們敢不敢再賽？」這一句是徵求那隊員們同意的，那隊員們於忿恨之餘，果然還是極爲贊成，大家一齊同意道：「那有何不可，我們今天輸敗猶榮，是精神上勝利，再

賽一回也好，看看我們誰行誰不行，賽這些罷！」果然那領隊轉覺十分高興，過來就領伍翠琳喝了一聲。好像水滸傳上的唱一個肥話，說道：「嘿！今天我們輸給你們，我們實在的不服，你們若是好漢，我們再定日期，重決一雌雄，你們願意不願意？」伍翠琳一聽，這才是給自己一個難題，答應罷，自己的一隊娘子軍，是實沒有贏的希望，那裏都能照今天這陣陣，不答應呢，這在場面上，又說不下去。遲疑了一會，祇好轉面問那一班隊員道：「她們現在提議的，想選定一個日期，和我們再賽一回，你們的意思怎麼樣？」這一問，那些小姐們各自明白，焉敢拿主意。就在這沉吟未決的當兒，那震東的領隊，已經冷笑着，發話道：「你們不好決定麼？這不打甚麼緊罷！不賽就不賽，賽就賽，我早知道你們贏了，就不敢再賽了。」說着，那震東的球員，各都呵呵的一笑，表現着十二分的輕蔑。呂小芬伍翠琳氣得甚慘似的，可是又未便發話，祇可由她們去纏着，和視無言，這是呂小芬看不過意了，走過去，對那震東的領隊道：「這位女士，我來和你說幾句話，不曉得你能否諒解？你應當知道，我們都是一輩學生，學生的目的是求學，體育不過一部分而已！況且我們應當知道，體育是要比賽的，但是，比賽也不過祇是一種體育的工具而已！因為體育的目的，決不是比賽，能夠勝利就完了！所以我們更進一步的，應當知道，勝者何榮，敗者何辱，大家不過遊戲完了。今天的一戰方完，貴隊又有再戰之提議，這本來是沒有甚麼的，無如我們並不是以體育為吃飯的飯碗，每天不碰它，我們是學生，還有功課要上，所以這一節，暫時可以停賽。

「我不應命。等我們有功夫，當然是在倫敦約，那時候彼此再賽，對不起！」這段話的措詞，不該爲合體得着。所以那燕西的伍梨琳等人，先特別的贊成道：「我們就是這意思，我們是上學的學生，決不是以比賽籃球爲飯碗，非怎樣拚命不行，我們功課很忙，你們若打比賽，我們以後再定罷！」這話說得嚴東的一羣球員，目瞪口呆，一齊做不得聲，祇有領隊，尙齒模樣的說：「你倒好，你們好！我們都是以籃球爲生活的，我們每人學費裏都有津貼，你們這樣的和我們爲難，就無異於打碎我們的飯碗。我們的仇，已然和渾一桶的深了，走着瞧，再見再見。」這是一句無可奈何的氣話，可是那燕西的球員，却一個一個的威威好來。說道：「真不害業呀，你們原來是以上學籃球爲職業的呀！虧你還有臉說，真不害業呀！」這樣搗亂了一阵，那觀衆都走了，她們再吵也沒有意思，兩下裏捲席塵散，各奔東西。呂小荪笑嘻嘻的，陪裏這一羣女球員，到更衣室來換衣服。因爲他在無形中，已是助成此次勝利的人，所以那燕西大學的女球員，沒有一個拿他當僱外人，大家說說笑笑，都不避諱。有的說是這宗把那軍軍可氣壞了！明明白白的，是一着勝算，却給我們非糊塗了再來，這不是氣死人，不要怪她們生氣，甚至於啼哭，就是我們，也要盡本體話來，回家都吃不下飯去，有的却說這軍軍向來是命命神軍，非當驕傲的，有這一回，我們都可以去教訓教訓她們，警戒她們的下次，着她們這般自命不凡的小看人，大家各有一番議論，祇有那伍梨琳，她是最公道，那講理的，自己跳上椅子去，向大家一揮手道：「應當小視，我們不要忘了一位先生，儘管

我們忙裏大罵我們的腰和，全是傷所造成，沒有他，我們早就一敗塗地，不用再被起來拜
 託了！此人是誰？這茶樓是呂小恭先生，我們向他致謝！果然大家吃水不忘淘井
 的，茶鼓起掌來。那呂小恭少不得笑臉微的，向大家連連的點頭，以作介紹，這時候真是得
 意極了，心裏的高興，更何異於登仙。那呂小恭就走走過來，笑道：「你這位先生風頭十足
 ，可別忘了鞋下的塵土，你說得明白，大家聽了後，要由你出錢請客，我們在青年會的食堂
 裏，每人有一杯冰激凌吃，這話你忘了沒有呢？」呂小恭這會兒說這話，他拿出錢來請客，就
 是把他的命要了，他都可以犧牲，早連連點頭道：「當然！當然！我們大家就到那食堂去，
 大家各吃一杯冰激凌！」果然大家無不贊成，一位一位的挽手衣服，各卸戎裝，又都穿上她
 們的長旗袍高跟鞋，扭扭捏捏，笑笑臉，輕到食堂來。圍着一張長台子坐下，坐位坐位
 是呂小恭坐的，對面是呂小恭陪席，其餘大家無分座次，一一的隨便入座。西堂本來弄到半
 夜快收市了，一個個都打着盹，陡的來了這多的顧客，不得不強打起精神，起來招待。問他
 們要甚麼？大家却又不以吃冰激凌為標準，有的說擦露水，有的說沙士水，因之呂小恭就
 又捏起一把汗。幸而青年會食堂寸分的簡單，檸檬水一天皆已賣完，無貨可應，不成問題。
 那沙士水是汽水之一種，一角一紙的市價，而且一個人未必能喝之瓶，這出瓶那冰激凌又減
 省了。不過轉瞬之間，又是一番問題出現，那西堂笑罵罵的，又自動的遞上十幾張新紙，點
 心來。這一來，弄得呂小恭面紅耳赤，想着自己的錢，無論如何，打發不開，這樣倒消耗着

那些小，又不肯客氣，一位位大吃大喝，上來進們的一搶，十幾碟子點心已然掃底朝天，完全宣告破產，急得呂小恭面上一紅一白，說笑的精神都沒有了，祇在默默打算自己怎樣應付這驚前的難關。一杯茶飲過，還有乾菜，忽然那位梨琳却離席而起，一個人出去，大家也沒有去注意，一頓時間，又是一個酒意進來，湊到呂小恭面前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先生，你是姓呂麼？外邊位小姐請你說話。」呂小恭吃了一驚！心想伍梨琳調出自己去，又有何話說？忙避位出來。只見那伍梨琳一個人站在青年會的大櫃台外邊，盈盈的獨立着，果然正在等待，呂小恭一出來，她就笑着「招呼，然後過了幾個脚步，走到那旁邊的一隻大皮椅子裏坐下，又拍了拍那皮椅子的扶手，笑道：「呂先生，請坐。」呂小恭如何能想到，她放着那過一屋子時人，都置之不管，却一個人在這裏好容易，約會自己說話。便坐了下來，笑着說：「先生，我們今天的勝利，真是出乎意外的呀！我們這每人一杯冰激凌的，也可以說是現代成功之鑑了！怎麼密斯仲半途的退出了呢？」伍梨琳也好像說不出來甚麼似的，坐着想了一想，自己嘆喏的一笑，說道：「我也不曉得呀！我覺得在那邊人是多的，說話也不好說，並且非常的討厭，現在我要出去，溜一溜馬路，不知道密斯仲可以陪我一陪麼？」呂小恭聽了，自己想着，這更是愈出愈奇了，從出來食堂，又裝進一步要出去。便笑道：「那屋也好，我們且出去溜一溜馬路。」那伍梨琳見他允許，好像興致勃發，馬上站了起來，猛一扭脖子，側着面孔一笑道：「走啦！我們去繞繞，說走馬上就走哇！」呂小恭半是難

以得着他的青睞的，現在能够承她相約，豈然是不勝榮幸，說不得也站起來，跟着她笑道：「密斯伍說的對，我們出去，還不是說走走就走？那伍梨琳便笑着出來。那外邊街道上的車馬稀少，天光已是不早，馬路旁慘淡無光，有幾盞電燈在照耀着。伍梨琳出來，不往別處去，一直的就往正前上走下來。這邊的便道崎嶇，走着頗不便利，伍梨琳又穿着一雙高跟皮鞋，歪歪斜斜的，上半截身軀晃晃搖搖，更是十分吃力。便把一條手費搭在呂小恭的臂裏，優倚着他走着，笑道：「這道路討厭極了！我們下馬路邊上溜過去，還平穩些個。」呂小恭依着她，和她走下馬路來，果然平整多了。那伍梨琳的一條手臂，却再不從呂小恭臂裏放下來，一直的便依着他走下來。呂小恭信步溜遠着，也不知道應當到那裏去，祇隨着她的意，往下走。那伍梨琳便依着他，是越來越緊，起先是肩膀以上的部分給過來，那一顆粉頭，實實的挨在那呂小恭腮鬍子下邊，那頭髮蓬鬆的，在呂小恭腮鬍下一蹭一蹭的，頭髮內本來就有頭水，經那汗熱氣一蒸，更暖香可聞，中人欲醉，後來她借着一條臂膊的勁，那下半截的身子，簡直也慢慢的就挨上來，緊緊的靠着呂小恭的身軀，女人穿的衣服本來就講寬薄，透一下，兩下裏露着幾層衣服，慢慢的，熱氣都傳過來，弄得呂小恭受寵若驚，那笑臉笑翻，搖搖晃晃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伍梨琳倒不聲不響的，祇管和他走着，也沒有甚麼話說，呂小恭漸漸的，可就覺得這錢的走下來，沒有甚麼意思，眼看着他走到某處轉彎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密斯伍，我看這樣走下來，走到天亮，也沒有甚麼好玩罷。我們還不應該回去。」

看看那些位同學麼？」那伍梨琳却毫不在意的，仍是一逗的往下走着笑道：「密斯忒呂，你還想回去麼？這時候的她們，恐怕都快走了。」呂小恭一想果然，出來業已這半天，這倒是反客為主，用不着自己給錢了。便笑了一笑，隨着她，走上是東單牌樓的便道，那邊盡是密密叢叢的樹林，黑忽忽的一大片。伍梨琳走到那邊，却忽然又一笑道：「密斯忒呂，我們走到這裏，應當想着一件事何嘗？」不知道妳記得不記得？」呂小恭不知是甚麼事情，方待要問，那伍梨琳却把一吸香噴噴的小嘴，送到呂小恭的耳朵邊，笑迷迷的說道：「密斯忒呂，你不記得電話飯店的一夜了麼？」呂小恭見她在這時候，提起那時候的事，倒弄得自己無以作客，祇笑了一笑。那伍梨琳却把她的一張臉蛋，靠在他的胸前，微微笑道：「密斯忒呂，我那時候還不甚清楚你的為人，這今天才讓我真知道，真了解你的為人了。今天的球賽若不是你的力量，我們就祇好一敗塗地。由此看來，你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好人，我非常的高興你這樣忠誠的男人，你真是我理想中的一個男人呀！」這話說得呂小恭更是受寵若驚，連肉都麻了。加以伍梨琳的身軀都挨上身來，自己熱騰騰的挨着她，走也幾乎走不上來，那伍梨琳還笑的再和他走了一程，便到了那電話飯店的門外了。她又叮嚀似的，問呂小恭道：「呂先生，怎麼樣啊？你應當答覆我呀！」呂小恭是知道她的不好意思了，這時候她祇管設着頑劣玩，自己倒不知真和假，怎好搭言？她問到頭上，才笑了一笑道：「祇要密斯忒有心，我又何嘗不同情？我不過是不好意思說罷了！」伍梨琳的手，上去一扯他的腰，笑道：「我扯你的嘴

了！你這胡說不胡說？你真是那「老實的人麼？不從穩着坦白，跟我充糊塗了！你說該打不該打呢？」呂小燕祇好也笑了。兩人走來走去，漸漸的走到那電話飯店的門外，伍樂琳又站住了。目視着他，笑道：「索斯忒呂，你我再進去看房間呀！」呂小燕聽了，這如何動靜！祇是搖頭。伍樂琳扯了一把，她也不動，末後竟到推帶她的，把她弄進去了。呂小燕這如何不是出乎意外？第二天出來，便變成了一個特別的忙人。直到一星期以後，他的親友，都不約而同，接到一張請柬，上邊是：

謹定於本月九日舉行結婚典禮，敬請蒞臨，恭候

鬧第光臨

（呂小燕
伍樂琳）

禮堂設在信雲飯店。四時行禮，時入座。在這天禮禮舉行中，家族等人演說中，呂小方便着裝宜飾，說是那天食堂，他兩人一去不返，與西大學的女球員，共用沐浴液、汽水、點心、大洋伍元陸毛，連小賬共三元，都是她數辦的。

有刺的花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渝版 實價

元

著者 方 知 今

發行者 春 風 書 店

經售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5.9
58

4000